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一冊目次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六）（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〇〇一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六）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太平御覧巻第六百二

文部十八

著書下　劭屬文

著書下

呂氏春秋曰呂不韋爲秦相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爲十二記八覧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損誘者以爲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爲準的以無爲爲紀綱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相表裏也

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無名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吏積年乃知其眞人也仲尼師之去入大秦過關令尹喜待迎之彊使著書作

道德上下經二卷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常師事之

西京雜記曰淮南王著鴻列二十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有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又曰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又曰葛洪家世有劉子駿漢言百卷首尾無題目但以甲乙丙丁記其卷數先父傳之劉歆欲撰書編録漢事類未得搆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前後無事類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之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百卷洪家有小同異

又曰楊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皇集其頂上而滅

楊雄傳贊曰雄好古而樂道其志欲窮文辭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於是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

桓譚新論曰楊子雲才智開達卓絶於衆漢興已來未有此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荅曰通才著書以百數唯太史公爲廣大餘皆叢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

抱朴子曰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得之歎其文高度越諸子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也

又曰盧生問曰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著子書正恐言遠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難云若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玄經也瓦甂木柸此門所饒金觴玉爵萬家無一也

又曰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滅絶而託竹素者爲世寶也

又曰余家遭火典籍蕩盡困於無力不能更得故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洪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金璧余荅曰詠圜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荊嶺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擿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

又曰嵇君道問二陸優劣

抱朴子曰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鈍利方之它人若江漢之與潢潦陸子十篇誠爲快書者其辭之富者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潛筆腐豪不可益也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嘗在左右説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

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
終班固謂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顏容春秋例曰著述之事前有司馬遷楊雄後有鄭衆班
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略舉一兩事以言
之遷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楊雄法言
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
論衡曰畫工好畫上世人不畫秦漢士者尊古卑今楊子
云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並有故賤其言也
若生周世則為金匱也
又曰淮南呂覽文不無累害所以出者家富官貴也人有
難充書者䉵童云不在多以為龍少魚衆少者為神充荅
曰文衆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分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
有萬言孰為賢也充仕數不遇以章和二年從家避難楊

州丹陽入為治中才小任大職在刺劾筆札之思歷年寢
廢章和三年罷州還年漸七十時可懸輿髮白齒落日月
逾邁貧無供養志不娛快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論衡
造於永平末定於建初之年耳
新論曰余為新論術辨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
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為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
陸賈新語乃為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
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
然論天間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云
盡弃耶
風俗通應劭撰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陽泉水
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百里不同
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嘗以月遣輶軒使采異代方知載之

秘府及嬴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
翁孺才有梗槩與楊雄續注二十七年九九千字猶不如
尒雅之宏麗張竦云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余不才敢此陸
於斯人
金樓子曰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
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又曰劉輔性矜嚴有盛名沈深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集
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世號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
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又曰或問余曰子何不詢之有識共著此書乃為區區自
懃如此予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緻密羹藜含
糗者不足論大牢之滋味故服絺綌之凉者不知盛暑之
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知至寒之悽愴予之術業豈賓客

之能闚斯蓋以莛撞鐘以蠡測海也予常切齒淮南不韋
之書謂為賓遊所製每至著述之間不令賓客闚之也
又曰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楊泉有太
元經談此多誤動形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
楊子但有太玄經何處復聞太元也皆由不學使之然矣
隋大業拾遺曰大業之初勑內史舍人竇威起居舍人崔
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
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為東夷
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脩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
人柳逵宣勑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以稱
人物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
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
下之名都自平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尒

等著其風俗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尒等可乎然於著術之體文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勑追秘書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摠捡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佐郎虞綽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曰虞綽序京兆文理俱贍優博有餘然非衆人之所能繼陵敬論河南雖文華才富序事過繁袁朗杜寶吳蜀二序不署不繁文理相副宜具狀以四序奏聞去取聽勑及奏帝曰學士脩書頗得人意各賜物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世基乃鈔吳郡序付諸頭以爲體式及圖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細重脩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様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

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詢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文於草隷爲時所重

幼屬文

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因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歲善屬文太祖曰汝倩人耶植跪對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賦之植援筆立就（亦出思敏門）

又曰文帝八歲屬文

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異質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兀然彈琴長嘯以此終日

又曰庾闡字仲初少孤年九歲能屬文鄉里重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南涼録禿髮傉檀子歸年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異之擬之曹子建（亦出思敏門）

後魏書曰胡叟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聊與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具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思其箠世猶傳誦之以爲笑抑

齊書曰張率字士簡性寛雅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

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毁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向之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南史曰劉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又曰謝貞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隷蟲篆

後周書曰李旭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刱置明堂旭年十歲數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

三國典略曰蕭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與大臨同年十歲

並能屬文嘗雪朝入見梁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
立成
梁書曰柳憕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皐木葉下隴
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
扇
又曰太祖文帝諱綱字世讚六歲能屬文高祖驚其早就
不之信也及於御前面試辭彩甚美高祖難曰此子吾家
之東阿也
又曰丘遲字子希年八歲便屬文父靈鞠有才名常謂氣
骨似我徵士何點見而異之
又曰庾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
又曰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
見對策大相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文則傷俗

其能含清濁守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
又曰陸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廻文妍
麗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辭甚美從父瑜特
所賞愛
隋書曰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
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
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
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傳墳典陰陽緯候無
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
又曰于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王
命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
嗟賞起家右侍上士
文選人名録曰曹植年十歲誦讀詩論及賦數萬言能屬
文
又曰謝靈運幼而聰慧善屬文舉筆立成文章之盛獨絕
當時
幼童傳曰謝瞻字宣遠幼而聰悟五歲能屬文通玄理
又曰孫士潛字石龍六歲上書七歲屬文
金樓子自叙曰余六歲解為詩奉勑為詩曰池萍生已合
林花發稍周風入花枝動日照水光浮因尔稍學為文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

金澤文庫

文部十九

史傳上

金澤文庫

文心雕龍曰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謂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也

說文曰史記事者也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

博物志曰賢者著述曰傳

禮記曰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司君過而書之

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

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左傳昭十五年曰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又宣二年傳曰晉趙穿弒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屈惜也越境乃免

又襄二十五年傳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又昭十二年傳曰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史記曰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和缶皆命御史書之

漢書曰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遷為太史令掌紬史記紬綴也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

又曰劉向楊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後漢書曰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

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志九十九篇

又曰明德馬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周官周禮也仲舒有王秋繁露清明竹林之屬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代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錄也

東觀漢記曰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

晉書曰王沉仕魏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又曰華嶠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

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
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尅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
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
又曰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
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
罷張華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重如此
宋書曰王韶之琅耶臨沂人也私撰晉陽秋成時人謂之
宜居史職即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
論可觀爲後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字世期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
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
又曰范曄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
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

例唯志所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
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
實天下之奇作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班氏所
作俱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
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
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書曰吳均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
不許遂私撰奏之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書不實錄
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
對勑付省焚之坐免職
又曰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
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
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其敘事
評論多善而去取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
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
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後魏書曰毛脩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
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期重之與論說言次遂及陳壽
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
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
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
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夫亮之相劉備
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
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弃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
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
它爲偶而以爲蕭曹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

三國典畧曰齊主以魏收之卒也命中書監陽休之裁正
其所撰魏書休之以收敘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淹延歲
時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餘字
又曰周蕭大圜爲滕王逌友逌問於大圜曰吾聞湘東王
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
攘羊對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
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隱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
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
又曰齊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
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齊主乃令收專在史閣
不知郡事謂收曰當直筆我終不學魏太武誅史官於是
廣徵百官傳物斟酌之既成上之九十二袠一百三十卷

尚書陸操謂楊愔曰魏收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曰此不刊之書傳之万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過為繁碎時論收為介朱榮作傳以榮比韓彭伊霍者蓋由得其子文路黃金故也邢劭父兄書事皆優劭唯矣曰列女傳悉是史官祖母尚書左丞盧斐臨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書舍人盧潛等言曰魏收誣罔一代其罪合誅盧思道曰東觀筆殊不直斐庶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齊主大怒乃親自詰問斐曰臣父位至儀同收附於族祖中書郎玄傳之下收之外親博陵崔綽位止功曹乃為傳首齊主問收曰崔綽有何事迹卿為之立傳收曰雖無爵位而道義可嘉魏司空高允曾為其贊稱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齊主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贊理合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不能對以其才名不欲加

五

罪高德正其家傳甚美乃言於齊主曰國史一定當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稱謗者當加重罪不然不止齊主於是禁止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於臨漳獄中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賤騶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脩史諸人父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陽若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群口沸騰物魏史且勿施行號為穢史

唐書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在史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

又曰許敬宗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在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皇家之隸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為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又蠻首龐孝泰率鄉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怯懦先擊破之敬宗納其家寶貨妄稱其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如此

六

又曰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皆書何等事大底人君得見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誡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帝曰然

又曰貞觀十年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守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守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覩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誡秦始皇奢淫無度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

爲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懷極可嘉尚又詔司空房玄齡等脩晉書以臧榮緒書爲本採擷諸家傳記而益附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畢舉爲十本紀二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皆稱制焉房玄齡以下爲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成藏之祕府頒賜加級各有差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顯慶中高宗以許敬宗所撰太宗實錄所紀多非實乃謂劉仁軌曰朕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聖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行伍亂錯先聖既觀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潜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習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我今不出良爲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曰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何以垂之後昆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身帶横刀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欲誓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從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曰先聖仁恩編類皆是臣弟傑往年宿衛之日被先賚簡供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史我不爲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於是處俊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文部二十

史傳下

唐書曰于休烈脩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貞元十二年賈躭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何事憬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事言隨即記錄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已後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注記但出於已行制勑內採錄更無它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

又曰李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

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
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
又曰元和中宰臣已下候到于延英殿上以時政記問於
宰臣脩國史李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
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記事今起
居郎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璹監脩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
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是也上曰其間或脩或不脩者何
也吉甫對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物爲機密固不可書
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
官及事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
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脩之於長壽及璹罷
而事廢賈耽齊抗脩之於貞元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於
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

又曰憲宗銳意文爲理編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
竦慕不能釋卷嘗謂宰臣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
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如先聖焉
又曰長慶中中書門下請脩聖政紀云古之王者必置史
官以紀善惡國朝貞觀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
史官執筆於階陛之下所有奏議悉約書之自永徽以後
許敬宗李義府作相事多蔽蔽遂奏史官與族條俱退然
後宰臣請事由是君臣之間咨謀啓沃不復知矣左右史
唯寫詔誥除授以備注記長壽二年宰相姚璹以爲史官
疎遠不得參聞政事然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乃請自
今已後所論軍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事
亦尋廢
又路隨傳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
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脩及脩憲宗實
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
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冊之作勸
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足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
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
蓋出傳聞審知差舛更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
前後至于數日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輕重撰
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
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
遂參撰或致私嫌縱臣獲脩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
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
者宣付史官委之脩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
禁中事尋訪根柢盍起謬傳誣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

去其它不要更脩
又曰文宗嘗問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
時屈人否李石曰韓愈貞元末爲四門博士上曰司馬遷
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鄭覃曰漢
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饟不給本紀
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寧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
譏諫欲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此誠可爲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觀書無不該
涉然經典切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存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此兩句實可寢食佩服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屬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
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
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

事詳於史氏
又曰文宗朝對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
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目為史臣聞自古帝
王不合觀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違從故實嘗聞
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
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
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問褚遂
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
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上又謂朗曰適之所
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上畧覽曰
御宜門外重寫錄進其日晚內出詔示宰臣曰適鄭朗奏
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
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為愧耻異日

太六百四　四

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又嘗於紫宸殿對百
寮遣閤門使就起居舍人魏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
置此以為聖王鑒戒陛下但為善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
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願以陛下為太
宗文皇陛下許臣此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嘗觀之謩曰是
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為非若陛下一覽之
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遺後代取
信上遂止
周書曰賈緯乾祐中受詔與王伸竇儼脩晉高祖少帝漢
高祖三朝實錄緯以筆削為己任然而褒貶任情記注不
實晉宰相桑維翰執政嘗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
之及敘維翰傳稱維翰身歿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是
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聞吾友書

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乃改為白金數千鋌
太史公自序云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
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麟趾自黃帝始原始
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
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為良
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
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賈誼辭旨抑
揚惡事不避亦一代之偉才
又曰漢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
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諸侯史記讀孔氏古文序世事
作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談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序事如
古春秋　司馬氏本古周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

太六百四　五

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
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不復用其子孫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揚名
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
又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
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又晉張輔嘗著論論班固司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
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
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
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
鼂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
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

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藻辭華靡叙實録則隱核名檢
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文心雕龍曰昔者夫子愍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
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脩春
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然叡旨幽祕經文
婉約丘明同耻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
也轉授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
至縱横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録而不
序故即簡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
春秋爰及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經志甄序帝績比尭稱典
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
吕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
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

得事序焉尒其實録無隱之旨愽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
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
業觀史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讃序弘麗儒雅彬
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規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
善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至于後漢紀傳發
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踈謬少信若司馬
彪之詳實華嶠之准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並出
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録之類或激抗難徵或踈闊寡要
惟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
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
干寶述紀以審正明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案春秋經
傳舉例發目史漢以下莫不准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
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放典謨及安
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又曰傳記爲式編年經事文非記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周
曲難密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
一事數人分功兩紀則失於複重偏舉則漏於不周此又
銓配之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
皆煩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
况稱録遠畧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
理實傳聞而欲偉其事録遠而欲詳其迹於是棄同即異
穿鑿傍説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
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詞而世情利
害勲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嵬理吹
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論可爲歎息者也故述
遠則誣矯如彼畧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懿上心乎

談藪曰後魏太保清河崔光樂陵太守曠之孫長廣太守
靈延之子光博學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
除著作郎撰國史遷黄門侍郎爲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
才渾渾如黄河東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爲史改渾渾爲浩
浩光有大度喜愠不形於色有毁之者少善言以報之雖
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士君子以此稱之光脩國史第敬
友子鴻復撰十六國春秋一門二史當代爲榮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

文部二十一

筆　墨　硯　紙

筆

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釋名曰筆述也述而書之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荅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皮所謂鹿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

又問曰筆有彤管何也荅曰彤赤漆耳使史官載筆故是赤管言以赤心事也

毛詩柏舟靜女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也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也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簪筆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書嘗輟書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吳志曰曹公聞孫權以荆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落筆於地

齊書曰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尒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梁書曰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又曰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

隋書曰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頻戲謂曰筆乾譯荅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又曰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國朝傳記曰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棄筆頭至盈甕

唐書曰柳公權為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五代史周史曰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

又曰馬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以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為翰林學士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工作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為跗毛皆秋兔之毫官

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楊子法言曰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五帝者三王
之筆舌寧有書不用筆言不由舌耶刀不利筆不銛宜加
砥削之
論衡曰知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神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一筆三
錢如無錢亦與筆
魏末傳曰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
晏失筆於地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有人與大筆其管如椽既覺語人云
當有大手筆事不日烈宗晏駕哀策謚議並王所作也
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
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
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
中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
又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
愛玩詎以金寶雕琢然爲貴也
又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
便重則躓矣
筆墨法曰作筆當以鐵梳梳兔毫毛及羊青毛去其穢毛
使不髯茹羊青爲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枚銅博山筆床副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枚在薦下曰
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者皆無恙
荊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

琉璃筆
嶺表錄異曰番禺地無狐兔多用鹿毛野狸毛爲筆又昭
富春勤等州則擇雞毛爲筆其用也亦與兔毫無異
又曰嶺南無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者醉失之
大懼因剪髭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
以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墨

釋名曰墨晦也言以物晦墨也
漢書王莽傳曰漢兵起莽以墨汚渭陵延陵周垣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即位万國貢獻悉禁絶惟歲供紙
墨而已
范子計然曰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
韋仲將筆墨方曰合墨法好醇煙擣訖以細絹篩於缸中
簁去草芥若細沙以細絹簁塵埃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簁
慮失飛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
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下雞
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朱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簁都
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
得過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潼溶見風日碎破重
不得過二兩
蔡質漢官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
枚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脩復山陵故事曰玄宮物有墨五丸
神仙傳曰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皆
說方來帝惡之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入材裏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
足明報
曹植樂府詩曰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
字有改判
葛洪神仙傳曰班孟不知何許人也舒紙於前嚼墨一噴
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趙壹非草書曰後世慕崔杜張子專欲草書爲務十日
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常黑屈指畫地爪折鰓出赤
効嚬之增醜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
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於松煙
盛弘之荊州記曰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
尋陽記曰廬山有石墨可書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李尤研墨銘曰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相附筆疏以申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
東齋中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
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硯

釋名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晉書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
時朕與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
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
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
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
曰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識龍顏
唐書曰柳公權常寶惜筆硯圖畫自扃鐍之常評硯以青
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
太公金匱曰研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伍緝之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
子平生時物也
西京雜記曰天子以玉爲硯取其不凍
拾遺記曰張華撰博物志奏武帝帝賜青鐵硯鐵是于闐
國所獻鑄以爲硯
魏武帝上雜物䟽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
帶員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二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
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便執
硯啼哭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崔寔四民月令
曰正月硯凍釋令童幼入小學學篇章十一月硯凍命童
幼讀
孝經論語世語曰曹爽與明帝少同硯書
晉傅玄硯賦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員以定
形鍜金鐵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
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永嘉中記曰硯溪一源中多石硯
劉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興平石穴深二百許大石
青色堪爲硯

紙

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

東觀漢記曰黄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曰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榖紙用故魚網作紙名網紙也

王隱晋書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紙今也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系巾為殊不得言古紙爲今紙

崔鴻前燕録曰慕容儁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黄紙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疏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隷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輙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不之及也

唐書曰杜暹爲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万餘張贈之暹唯受一百時人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語林曰王右軍爲會稽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帝云逸少不節

拾遺記曰張華獻博物志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衺側因以爲名

世説曰戴安道就范宣學所爲范宣讀書亦讀書范宣抄紙亦抄紙

桓玄僞事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黄紙代之

又曰主令平淮作青赤縹緑桃花紙使忽精令速作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鶵口中

范甯教曰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盛弘之荆州記曰棗陽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

異苑曰張仲舒在廣陵晨夕輙見行側有赤氣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周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箋紙纏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快經宿仲舒暴疾死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挿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

傅咸紙賦曰既作契以代繩又造紙以當策

劉孝威謝官紙啓曰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宫穀樹固以慙兹靡滑謝此鮮華

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勑紙法各一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

文部二十二

簡　策　牘　札　牒

板　刺　函　袠　槧

棬　封書泥　水滴器

簡

說文曰簡牒也

釋名曰簡書編也言間也

爾雅曰簡謂之畢（郭璞曰今簡札也）

毛詩鹿鳴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張播漢記曰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以殺青寫書祐年十二諫曰海濱多珎玩此書若成載必盈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書槖邀名疑惑之戒先賢所慎恢大喜

范曄後漢書曰大夫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多權謀乃表爲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宗肯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愚聞一卒畢力一百人不當万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遽其必敗乎

魏畧曰宣王討王陵陵面縛迎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耶而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

瀨鄉記曰老子母碑曰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編揚柳簡以爲經本晨夜誦習

劉向別傳曰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版上有兩行科斗之書中外傳示莫能知張華以問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驗校果然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吳越曰殺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刋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爲明矣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黄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嵩高山一通黄櫨簡漆之書封以青玉之函著華山一通黄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綏山

策

廣雅曰策謂之簡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駈策諸夏也漢制約勑封侯曰策策嘖也勑使整嘖不犯法也

史記曰百名以上則書於策

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後漢書曰何敞父比干字少卿爲汝陰縣獄吏决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大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車騎滿門覺而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霑雨止送至門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賜君以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

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吳曆曰孫皓時吳郡民掘地得物似銀長一尺三寸刻畫
有年月字因改年爲天冊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封禪儀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
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太祖
一奠地祇一奠高祖
穆天子傳曰癸巳至於群王之山阿平無險言無險阻也四徹
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謂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
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於方策

牘

説文曰牘謂書板也
釋名曰牘睦也身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睦也
史記曰文帝遺單于尺一寸牘單于以尺二寸牘答
又曰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
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
輒記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
東觀漢記曰時天下墾田多不實詔檢覆覈百姓嗟怨諸
郡遣使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穎川弘農可問河
陽南陽不可問上得之怒時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
吏受郡勑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
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
可爲準帝令虎賁詰問吏吏首服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夢書曰牘札爲薦舉夢得牘札欲薦舉也
韓詩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牘
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
恒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二子書所在伯魯亡

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乃黜伯
魯而嘉無恤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
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諤諤之臣秉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
過而書之

札

劉熙釋名曰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晉令曰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
者載名
漢書曰司馬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奏之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婁君
卿之脣舌
後漢書曰樊崇等西攻更始百萬之衆而無稱號欲立帝
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爲
最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
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笥竹器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
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三人居中立以
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
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時有神雀入宮章帝勑蘭臺給
筆札使逵作神雀頌
晉張華有文雅之才晉儀禮臺華制度勑有司給筆札多
有損益
晉陽秋曰梁國張憚字義元爲郡吏入值太守圍碁投札
於地憚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碁令坐古漢武故
事曰上崩後有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一尺札賜將作

大匠丞文曰𢾾績克成賜汝金十斤因忽不見札變爲金稱之重十斤

抱朴子曰魏武帝以左慈爲妖妄欲殺之使人收之慈故欲見而不去欲拷之而獄中有七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爲真以白武帝帝使人盡將殺之須臾七慈盡化爲札而一慈徑出走赴群羊詩云有客從南來貽我一書札上叙長相思下言久離别

牒

說文曰牒札也

文心雕龍曰牒者葉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爲牒議事未定故短牒諮謀牒之尤密謂之籤

左傳昭六年曰趙簡子令諸侯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王爲客（宋二王後爲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不會而何盟不同王室子焉避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也）

漢書曰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野人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取澤中蒲截爲牒編用寫書

板

釋名曰板昄也昄平廣也（牘也）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毁滅之徵也

蜀志曰譙周勸劉禪降後元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還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司馬昭果崩

王隱晉書曰惠帝時謡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裴雷柳葉舒荆筆楊板行詔書宫中大司馬作幾驢而楊駿荆王反

幽明録曰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且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亦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疾薨

桂陽先賢畫讃曰胡滕部南陽從事遇大駕南巡求索櫁猥滕表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幸使爲京師臣請荆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帝奇其才悉許大將軍西曹掾亡馬召滕因作都官鵠頭板召百官敬服

相板經曰板有芒角形勢上狹下廣右傳左厚光采流澤文色調達木理通直皆爲吉反是凶板細理輕靨其人性簡達周正其人寬博板有横節爲病在面内喪在背外喪板有蝎穿及節對過其人凶板中字皆令筆迹調和有形

勢字欲當右行空中不用對對則多牽制又上官多憎之官字欲令故官字小新官字大有没勢畢色分明板形平通無絶傷刀迹是元吉官字無形勢點染不分明皆免官或不到官官字小宅字墨散入材理中少入獄死板色欲類其姓角家板色青爲吉亦不宜子白不利官屬墨亦不利父毋黄不利妻財九爾板來者其人姓名善爲善祥不善則否也相板時要以手持板之若手近板後則板前低而落此則左遷板有病累皆可治致治之用庚申寅日庚更也申伸也寅引也言更引吉祥也

刺

釋名曰書姓字於奏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有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

典畧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感激著書名曰潛夫論故渡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安定或有人前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官歸晝刺規規卧不迎使人呼入既坐問吹鴈美乎又以其刺刮髀有須聞王節信在外規乃驚起衣不及帶倒屣而出援其手而還與同席坐大設賓日暮別去人或譏曰何有二千石之賤不如諸生之貴乃如此耶

魏名臣奏曰黄門侍郎荀俣奏曰今吏初除有一通爵里刺條疏行狀

夏侯榮傳曰榮字幼權淵第五子幼聦明經目輙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示之一過而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奇之

長沙耆舊傳曰夏侯叔仁氏族單微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徐元休弱冠知名聞而弔焉旬日之中積刺盈案

呉録曰孟宗為豫章太守謂舍椽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椽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債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以忘耶

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呉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覧經史善屬文嘗詣大儒馬融辭疾不見彪覆刺其書曰伏聞高問為日久矣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以啓其蔽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大慚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肯還

郭林宗别傳曰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袮衡别傳曰衡初遊許下乃懷一刺既到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幽明録曰一士人姓王坐齋中有一人通刺謁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非人尋刺曰是于舍西土瓦中人令掘果於瓦器中得一銅人長尺餘

函

呉志曰張温字恵恕使蜀謂先主曰謹奉所賫函書封

晉安帝紀曰朱齡石伐蜀太尉與齡石書署函曰至白帝乃發書曰衆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於中水出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虎

傳子曰太祖徵劉曄授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輙以函令問曄乃一夜數十至

袠

説文曰帙書衣也

晉中經簿曰盛書有缣袠青縑袠布袠絹袠

後漢書曰楊春卿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説文曰綈厚繒也綈音提）

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尔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王宗妻文扶其前妻子傳學好寫書拯嘗為手自作袠常過其意

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賾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不失亮唯勤翫無或暇逸

梁昭明太子詠書帙詩曰擢影兎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緗囊用聊因班女織

槧

説文曰槧牘樸也

釋名曰槧板長三尺者也槧漸也言漸漸然長也

論衡曰斷木為槧

楊雄荅劉歆書曰以鉛擿松槧二十七年矣

西京雜記曰楊子雲好事甞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絶俗四方之語

掩

後漢杜篤書掩賦曰惟書掩之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橈時頃邪而返側抱六蓺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封泥書

春秋說曰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黄珠

又曰黄龍五采負圖黄玉匣黄金繩縷黄芝泥

王子年拾遺曰元封元年浮折國貢闌金之泥此金湧淵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見

水邊有人治此金爲器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如銀名曰銀燭嘗以此泥封諸函匣令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多以泥爲印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

續漢書曰光武封禪乃求元封封禪事奏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爲泥

東觀漢記曰鄧訓嘗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後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志訓嘗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西京雜記曰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綈其上

水滴器

西京雜記云晉靈公冢甚瑰壯器物皆朽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王取以成水滴硯

傅玄水龜銘曰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未出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意經緯群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

學部一

敘學

易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白虎通曰學之言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論語為政太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曰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禮記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又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

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教學為先也

國語曰文公問元帥於趙衰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學先王之法義之府也

又曰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乎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問曰何好曰好長劍子曰以子之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哉子曰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策業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檠則後不可持）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命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而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以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非學之効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也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觀之孰知其不源乎（潦來氣也言觀者及其入泯其源之滸知其非從己出也）

又曰孔子兄子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問孔蔑曰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亡者三王事若聾（若聾相習互為聲之也）學不得習是學不得明也奉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而問之對曰自來仕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奉祿被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兼之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大戴禮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其曲中規揉使之然也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須臾

之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招臂非
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是故
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撮繫者也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
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悖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
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
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又曰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
生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

也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
其前行之惡況全德之人乎
韓子曰如脂粉則嫫母進御家不潔則西施弃野學之為
脂粉亦厚矣又桓範世要云學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可得而富之也戰之
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可得以貴也今脩文學習談論則
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
為也
管子曰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其學故能成其
身也
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學及時而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年
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墨子曰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

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耶富貴者而曰
吾族無此不用也
新序曰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何如對曰古之學得一
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得一善言務以說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
礪也
又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楩楠豫樟學積亦有
生焉
愼子曰孔子曰立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
學問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

之學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
軀
又曰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
國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
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善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雞跖踐也翔學者食多而跣方足也如學不辯義如被褐而出錦衣而入錦衣為
在外衣錦在肉故不何也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
知其所受也今使戎人長乎楚楚人長乎戎則楚人戎言
戎人楚言也
又曰聖人生於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聞也
又曰善學者假人道之長以補其短故假而又假遂有天

下
蘇子曰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為文學何以知世之資
孔叢子曰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輭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溜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非積漸之致乎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夜行公曰善哉
又曰子貢謂子石曰汝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捐吾詩以學於子

又曰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學書曾子曰汝居參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乎見夫子居家庭親在叱咤之聲未至於犬馬宣說之見夫子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此三者學之而未能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也
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而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曰夫明鏡之始不形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其杬以玄錫摩以砥旃鬚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

又曰夫心闇於道而强學不已者譬聾者之歌無以自樂
又曰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則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法言曰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又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又曰大人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
又曰百川學海而歸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者也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又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撥揚埃穢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雖云色白匪染不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青萍不冶則純鈞之勁不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登閬風捫辰極然後知井谷之閉隘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墻之至困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飾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而魯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之為臺榭者未知班輸之結構也天倫爽朗而不可謂之為君子者未識人倫之臧否也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論衡曰人生懷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別於物今飽食快

欲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倮蟲何以異乎

又曰手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

昔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以人之學也猶物之有治也夫瑚璉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蠒之絲耳及正之以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君子以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贊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又曰人之情性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於心猶火之於人目也深室幽黑無見乃設燎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覩矣此則非心之明而人假之則爲已知

風俗通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傳業浸衆枝葉繁滋經說百萬言蓋禄利之路然也

徐偉長中論曰學者疏神達思治情理性也初學則如夜在玄室所求不得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矯首而徇飛不如脩翼之必獲孤居而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

蔣子萬機論曰諺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言其少也

譙周法訓曰爲國者不患學之寡患治民者之不學

玄晏春秋曰十七年于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或編荆爲楯執杖爲戈分陣相剌有若習兵母數譴予予出得瓜果歸以進母母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何孝者莫大於欣親今尔年近乎二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無怵惕以慰我心脩身篤學尔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書史

王粲荆州文學官志曰有漢荆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明遂雍泮作爲禮樂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故曰物生而蒙事屯而養造昧利有攸適猶金之消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趙子學書詰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珎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本根於是乎庇也

夏傳厲學篇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也不見久而渝於學也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江表傳曰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兵法六韜左傳國語及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蒙等感悟遂學所博覽儒者不勝魯肅見呂蒙謂曰今者見卿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

世說曰褚裒字季野語孫盛曰北人學問淵揔博贍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余謂北人看書如顯處見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

學部二

敘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

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禮記經解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東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也

漢書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嘗欲訓左氏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又曰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二萬言却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學

後漢書曰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

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五經異義傳於世
晉書曰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齊書曰臧榮緒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唐書曰長慶中上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則歷紀成敗雜書善惡各錄當時之事亦是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所准的固不可以典籍為比論也上曰六經所尚不一至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精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

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海內乂安人知孝節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謂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又曰玄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又曰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可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實為異同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後為得也
廣雅曰三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

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之上下其等有五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者丘區也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今皆亡唯堯典在易變易也禮體也得事體也詩志所之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比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尚書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春秋冬夏終而歲成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
莊子曰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導之皆草古之人陳迹耳而發不能常闢盡
又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為文

矣干七十君論先王之道明周邵之迹一無所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
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道哉
又曰孔子見聃不許於是繙繙堆之兒十二經以說老聃曰頗聞其要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王者謂聖王者也太平道衰王迹止息頌聲不作曰詩亡春秋撥亂作矣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淮南子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溫惠淳良者詩之風也純元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淨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揖讓者禮之為也寬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辯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

愚書之失也趔禮之失也亂此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

又曰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

揚子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下周者其書憔悴乎〔下周者秦酷烈也〕

又曰好書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李軌注曰賣書市〕

又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又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德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猶北辰之佐三辰林薄之裨高岳也

又曰隱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鍾鼓百家為笙簧

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説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顔延之庭誥曰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採風謠以達民志詩為之祖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轉制衰王微辭豐旨貽意盛聖春秋為上易首體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數象四家之見雖各有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迄可知矣夫數象窮則太極著人心極則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鄭玄六藝論曰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桓譚新論曰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古袟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蔡子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覈與

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

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若遠浩浩焉文章之淵府也

袁准正論曰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潛夫論曰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燭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籍

物理論曰夫五經則海也他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于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為歸者皆益也

孫綽子曰銜轡衡軛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典籍禮度無心於治而所以爲治

又曰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於天辭宣於人

杜子新語曰衆儒觀春秋之記錄政之失得以立正義以爲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爲生熟異和而復俱美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曰著述曰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

文心雕龍曰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啓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絶墻宇重峻吐納者深譬萬鈞之鴻鍾無錚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絶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紀言而詁訓茫昧通乎尒雅則文意曉然故子貢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詞譎喩溫柔在誦最附哀矣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源已遂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

學部三

易 詩 書

易

易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鄭玄注曰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籥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爲管籥

禮記經解曰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論語曰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繫辭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

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天地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也

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曆上經象天下經
計曆文言立符(符信)象出期節(象而也出期節者若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
(此也)彖言變化繫設類迹
孝經援神契曰易長於變書考命行授河宋均注曰授河
者授河洛以考命行也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
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
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文謂之周易
周易正義曰伏犧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
又孔氏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爲易傳至西漢傳之有
能名家者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
玄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
衆至西晉梁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書無師而鄭玄王
弼所傳則費氏之學

漢書藝文志曰庖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
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犧文王孔子也)世歷三古(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及秦燔書而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漢書曰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
也
東觀漢記曰任丹傳孟氏易作通論七卷世傳之號曰任
君通論
後漢書曰孔融答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
舛錯多矣去聖弥遠衆說騁辭曩闕延陵之理樂今覩吾
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
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
道者也
晉書曰王湛字處仲司徒渾之弟也初有隱德人莫能知
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永獨異焉兄子濟每輕之嘗詣
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
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
聞也濟遂留連弥日累夜自視欿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
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北齊書曰權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
下且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
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牽頭一人隨後有
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
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

齊書曰張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
所不解易中七事
梁書曰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爲學善老易倜儻
好大言常曰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
唐書曰文宗時裴通自祭酒改詹事因中謝上知通有易
學因訪以精義仍命進所習經本著易玄解并總論二十
卷易樂窟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世說曰殷荊州仲堪曾問遠公云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
感爲體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也
淮南子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未嘗不喟然而歎曰或欲
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
不可不察

劉向別傳曰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

王叔師正部曰易與春秋同經綜一機之織經營天道以敘人事

金樓子曰按周禮筮人氏掌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連山伏犧也歸藏黃帝也難曰按禮記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以坤後乾則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在殷制連山理是夏書

詩

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

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漢書曰通其言謂之詩

左傳襄十六年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小國有闕者必畜）

又襄二十七年曰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衛風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隰桑詩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太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印段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之歡）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以賦詩自寵）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又曰楚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也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弒）

（不見）臣問其詩而不知若問遠焉能知乎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感子革之言）

論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又子曰起予者商也（商子夏）始可與言詩已矣

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莊子曰詩以道志

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

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士
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
正義云初孔子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
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
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於趙國毛萇
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
毛詩
又曰東漢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同異者續爲之注
解謂曰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也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
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綿綿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
至著王有天下也
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
亥之際爲革命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
又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
言志也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
昭武之音然雅音之韻四言爲主其餘非音之正也
漢書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傭作以給資用尤精力絕
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
說詩解人頤
又藝文志曰古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之微言相感當揖讓
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
又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
謂之歌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
也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
晉書曰王裒字偉元性好讀詩至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弟子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
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答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其雅人深致○顏延之庭誥曰
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詩爲之祖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
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劉歆七略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

之證也

書

釋名曰書者言書其時事也
漢藝文志曰書以廣聽
莊子曰書以道事
顧子曰儀訓云三墳五典纍纍如列宿落落如連珠也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運
明命授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凡百二
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帝之書也
尚書正義曰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
子刪而存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
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
十九篇至漢文帝時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

行迺詔太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其書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共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又為五十八篇安國書成後遭漢武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頤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矣

又漢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尚書字讀之

又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授晁錯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斷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漢宣帝太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漢書曰元帝時孫章内史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慎徽五典下分為舜典一篇以續之

後漢書杜林傳曰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林嘗言林得興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於宏後更從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唐書曰開元中宋璟嘗自寫尚書無逸一篇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能及故任賢誡欲朝夕孜孜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及穆宗問宰臣貞觀開元之理崔植因以是對請復以無逸為誡帝深善其言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紀　閲　幼

又曰文宗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

學部四

禮　春秋　孝經

禮

釋名曰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

太公六韜曰禮者理之粉澤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樝梨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樂記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外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

又燕居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貌無）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又禮運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櫱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又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樽俎列豆籩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又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又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又經解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而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又禮運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說題辭曰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飲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體王者行禮得天中和（斗居天中而有威儀王者法而備之是亦得天之中和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惰也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時儒以為非是不得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唯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為之注解

禮記正義曰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

王制其餘眾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有馬融鄭注二家注馬注今亡唯鄭玄行於世矣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言委曲防爲每事爲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淹中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

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

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脩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論曰漢初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禮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矣

晉書曰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無男汝可授之勿令絕世後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壼奏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撰綴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立講堂隔絳紗幔而傳受以宋氏爲文宣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後學傳於世時稱韋氏宋母

唐書曰開元十四年上令太子賓客元行冲撰類禮義疏將立學官疏成右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奏請修撰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學行冲恚諸儒排已退著論以自釋

春秋

杜預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釋名曰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春秋正義曰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左氏傳有賈逵訓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有范甯集解

春秋握成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史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耶上大夫壼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意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也

又云劉歆爲左傳學以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之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嘗共父向校書父爲穀梁學數以難其父向向不能報也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東觀漢記曰張霸字伯饒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鄭玄別傳曰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魏略曰魚豢嘗問魏禧左氏傳禧曰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

又曰嚴翰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爲太官厨公羊爲賣餅家故嘗數與辯析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翰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爲明公服尔公羊未肯也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鋭意三長史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譊音鐃讙許袁切咋阻格切）

晉書曰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王隱晉書曰劉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經三家殊途命世名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

又曰杜預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

三國典略曰張曜好讀春秋每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隱嘗謂曜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耶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温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

梁書曰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遍習五經尤精三禮傳仕魏爲大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

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之

顏延之庭誥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爲上

三輔決録曰賈逵建初元年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長義帝大善賜布五百疋

又魏略曰逵好左傳及爲牧守常課之月一遍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有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弥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王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

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略諷皆上口

孝經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春秋說題辭曰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素天地開闢皆有孝（人非父不生非母不長天地開闢而生人承天地是故親生膝下以養父母）

孝經鉤命決曰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就成也孝爲一篇之目十八章也[illegible]序中心之事[illegible]見[illegible]外）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

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敢不同何（[illegible]）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禄之賞斧鉞之誅（[illegible]）與先王以託權（[illegible]）目至德要道以題行（[illegible]天子[illegible]）首仲尼以立情性（情性[illegible]天地已不正爲天也子故行[illegible]子以立之也）言子曰以開號（[illegible]）自列曾子示撰輔（[illegible]）書詩以合謀（[illegible]）

孝經中契曰丘作孝經文成道立齋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元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大神星衰孔丘知元令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爲赤烏翔摩青雲

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後漢書曰向栩字甫興張角之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奏栩不欲命將出師疑與角同欲爲内應收

送黄門北寺獄殺之
謝承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爲縣
陽遂亭長有羊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詣覽告之覽呼元責
謂元以子道與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至母前謝
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
卒成佳士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篤終論曰氣絶之後以蘧篨裹屍擇
不毛之地葬焉皆無以自隨唯賫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也
吳均齊春秋曰沈士字雲禎臨終遺命曰棺中依皇甫謐
用孝經旣殯不須立靈士安亦然也
齊書曰顧懽字景怡有病邪者問懽曰家有何書答曰唯
有孝經懽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
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
也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
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詠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毁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
覆誦之聰大悅
後周書曰宇文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
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身之本
三國典略曰徐陵子份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
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豁然而愈
隋書曰鄭譯性輕髙祖以其定策功不忍廢而陰疏之譯
乃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猒蠱左道上謂譯
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後憲司劾以不孝由是
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尔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
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子
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復其爵
位
又曰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
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
又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臣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
身何用多爲帝亦然之何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
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
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不學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
唐書曰永徽中上命陳王師趙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
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監學官並令預坐弘
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士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

如響上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要道以輔不逮對曰昔者
天子爰及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願以此言奉獻上甚悅
弘智及學士儒官並賚以繒帛
漢實錄曰敏使於湖南途出江陵帥髙從誨爲贄是時諫
口奈酒惠及經書從誨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尔敏曰讀
書不在多至德要道十八章足矣敏記諸侯章在上不
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此一章皆經要言也時
從誨兵敗於郢謂敏見諷舉觥以自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一

學部五

金澤文庫

勸學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
至睡秦輒引錐刺股血流至踝
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景帝時為博士少耽學業下幃讀
書弟子傳以相受莫見其面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十年
知牝牡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
編用寫書
後漢書曰桓榮字春卿沛國龍亢人也少與兄元卿俱在
田裾拾而榮開書讀之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
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日夜不倦世祖闢召拜議郎

使入教授太子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後為太子少傅帝賜
其車馬衣服榮得之陳於庭謂父兄曰此吾稽古之力也
元卿歎曰我本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乎
又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窺園圃
又曰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不窺園者十有七年
又曰趙昱常就處士東莞綦毋公受公羊傳至歷年潛思
不窺園門親疎稀見其面
又曰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好學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
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伯饒四遷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
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
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畝為業而勸學專精
讀誦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之懼雞以竿授之時天
暴雨而鳳持竿讀書不覺潦水大至流其麥矣
又曰袁閎傳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不移賊
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
又曰曹褒博雅疎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
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
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又曰承宮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
經授諸生數百承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
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弃其豬而留聽經主怪其
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為諸生拾
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又曰崔琦字子瑋濟北相瑗之宗也引古今成敗以誡梁
冀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又作鵠賦以為諷後除臨濟令
不敢之職解印而去冀令刺客求之見琦耕於陌上懷書
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刺客覺之以實告琦因得脫走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曰可為人師
爽遂耽思經籍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杜喬字叔榮累祖二千石以孝稱雖二
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又曰李固少有俊才雖志好學為三公子常躬步驅驢負
書隨師
魏志曰楊浚同郡王象少孤為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羊
而私讀書因獲捶楚浚美其才即贖著家中聘娶立屋然
後與別居官至散騎常侍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爲諸生耕帶經鋤其妻自擔餉饋之相敬如賓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一遍

蜀志曰譙周字元南航古篤學家貧未甞營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頗曉天文而不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

吳志曰魯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

又曰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常爲人傭書所寫畢誦之亦徧

虞溥江表傳曰張紘事父至孝居貧躬耕稼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日至于弱冠無不窮覽

晉書曰王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豕近學堂育常有暇拾

薪以雇書生抄書後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亡失羊豕其主咎之育甚有愁色將鬻己以償於是郭子敬聞而嘉之代育還羊豕給其衣食令育與其子同學育遂博通經史仕僞漢官至太傅

又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勤學不倦家貧甞不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虫以照書

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爲秘書監好學自少及長手常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又曰劉寔長不滿七尺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于皓首手不釋卷

崔鴻春秋前燕録曰豫州刺史張悕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悕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悕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雇人書畫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七年讀書

又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鮮之下帷讀書絶交遊之務

又曰王歆字休泰琅邪人家貧好學甞三日絶粮執書不輟父母家人或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爲求活乎歆荅曰我當以典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學有文才累遷中書侍郎揚州牧

後魏甄琛曰中山人也舉秀才入都累歲常以弈棊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之如此非一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今博弈是何事也琛惕然大慙遂寫書研習經史聞

見日優仕至侍中

蕭子顯齊書曰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年六十歲書甲子有闕三篇歡推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

又曰隱士沈驎士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故手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南齊春秋曰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斫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外堂

北齊書曰杜弼字輔玄高祖令弼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又曰李鉉字寶鼎家貧苦學春夏務農秋冬入學三冬不

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
後魏書曰李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寒少孤有
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
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
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讀不暇寢食
三國典略曰齊右僕射富平子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
幼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太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魏郎
弄戟多少收慚悟乃折節讀書坐版床積年版亦為之銳
收嘗為庭竹賦以自發名伯猷謂之曰卿不值老夫猶當
逐兎
後周書曰樊深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挾數
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梁史曰沈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

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
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
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
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
梁書曰韋叡族弟愛字孝友沈毅有器局年十二嘗遊京
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坐讀書不釋
卷宗族莫不異之
沈峻字士嵩師事宗人沈驎士嵩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
或睡寢輒以杖自擊其為志如此
又曰江革字休映考城人吏部郎謝朓常過革第時大寒
雪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朓乃脫其所著衣并手割半
氊與革後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記室人或薦之以為
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參
軍沈約任昉同與革書曰此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
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又曰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勤學去學五六里常行讀書不
息地有坑坎每常倒躓然後始悟
隋書曰皇甫績字功明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
嘗與諸外兄博弈孝寬以其惰業篤以嚴訓愍績歎曰我
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在左
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學問涉經史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為人作碑以示
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
才後思道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
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又曰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

十年不出
又曰王劭篤學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世頗怳忽至
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之所噉劭弗之覺唯
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
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唐書曰李磎昭宗朝為宰相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
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近
百餘卷經亂悉亡
世說曰管寧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
如故歆出觀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
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顧其少孤二則羨其未學
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童子苟有志我從相教不之

求貴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好學時欲寤寐懸頭至屋梁以自課
常閉戶號爲閉戶先生
廬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欲之學時與人俱入叢木謂
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
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
七賢傳曰阮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戶讀書連月不出或遊
行丘林經日不返
益都耆舊記曰朱倉字雲卿廣漢人畜錢八百文之蜀從
處士張寧受春秋粜小豆十斛屑之爲粮閉戶精誦寧矜
之歛得米二十石倉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逢真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
不窺長安城但閉門讀書未嘗問政

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
何爲而可以逸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
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
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世要論曰有讀書倦而刺其掌
墨子曰墨子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恠之
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子猶如
此況無事敢廢此乎
鄒子曰朱買目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
漢武帝洞冥記曰董謁字仲玄出隱無常常息人家於座
以筆題掌還以竹籜寫之書竟蛓掌中加以少來精勤蛓
之累爛世謂之董仲玄掌錄
西京雜記太匡衡好學貧無燭鄰家甚富穿壁引光照書

漢書曰倪寬千乘人受業孔安國貧無資傭作帶經而鋤
在大學爲弟子都養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二

學部六

博學　博物

博學

論語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禮記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伯任好學博覽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又曰黃香知古今羣書無不涉獵帝以香先帝所異每有疑帝特詔訪問又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又曰賈逵字景伯弱冠誦左氏諸云問事不休賈長頭也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觀今古無不皆綜
又曰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千門萬戶盡地而成
晉書曰何劭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以劭爲太子師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
三國典略曰陳遣兼通直散騎常侍姚察聘於周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齊書曰賈希鏡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又崔慰祖傳曰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中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詩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梁書曰韋叡子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強記

當代之士咸就質疑
隋書曰王邵初在齊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邵問之邵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
唐書曰李守素尤爲譜學妙諳人物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以來諸冑勳等華戎閥閱靡不詳究時號爲肉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內出珍饌有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共臺諸姓次第如流顯其歷葉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既而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號曰君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答曰鄉言是也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曰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

為佳

又曰蔣乂幼好學德宗嘗幸凌煙閣見左壁頹剥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卒然無以對遽召乂訪之對曰此聖歷年㒳日圖贊也暗誦諷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國語曰晉文公使趙衰為卿辭去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也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也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辯連環可解

袁子正書曰學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學以聚之兼聽而辯之

抱朴子曰洪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易但貪廣覽於衆書曾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近將萬卷

又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圃倪寬帶經以芸鋤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桎梏以受業甯子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玄奧窮測微言

典論曰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文無所假

文士傳曰張華窮覽古今嘗徙居有書三十乘

金樓子曰丘遲出為永嘉郡公祖道於東都亭敬子沈隱侯俱至丘去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遺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姓凡有百餘卷皆不得可知今併欲焚之二客乃謂主人去可皆取出共看之傅金紫末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傅乃發擿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愜伏

國朝傳記曰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

又曰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

博物

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吾以兄事之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illegible]）得

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慎也一時四事同姓二諱古人所嫌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爲同姓四人姬其無乃實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嫌異姓故言省去同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又昭七年傳曰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言周衰晉爲國主晉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書所貢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尚書令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象緯要之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氣耳在豫章豐城因以煥爲豐城令使求之煥到縣掘獄屋基得雙劍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又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者華云此蜀山毀故鍾鳴尋蜀郡上其事也

又曰武帝常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

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又曰桓溫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壘石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又曰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伏其明識

宋書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

新廢斗王莽三公士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鄴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蕭子顯齊書曰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悅

梁書裴子野傳曰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又曰樂藹爲御史中丞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

博物弘恕

三國典略曰齊徐之才見有人以五色班蘭骨爲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塚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

又曰周平蜀還得樂器者皆莫之識大常少卿斛斯徵直陵切見之曰此錞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書曰崔賾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着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賾荅曰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爲神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所重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以爲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

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又曰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子使來好聘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君之名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足國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社稷之守爲公侯封國立社稷而山川之祀者爲諸侯令守之是公侯皆屬於王者禹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汪芒長翟國名守封嵎山者也封封山嵎嵎山在今吳郡永安縣也爲七姓汪芒氏之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今爲大人今孔子時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

極也附（之三丈防風氏）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鷙鳥也楛木名砮鏃也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閼父之子胡滿）古者分同姓以寶玉（貴重若夏后氏之璜也）所以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姓）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群臣莫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唯霸者爲能獲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武王之應也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皇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郭璞注山海經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子正對曰昔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於疏屬之山（梏繫蹢也音是）桎其右足反縛兩手繫之山上盤石之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

國朝傳記曰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事並具樂部）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二

學部七

教學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
（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
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又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
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
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
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
逆其師燕譬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
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
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
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
善喻也
又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
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
繼志也
又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小）雅肄三官其始
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
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
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尚書說命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成
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成童八歲已上者也）就師學問無方
心不通師之罪也
漢書曰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官吏民大化蜀地至

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乃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
爲之始
又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
學者遠至
又曰韋賢子玄成明經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
不如一經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爲四姓小侯開學
又曰樊準見當世學者少憚先王道術陵遲乃上疏曰光
武受命中興之初群雄擾於冀州旌旗亂於大澤然猶投
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刪定乖
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
句每享射禮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
盛冠帶縉紳遊辟雍觀化者以億計

後漢書曰樊儵字長魚删定公羊嚴氏春秋世號樊侯教
學門徒三千餘人
又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後以病
免歸居家授教不倦
又曰任安字定祖學圖讖究竟其術還家教授諸生自遠
而至
又曰張興字君上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聲稱著
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占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
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
又曰鄭玄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
又曰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貴之以奉供養遠
方人從遊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又曰歐陽歙爲司徒坐在汝南贓下獄中濟陰曹重字伯
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
又曰丁恭字子然學義精明遠少所諸生自遠方至者數
千人當世稱爲大儒
又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
沉靜樂道弟子千餘人
又曰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
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之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又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列女樂弟子相
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晉中興書曰范寧字武子解褐爲餘抗令興學校養生徒
潔已志德行之士莫不來宗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
如寧者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
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姚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身往來出入
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業盛矣
國語曰晉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臼季曰吾不能行也
咫咫尺咫尺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愈
者行之者會於不學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
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
焉年十五入太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入小學知父子之
道長幼之序入太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
墨子曰墨子勸弟子學曰汝若學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
就墨子求仕墨子曰汝不聞魯人乎昆弟五人父死長子

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尔若送葬吾當爲汝沽酒葬訖
就弟求酒四弟曰子葬子父豈獨吾父乎吾恐人笑子故
欺子以酒耳今子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任焉游焉肅焉
焉嚴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楊子曰傳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
求而得之者也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丘陵之峛崺
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晃日月而知衆星之蔑
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
尸子曰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繭舍
而不治則腐蠹使工女繅之以爲美錦大君服而朝之身者
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以爲世士則天
下諸侯莫敢不敬

任子曰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

郭林宗別傳曰泰以有道君子徵同邑宋子俊勤使往泰遂辭以疾閉門教授

鍾會母傳曰夫人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十五入太學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王粲儒吏謂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然則文法典藝其存於此矣

虞溥厲學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如跡學庭講脩典訓此成大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四

學部八

幼學　晚學　好學　廢學

幼學

禮記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

又曲禮曰十年曰幼學

論語為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學成能有所立

漢書曰東方朔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鉦鼓之教亦誦二十萬言時莫之比

司馬彪續漢書曰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閭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

後漢書曰張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魏志曰鍾會母性矜嚴勤見規誨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國語十三誦周禮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西晉趙至字景真年十四隨人入太學觀時嵇康於學寫石經古文異事訖去遂逐車問康異而語之爲諸生

宋書曰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坐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南史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幼聰敏有志操年九

歲隨從伯闓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劭對無遺失倕
甚異之太守衡陽王辟爲主簿劭又辭以年小未就
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
中書博學　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
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後燃火讀書
以衣被蔽窗戶恐漏光明爲人所覺內外親戚呼爲聖小
兒
又曰任城王澄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
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書夜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
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
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
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
三國典略曰齊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豫州刺史基

之子也年十三揚州刺史郭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
曰誦孝經元貞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
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
意
梁書曰西陽王大鈞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問讀
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
賜王羲之書一卷
三國典略曰梁孝元字世誠初年五歲梁武問曰讀何書
對曰能讀曲禮梁武曰汝試言之孝元即誦上篇左右莫
不驚歎及長精神爽儁
殷興通語曰殷禮字往嗣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就官學書
在師未嘗戲弄諷誦恒不爲聲潛識而已師教雜詣禮父
類曰賀此子能與君門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
遂不知限濟廣狹及行旅喧鬧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
強記殷往嗣後與張溫使蜀至荊州虎牙遭水衆人失色
往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之歎曰東吳孤盧中乃有此奇
偉

晚學

國語曰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將）對曰郤縠可行年五
十矣（縠晉大夫）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志）德義生
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
少年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學如日中之光老學如炳燭之
明孰與夜行乎公曰善哉
後漢書曰獻帝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講習也）不講則所識
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

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
罷者聽爲太子舍人（[illegible]）
（[illegible]）
齊書曰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
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
父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
十九矣請至來年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爲延明年便改
多所該通
唐書曰姚元崇玄宗獵于渭濱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
臣少居廣城大澤不知書唯以射獵爲事年四十方遇張憬
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爲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
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率驅鷹放犬遲速稱
旨上大悅曰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常

後上縱轡久顧之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平章事

桓子新論曰高君孟頗知律令常自伏寫書署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去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魏應璩答韓文憲書曰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顔涿聚五十始涉師門朝聞道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衣食之樂下踵寗子果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好學

論語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矣

又曰有顔淵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又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

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又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新序曰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仁也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它故其下流多也好學受規諫宜乎立哉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

東觀漢記曰馮豹字仲文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又曰和熹鄧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意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

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好學專精每一思至中食失飡行墜坑坎士失冠履其父常言穆太專幾不知馬之幾足

後漢書曰張霸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耶

魏書曰吉茂字叔暢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精思數歲

北齊書曰劉逖字子長少而聰敏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也

文士傳曰李膺字崗遠篤志好學書屬文詞藻清美常燃柴草火以讀之

南史曰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也永明中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北史曰隨劉臻爲儀同性恍忽耽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南訥住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

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是大人家於是顧眄
父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杜預自叙曰少而好學在官則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
籍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貧窮晝則務作於勞夜則甘疲寐及
二時之務書卷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旬學或兼
夜寐或戲獨否或對食忘飡或不覺日夕是以遊出之事
吉凶略絶富陽男數以全生之道誨子方之好色號予為
書淫

廢學

毛詩緇衣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曰不學牆面涖事惟煩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左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也
史記曰周道既廢焚燒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
散亂也
又曰始皇諸生到者拜為郎七百人密種瓜於驪山山溫
成實令諸生就視說之人人不同乃為伏機方難未定機
發從上土填之其坑在陽西南三埑里今為閔儒鄉也
又曰秦始皇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
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之
漢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前漢書曰絳侯不好文學每召諸生東向坐而責之不以
賓主之禮相接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寫書輟書歎曰丈
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乎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無學術與邢劭魏收等同列諸人欲
說經史惇隱几而睡深為勝流所輕
梁書曰柳津字元舉性強直不風華或勸之聚書津曰吾
嘗令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隋書曰宇文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
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
硯為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
保據巖谷徑路懸絶慶東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
唐書曰馬燧少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
矣丈夫當立功征伐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一儒也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常棄觚而歎曰大丈夫
當立功絶域何能坐為散儒卒斬匈奴使者還報拜中郎
將後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金樓子曰曹子文少善射御力格猛獸不避湯阻數從征
伐去志慷慨謂武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而好乘馬擊劒
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四

學部九

講說

廣雅曰講讀也

說文曰講和解也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士病不能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

又曰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班伯爲中常侍成帝方鄉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又曰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文穎曰拄閣也）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遷杜陵令

又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藺栗犢反能尒耶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語人曰吾不能劇談此中多有人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又曰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又曰桓榮爲博士顯宗即位乘輿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

又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

又曰顯宗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桓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我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覺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又曰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偘偘祁聖元又周舉字宣光姿皃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也

又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又陳寔字君期明韓詩時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又曰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也

又曰賈逵字景伯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鄭玄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外堂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下玄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又

盧植於馬融受學融列女樂在於前植侍講積年未曾轉
眄馬融是以敬之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造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
後至乃延外上座玄身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
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旨後還歸立
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
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又曰戴馮字次仲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群臣就席馮獨立
世祖問之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
就席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說經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
通者馮重五十席京師諺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少好尚書十六能論難永平中引
見說文侯一篇賜衣被章帝會諸儒白虎觀上善鴻難說
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歎與
素所敬者大理正郎書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
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
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
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晉書曰鄭玄為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十三年拜司空及高
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肆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
師於辟雍
又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
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
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
梁書曰中宗於敬賢殿講老子僕射王褒執經百僚皆預
講席中宗談折樋辯問以嘲謔在座者相顧解頤
又曰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博通五經尤長周禮時吏部郎中
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九聖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
義然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所唯
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開講群儒劉嵒沈熊之徒皆執
經下座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也
又伏曼傳曰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
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
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會言
玄理時論以為一臺絕

又曰盧廣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位步兵
校尉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
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
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
王長史卒官
又曰賀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
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
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檝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
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
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卒至是復集琛矣琛乃築室郊
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
微精占術先儒吐言辯潔坐之聽受終日不疲
後周書梁晉興郡王蕭大圜當元帝時以世多忌恐讒愬

生焉乃屛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恒以
講詩書易爲事梁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圓辭
約指明應荅無滯梁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何聞好學尒
既有之臨淄好文尒亦兼之然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
之愛之尒當效焉
北史曰後魏元善還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
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諌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
朕心賚絹一百疋衣一襲
又曰盧景裕博通經典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
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
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
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後周書曰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
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

難敵
隋書曰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
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擿句二人録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
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
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
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服通天冠
絳紗袍外作即座宴畢還宮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
又曰馬光爲太子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
已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句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
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
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
又曰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
韻清明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
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
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
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學親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右庶
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
說不爲閔說何耶荅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駮
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晳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晳怒
援大杖以擊其背參手仆地絕而後蘇孔子聞之告門人
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
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誤於父委
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
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
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

於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
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
道耶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公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
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
亮重至八九
三國典略曰東魏崔暹子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說
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外高坐開講趙郡眭仲讓
陽屈服之暹大悅擢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解
義兩行得中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六

學部十

讀誦

禮記曲禮下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

又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與群執事以次叙之）

史記曰太史公曰予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息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又曰孔子晚善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也

又曰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圃

漢書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揚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高鳳誦經晝夜不絕留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暴雨流麥意在經不視麥漂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能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又曰侯瑾字子瑜傭作爲資暮還輒爇火以讀書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欲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后

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范曄後漢書曰周盤字伯堅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也

又曰裴駿字仲駒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七八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又曰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讀易至損益卦喟然而歎曰吾以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魏武本紀曰吾讀介之推之避晉封申包胥之逃楚賞未嘗不廢書而歎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稆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爲人傭書所寫既畢誦誦亦遍

魏志曰賈逵最好春秋傳日[illegible]一遍

吳志曰[illegible]字正明性果烈[illegible]及史傳無不覽古[illegible]游攻伐之勞[illegible]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illegible]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
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又曰王恭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
卷而歎
又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
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
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
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隱晉書處士傳曰王褒字偉元北海人也讀書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霑胷也
沈約齊紀曰顧歡字玄平少喪父事母謹孝母喪於墓側
數年好事者或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悲慟不
能禁自是學徒廢蓼莪之篇不復講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韓景山安平崔湊人也年十
歲能屬文　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宋書曰沈演之家世爲將至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
以達義理上知名
北齊書曰趙郡王琛字子獻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
涕歔欷
又曰楊愔幼而喪母曾詣舅子恭恭與之飲問汝讀何書
荅曰詩恭曰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咽子恭亦對之歔
欷於是遂爲罷酒
北史曰後魏元暉業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
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
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
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

縱橫
梁書曰武帝每讀孝子傳未曾終軸輒輟書悲慟由是家
門愛重探賾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
待溫故一閱皆能誦憶
又曰范雲傳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
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
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
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知明日登山子良命賓
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
石文進乃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
又曰昭明太子統字德施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
過目皆憶
陳書曰始興王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
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朝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
猴百戲

隋書曰崔儦字岐叔以讀書爲務頗自負而忽人嘗大署
其門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我室
又曰來護兒字崇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
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其
世當如是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
嘉其言而壯其志
又曰韋師字公穎少沉謹有慧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
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
唐書曰章懷太子賢　上深所嗟賞之謂司空李勣曰此
兒已讀得尚書禮記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再三覆誦
之乃云性愛此言固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也

又曰蕭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猒倦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又曰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為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為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惲之意

墨子曰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五士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聽曲為法

又曰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又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曰敢問公所讀之書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物各有當數學之無益也古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

尸子曰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而必變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昔堯履天子之位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而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益損之徵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神仙傳曰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可也汝曷為復讀之

洞冥記曰李充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為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乃就充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受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遍但食穀損人精意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耳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於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取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從之乃復陳國也喟然歎曰賢哉楚莊王也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忠弗能進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春秋後語曰蘇周歸周雖多畜亦何以為於是夜發書陳

數十得周書陰符（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欲睡引錐刺
其股血流至踝朞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幽明錄曰襄陽城南有秦氏葬爲性至孝親歿泣血三年
人有爲其詠蓼莪詩者民聞其義涕泗不自勝
桓子新論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
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俗說曰劉柳爲僕射傳迪爲左丞傳好讀書而不解其義
劉唯讀莊老而已傳道劉云正讀十二卷何足本人劉道
傳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
物理論曰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無治絲之能而
悟聞詩之義
華陽國志曰徐誦字子產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誦千遍
乃得終成儒學

先賢傳曰延篤從唐季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
誦之及辭歸季度曰卿欲寫傳何辭歸荅曰已誦之矣
孝德傳曰張楷字公超河南人也至孝自然喪親哀毀踰
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泗焉
列女傳曰班婕妤況之女賢才通辯選入後宮每誦詩及
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復之
晉潘岳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見司馬安四至九卿而
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金樓子曰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
爲黄妳此蓋言其怡神養性妳媪也
又曰凡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
百遍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泛而觀耳正史既見得失
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譜諜所以
別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疎或復通塞昇降
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又曰自叙云吾時夏夕中下絳紗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
甜酒卧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以
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
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
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茲言是
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六

學部十一

談論

史記儒林傳云清河王太傅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
與黄生爭論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曰不然桀紂虐亂天
下之人心歸湯武湯武誅桀紂非受命謂何黄生曰冠雖
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
雖失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臣下不能匡過以尊主而
誅伐非弒而何轅固曰必若云是高祖代秦耶於是帝
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也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
爲非也
漢書儒林傳曰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舒議不如仲舒

又曰揚雄爲人簡易佚蕩不能劇談而好深沈之思也
又曰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賈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今不及也
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illegible]
即至暝夜即徹旦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
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
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
亦善談論與京共談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
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
假遂父子俱屈焉
又曰郭象者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
每云聽象語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又曰樂廣嘗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
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林藪
又曰朝賢嘗上巳禊飲或問王濟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
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靡靡可聽王戎子房季札
之間超然玄著
又曰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
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黄朝野翕
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又曰胡毋輔之字彥國與王澄等爲友澄嘗與人書曰彥
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
又曰趙孟字長舒爲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斑黯
時人言諸事不決皆當問斑面

又曰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
象談論一坐嗟服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
強
晉中興書曰殷浩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
又庾元規少好黄老能言玄理時人方之夏侯泰初
又曰謝奕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
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以青
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義客不能屈
又曰孫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理于時殷浩擅
名一時與抗論者唯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尾毛悉落飯
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
沈約宋書曰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

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也鄭解之難必切至未嘗
假借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時勳然變色
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談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
多見寬容唯鄭不尔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
之格佞
宋書曰謝靈運辯博辭義鋒起王惠嘗與之談時然後言
時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
如萬頃陂焉
又曰謝瞻傳曰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
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
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
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又曰張敷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弱冠初父邵使與高士南

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
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後周書曰蘇綽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
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
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
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
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
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
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
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
又曰裴文舉字道裕少忠謹涉獵經史總管韋孝寬特相
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
又曰寇儁字祖儁上谷平昌人也世宗尚儒重德特欽賞
之與相見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儁容止端詳音韻
清朗帝與之談不覺爲之前席
齊書劉繪傳曰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
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稱爲清
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
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又曰張緒性清談善談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
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
三國典略曰陳袁憲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梁武帝修建
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
每有新義出人意表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貴
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
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集乃

授憲麈尾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
無憚此後生耶何謝遂起義端憲酬對閑敏神色自若弘
正因謂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
梁書曰沈約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
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東宮多士
約特蒙親遇時王侯列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
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
可恒早入
又曰簡文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
命道學互相質疑次令中庶人徐摛騁大義間以劇談摛
辭辯從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
袞精采自若應荅如流簡文深嘉歎之
隋書曰辛彥之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

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孝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唐書曰楊綰九所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趍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見抵掌而談兌送秦明月

之珠和氏之璧

抱朴子曰王充所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東江見之歎其高文度越諸子恒愛玩而獨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其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也許出著書門

管輅別傳曰輅父爲瑯邪　長輅時年十五瑯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時之俊欲得相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多嘉客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志未剛若相觀懼失精神先飲三升清酒盡之然後而言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耶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　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周漢之事但論金木水火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造陰陽文彩汎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論難風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召輅爲文學從事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別駕前至十月舉爲秀才

物理論曰夫虛無之談無異春蠹秋蟬聒耳而已

荊州先德傳曰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德操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往助之因與共談元善神遂移日忘飡德操於是異之

世說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年未弱冠往見之晏聞來倒屣出户迎之因條向者勝理語弼

曰此理僕以爲理極可得復難不弼作難一坐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也

又曰衛玠字叔寶少有名理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遊每聞君之語議至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輙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及君年長論者以爲出於王武子之右世咸謂王家三子如衛家一兒玠於武昌見大將軍王敦與之談論弥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何王之世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末復有正始之音清言勝詠亹亹入微何平叔在當復倒矣

又曰孝武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遊講師車武子謂袁彥伯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撓於

東風也
郭子曰張憑舉孝廉出京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彦欲詣劉真長鄉里及同舉者咸共哂之張遂徑往詣劉既前處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真長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張欲自發而未有其端頃之王長史諸賢來詣言各有隔而不通處張忽遥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便足以暢彼我之懷舉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遂清言弥日因留宿遂復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前去我正尔往取卿共詣撫軍（撫軍簡文）張既還舡同旅笑之曰卿何許宿還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至遣教覓張孝廉舡同旅惋愕既同载俱詣撫軍至門劉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數日乃止曰張憑勁粹為理之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又曰范玄平（汪）時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長史王濛）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也
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夕結陰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機談機心伏之而無以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惟還睇眯路空野霾雲拱木藏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陸雲獨於空草中忽見一家墻院整頓雲時飢乏因而詣前見一年少可二十餘風姿可嘉論叙平生不異於人尋共談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去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冢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
幽明錄曰阮瞻素秉無鬼論世莫能難每自謂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阮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返覆甚苦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忽變為異形須臾消滅阮默然意色大惡後年餘病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七

學部十二

叙圖書

叙圖書　正謬誤

尚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左氏傳曰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謂籍談曰昔高祖孫伯黶司晉之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汝司典之後何忘之

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illegible]）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

又曰古文尚書藏於壁中師古注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論語孝經於夫子堂壁中而漢記曰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又後漢王莽徵陳咸咸遂稱疾篤於是乃斂其家律令文書藏於壁中也

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越在海濱其俗以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王之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魏志曰王脩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也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潛心典籍積聚篇卷於時最多也

後唐書曰李谿者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家有奇書時號李書樓

呂氏春秋曰先識覽桀將亡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書而奔于商紂將亡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奔周

穆天子傳曰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illegible]）先王謂之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illegible]）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illegible]）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嘗試焉孔子至老聃之門而老聃不許也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其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為罪

又曰太古書今見存者有神農山海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素問黃帝作連山歸藏夏所之書周時曰易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所作謚法司馬法亦云周公所作

論衡曰倉頡作書雨粟鬼哭虛也案圖書文章與書何異

鬼神惡書則河出圖何也若不惡爲書何怨致怪或作書
時會鬼哭雨粟也耳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塢北古時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
行十里許得書二千餘卷
金樓子曰有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
一部又寫前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
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又曰吾今年四十六歲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也河
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也（此金樓子自謂也）

正謬誤

劉向別傳曰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
曰讎也
左傳曰晉師閏月濟于陰板杜預注云長曆推之此年無
閏月疑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也

呂氏春秋曰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
亥也夫己之與三相近豕之與亥相似至晉而問之則曰
晉師己亥涉河也
漢書藝文志曰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言經傳諸子詩賦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
校方技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
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
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
略（師古曰六藝六經）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
方技略
抱朴子曰書三寫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

穎容春秋例曰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楊
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
義正者遂尤多闕略舉一兩事以言之史記不識畢公文
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著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
從來尚矣
後漢書曰和熹鄧太后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
省王政夜則讀誦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
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年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也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起家秘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
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齊王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繆
然後反之

後周書曰元偉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
正經籍
又曰明帝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
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
捃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于魏末叙爲世譜凡五百卷云
所著文章十卷
唐書曰褚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中宮漸致
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於是上令於東都乾
元殿前施架排因大加搜寫廣求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
充備
又曰貞觀中頒五經於天下初太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
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刊正之及成又詔尚書左
僕射房玄齡集諸儒討論得失時諸儒習師說舛謬已久

皆竊議非之於是異端鋒起師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
以相發明所立援明據或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
服而去太宗善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十九

學部十三　圖書下

採求遺逸　借書　賜書
寫書　載書附傭書　焚書

採求遺逸

史記曰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秦圖書
劉歆七略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
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物理論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
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漢書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東觀漢記曰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
困戹握抱此經
後魏書曰高謐字安平典秘閣謐以墳典殘缺奏廣訪郡
邑大加繕寫由是圖籍莫不審正
又曰李暠署劉昞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籍典
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代暠暠曰躬自補者欲
人重此典籍
隋書曰劉炫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
書炫遂偽造書百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
北史曰隋裴矩從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
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
又曰隋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
弃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
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

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号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赤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

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弥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籍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乃捴加編次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二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後唐史曰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川搜訪圖籍使傳美僞蜀王衍之書舊本家在成都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及傳美使迴所得纔九朝而已其餘殘缺雜書蓋不足紀

借書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償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

之主咸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後漢書曰王充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蜀志曰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成湯大聖覩野漁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受女樂而弃朝事道家法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故君子先以懿文德也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預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業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

又曰皇甫謐表從武帝借書上送一車與之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觀古今無不皆綜

先賢傳曰延篤從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
本誦及篤辭歸李度曰卿欲寫本何故辭歸荅曰已誦之
矣
齊張率傳曰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
遂通書籍盡讀其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山陰人好學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
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乃執奐手曰昔伯
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
籍尋以相付
後魏書曰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
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
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
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後周書曰梁蔡文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
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
書學無不綜
北齊書曰劉晝少負笈從師伏膺無倦恨下里少墳籍便
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
意披覽晝夜不倦
隋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
閒才學兼著
唐書曰裴行儉初以門陰補弘文生累年在館唯閉戶讀
書館司將加薦舉固辭左僕射房玄齡問其故對曰遭隋
季亂離私門書籍蕩盡與在館披閱有所成耳
又曰中書令李敬玄亳州譙人也博覽群書特善三禮初
上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
令讀之
又曰陽城字元宗北平人也代爲官族家貧不能得書乃
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
所不通

賜書

後漢書曰東平王蒼傳明帝賜蒼以祕書列圖道術祕方
又曰王景永平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問景以理水景陳
其利害應對敏捷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又曰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本
又曰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太學家有賜書內足
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來
齊春秋曰諭晉字元卿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也
陳書曰江總字總持幼篤學有詞采家傳賜書數千卷
總尋讀未嘗釋手也

唐書曰垂拱三年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新
文章令所司寫吉凶禮禮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
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又曰開元十九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
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寫書

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迭剪髮以相活或
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
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抱朴子自叙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生爲二親所
驕饒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給筆夜以寫書家貧乏
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桓譚新論曰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揚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嘗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

蕭子顯齊書曰隱士沈驎士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後魏書曰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

三國典略曰郎基守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也泛涉墳籍清愼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英子蕎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梁書曰袁峻字孝高早孤志篤好學家貧無書從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後周書曰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疾疹弥年亦未嘗釋卷

載書負書附

史記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負書擔橐形容枯槁

續漢書曰李固爲三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

墨子曰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對曰昔周公旦朝讀書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晉書曰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徙居載書三十車也

焚書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二年令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禁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耳

風俗通曰董卓盪覆王室天子西移所載書七十車遇雨道難分半投弃即於燹燒燔爇爲灰燼

淮南子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書者言之所出智不藏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也

三國典略曰初侯景來既送東宮妓女尚有數百人景乃分給軍士夜於宮中置酒奏樂忽聞火起衆遂驚散東宮圖籍數百厨焚之皆盡初太子夢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既而見焚夢則驗焉

又曰周師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濟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欲自投火與之俱滅宮人引衣遂及火滅盡并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窮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

治道部一

君

爾雅曰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尚書泰誓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又曰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毛詩曰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禮記禮運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知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荀悅漢紀論曰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已是謂王主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勤居守業不敢荒怠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情義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其義私多於公制度踰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邪讒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禮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踰治理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言壅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脩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苟有難則殆矣危主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者必亡而已矣

白虎通曰君者群也群下之所歸心

管仲 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為理而不平三責也御軍陳而奔背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又曰為君者當若冬日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為君者滅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

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

孫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義也義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方則水方盤員則水員君者源也水者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

又曰君得名則群臣恃之君失名則群臣欺之

尸子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日在足下不可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朋之力師曠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又曰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

又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亦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至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文侯不悅座趍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

又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皆服俗淳也水泉深則魚鼈歸

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焉故曰君道無爲

又曰昔太古嘗無君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利之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郤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文之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強吳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安也以爲行理也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

又曰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又曰豫讓欲辭襄子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也不襄子必近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也子無失吾所爲矣凡吾所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

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世以國與人桀紂幽厲是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清靜無爲務在於博愛趣在任賢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恡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恡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罰不亡何待

潜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黄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脩諸已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樹至公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一

金澤文庫

治道部二

臣

韋昭辯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修義奉職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

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又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闞呼檻切）

禮曰衛有大夫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

又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讀為迂迂廣大也）

又曰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相助也）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役為也）

又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

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
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子曰
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
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而不可使為亂（亂謂違君之令也）
又曰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
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也邇近也言近臣以混遠）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
（言大臣以見小臣相親也）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所從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
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左傳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
謂乎
又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
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
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乃殺之
又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趙孟曰誰當
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
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
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
又曰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
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
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
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春秋說曰正氣為帝閒氣為臣臣之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
也）
又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備臣數而已）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漢書曰張良未嘗特將兵為將常為畫策臣
又曰絳侯周勃為丞相罷趨出意甚得上禮之恭常目送
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又曰上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怏
怏非少主臣也
又曰辛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
為鮮明惟是為奢。荀悅漢紀曰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
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
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循理愛和
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拂意砥矢弗撓直諫過非不避
死罪是為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僻苟容
順意從諫是謂嬖臣傾險讒回詔上惑下專權擅寵唯利
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用善則治
用惡則亂難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焉
又東觀記曰祭遵死後每至朝會上常歎曰安得憂國奉
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沈約宋書曰謝弘微爲鎭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爲黄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唐書曰或有言魏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驗無狀彦博曰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它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臯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又曰盧懷愼臨終遺表曰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足以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

之訟實爲社稷之臣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

孔叢子曰夫爲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彌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又曰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顔諫爭公正無私者陳計事成主裁其賞事敗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契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人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有德也

又曰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監觀察所盡且人君所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世君苟付可付者則已不勞賢才不失矣

又曰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又曰孟氏之臣畔武伯問孔子曰如何答曰人臣而畔天下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哉武伯乃止

孟子曰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世臣之謂也世臣先世舊國也王者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人不詳審往日之所知臣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知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使卑賤疎相踰也

又曰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又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又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
矣
又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韓子曰為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
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
私視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為群臣祝令群臣
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
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
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
在旁而西門豹不知用是其愚也

又曰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
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
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
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不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
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
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淮南子曰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
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　不能如將失之可
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亂誅
管蔡之罪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
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
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

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
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
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
人臣之本也
又曰子貢問孔子為臣孰大曰齊有鮑叔鄭有東里子皮
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孔子曰吾聞進賢為善鮑
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新序曰
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
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
乎令尹子西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
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國之寶器在於賢臣夫珠
玉玩好之物非國所重寶者於是遂使昭奚恤應之奚恤
稱曰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

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
之忻使無兵革之憂大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
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強
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
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餘風昭
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於秦
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敢伐
又曰周舍事趙簡子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夫
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臣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
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効也歲有約也簡子
悅之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人師仁足以為上
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古詩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

應璩百一詩曰茫茫九州內莫非帝者民民有忠信行莫非帝者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二

治道部三

治政一

釋名曰政者正也下所以取正也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縣音玄治象之灋灋與法同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官府以重治法前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政有違法耳挾日九十日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吏中物之也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入命作牧者也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也殷謂太若治律輔爲民之平也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謂公卿大夫兩謂兩卿也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大事決于王之事冢宰平之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王歲計也會大計也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以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罪之有大功不徒置又賞之黜加司農云三載考績是也

又曰天官小宰之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政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之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禮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藏中不見若日月星辰之中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之主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至率而下

（至子儀高者濟義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

（共國事）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皆為宮室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神鬼以治政也

又曰政以一其行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又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何如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又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故為政在人

又曰子曰夫人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

又曰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褻嫚也所以明賞罰也）

又曰聖人南面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得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物猶事也）（紕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

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為勞乎古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左氏傳曰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子趙盾）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辟罪理也）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又曰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政於朝）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已責逮）（逋責止）振廢滯（起廢滯）匡乏困救災患（救災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用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欲犯農時）

又曰季札聘于鄭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又曰鄭子皮授子產使都鄙有分（國都及邊鄙各有分部）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大人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言其法故畜藏之）者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言其無以繼之）

又曰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又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鄭大夫）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事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
射御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學者也若果
行此必有所害
又曰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覺大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疾數月而卒太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萑蒲澤名也
澤中音符翻人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
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

之以寬也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為也
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
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
已
又太甲下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其所與治亂之
機則為明王明君
又盤庚上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
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用丕欽罔

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化
又洪範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
剛能立事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
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
剛以正君君亦當以柔納臣
又立政周書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
常任任事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
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古之人迪惟有
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言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
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既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
臣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目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不偏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
牧民九州之伯居外內之官及平法者皆其人則此惟君矣嗚呼孺子王矣
不可不勤之德法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
知厥若丕乃俾亂準用人命已任我其立政大曰立事小曰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賢者與
大乃使治之言知自下之力也然後治之不盡知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間之政治我始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之事知是則身有以使之言不可使變自一話一
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言政賞用一書在一言否已用其口
禪言如此則我所惟有成言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
孺子王矣歎所言聖賢以告孺子王矣為湯之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來今已往惟以正是人之道治獄
眾獄慎也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王曰若昔
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

（預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四時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庶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治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敕之）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君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

又君陳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善友于兄弟能施其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謀有所廢有所興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能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也）

論語曰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又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又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又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又曰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又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又曰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又曰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又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二

治道部四

治政二

史記曰魯公伯禽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又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昔趙氏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不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乃大治

又曰公孫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孝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去孝公復讓監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甚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而吾君曰久遠吾不能待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而成王道之業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說之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漢書曰曹參相齊召長老諸先生問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及參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又曰陸賈時時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夫差吳王闔閭子也昇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大夫也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反而殺之）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封於趙）鄉使秦已并天下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又曰賈誼上疏曰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又曰夫三代之所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已然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而已矣夫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知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以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同哉（顧反）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

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是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社廟而安子孫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於禽獸草木廣裕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

見也

又曰董仲舒對策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致亂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也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理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而爲烏[illegible]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後世淫逸不能統理羣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緣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

又曰董仲舒論時政曰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譬諸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又曰蕭望之上疏曰夫民函陰陽之氣含與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故道民不可不慎也

又曰匡衡上書言政治曰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

殊務所遇之時異也比年大赦而姦邪不爲衰止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也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也。又曰元帝時京房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二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之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

以佐知來耳房因免冠謝曰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災異
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錯行山
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
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爲亂
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誰歟上曰然幸
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瘉與愈同愈勝也言其勝於故也）房曰夫
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後漢書曰桓譚上疏曰國之廢興在於政事得失由乎輔
佐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洽者所謂賢者
異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欲也
大厎取便國利民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民懸
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爲梁相每勑諸縣曰世治則禮備世

亂則禮簡方今雖以禮化在吾所以爲政
又曰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
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
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較計兵甲唯此爲
先豈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
晉書武帝初受禪駙馬都尉傅玄上疏曰先王之治天下
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行於上清議隆於下上下相
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
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
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
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弊復發焉
崔洪春秋前涼錄曰張天錫時小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

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
已盡求之弗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
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
唐書曰魏徵上疏曰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
誡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沖謙而自牧懼
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爲度恐懈怠則思
慎始而敬終慮擁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
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怒以濫
刑然後簡能而任擇善而從之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
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
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
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也
又曰陳子昂上書言政理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

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
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則天地平而
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見人之通於天地天人相感陰
陽相和災害之所不生嘉祥之所以作也逆則象於天則
成於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是養成群生奉順天
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
已正天地降瑞風雨以時矣
又曰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曰臣聞國之安危
在於爲政若爲政以法雖暫安而必危爲政以德雖不便
而終治夫法者智也智所謂權且道可以長久陛下登位
今已逾年上封事者多言明聖述太平或曰功巍巍德赫
赫非唯不裨於政化亦乃陛下之厭聞臣以爲當今風俗
未甚振理政令未息煩勞陰陽未調和帑藏未充物流離

者尚相望於道路犯禁者猶繼踵於從年耳未聞康哉之聲目未覩太平之事且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相去幾何而風俗淳季相反由理之失也夫霸者任智失德與人故大僞緣生矣然巧智之士浮詭之徒智忠者爲立身之階識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之以求進假之以取容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反明君哲后亦何盡能察哉趍競之吏巧知之人欲密網以爲至公殊不知網密而犯者衆用苛細爲勤事殊不知事細而擾愈煩賞罰冒以強能鄙貞正而孤介隨波浮沉者顯之以黜剛毅正直者目之曰愚歲月漸漬日致澆浮朴散淳離流宕忘反若不匡救其弊何由使風俗淳質厥人以康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四

治道部五

政治三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復措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也

又曰善爲國者使民若飢魚之歸餌渴馬之走飲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亂在上也

又曰聖人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鮮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

又曰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又曰聖人無恆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撒之）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聖人治天下常惵惵心同渾用心皆爲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百姓皆注耳目以觀聽聖人聖人視百姓如嬰兒）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政教治國以奇詐用兵皆不以）

忌諱而民彌貧國多忌諱人失作業故貧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法令益明貴盜為盜盡成盜賊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

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文子曰水濁則魚險政苛則民亂

墨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何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親之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對也

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荀卿子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三軍之敗不可誅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上陳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先教而後刑則民知

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又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豈有治天下者哉不淫不遷無為守分性正矣德又安焉人皆治道何勞布政有治天下者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也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矣

又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焉又奚足以語至道哉翦翦狹劣貌

尸子曰范獻子游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涓捨楫荅曰君奚問欒氏之子若脩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若不脩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申子曰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

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商君書曰善治者使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或曰景公不知用勢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國者君之車勢者君之馬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釋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又曰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索求官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功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又曰夫堯舜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在上位雖有十堯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又曰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

初明法度必賞罰則國富而治法度賞罰者國之脂澤粉
飾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燕而私焉曰齊其危
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谿其不顛覆亦難與也
子吾心也以齊爲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
子曰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
今齊君失之巳久也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
抑猶可以沒齊君及子身過此而往齊其田氏矣
又曰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
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政
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三者
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又曰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
成作樂其功善者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
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
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
官之長信旣成熙然後樂乃和焉
又曰孔子之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
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
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
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
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
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刑以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
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
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用不亦速乎若任轡無

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也廢
禮而尚刑民弥暴矣
又曰子思問於夫子曰亟問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
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
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
輟仁愛之風遠矣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氏而專濰
終必亂成矣
又曰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
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
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致者乎
又曰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
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

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又曰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
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
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
士孰肯舍其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
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
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
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又曰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
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無不化俗無不和衆之所
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
應所以無訟也
又曰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其不任之祿以

賜有功誅喪職者不悅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善前
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
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
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
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
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頌曰麛裘
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行民
又作頌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
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
又曰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
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身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
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
之心以義事之故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

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
又曰尹魯謂子魯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答曰爲治
世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又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問羣臣政教得失子豐乃
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
運之會耳非政所治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
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
言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
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又曰聖主之治也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轡銜之際而緩
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
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還曲中
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權勢者人主之
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
馬之心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聞也是故輿馬不調王梁不
能以取道理君臣不和唐虞不能爲治執術以御之則管
晏之知盡矣明分以視之則跖蹻之姦止矣
又曰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也惠子惠王師也）已成而示之諸
先生（示焉國法）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
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
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
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
取是其宜也治國者禮不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此之謂也
又曰田駢以道術說齊王齊王應曰寡人之治齊國也道

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
政譬之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爲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
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
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又曰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
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
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
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水澤肥墽高下
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之考乎德以制禮樂行
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
性灘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
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立長幼之禮而
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

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君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太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

又曰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國也豈得無終始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弃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定者也不益其基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

國語曰不基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

又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而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治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

又曰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絙（絙急也）則小絃絶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清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矣身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五

治道部六

貢賦上

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

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于臺榭淫于苑囿役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三人（孟孫叔孫季孫）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

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皆所以爲政

又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子騫曰敢問古之政孔子曰古之政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柄御事之要以詔王治）以德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刑不用而天下治

又曰子游問於孔子曰子亟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之謂德教何翅於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是愛而無教也○又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

之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節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

又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名也）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五十異糧）強弱異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職留也）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不飾其賈不相欺誑）爲四寸棺五寸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

又曰宓子賤者仕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令二吏

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請歸魯子賤曰子之書不善子勉歸之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賤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而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宓子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吏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自寤遂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魯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人者子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又曰孔子兄之子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蔑而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聾（聾宜為襲言前後相因襲）學焉得習（言不得學習也）是學不得明也奉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其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無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奉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是人也）魯無君子於焉取斯

國語曰齊桓公親逆管仲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以居高自尊）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正適稱妃言九昔蕃之妙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嬪之嬪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遊車遊戲之車裂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倡優俳笑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不月長（長益也）恐

宗社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爲治）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言管仲之先王有功者也所賜以出其法功文王武王之治也）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合會叟老比方校考）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道也謂有德者而與其寶行式用也權平也治民用正）比綴以度（相使應手均比其次度法也）端本肇末（端正也本始也肇謂先導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實正其本末以率大列使長幼存列有順序等以為治民之紀經也毛髮也言統紀也本）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國郊內也鄙郊外也三參軍以為五分其鄙伍以為五鄙以外謂聖王謂三分國都若湯武）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民各居其所府叢兼田野以成其職若公莊事其官）陵爲之終（葬以為墓也）而愼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

又曰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矣吾欲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管子亦以五人為伍五百人為旅）

五人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
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
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寄政(事，戎事)
(匿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者，有征伐之事，國不知)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
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以寄軍令)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
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有司)
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大夫也)又
以為軍令(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軌居則為長，出則帥)
(為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車也)
(司馬法曰，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此二十人為卒)四里為連故二百
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里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
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萬人為一軍也)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周制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

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旅，整眾也)秋
以獮治兵(秋田曰獮，治兵，以田習戰也)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
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則亂)伍之人祭祀同福死
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
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
相死(相為致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
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
以屏周室(屏蔽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也)
又曰晉文公元年春屬百官賦職任功(賦，授也，任有功也)棄
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舍，施德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
(救乏振滯，振廩之也，匡困資無財之人)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易道路，寬其農也)
(商通其利，寬其農時，不奪其時也)茂穡勸分省用足財(茂勉也，穡，勸分有無也)
(足財用時備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用明德教，厚其性)舉善

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職位之名，育類，長育善類)
昭舊族(昭明舊族有功者之後)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尊寵貴之)
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賓客旅)友故舊(故舊公子時)胥籍狐箕欒郤
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臣，近官，朝廷之)諸姬之良掌其
中官(諸姬同姓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官)公食貢大夫食
邑士食田(受公田)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廩食)官宰
(官宰，以物貢官宰之)皁隸食職(皁隸以其職大小為食)
食加(官宰家臣，加田也，加大夫之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厚)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絕河謂吳起曰先生
將何以治之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四者
足矣請以四者恃先生
又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
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
固逸子則君子矣
又曰使民無欲上雖賢不用失無欲者其視為天子與為
同彭祖與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
誠無欲則三者不足勸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也
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也無欲者不可得而用之善
為上者能令人欲無窮故人亦可得用而無窮然欲不正
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群狗相與居皆靜投以多雞則
相與爭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治國令其民爭
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不義也強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
國令其民競不用也
又曰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罰雖重(刑)嚴何益大寒民煖
是利熱在上民清是利走故民無常處見利則去欲為天

子者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聚則行鈞也(等為暴亂)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三稱善孔貢執轡而問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濬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入其邑墻屋宅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不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六

治道部七

貢賦下

漢書曰孝文時晁錯說上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已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之後天下充實乃下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又曰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人不過十一其求易供使人不過三日其力易足秦用商鞅之法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卒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人受其用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財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人之田見稅十五故貧人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倪寬為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獄卑體下士務在於得民心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為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上由此愈奇寬

又曰元鳳中詔曰夫穀賤則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減少也)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租稅元年初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給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後漢書曰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

筭明帝即位人無横徭天下安寧時穀尚貴尚書張林上書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志曰太祖初平袁紹下令田租畝收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

齊書曰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今所在穀價雖和而比室飢嗛縑纊雖賤駢門躶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産貴利一時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

隋書曰初蘇威父綽在西魏時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從輕典帝悉從之

又曰開皇元年陳平上御朱雀門勞凱旋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書曰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准故遣作様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即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闊尺八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様之時須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閲有踰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者奏聞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絁絹各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爲疋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升與租同受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illegible]也則上下相疾也

又曰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室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切玉如泥

又曰周王時西域國有山人來王爲中天之臺月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王執山人之袪騰而上天

文子曰楚人擔山雞路人問曰何爲也欺之曰鳳凰也路人請十金弗與倍乃與之將獻楚王經宿鳥死路人不惜其金唯恨不得獻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遂聞楚王王感其貴買欲獻於己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王所立爲王珥而美其一獻於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所在而勸以爲夫人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無征衰出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關禁異服異言耳不征稅也曰關市之賦司關門之征猶譏不如關文王以前文王亦不征也王制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稅其私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里居也之賦也夫一夫之田也周禮曰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出夫家之征錢反則實夫去里布閑人皆樂之人

○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矣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意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隣國歸之

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

魚豢魏略曰漢陽嘉三年疏勒國王貢西海青石帶丹至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貢合枝李者楊

揚孚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善味交阯有橘官一人秩三百石歲主貢御橘

雜葉氣經曰黃白氣潤澤入翼四海有侯王來獻者天子賜四海之國入軒諸侯王者有獻車者出軒天子用車爲

幣賜諸侯王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筐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授鴛鴦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六

治道部八

賦斂

周禮天官下曰：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

又地官下旅師曰：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困時而施之，饒時而斂之）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聚斂之野賦物之園圃山澤之賦。凡疏材，草木有實者。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待時而頒之。

禮記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古者，謂殷時也），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也），關譏而不征（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

又大學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左傳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又文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穀梁傳文公曰：天王使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也。

毛詩葛屨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論語先進曰：季氏富於周公（孔子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春彫冬榮，秋水春多雨。此繇役眾，賦斂重，百姓貧窮，道多飢人。救者省徭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

韓詩外傳曰：昔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皆趍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獨奉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困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大福也。

漢書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

又曰：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又曰：衛青比歲擊胡，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又曰：孝武時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曰：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東郭，姓；咸陽，名；孔僅，二人也），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

致産累千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故三人言利析
秋毫矣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是
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自
給費因官器作鬻盬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今世人言顧手牢浮食奇
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除故鹽鐵家富
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
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産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
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
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之緡
錢皆有差請筭如故率緡錢二千而筭一師古曰率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
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
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軺車
者皆令出一筭占音之贍反商賈人軺車二筭商賈人有軺車又多出一筭重其賦船五
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illegible]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畀與也音必寐反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
無得名田一人有市籍身及家皆謂不得有田也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又曰晁錯奏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
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
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入顓川澤
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
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又曰自貢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
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産子三歲則出口
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之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
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也

子六百廿七　三　明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
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
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
不亦宜乎
東觀漢記曰馬防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
勑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南宮災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
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
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
折賤買十分僅一因復貨之於官官復不爲即受遂至腐
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明珠象牙犀角瑇瑁
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群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
所求珍玩物非禮也不宜與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
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中而求若是寧可與言禮哉皆具與
之
晉中興書曰孔嚴補大中正時東海王弈信用群下上疏
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嚴啓宜寢表帝詔曰
弈謂此適民無損害豈尊惠邮之旨耶省所啓欵納忠規
又曰謝安弟石尚書令蕘時年六十二石無它才望直以
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管子曰鮑叔曰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内脩
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賦稅
又曰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關市之征征賦五十而取一取其賦貨
五十之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
謂時歲俱饑故不稅歲飢施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施飢而稅不飢

文六百廿六　四　壽明

又曰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

又曰桓公問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器械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至倉廩虛則倳賤無祿皮幣不衣於天下則國倳賤梁聚之言非也

又曰桓公見黃鵠謂管仲曰鴻鵠東西南北億忽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今仲父寡人之翼也管子對曰民勞而亡使之不時民飢而重斂焉雖黃鵠之有羽翼其若君何

晏子春秋曰爲君籍厚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

墨子曰聖王作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是以民樂而利之今則厚斂百姓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是以其民飢寒並至而國亂矣

又曰古之民未知飲食故聖人耕稼其爲食也以增氣充虛今則厚斂百姓以爲美蒸炰魚鼈前則方丈孤寡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於他日孔子曰求也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欲耕於其野也

孫卿子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者也鄭子産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莊子曰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設之奢曰無敢設也奢聞之既琢復歸於朴（還其用朴性也）侗乎其無識（[illegible]）儻兮其怠疑（無所取也）華兮其送往而迎來（[illegible]）來者勿禁往者無止（[illegible]）從其強梁（[illegible]）隨其曲傅（無所依也）因其自窮（[illegible]）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故無損也）而況有大塗者乎

韓子曰趙簡主出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吏無有私利而正矣

孔叢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才可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如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弃其所短今君以二卵弃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公曰謹受命

淮南子曰或有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者始西門豹治鄴（[illegible]）食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兵甲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欲爲霸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先登鼓之鉀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鉀苛（[illegible]）兵弩而出再鼓服撻載粟而至（[illegible]）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信非一日積也一擧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擧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篇爲東封（[illegible]）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何以三倍對

以冬伐木而積之以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又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於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太公兵法曰武王問太公勝負何如太公對曰夫紂之行不由理精兵酒池賦斂甚數百姓苦之

國語曰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若餓豺虎焉殆必亡者

晁錯上書曰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出受取不已三亡也

說苑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不治城郭曰敢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諫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焉

又曰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植明年東陽上計錢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所以賀我者譬無異夫彼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植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

又曰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舡車飾則斂厚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祝為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亡矣國亡不亦宜乎

桓譚新論曰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郭子曰王夷甫婦郭太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景都大使猶漢之樓護（護字君卿）郭氏甚憚之夷甫驟諫之乃云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乃為少損

京氏別對災異曰火起災何人君貪財賦斂盡民貨即火為起不救必有日蝕之災矣其救之也舉廉貞之士為首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八

治道部九

貢舉上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曰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賢者有德行者也能者有道藝者也衆寡謂鄉民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之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也主賓禮之者合衆而尊寵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也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也）

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事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者）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位定然後祿之

又曾子問曰九語于郊者（謂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

又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漢書曰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又曰惠帝四年詔舉人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以勸先天下各令敦行務本）

又景帝後元二年詔曰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貲萬錢筭百二十七也十萬明廉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廉士無貲至四筭乃得官）

又曰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皆罷之

又曰元光元年舉董仲舒對策曰今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利者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其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理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也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擬之以官以使其材）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

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録德存視之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因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限以四科至五年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也）

又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爲本始也）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愼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

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削地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爲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爲不勝任也當免奏可九國之官非傅相其地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爲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於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

又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音力瑞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字本作覂後通用耳覂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無撿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吐各反弛音式爾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群不與凡同）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絕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爲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曰請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常以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輙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異等輙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輙罷之而諸不稱者罰

又曰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爲此官今不居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行下更反）舉賢良孝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驁音五到反）至

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爲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

又曰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其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又詔列侯舉茂材諫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以舉所舉不得人加惡諡繆者妄也）故其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長子孫居官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

漢書音義曰甲乙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爲甲次爲乙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

後漢書曰建武七年下詔曰此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
公車朕將覽試焉
又曰韋彪上議曰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
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
之
又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
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
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閥閱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
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
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各一人
又章帝建初五年詔曰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
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臨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
取浮華
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
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
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
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皆存孝悌清公之行
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
孝廉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正舉者故
舉不實為法罪之
後漢書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賢良為政之本科別行
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
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
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

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
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
以庶官多非其人下人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又永元六年詔曰朕以眇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
度濟河之域凶饑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
寤寐永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
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人事甚非所以
上當天心以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
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又永元七年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人謫見於
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
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
所選郎出補長相
又永平十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
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戶口十
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
三歲舉一人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
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又永初二年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人莫不據琁璣玉衡
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聞
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
謀以監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
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琁璣之數者各使

指擧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
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又詔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
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
五年又詔曰爲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
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達於教化
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
車朕將親覽焉

又曰胡廣南郡人初爲郡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
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眞助求其才雄因大
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
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
郎五遷尚書僕射

又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曰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
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皆補郎舍人時尚書令左雄
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
駮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
政非必章奏甘奇著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
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刻戾舊章
竟從雄義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
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
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
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
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不拘年
齒帝從之乃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
舉臺郎疑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
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
耶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
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
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
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
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
集京師

又桓帝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人莅政興善
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
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
殄軍師屢出百姓疲瘁困於徵發庶望群吏惠我勞人蠲

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
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絶邪僞請託之源令廉白守道
者得信其操（信音申古字通）

又曰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
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
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粮資不
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朕甚
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齊書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
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
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材絶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

梁書大監中沈約上疏曰當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計常患
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别是一種仕官非若漢代取
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

雕蟲小道何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爾

後魏書孝文時韓麒麟子明宗上言曰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父祖之貴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可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皂隸矣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地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北齊書曰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才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後周書曰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上州歲一人下州三歲一人

隋書曰文帝開皇中制諸州貢士歲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治道部十

貢舉下 制舉科附

唐書曰貞觀中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荅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議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不穀之不德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荅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又曰貞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直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說

又曰貞觀中文皇帝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又曰調露二年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膚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

又曰載初元年試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數日方畢殿前試人自此始也

又曰景雲中制四方選集群才輻湊擇彼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習二經通大義者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傳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翰墨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聰於受領善數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擇焉

又曰長壽二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已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則金帛羽毛升於玉陛之下賢良文學弃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曰可

又曰開元中詔諸州鄉貢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清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卽爲常式謁先師自此始也

又曰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

之士不及胥吏以其効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教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上然之

又曰開元中勑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已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安得爲敦本復古經明行脩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其明經自今已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已上免試經策十條令若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性者與及第其進士宜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後准例試雜文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已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策及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問明經大義曰須對同舉人考試庶能否共知取捨無媿有功者達可不勉歟

又曰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摛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

又曰上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孝廉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

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捨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間極筆於煙霞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者採詩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務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鄧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俗從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又曰寶應初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公卿已下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曰楊綰

所奏實爲正論然衣冠遷徙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盡今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科祗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致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焉勅旨每州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爲秀才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通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體理者並量行業授官

又曰寶應初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旁通諸義務窮根本試策三道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一道

三道舉日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日試一道全通者爲上第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典切即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今年舉人或舊業既習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奬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之後一依新格勅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

又曰建中初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應口問大義明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寖衰莫不由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與以勸學請約舉司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録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既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捨庶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勅超與處分明經請減兩選伏請每歲甄奬不過數人庶使經術漸興人知教本勅旨明經義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聞奏續商量處分餘依

又曰建中初尚書左選權知禮部貢舉顧少連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對對否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

勅以所問録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勅旨宜依元和二年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准舊試墨義十條五經通六便放入策詔從之

又曰建中三年四月勅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已後如試官并不合選諸色出身人有應舉者宜先於舉司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覈如實不堪即令所司追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至選日仍稍優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

又曰貞元中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者十餘人

又曰元和初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官員

外郎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考覆是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皆居三等權幸或惡其詆己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爲唱誹又言湜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湜號州司馬楊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裴垍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上不得已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

又曰元和中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百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准舊例送考功考試從之

又曰長慶元年勅今年錢徽下進士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駁落十人三月丁未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不求深僻題目貴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奈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詞律鄙淺蕪類可知其孔溫業等三人粗通可與及第其餘落第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勅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先送中書門下詳覆

又曰長慶中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牓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尚未及第若重覆之中万一不定則放牓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爲非便臣伏請每年進士放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後勅却下本司然後准舊例大字放牓從之

又曰太和初以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爲考官策第二十二人而前進士劉蕡策最切直不居是選其間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詞激切士林感動雖是董無以過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識者之議喧然不平仆道正人傳其文至有相對而泣者諫官等或將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懦亦不敢爲之明白登科人李郃者深有所愧抗表請讓官於蕡事竟不行天復初劉季述敗起居郎羅袞上疏請追贈蕡於是下詔贈左諫議大夫仍訪子孫叙用初蕡將對制策言宦官權盛後必爲患及是果然也

又曰大和中禮部侍郎李漢奏准太和七年八月勅貢舉人不要試詩賦策且先帖大經小經共十帖次對正義十道次試論義各一首訖考覈放及第

又曰大和八年中書門下奏進士放牓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牓伏以委在有司固當精慎宰臣先知取捨事匪至公今年已後請便令放牓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雜文及鄉貫三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下便令定例

又曰會昌三年勅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者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於十人五人搃得

又曰會昌四年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臺閣清選莫不由茲近緣覈實不在於鄉閭超名頗雜於非類致有歇邑之地請計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於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親姻故舊久同遊處者其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爲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資朋黨之勢迹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

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保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
明爲戒勵編入舉格勅旨依奏
又曰大中初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放
及第三人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爲衆所知其
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奉進止今翰林
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
日奉進止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只合在公如徇
私自有刑典從今以後但依常例取捨不得別有奏聞
又曰大中初勅自今放進士牓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所司
不得禁制（先是武宗好遊曲江比年禁人宴聚故也）
又曰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爲御史所劾
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罰兩月俸考官刑部郎
中唐扶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其登科

十人並落下
又曰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勅付
翰林自今放牓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
入仍令所司逐年編次
又曰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潘知舉放博學宏辭科陳
琬等三人及進詩賦論等召潘謂曰所試詩中重用字何
如潘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
似不及起乃落下
李肇國史補畧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又由其中
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
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推敬謂之先
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
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試拔解亦須預試人爲詞賦非謂自薦）將
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
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既捷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會
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
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夏課挾藏而入試謂
之書策此其畧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
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
六七

制舉科

唐書曰顯慶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乾封元年幽素
科（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及第）上元三年正月詞殫文律科（崔融及第）
永隆元年岳牧舉

垂拱四年十二月詞標文苑科（房晉甫奐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文暨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許[illegible][illegible]從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張鷟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頲崔玄暐袁仁敬何鳳孟溫[illegible]從子與盧從願趙不器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illegible]及第）少疾惡科（馬萬及第）不
長安二年龔黃科（馬克麾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illegible]……盧絢張文成褚璆[illegible]……不爲及第）
才高位下科（馬[illegible]張[illegible]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illegible]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illegible]……及
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銛及第）茂才異等科（王敬從盧重士及第）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韓休及第）藻思清華科（苗[illegible]及第）寄以宣
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璘之及第）道侔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
拔超越輩流科（杜昱張子[illegible]張秀明常無名遠居貞[illegible]鄭巨及第）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
（孫逖及第）良才異等科（邵[illegible]閻之[illegible]及第）
五年文史兼優科（李昇期韋子[illegible]達奚珣及第）文儒異等科（崔[illegible]及第）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涵及第）
七年文詞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諸思沈[illegible]趙良器及第）
十二年將帥科（[illegible]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樊衡及第）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illegible]及
第）

十七年才高未達沈迹下僚科（吳鞏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詞科（[illegible]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illegible]及第）智謀將帥科（[illegible]崔圓及第）
天寶元年文詞秀逸科（崔尤顏真卿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詞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illegible]及第）
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膺及第[illegible]白）文
詞清麗科（[illegible]梁肅沈封劉公亮吳通玄及第）經學優深科（[illegible]及第）
高蹈丘園科（張[illegible]蘇[illegible]及第）儒軍謀越眾科（夏侯審[illegible]正周渭[illegible]鄭[illegible]）
叡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郭黃中崔浩李收及第）

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穆質[illegible]鄭利用裴復
柳公綽[illegible]魏弘簡[illegible]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
簡甫及第）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許賞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illegible]
[illegible]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
令科（[illegible]）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張皓及第）
十年十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垍王播[illegible]裴度[illegible]徐弘
[illegible]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朱[illegible]及第）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其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illegible]
[illegible]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及第）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illegible]
[illegible]王起[illegible]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illegible]及第）軍謀宏遠

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illegible]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illegible]
[illegible]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崔[illegible]及第）軍謀
宏遠材任將帥科（[illegible]李商[illegible]及
第）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申[illegible]舒元輿[illegible]
[illegible]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
（[illegible]及第）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裴儔[illegible]及第）
大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休[illegible]李甘[illegible]南卓李[illegible]
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璵王式羅[illegible]崔[illegible]崔慎由苗愔[illegible]及第）詳明吏理達於
教化科（宋[illegible]及第）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illegible]及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

治道部十一

薦舉上

金澤文庫

禮記檀弓下曰趙文子知人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

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又儒行曰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左傳莊公曰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言子糾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公中鉤故言欲得甘心戮殺之以快意）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又僖中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飡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故言也衰原有大功能前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又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楚令尹欲委政於子玉故自簡略）復使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邑名自旦至夕）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仲桓公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又曰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詩大雅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又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又文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高辛帝嚳之號此八人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

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又襄三曰祁奚請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赤代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又襄六曰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 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德） 小能事大國乃寬（[illegible]大所[illegible]也）

論語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又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又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史記曰秦繆公以羖羊皮贖百里奚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之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又曰秦孝公下令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士明行賞罰孝公善之卒用鞅法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

又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范雎乃載以入秦

又曰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建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

乎公仲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賢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史記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與秦恐秦城不得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

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舍人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交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問藺相如以為賢遂使奉璧入秦

又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當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奢為名將

又曰陳平亡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而說之乃拜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絳侯灌嬰等咸讒平曰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忠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王乃厚賜平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後高祖定天下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漢書曰韓信投漢蕭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即亡何聞信去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一二日何來謁上見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亡者誰曰韓信上曰亡者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用信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又曰叔孫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而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通乃言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

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孝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又曰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又曰武帝初即位是時丞相田蚡每入奏事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也

又曰韓安國為人多大略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貨然所推舉士皆賢於己者

又曰張安世嘗有所薦人來謝第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

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長府長史辭去之官安士問
以過失長史曰將軍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
安世曰夫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
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又曰朱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
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與之會邑子嚴助
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爲大
夫與嚴助俱侍中
又曰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
客至伊脩城都尉宋昌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使奉世與
其副嚴昌計遂以節諭諸國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
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降威振西域奉世
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

又曰王章奏王鳳不忠天子感悟謂章曰微京兆言吾不
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
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章
於此爲鳳所忌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
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
侯之功也世以此多焉
又曰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左右皆薦光祿
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乃召見誦讀詩賦甚悅
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
軍
又曰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垂涕曰將軍病如
有不諱平阿侯譚次將相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

親行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臣敢死保之
初譚等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
又曰哀帝有詔舉太常王莽私從何武求舉武不敢舉後
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
司舉可代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
賢又太右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
將軍素與大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議以爲往時孝
惠孝昭少主之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
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
舉武太右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諷有司劾奏武公孫祿
互相稱舉皆免
又曰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皆故二

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續漢書曰虞詡以左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
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難以爲警戒實有王臣
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
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又曰陳蕃胡廣等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
治之所由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城陽姜肱汝南袁閬京
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
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
徵之
又曰橋玄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
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拜度遼將軍尚書薦中郎將

張奐自代及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朝廷知而不問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二

薦舉中

東觀漢記曰光武召鄧禹曰吾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弘俱客蘇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及上以禹爲知人上欲定河内問禹曰諸將誰可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上乃用之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王丹字仲回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免客慙自絕而徵丹復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又曰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伏湛公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死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

又曰上嘗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近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讌輙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内出遣吏召之譚至不舉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頌德忠正也後大會群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欽悅鄭聲臣之罪也

又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爲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

薦之上乃徵與爲太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愼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
又曰韋豹字季明數年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在相薦子其留乎豹曰犬馬齒衰豈敢久待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遂去不頋
范曄後漢書曰東平王蒼以至戚輔政時班固始弱冠說蒼曰將軍以周邵之德立於本朝今者將軍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顚倒衣裳將軍宜劾唐殷之舉審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光名宜於當世貴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馮晉扶風掾李育京督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恒農功曹殷肅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嘆也蒼納之

又曰曹騰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海内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温恒農張奐頴川堂谿等皆所舉也
漢雜事曰傅喜爲右將軍傅太后與政事喜數諫之后不悦喜上印綬病在家司空何武尚書唐林上書曰喜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文公仄席而坐及其死君臣相慶百万之衆不及一賢於是上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又曰谷永爲尚書薦薛宣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寡移貨賄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陳宣行能唯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
魏志曰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叛衛固與范先通謀太祖謂荀彧曰河東被山帶河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鎭之彧曰杜畿可於是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卒伏
又曰頴川戯志才籌畫之士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頴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與語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真吾主矣
又曰張郃字儁乂河間人也郃雖武將而愛儒士嘗薦同郡卑湛經脩行明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内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擢湛爲博士

又曰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之用當世俊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子犯之計而賞曰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隨世俗確然難動社稷之節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以宣爲右僕射
又曰陳群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並用之後乾以忠義死矯爲名臣
蜀志曰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唯徐元直（徐庶字元直）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造亮凡三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東萊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洪薦岱繇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
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衢騁騏
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又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
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
對食
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爲孫權將甚見親重時有薦同
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公績權曰但令如
公績足矣後召暹夜至公績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
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
晉書曰桓彝字茂倫性通朗早有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

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
又曰劉惔甞薦吳郡張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人
又曰華譚字令思廣陵人除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讚序
以示功曹後見教不當譚疑不能爲私問是廷掾張延所
作譚即拔延薦達於部遂得外擢比譚爲廬江延亦已
爲郡譚至廬江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
爲知人
又曰江統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
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
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者否統舉高平郗鑒
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
奇其才數稱薦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會稽人郡僉下有楊方者字公迴世爲
郡戚儀少好學有奇才以門役在閤下公事之暇輒讀五
經鄉邑未之別也內史諸葛恢聞方學召爲給使見而異
之謂有殊常之才即解役散置左右以門人待焉由是邦
壤敬異方始得周旋鄉貴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並知拔
之後恢欲薦郡功曹於中宗使方具贄主簿虞預以薦爲
美送示太常賀循遂向京師稱美之司徒王導辟以爲掾
方始出郡交遊人間縉紳咸厚遇之
傳暢晉諸公讚序曰魏舒雖有宇量衆望未能悉歸侍中
任愷爲世祖所委任泰始中啓舒散騎常侍侍中尚書令
又爲吏部遷僕射舒雖體度弘雅而才鈍無所劇設遷光
祿大夫開府領司徒世祖臨軒使太常任愷拜授朝廷以
愷前啓拔舒而爲王人人爲愷怨之也

宋書曰劉穆之爲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
不及荀文若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又曰王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
縱橫善果斷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臨澧令人或薦之武
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參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
門有將即署前部賊曹破賊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又曰謝晦字宣明初爲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孟死帝問劉
穆之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武帝嘗
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
酬對無失即日署刑獄賊曹
又曰張邵元嘉五年爲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
子陵華字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又曰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幹事人爲上
佐彦回舉沈文季轉騎長史東海太守
又曰劉道産在雍州有惠化遂蠻歸懷皆出緣征爲村落
户口殷盛及産死蠻發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江夏王
義恭薦柳元景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守至廣設方畧
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又曰荀伯子好學博覧經傳解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
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同撰
晉史
齊書曰傅昭字茂遠御史中丞劉休薦於武帝永明初以
爲南郡王侍讀
又曰孔休源字慶緒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
之謂同坐曰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瑯琊王融雅相友善薦

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
又曰江革字休映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胡諧之行州事
王融與諧之書令薦舉諧之方貢瑯琊王沉便以革代之
又曰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
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
委以後事武帝乃舉柳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
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又曰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遥光表薦王暕及東海王僧
孺除暕散騎從事中郎將
又曰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柳
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
又曰陸厥字韓卿少好屬文永明元年詔百官舉士同郡
司徒左曹掾顧暠之表薦厥堪舉秀才

梁書曰何遜字伯言八歲能賦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
詩一日三復猶不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兼尚書
水部員外郎南平王引爲賓客後薦之於武帝與吳均俱
進倖
又曰朱异字彦和吳郡人也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
明山賓表异高祖召見使説孝經周易甚説之謂左右曰
朱异實異能後見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
西省
又曰陸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
爲著作郎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幼聰恵有令名深爲文帝所賞及封
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大手筆並中勅付瓊及宣帝爲
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其具優

敏文史足用近居郎署歲月過隆左曹掾缺凡膺並選雖
階次小踰其屈滞已積乃除司徒左曹掾
北齊書曰祖鴻勳范陽人也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
文學宜試一官勅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
調竟不相識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但鴻
勳何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三　薦舉下

唐書曰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白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延平縣男補文館學士貞觀初為右僕射

又曰李大亮隋末為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識之持弼手而泣悉推家產以遺弼弼辭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榮貴乃張弼之恩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

太宗即日以弼為中郎將俄遷代州都督

又曰岑文本初事蕭銑江陵平就授秘書郎直中書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遇時顏師古請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乃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樞密

又曰狄仁傑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為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人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又曰張柬之進士擢第為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自免復應判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科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策自下昇甲科為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人任使有乎仁傑對曰陛下則何任使則天曰朕方待以將相仁傑曰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相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大才以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忠於國家則天召以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內外堪為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與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

又曰張嘉貞落拓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丞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

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循憲召以相見咨以使事積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其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與之則天曰卿能讓賢美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居草萊目不覩朝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臣天庭此萬代一遇也然咫尺之間若隔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卷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用之為相

又曰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大悅驟拜為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類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為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

美才也
又曰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推李密爲主言於密
曰天下大亂本爲飢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
之時在飢餓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
恪並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卧内談論忘疲及克平
棲賊曾亟相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又曰李義府僑居于蜀袁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
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有七品相願提
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此外非所
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拜監察御
史後位至宰相
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稱善者也天子
躬求之者尊賢重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

御覽六百三十二　三

孔叢子曰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也容貌陋民不敬者子高答曰夫見敬在德且
臣所稱其才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六尺
面狀醜惡齊國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
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其相晉國以寧諸侯
敬服皆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
臨淄市見屠商焉身長八尺鬚鬚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
女未有敬者無德之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
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
皆就賓位無私德若此武薦白屋之士六十餘家
戰國策曰淳于髡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也寡人聞千
里一士是比肩相望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者也今子一日
而見七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聚居獸同足

者偕行今求芷蒴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若求之梁
甫之陰則連車夫物有等今髡賢者之儔王求士於髡譬
如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言易得也）
國語曰文公使原季爲卿（原季趙衰文公二年爲原大夫）辭曰夫三德者
偃之出也（[illegible]）以德紀民其章大矣
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illegible]）
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又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
使人以其車乘干行（魯文十二年秦與晉戰在河曲）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
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
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
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之而不能黨孰大焉勉之長臨晉國者非其

御覽六百三十二　四

誰勉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
免於罪矣（[illegible]）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
簡主曰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
之士惡我於明君朝廷大夫中我於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
是以不復樹德於人簡主曰噫子言過矣春樹桃李夏得
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得採其葉秋得其刺
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之所樹非其人耳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言其病困如漬）漬
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
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
此大事願仲父教之寡人也管仲敬諾曰誰欲相（欲使誰相）公
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牙之爲人

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又憐不若己也其於國也有不聞不求聞而善求在制圖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事暗不求知為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備在齊民不求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矣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但規模而已不復自斲大庖不豆調和五味不復自列大勇不鬬

又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柰社稷何對曰臣之庶子鞅者願王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夫以公叔之賢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強魏果弱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至虢而虜飯牛於秦繫以鄣南五羖

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皮而屬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臣為忠彼信賢也境內將服敬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說苑曰田子方渡西河遇翟黃乘軒車子方曰子何以致此乎曰昔西河無守臣進吳起鄴無令臣進西門豹酌無令臣進北門可君欲攻中山臣進樂羊魏於天下難治臣進李克進此五大夫爵位於此

又曰子貢問孔子曰今之臣孰賢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若乎孔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又曰孟嘗君進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耶孟嘗君曰寡人聞縷因鍼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當夫子之才必薄矣當察寡人哉客曰臣聞韓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非不能屬者罪於是孟嘗君復屬齊王王遂使為相

又曰遽伯王使之楚逢公子哲濮水之上接草而待曰聞上士可以託邑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才三言固可得託也伯王曰謹受命伯王見楚王使畢事坐從容言士王曰何國最多士伯王曰楚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伯王曰子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賁皇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子哲曰上士可以託邑中士可以託言下士可以託才三言者固可得託於是楚王發使追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還重於楚伯王之功也

劉向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與賢相語不知晏者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

口而笑王乃問其故曰虞丘子為相數年未嘗進一賢不知賢是不智知而不進是不忠不忠不智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而莊王霸樊姬之力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和為郡功曹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曰府君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卒為海內高名之臣歸以公相之位

三輔決錄曰頡陽游殷為郡功曹有童子張既為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問既稱楚文武兼學王遂以為漢興郡

管輅別傳曰趙孔曜至冀州見裴使君問顏色何以清減孔耀曰體本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內有一騏驥拘縶後廄

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一不得騁其足以起風塵以此
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所在孔耀言平原管輅字公明
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則能同妙甘公石申
俯覽同異則能齊司馬季主遊步道術開神無窮抱荊山
之璞懷不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為痛心
疾首者裴使君聞言悅懷曰如此便相為取之即檄召輅
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
於庭前樹下乃至雞鳴向晨復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
事三相見轉為治中四相見轉別駕前至十月舉為秀才
文士傳曰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
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質貧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
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
才達學足以弘導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搢紳之檢式也

荀爽與郭叔都書曰陳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群登相王
賀文章席美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賁之寧朝盛其龍
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寶
為足下利之
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平原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初涉藝文登堂覩奧目所一見輒傳於口耳所一聞不忘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若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足以
明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應璩薦費伯偉文曰曹公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
明則雋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
於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費琳字伯偉稟性純和體素
清愨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陸機薦賀循郭訥表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
清遠丞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准其才望資品循
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
又陸機薦戴若思文曰蓋聞繁若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
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年三十
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固窮樂志無風塵
之慕砥節立行有渫井之潔誠東南之貴寶聖朝之奇璞
也
楊方為虞領軍薦張道順文曰蓋聞驪龍之珠必沉紫泉
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
挺珪璋明達清秀下筆摛彫龍之文登言吐挾天之藻慕
西道之楊生希北巷之顏回若得清水淬其鋒鋮砥礪其
鍔必騰躍天路出覩聖世

琴操曰史魚者衛靈公之相時薦伯玉執清廉之節脩仁
義之方史魚乃薦伯玉於靈公公曰諾其後未用史魚復
入曰臣聞抱玉朝君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仁思安者
則急賢公何嫌疑靈公謂史魚以庭褻虛飾良久乃應之
史魚出謂其子曰我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為不信將自
殺以明之我死後勿厚斂也用伯玉乃斂語畢進藥自殺
靈公聞之曰痛哉寡人謂史魚徒諫退欲進士者也不意
乃至於身死臨喪拜伯玉代史魚公泣曰寡人負史魚悔
焉無及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二

治道部十四

賞賜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

傳曰蔡公孫歸生謂楚令尹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理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悅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此物也物事也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謂明德文王造周不是過也注云郤之敗晉侯欲殺林父士渥濁諫而止之

又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疋非禮也[illegible]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又曰晉侯伐鄭鄭人賂晉侯女樂八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群臣三曰予以馭其幸注云幸謂言

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以勸後也

又曰以九式均節財用八曰匪頒之式注曰式謂財用之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群臣

又曰太府以敝餘之賦以待賜予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illegible]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鈇鉞然後專殺賜珪瓚然後為鬯未賜珪瓚則資鬯於天子

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同此賞賜之義也

又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illegible]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受虛爵君不盡爵不敢先

詩曰陳錫哉周注云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史記曰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而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

又曰武王滅紂乃罷兵西歸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illegible]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又曰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珪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皂游爾後嗣將大

出遂妻之姚姓之曰王女皇甫謐曰醫之王姚世之妃
史記曰晉人請公賞從亡者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
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
賞輔我以行事卒我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
勞此復次賞若以力事我而輔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
之後故及子晉人聞之皆說說悅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
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
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
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又曰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
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共一作赫不
敢廢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

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
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
懈唯共不敢失臣禮是以先之
又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定天下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以蕭
何功最盛封爲酇侯列侯軍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曹
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
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
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利
耳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
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
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尚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

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
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
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
又曰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腐儒爲
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
齊也陛下發步兵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
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
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
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
護軍中尉
又曰漢文帝初即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
[illegible]男子爵女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

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
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
奪呂產等將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
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
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
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
千戶金二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漢書曰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惠
帝及高后德之賜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
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曰近我以尊異之
又曰景帝賜衛綰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
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于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
未嘗服也後遷爲御史大夫代桃侯舍爲丞相然自初官

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
多
又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
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
之朔後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
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
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
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歸遺細君
又曰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先褒
之地節三年下詔曰盖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内侯秩中二千石

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三　五

又曰黄霸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
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行者
讓路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無重囚而吏民鄉
于教化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霸爵
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悌有行義民三
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
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
衆欲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
陛下即愛厚之宜此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不報聞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侯人爲徐生上書曰臣
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束薪客謂主人更爲
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
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
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失火之患今論功而請賓曲
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
茂陵徐福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説得行
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
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
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
後漢書曰光武召桓榮令説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
十萬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
善曰得生幾晚特加賞賜後榮入會廷中詔賜奇菓授者
皆懷之榮獨手捧以拜帝笑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

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三　六

厚常令止宿太子宫後拜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
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明帝初即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漢書音義曰男子者謂户内之長也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過[illegible]
公乘得移與子若同子産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不得過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同産同母兄弟也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無名數謂文簿也占著自歸者
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
賜恩寵篤焉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並召皇太子諸王讌
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
又曰肅宗納梁竦女爲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諸

竇后遂誣殺貴人而陷竦等死獄中家屬徙九真和帝立後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於計切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誕生聖明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老母孤弟遠徙萬里今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妾乃敢昧死自陳所丐帝覽章感悟乃下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旬月之間累貲千萬嫕素有操行帝益愛之乃號梁夫人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尔無絕世

漢魏春秋曰天子以曹公典任守外臨時之賞或宜速乎乃命公得承制拜諸侯守相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踰月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關承制拜君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時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蓋所用速示威懷而克成洪勳者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命之事苟可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得失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許以滯時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其獎勵勿有疑焉

魏志曰太祖攻城邑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勳功勞其賞不恡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又曰袁渙卒太祖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大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耀卿渙字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大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趙賞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酬答衆勞不擅大惠也

又曰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整曰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逐索得縛將繞城敕像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語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六軍踏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

又曰夏侯惇從征孫權還使都督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又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机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施貧族家無所餘

又曰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屏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皇艘耳百寮師師楷茲矩度

又曰薛夏黃初中爲秘書丞帝與之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

帝視其衣薄解袍賜之
晉春秋曰清河崔祖思死家無餘財有書八千卷上聞嗟歎良久之以爲屯穀五百斛賜其家曰爲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晉書曰王沈爲豫州下教曰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褚君曰上好下必應今示以賞恐拘介之士憚賞不言貪昧之人慕利妄舉沈從之
宋書曰謝方明爲桓玄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殊行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
蕭子顯齊書太祖奇張融賜衣曰見卿衣服麤故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之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又曰孔稚珪爲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毛扇素机遺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當代榮之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太原人邕少明敏有治世之才斛律金啓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常解其所着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與卿共弊
家語曰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友益親（得季孫千鍾之賜以施於衆故交友日益親也）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子觀周室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集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動德雖高必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則丘之道殆於廢矣
太公金匱曰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而三軍勸者賞之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德之至也
司馬法曰殺戮於市爵賞於朝勸君子懼小人也
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爲政賞人不多而民喜罰人不多而民畏（詳賞罰中）
尹文子曰祿薄者不可以經亂賞輕者不可以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
文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故聖人賞一人而天下趨之是以至賞不費也
韓子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而誅大君子與子罕議之居朞年知死生之命制於子罕故一國歸焉

又曰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四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國危社稷殆矣群臣無不有驕侮之意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能失禮也
又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君之愛一嚬一笑有爲嚬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相去遠矣吾必待之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語訴）
尹子曰范獻子遊於河顧問欒氏之子舟人捨檝對曰君不修政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君能反是欒氏之子其如君何獻子稱善乃賜舟人田百畝以田易言也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宋玉等並造集小言賦云楚王既登雲陽之臺乃命諸侯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王曰復能爲小言賦者與之雲夢之田王又爲賦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說苑曰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吾君反國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亡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於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又曰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乃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伐不可以理避也（不計功不辨理）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又曰齊宣王遊於社山有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於路拜謁宣王王賜之田不租無徭役諸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王曰何也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願賜臣富

御覽六百三十三　十一　宋本

願賜臣貴王曰夫生殺有時命有長短非寡人之所制無以壽先王倉粟豐盈備災而畜無以富先王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王閭丘先生曰此非謂也臣所望者願王選吏平法度政無苛如此臣少得壽焉春夏秋冬使之以時役無煩擾臣少得富焉願王出令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此則臣得貴矣今王賜臣田不租則倉廩虛無徭役則官無所使非臣所望也王曰願屈先生爲相可乎先生曰臣願足矣焉用相乎

又曰趙襄子問王離曰國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君怯而能忍是以亡矣襄子曰何以爲然也曰怯則不能賞賢忍則不能罰罪賢者不賞罪者不罰不亡何也

又曰佛肸於中牟叛置鑊於庭召大夫而盟曰從我者賞之不從我者罰之田英曰吾聞義死者不避鈇鉞之威義窮者不受軒冕之賜無義而生不如有義而死吾不從也乃褰衣就鑊佛肸止之及襄子既復中牟之叛聞田英義召而賞之英辭不受曰一人受賞衆人有慙色英若受賞則中牟之士盡愧矣

又曰蘇秦至齊齊王厚待之諸大夫妒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齊王出珍寶資募求賊不得蘇秦垂死謂齊王曰王誠能爲臣求賊者臣死後請車裂臣屍於市詢之曰蘇秦爲燕欲亂齊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得其殺臣重封賞之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齊王從其言裂屍而詢之刺秦者果出求賞

新序曰晉文公獵於澤有漁父諫曰夫鴻鵠厭江海而移入小澤則有矰繳之患今君弃宮殿遊至於此何往之矣文公納諫而還請賞之漁父辭曰君能尊天事地敬神固

御覽六百三十三　十二　宋本

國愛人薄賦徭役以時則臣亦富矣君若不能雖有重賞
亦不能保也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焉
楚衆我寡柰何咎犯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
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又問雍季雍季曰以詐
導民亦一時之利也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
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
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
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乎
又曰晉文將伐鄴趙襄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
還將行賞襄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
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虎曰襄言所以勝鄴鄴
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請賞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

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毋無音辭虎乃受凡行賞其博也則多
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賞猶及此疏遠者所以盡能竭智者
也晉文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用此歟
風俗通曰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案孫子法曰費千
金百萬錢陳平間楚千金賜二鎰金五十斤此真黃金也
亦爲一萬錢
裴氏新書曰舟渚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
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
周生列子曰行賞不洽於仁是春半半生也行罰不威是
秋半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治道部十五

急假

釋名曰急及也功之使相逮及也
漢書曰高祖常告歸之田李斐注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
寧安也吉日告凶日寧也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
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　病滿三月當免天子
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至成帝時郡國二
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下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又曰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
又曰馮野王爲琅琊太守成帝時王鳳輔政京兆尹王章
譏鳳顓權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

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大將軍鳳風諷音
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杜欽素高野王
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過長安日如謁
者有自白得告也不分別予賜予與賜告也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
告不得歸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飾
得予告有三最則病滿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
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
令鳳不聽竟免野王官
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爲吏
無有舟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爲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
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又曰吳馬字子高爲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瞻

病畢拜覲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後漢書曰光武皇帝紀告寧之典
魏志曰王思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教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如此
魏志曰祝皓字子春南陽平氏人也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爲吏歸休周旋鄉里吊死問疾畢乃還家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元年詔大目疾病假蒲三月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錯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皆與尼交時尼爲兵曹太大將軍募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宋書曰王敬弘字恢之爲祕書郎恢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
又曰謝景仁增弟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非帝之命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飡其見重如此
又曰謝靈運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又曰庾炳之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史來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爲

又曰伏暅蹔自以名輩素在始興內史何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侍御史虞曒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深懷誹怨形於辭色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遂得就郡
又曰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爲左僕射裕性矜嚴居家守靜每唾輒唾左右衣事畢即聽假一日浣濯每唾右右爭來受之
徐爰宋書曰申恬字道猷少懷貞恪志業介然拜殿中將軍禁省八載不休急時莫之比
齊書曰衡陽公諶字彥平高帝絕服族子武帝即位除步

兵校尉領御仗主齋內兵仗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鬱林即位深委信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
梁書曰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蕭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吊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異氣今日之事尤宜詳矣
後魏書邢虬字神寶爲光祿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而歸值秋水暴長河梁斷絕虬得一舡而渡舡漏而不溢時人異之
唐書曰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取急求歸縣令

問其狀對曰毋常有所苦志寬亦所苦向患心痛知毋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毋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

襄陽耆舊傳曰習溫長子宇爲執法郎取急歸爲從甚盛溫怒杖宇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後士況侈競乎

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歸家復移刺延期後被召登自嫌不甚羸瘦謂孿生弟寧曰我兄弟相似人不能別汝類病者代我至府寧曰府君大嚴得無不可登曰我新吏耳無能覺者我自行見評必死寧便詣府醫藥集評有驗後爲人所言事發覺遂殺登

世說曰車武子爲侍中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請急出過諸王子敬子敬于時宅在建陽門內道北車求去王問卿何以忽忽車答云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還臺

又曰顧長康作殷州請假還東尒時例不給苦求之乃得

又曰張敷爲宋臺祕書郎自彭城請假還東于時相國府有一參軍督護亦請假武帝遣傳令語敷云可載之荅曰自性不雜遂不載

俗說曰張邈在鼓城請假當歸東傳亮時爲宋臺侍中下舫中與張別張不起授兩手指着舫戶外傳遂不執其手熟視張面云據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

陸機思歸賦序曰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羌虜作亂王師外征機興憤而成篇○范甯啓國子生假故事曰國學開建弥歷年載講誦之音靡聞考課之績不著良由導達之訓未弘鑽仰之心弗至陵替文源宜見釐正謂應斷假精加督勵嚴其師訓舉善黜違啓斷衆官受假故事曰伏見內外衆官陳假紛紜煩黷無已舊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爲限不問虛實相率如此誣罔視聽煩穢官曹舉世行之不以爲非急假之制唯以父母妻子爲辭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長偷薄之風傷敦睦之化臣謂宜去病解故之制一年令賜衣假日隨其所欲之適任其取日多少假寧令曰諸內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受衣假爲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給之

又曰諸百官九品私家祔廟除程給假五日四時祭祀各給假四日（並謂主祭者）去任所三百里內亦給程（若在京師給祭日外各假）

又曰諸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在三年給定假三十日其拜墓五年一假十日並除程若已經還家者計還後給其五品已上所司勘當於事毋闕者奏不得輒自奏請

請冠給假三日五服內親冠給假一日並不給程

又曰諸婚給假九日除程周親婚嫁五日大功三日小功已下一日並不給程周已下無主者百里內除程諸本服周親已上疾病危篤遠行久別及諸急難並量給假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刑法部一

敘刑上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刑人之道，道所惡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

又曰：豫卦曰：順以動，豫。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噬嗑卦曰：噬嗑亨，利用獄。噬，齧也；嗑，合也。凡物之不親，由有閒也；物之不齊，由有過也。有閒與過，齧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獄之利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又曰：豐卦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金，黃金也。誤而入罪，以金贖。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之。

又舜典曰：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也。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之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治獄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刑得輕重中正之法也。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

又大禹謨曰：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無有干我正言順耳。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也。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也。經，常也。司，主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又皐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又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其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書。二人俱罪呂安之最刑者此五刑論犯獄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數然耳紀藝罪猶以上一罪刑之

又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錯，置也。遂，行也。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

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惟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又曰：茲殺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讞獄也。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又曰：有過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經罪曰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者受之不克，不赦有過謂之賊。

詩小雅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

詩含神霧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周禮地官上大司徒曰以鄉八刑糾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也造言訛言惑衆乱民乱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任謂朋友相任也恤謂相憂）

又地官下司市曰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徇舉以示其衆也扑撻也）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大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則施惠以爲說也）

又曰秋官上曰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度作刑以詰四方也）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以其化惡伐滅之）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力農功力也）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也）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父母爲孝也）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慤慎也暴當爲恭字之誤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又曰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傳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已下皆九刑之書）

又曰晉侯之弟陽干亂行於曲梁（行陳也曲梁地名）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職曰合諸侯以爲榮陽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又曰聲子謂楚令尹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又曰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三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又曰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電震曜天之威也）（象刑以類之）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乎閔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人為馬以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也。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曰上失其道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峻故也百刃之山重載陟焉何陵遲也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人能勿踰乎

國語曰臧文仲曰大刑用兵甲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

孔叢子曰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教省今之刑教繁古教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是以刑繁

史記曰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令更變律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群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晉斬夷三族

又曰申不害韓非好刑名法術之學以為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

漢書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又曰孝武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窮民被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

又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上下相臨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又曰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自見功大遂縱嗜慾適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文帝制人有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有罪并坐其家也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罰大省斷獄四百

又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又曰于定國為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而居決事刑獄號平反也反書

又曰董仲舒云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生養育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故帝王之道刑戮妄行人不聊生逃亡山野並為盜賊斷獄一歲八十萬數

又曰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為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冤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伯夷示禮法以道人人習之禮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防之隘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言容隱盜若橐盛物姦邪所隱則狃而寖廣轍習也寖[illegible]猶[illegible]九物

後漢書曰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愚以爲刑罰在衰興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遭世康平因時施恩去肉刑相生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穿令斷律九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謂擇其善而從之以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

又曰梁統對尚書問議刑曰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措置也）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絶殘賊之路也

又曰郎顗上書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

趙丙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二

敘刑下

晉書曰羊亮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邑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欲無盜將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

後魏書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寛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杖節分憂無所斬戮何以示威答曰人不犯何以戮乎若須立威當以御始慶慙懼而退

梁書曰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即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斗械（[illegible]）若疾病權解之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詔罷高祖所約法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

隋書曰後周大象元年詔高祖所立刑書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自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砰磿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

孟昌

又曰開皇十六年八月景戌詔决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書曰貞觀五年詔京師諸司比來奏决死囚雖云五覆
一日即了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
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手勑曰比來斷獄
多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
今後門下省覆奏有據法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狀以聞
又曰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
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
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
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之謂也
又曰貞觀中制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其大祭祀
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
月及假日並不得奏决死刑

又曰貞觀中制古者行刑君為徹樂減膳今庭無恒設之
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後刑人日勿進
酒肉內教及太常並宜停教
又曰永徽中高宗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
禮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吏皆以苛刻
為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
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太尉無
忌對曰陛下欲致刑網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
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存體國即共號癡人意在深文便為
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致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
前人陷於死刑務取名耳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
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高宗曰卿言是
矣

又曰神功初天后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
等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服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
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自承引不虛朕不以為疑
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
就戮者不有寃濫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
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持以為功天下號為羅
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保何
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言懼遭其毒手賴上天降靈聖
情發寤誅鋤兇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驅及一門
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若後有微驗反逆有實
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上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
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
又曰陸象先為益州長史在官務以寛仁為政司馬韋抱

貞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無所
懼也象先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已
恐非仁恕之道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
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
不栖至是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上表賀以為幾至刑措
又曰大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為政傷於太寛朝典
由是不肅上笑而荅曰今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寡少
禄利耳今府庫空竭無俸入俾之優足但峻刑科是君上
有威無恩朕所不忍行也
管子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令國之輕重者刑也
文子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
智者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

又曰民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也金木訊之離內刑也陰陽食之免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司馬法曰先王之治從天之道設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民辟乃興甲兵以討不義制瑞節以通使巡狩省方以會諸侯考不同正禮月正時歷（考不同者法度也正禮書上下之於天子）名文章車服（月正時歷正朔也名也）比德逆天之時（法天子也）乃徵師於諸侯征之不會朝過聘則劉（不比不賢時後有主行之）廢貢職擅稱兵相侵削廢天子之命則黜（不會法則）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若不奉王之法遠方）聚同

姓以妾爲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関絶降交則幽（之慢）

神肴哀奪民之時重稅粟帛貨重罰暴虐自佚宮室過度宮婦過數則削地損爵

尸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于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也者民之鞭策也

商君書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理

呂氏春秋曰皐陶作士刑

韓子曰殷之法灰棄於術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灰棄於術必燔人燔人怒則鬬鬬則三族相殺雖刑之可也

又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茆門時天大雨至急召太子庭中有滓太子遂驅茆門庭理以殳擊馬遂敗其駕太子泣請王誅之王乃益廷理爵三級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

又曰越政書決獄衣理書（皇帝政也）御史冠盍接於郡縣覆稽留成五嶺以備越築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

又曰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子發楚威王時在春秋後也）日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踰足而怒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肉而食之其知饜乎追者皆以爲然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也故爵有功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傳曰三王肉刑應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五帝畫其衣象五行也

世本曰伯夷作五刑

會稽典錄曰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初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烈用彰其惡吳王以問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遂從之

徐幹中論曰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賞罰之謂也君明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則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尔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桓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又曰夫刑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古圖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由復三刺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盖詳慎之至也

杜恕篤論曰聖王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當於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行於身公之也

君臣正論曰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前王明德慎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刑近則太宗視明堂之圖欲寬脊罰于公以陰德救物哀安耻職罪鞫人此前代聖王賢臣欽卹之志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刑法部三

律令上

書曰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誡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也

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論語子路曰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令民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乳也以告公令醫守之醫乳也生男二壺酒一犬生女二壺酒一豚生三人與之乳母生二人與之餼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

家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共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彫偽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爲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爾雅曰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也

釋言曰坎律銓也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釋名曰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令領也理使不相犯也律纍音累也因人心使不得放肆也

史記曰商鞅定法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

漢書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

又曰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應劭曰挾藏也）

又曰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又曰元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者也）不敢絶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西至直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得絶乃度之遲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馳道

又曰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周政謂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也）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令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典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

又曰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罪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羈）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

又曰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按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擠音子細切）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又曰主父偃以諸侯莫足遊者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者為律令也

又曰朱博遷琅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言不能）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言何須人可以知）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覆意之（如淳曰但覆意之也）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疎略才過人也

後漢書曰光武為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市令帝舍中兒

犯法遵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整
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故令行也帝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
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
又曰桓譚上書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
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
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
而獄無怨濫矣
又曰馬援在南條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駮乖事也）與越人
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南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又曰王符論明帝時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人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
又曰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
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
張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
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循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
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又輕侮之比浸
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弥復增甚難以垂之万載
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
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
又曰有兄弟共殺人者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
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
爲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躬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砥貢賦平如矢賞罰中）君子不逆詐君
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躬家代掌
法務在寛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
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又曰陳寵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鈎猶考也前書曰鈎校其姦賊鈎音工侯切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禮之人刑以法之敎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
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
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
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
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
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
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
又曰卓茂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所部密縣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
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
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
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
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
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
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
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

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又曰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駮三千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在焉

又曰鄭弘建初中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請使郎補二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勅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者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魏書曰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乃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且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它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且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魏志曰公軍進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為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吳志曰孫權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 不可以已今處身疆畔狄虜交接而輕忽不豫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多不從人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副孤意焉

晉書曰賈充所定新律既班天下百姓安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平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將大明聖意諮詢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河南尹杜預散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監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子弟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

又曰杜預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曰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民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以塞異端絕異理也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也今所

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晉朝雜事曰泰始四年歲在戊子正月二十日晉律成

宋書曰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煞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徒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煞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遂使與悠悠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刑法部四

律令下科附

金澤文庫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珪刪注修改與竟陵王議務從輕曰仲尼有言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殺不辜寧失有罪則斷獄之職古所難矣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高第便擢用之

北齊書曰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主權倖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三國典略曰齊封述渤海脩人廷尉御軌之子也又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時人稱之

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事訖別賜九環金帶一駿馬一疋賞損益之多也

又曰劉行本爲侍御史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令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罪非人臣之禮上嘉之

唐書曰高祖入關除隋苛政爲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用開皇律令除其苛

細五十三條務存寛簡取便於時仍遣裴寂殷開山郎
楚之沈叔安崔善爲之徒撰定律令太宗即位命長孫無
忌房玄齡與當朝通議之士更加釐改戴胄魏徵又言舊
律太重於是議絞刑之五十條斷其右趾焉應死者多蒙
全活得罪者咸稱賴之
又曰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
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
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
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
又曰神龍元年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
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
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即舉輕以明重立夫
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

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
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之慟哭矣
又曰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
法著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
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多踰制以爲雜律
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
也
六韜曰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
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
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柰何太公曰法令必行則民
俗利民俗利則利天下是法令必行大利人也又曰願聞爲國
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者爲上作事不法君不覺悟是
大失也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則主威

傷不法法則邪不正邪不正則禍亂起不法法則刑妄行
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君不悟則
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誠哉
管子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事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爲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
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戮
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凡君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令輕
君卑君卑國危故安國存乎尊君尊君存乎行令行令存
乎嚴罰嚴罰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
喜故明君察於治人之本本莫要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
令者死[illegible]者不行令者死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

重也法者將立朝廷將立朝廷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
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
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所以治天下四時之
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
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
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
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又曰正月之朝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
五屬大夫皆受憲于上大夫
安子曰君之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曰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
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生非從地出發

於人間反巳自正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智弗敢謀有勇力弗敢殺雖衆弗勝其制民雖億万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

又曰法令者民之則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知者不得過過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是猶欲無飢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至東而西行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兔一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在市盜不敢取分之定也令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也

愼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義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

又曰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抜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乃以塞怨望也

又曰堯爲匹夫不能使隣家至爲主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蓋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趍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

又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虚靜重變法也

又曰釋法術而爲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正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也

又曰董安于爲趙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亂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馬羊牛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知犯何爲不治也

又曰荆莊王有弟門者立法群臣大夫諸侯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依法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臣受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罪

又曰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敎司南以端朝夕明王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恵於法之内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形德制臣也今君釋其刑德而臣用之則臣反制於君矣

又曰轉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鄙爭起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以吾賞

厚而信罰嚴而必君必欲知之何不試焚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者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始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欲攻之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民爭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沉子曰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以制強良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

不能犯

傳子曰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又曰天爲有形之主君爲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發天下樂之威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賞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而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

會稽典録曰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少遊學師事潁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達法理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孟行部垂念寃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署昆爲獄史孟到昆斷正刑法甚得其平孟問昆本學律令所師爲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昆從何職爲獄史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召之署文學

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張斐律序曰張湯制越宮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

鹽鐵論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又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

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爲明臣以奉令爲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罰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耶矣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風俗通曰皐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此關諸百王

不易之道也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科

後漢書曰章帝時陳寵代郭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illegible]切）鑽諸慘酷之科

又曰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魏志曰曹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耶正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宋書曰顧深之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深之爲左丞荀万秋所刻及寶先爲郎万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憲司之職理有釐正而頃刻無輕重輙致私絶此風雖長主者可嚴爲其科

劉邵律畧曰删舊科採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揚雄劇秦美新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律金玉貴之也）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刑法部五

聽訟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茇草舍也夫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于棠之下而聽斷焉）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周禮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云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

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又曰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邦法八法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謂若今時決事之比也）

又曰以五刑聽万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附猶著也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又曰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成平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

聽獄訟者

又曰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時律過失殺人不坐死也玄謂識審也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誤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者而以兵矢投射也)

禮曰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又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

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丐聽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論語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又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讀為半片言謂單辭也折斷也子路果敢斷知言少直故可令斷獄也)

又曰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漢書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獄請讞飲酒益精明

後漢書曰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代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辭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二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

又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不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服(譎詐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

又曰法雄為青州刺史界內肅清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知情偽長吏不奉法即解印去之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役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

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

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遊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又曰鄧攸嘗詣鎮軍將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之矣

又曰苻融仕苻堅為司隷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水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

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具首服本與其妻謀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乃誤中婦人也

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嫗爭絲各言已者詣琰琰掛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

後魏書曰辛祥為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勑行州事祥初在司馬失白璧還其輿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又曰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

又曰唐和為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款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人張堤為劫又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

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庭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匠有郭門者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冬帝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又曰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

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髙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斯庶幾乎
又曰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䘏獄訟其六均賦役文帝甚重之常置諸座右
隋書曰韋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於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非殺也乃某寺僧詃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有神
又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尚書大傳曰聽獄之術大治有三治必寛寛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謀也略也）是故聽而不寛是亂也寛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獄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兼怒小罪勿兼（怒責也兼謂兼思其辭因之罪思其主思以義重）（大罪之獄可以出也）
又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獄公（公甫魯大夫）子曰不知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審而及之）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民近禮矣
春秋元命包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曰孟徐是司神于巴人（巴人請訟之辨主）訟于孟徐之所（人之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會稽典錄曰郡署鍾離意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稍以米粟給烈妻子輙追計直作券没取其田烈兒長大訟常掾史議皆曰烈孫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為遺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路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也請常田畀烈妻子於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
又曰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為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魯陽上未常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吾入傳録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上林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分帷以其中夷吾省録囚徒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吏姦民何得言和且觀刺史決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罪其

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章帝歎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劒帶勑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勞

張斐律序曰情者心也心感則動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則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

賈誼新書曰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不當半以爲當罪雖然王亦疑梁王曰陶朱公賢以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不當半以爲當柰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家有百璧其澤相如也然有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疑獄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illegible]

淮南子曰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於恩也

又曰秦始皇晝決獄夜理書

說苑曰邵公述職當桑蚕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公貲二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病困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謹案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聟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聟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内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乎夫劒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聟必不復還其劒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伸展此凡庸何能用慮強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聟溫飽十歲亦以幸矣於是論者乃服

又曰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被戴後人求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官呼騎吏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不也因詰責之具服悉俾本主

又曰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妊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黄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之長婦把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悽愴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婦乃伏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

刑法部六

決獄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雖非過可寬發於中）

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漢書曰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後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長二千石官長以其罪名當報之（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又曰景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理獄者務先寬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

又曰張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當云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是也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遂自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為不殺爭之弗能乃抱其獄具哭於府上太守竟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咎其殺孝婦太守殺牛祭孝婦墓天乃大雨後于公令高大門閭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冤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

又曰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續漢書曰郭躬字仲孫潁川人辟公府以明法律特預朝議時有兄弟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牽不可分中常侍孫章傳詔命兄不敎導弟報兄重弟減死章誤言兩報重獄已斷尚書奏矯制當斬上問躬躬曰當罰金上曰矯殺人如何罰金躬曰法令有故有誤章不故指傳命誤即報重是故為無所放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王法大刑不可委曲生意上曰善

後魏書曰吴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于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鈎就車收御者送獄（鈎留也）詔書遣

臣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持外戚干犯乘輿無人
臣禮爲大不敬臣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
弛帝雖赦臣猶左轉良爲即丘長
又曰寒朗字伯奇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共
按楚獄顔忠王平辭及隧鄉侯耿建曲成侯劉建等辭未
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
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
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
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四侯無
事何不早奏又繫至今耶朗曰臣恐海内別有發其姦者
故未敢時上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
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臣見拷囚者咸共言
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

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言
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繞上於身天下幸甚及其
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
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
又曰虞詡爲司隸校尉臨終謂其子曰吾爲朝歌長殺賊
數百其中必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
罪於天也
又曰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顔色多得情僞
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又曰三府舉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反辭
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
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
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

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
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郭躬家代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杜）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
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
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晉書曰周處爲廣平太守有三十年滯獄一到悉決遣
之理無不當
又曰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孰嘗出行南陵縣吏陳滿射
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
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
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
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
刑況不傷乎

後魏書曰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中經義斷諸
疑事高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獄者民之命
也常嘆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
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畏況凡人能無咎乎
宋書曰謝莊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因畢
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
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
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因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
聲吞衅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
移之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坐者無恨
又曰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虫
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剖腹視五藏悉糜

碎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
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
兒識謝及理孝事源存心非忍害謂宜哀矜顧覲之議以
為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
詔如覲之議
隋書曰裴蘊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善候
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假成其罪所欲宥者
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
理莫敢與奪必稟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
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又曰裴政為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
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
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又曰郎茂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
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
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
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
以應之
又曰于仲文字次武為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
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
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
幾徵為御正下大夫
又曰梁敬真大業之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
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
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唐書曰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從

寬如古人云鬻棺者願歲之病非憎於人利棺之售耳今
司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
中王珪曰但任公正善人為法官若斷獄允當則增秩賜
金如此則姦偽息矣大宗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
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辟罪結正更取公卿議之
如是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天下幾致刑措矣
又曰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
待罪僕射封德彝議云監門校尉不之覺罪當死無忌誤
帶刀入罰銅二十斤從之大理卿戴胄執奏曰校尉不覺
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准律云
供御湯藥飲舟舡誤不如律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
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理太宗嘉之免校尉死
又曰李日知天授中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

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
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禮荅曰
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又曰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為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
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斷鍊成其罪龐氏坐斬侍
御史徐有功執論龐氏罪不至死季昶又劾有功黨惡逆
法司結刑有功當棄市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
吾獨死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法司所劾召
有功詰之曰卿此斷獄失出何多耶對曰失出臣下之小
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捨小過弘大德則天下幸甚
則天默然龐氏竟減罪流于嶺表
又曰杜景佺為司刑丞天授年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
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

又曰李勉爲膳部員外時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偶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哀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遭㸃汙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

又曰顔真卿爲監察御史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

又曰寶曆中京兆人有姑以小過鞭婦至死者府上其獄刑部郎中竇參斷合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從公綽之議得減死

又曰竇參爲奉先尉縣人曹芬隷北軍素兇暴與弟毆其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殺之一縣皆伏

又曰德宗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裴諝上䟽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

風俗通曰南郡讞女子何侍爲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酗酒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罵詈遠謂侍汝翁復罵者吾必揣之侍曰共作夫妻奈何相辱揣我翁者搏若母矣其後陽復罵遠遠揣之侍因上堂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鮑宣決事曰夫妻所以養姑者也今婿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於凡庸不遷怒况所尊重乎當减死論

又曰趙相汝南李統爲巽妝阮况奏統耳目不聰宜免職任無綏冀州有疑獄章帝問統統處當尅厭上心帝曰君大聰明刺史不親君耳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董仲舒決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議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也不當坐

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當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一

刑法部七

贓貨　罪

贓貨

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

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又曰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之西海濵取白狐青翰之於氏取怪獸之有㚟女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

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楚人也）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蔽斷也獄罪也）

左傳昭六曰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冠法并與兩冠示無所愛）又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又進二冠以與之若不解其處也）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貨）

又昭六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彥曰當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孔叢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如大匠之用木取所長弃其短君以二卵弃干城之將乎

漢書曰薛宣為馮翊太守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又曰王温舒為右輔行中尉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大宛也）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

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古者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與兩弟及兩婚家為五也）

謝承後漢書曰种暠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鑄黄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糺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三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

華嶠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時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善用兵飲食必先將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資乏也乃出錢賜之吏慙而自殺由是衆皆樂為致死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髠剔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内

獲嘉縣自縛上書求代欽死書奏而欽已死獄中
又曰李膺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贓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治其罪元群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又曰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遷冀州刺史劾河間相曹鼎贓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
後魏書曰鄭羲為兗州性貪惏政以賄成有鉤羊西門受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儁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

北史曰後魏就德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元順侍坐因論之同先有近宅與紹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有罪也紹懼不敢復言
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姦慝風聞諸曹案典多不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吏受饋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
又曰開元十年武強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絹五千疋事發景仙逃走吏捕得之玄宗怒命集衆決殺大理卿李朝隱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孫贓未當死坐有犯猶入議條十代宥賢功多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詔不許朝隱復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以乞取得罪處斬刑後枉法當科欲何罪且所以為國惜法期律文詔令減死一等杖一百流于嶺南
又曰牛僧孺為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人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數公綽斷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未下車而襄漢大治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李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御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三輔決錄曰馬融為南郡太守三府以融在郡貪濁免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疋以肅為孝廉向為主簿又坐失大將軍梁冀意竟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議郎
續漢書別傳曰顯宗以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

以委地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聖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罪

書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殛誅也）

又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也景公離

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

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言有也勝人者三也）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國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

又曰衛獻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罪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又曰吳公子札自衛過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是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

又曰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太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

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論語曰公冶長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堯曰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

又曰孔子曰大夫之罪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譴讓也發揚其罪也）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制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

史記曰范雎盜帷帳侍者甚扳須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致於青雲之上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也

漢書曰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賢良其除之

又曰南越反上復欲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勑責之將軍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爲足以驕太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建德他孫也呂嘉他相也）逆罪不容於天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朕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三過也失其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之序是四過也

後漢書曰荊州刺史趙凱誣奏楊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琁防禁甚嚴無由自訟乃躡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宋書曰孔琳之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尚書令徐羨之舒違憲與時羨之領楊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北史曰賀若弼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

唐書曰高祖詔曰朕自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仗群才尚書令秦王尚書右僕射裴寂或契合元謀或同心運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禮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勳賢之義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左右曰王何爲痛之至於此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風俗通曰辠字爲自辛今爲辛苦憂之也秦皇以爲字似皇改爲罪

語林曰王子敬疾篤兄弟勸令首罪太官曰無所應首唯遣郗家女以爲恨

雜五行書曰皐陶以壬辰日死不可劾罪人成罪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

刑法部八

囚　徒（役作年繫附）

囚

易坎卦曰：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險峭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寘于思過之地。）

書武成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又泰誓曰：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

又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馘，所格者之左耳。囚，拘也。淑，善也。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任得其人也。）

周禮秋官上曰：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禮月令：仲夏，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挺猶寬也。重囚寬之，輕繫出之。可令之也。）

傳莊公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遂以為右。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也。縶，拘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也。側，司馬子反也。言其尊卿敬老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又曰：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也。）王正於伯州犂（正，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也。）戌怒，抽戈逐王子圍。

又曰：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也。）

又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秦王欲留之。人或說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囚孟嘗君。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音翻）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曰：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又天文志曰：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賊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囚出。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曰：平常獄上夜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果死。

又曰：蕭育當繫，乃欲弃官，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京師旱，自三月至五月。太后幸洛

陽寺省庭獄舉寃囚徒杜洽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使舉見畏吏不敢白吏將去舉頭若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遂得申列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獄未還宮而澍雨

又曰馬援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太守尹興辟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但使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急輒截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晉書曰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至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惡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又益敬服之

又曰謝方明爲驃騎長史理南郡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已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其一醉不能歸逮二日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當自反因逡巡墻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意逃者遠近歎服焉

北齊書曰梁湘東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顔之推掌管記室值侯景陷郢之推被執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屢護救免囚送建鄴

北史曰蕭撝入周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弥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

南史曰吉翰遷豫州梁郡諸軍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閤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爲蜀郡法司書佐獄無冤囚其有得罪者臨將就戮猶西向爲仁壽禮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惻之放歸于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勑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朝堂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竟盡赦之

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桎梏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

韓子曰溫人入周周不內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下則我天子臣也

淮南子曰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市死者以日爲短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勾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吳王疾越王謂太宰嚭曰囚臣請一見問疾太宰入言吳王乃見越王也

列女傳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河南號曰屠伯以其刑殺爲主若屠者也其母嘗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所報決刑錄之囚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持筆夫妻相向垂泣妻常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

太公金匱曰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予子伯邑考爲王僕御無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歠予

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辭窮得罪誅遒也禮罪人寘諸圜土故囚字爲口中人此其象也

陳留耆舊傳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各歸家囚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貴人有繫囚也

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臥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冤侵奪者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耶將天神之氣動木囚也

徒

史記曰秦始皇至湘山逢大風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也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伐湘山樹赭其山上

又曰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多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漢書曰匈奴侵冦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乃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突者遽出惟解突人故取以爲喻也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郎張俊自獄中上書謝罪而俊獄已
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
書謝曰孤恩負義自陷重刑請斷竟訖無所復望廷尉鞫
遣兮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
嘗在近密識其狀皃復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
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
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
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
勝去死就生驚死踊躍冒昧拜章世皆哀其文
魏略曰人得崔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
與琰宿不平者遥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太祖以
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白云
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亦以為然遂殺之

又曰王陵字彥雲太原人陵為發干長遇事髡刑五年當
道掃除時太祖下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
所坐亦公耳於是選為驍騎主簿
三國典略曰太原公洋之赴晉陽也陽休之勸崔季舒
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　性好聲色心在閑放遂不
請行欲恣其淫樂司馬子如等緣宿憾乃奏遲及季舒過
狀各鞭二百徒於馬城晝則供役夜置地牢
璅語曰晉治氏女徒病弃之舞嚚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
徒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
當以告舞嚚舞嚚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荅曰既弃
之矣猶未死乎舞嚚曰未遂買之至舞嚚氏而疾有間而
生荀林父（神異記又載之）
鍾離意別傳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以詔書送囚

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連陰冬盛寒徒皆貫連械不復能行
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為徒作襦袴各有外數令對曰被
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使上
尚書使者亦當上之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
使吏何乃仁恕用心乎誠良吏也襦袴既且悉到前縣給
賜糜粥後謂徒曰使者不忍善人嬰刑飢寒感惻於心今
以得衣矣欲悉解善人械桎得逃去耶皆曰明使君哀徒
恩過慈父身成灰土不敢逃亡意復曰徒中無欲歸候親
者耶其有節義名者五六十人悉解械桎先遣之與期日
會作所徒皆先期至也
劉楨京口記曰有龍目湖秦始皇東遊觀地勢曰有天子
氣使赭衣徒三千人鑿此中間長埋使斷因改名為丹徒
風俗通曰徒不上墓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

祀令人死士謹案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啓
手足以歸全也今遭刑者髡首剔髮身被加笞新出狴犴
臭穢不潔凡祭祀者孝子致齋貴馨香如親存也時見子
被刑心有惻愴緣生事死恐明不歆承當不上墓耳
郭子曰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司馬駿以五疋布贖之既
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談
孔融肉刑論曰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囚於厮役十死一生
故國家常遣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
病徒僅能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
一髡頭至耳髮諸滕此自為刑非國法之意

徒作年數

周禮秋官上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又秋官上曰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出圜土者殺

漢書曰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晉律曰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若諸士詐偽將吏越武庫垣兵守逃歸家兄弟保人之屬爲）四歲刑（若復上聞入殿門上變事漏泄之屬也）三歲刑（若諸人以上而官中不受之屬也）二歲刑（若以至五歲刑皆作爲城旦舂二歲刑作奔走）

張斐律序曰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罪已定爲徒未定爲囚）累作不過十一歲（五歲徒犯一等加六歲犯六等加爲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五歲徒加六等笞一千二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三

刑法部九

獄

釋名曰獄确也（明也音角）言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墻其刑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

急就篇曰皐陶造獄

說文曰獄謂之牢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又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詩小宛曰哀我塡寡宜岸宜獄（岸亦獄也韓詩曰鄉亭之繫曰岸朝廷曰獄）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主天殺也

禮曰孟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鄭玄注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之獄矣

周禮秋官司寇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

春秋元命苞曰爲獄圜者象斗運合宋均注曰作獄圜者象斗運

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將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之辭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安庸刑（庸用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在會僖二十年無後以後會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

歸衛侯

史記曰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

又曰蕭何卒乃曹參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

又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有上書告勃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女也勃子勝之尚公主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勃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耶文帝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又曰鉤弋夫人得幸武帝乃生昭帝帝立時年五歲衛太子廢後上幸甘泉宮命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群臣知帝欲立少子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然即溺之居無幾安國爲梁内史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爾宗田甲肉袒謝安國戲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又曰孝宣帝初生号曰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邴吉爲廷尉監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煞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關使者不得入皇曾孫賴吉得全

又曰張湯杜陵人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燻得鼠及餘肉劾鼠掠笞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又曰夏侯勝爲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獄及丞相長史黄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又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劭注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不入狴牢

又曰尹賞鉅鹿楊氏人長安中姦多閭里少年群輩煞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得赤丸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賞以三輔高弟選守長安令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餘乃以大石覆其口名虎穴輕薄惡子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捕得數百人内虎穴中數日一發視皆枕藉死長安中遂無盜賊

又曰天文志曰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黄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上帝如有其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又曰武帝置中都獄官二十六所世祖皆省唯廷尉及洛

陽有詔獄
又曰虞詡字叔卿陳留園人祖爲獄吏嘗恤于公之治獄
及詡生經曰吾雖不及于公子孫至丞相冀得爲九卿故
字詡曰叔卿至尚書令
又曰李業字巨游廣漢人王莽居攝太守劉咸聞業有德
辟業業稱疾咸怒教曰賢者不避害猶穀射市中命薄者
先死令業詣獄養病客有說咸者乃出業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侯恭以弟盆子爲赤眉
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從獄中 叅械出街
中逢京兆尹解惲呼曰解君載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
趣我弟又爲赤眉所立惲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
禮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舡上遂相隨見更始
范曄後漢書曰許揚爲都水掾使典復鴻郤陂初豪右大
姓因緣陂役竟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乃共譖楊取受
財賂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見恐遽即夜出楊時
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又曰杜篤字季雅居美陽與美陽令遊從數請託不諧頗
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吴漢薨光武詔諸儒誄
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之
東觀漢記曰崔篆爲新建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
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巳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
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
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
穽此皆何罪於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
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
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大尹贖二千人盡所願

也遂稱疾去
又曰鮑昱爲泚陽長縣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
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
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止宿遂任身有子
衛宏漢[illegible]郎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
獄屬京兆尹
王隱晉書曰太康五年夏六月初置黄沙獄晉書曰武帝
置黄沙獄以典詔囚以高光歷世明法用爲黄沙御史
又曰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麴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
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善其忠烈贈車騎將軍節愍
侯
又曰喬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愛之号爲神君
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
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免兌曰有君
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産
一男會赦得免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智力叔父坐法當
死原入獄訟之[illegible]毒備加終免叔父
晉令曰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餉饋獄卒爲溫暖
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
給醫藥
宋書曰戲携明帝立權爲太子洗馬携資藉豪富厚自奉
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
流贍善納交遊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携頗
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携入獄數宿鬚髯皆白免死繫尚
方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於都載錦爲歐陽式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吏飲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送止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粟千斛

崔鴻後趙録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于襄陽國部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三國典略曰周誅令齊爲楊州刺史平鑒所獲繫之獄妻生男鑒因喜醉擅放免之既醒知非上啓自劾齊主特原其罪

隋書曰裴政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民有犯罪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徒流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尒後不修囹圄殆

無爭訟

又曰薛胄爲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

又曰柳儉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縱容而已獄無繫囚

唐書曰太宗行次靈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皇太子對曰此所謂圜獄將繫罪人太宗因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詳平爲佳非謂有罪而釋也濫繫無辜則政道缺久滯有罪則怨氣生圜土之中仰視青天有同懸鏡而鉗械旁體鬱結其中夫循諸己者可以知物傳曰其恕乎由此言之不言不慎

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觀察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出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不聽

淮南子曰君不入獄爲惡也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禮羊跪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

風俗通曰易噬嗑爲獄獄十月之卦從犬言聲二犬亦存以守也廷者陽也陽尚生長獄者陰也陰主刑殺故獄皆在廷北順其位

又曰詩云宜犴宜獄犴司空也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已

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今平易道路也

又曰周禮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言不害人若遊觀之臺桀拘湯是也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令圄舉也言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録囚皆舉也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九市二十四獄

扶南傳曰扶南俗理訟無牢獄鞭杖唯以探湯捧鎖沒水爲信先使沐浴齋戒乃令以手內湯或捧熱鎖或沒水中無罪者不爛不燋不沒罪者即驗也

會稽典録曰鍾離意爲堂邑令縣民房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聞之號泣獄意爲之悽惻出廣見之曰今欲出若歸家殯斂有義則還無義則已丞掾諫以爲不可意曰不還之罪令自受之廣臨殯畢即自獄以狀表上詔減

死一等
又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
守鄧融以贓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歴歳不服明帝下三
府遣精能掾屬更就彈劾吉到詔獄但勑主者供湯沐飲
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以情責君若無贓
強見誣枉宜具列辭當相伸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
融感吉意即移辭首服
又曰黄昌爲蜀郡太守密捕得盗師一人悉使疏諸縣強
盗密往捕録其諸小盗皆原其死遣作柂道以代民役由
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
又曰高豊字文林爲鄭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甸日鄭
縣倂勑鄭長將囚徒就所在録見林彼文書閉獄下斎不
肯送徒自詣諫曰明使君乗法駕驂駟銜命理冤當縣縣

太六百四十三　八　和九

乃至今乃過召囚徒欲省吏煩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濵莫非王臣鄭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
軒迴輪向鄭孟遂到鄭
襄陽耆舊記諸葛亮出關中使馬謖統大衆在前爲魏將
張郃所破坐下獄死時年四十九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
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推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
不虧謖雖死無恨於黄泉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
又狴犴者亦獄別名
韓陽天文要集曰貫索賤人之牢中星實則囚多虚則開
出
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丈
其狀像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動而不死百官驚擾東
方朔乃請酒以灌之灌之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荅曰此
名爲患憂之物氣之所生此必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
作者之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
此乎
東方朔曰孝武皇帝時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中央有
蟲覆而赤如生肝狀頭目口齒鼻耳盡具先驅旋頭馳還
以聞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車遣侍中馳往視之還盡莫
知也時東方朔從在後屬車上召朔使馳往視之還對曰
怪哉上曰何謂也朔對曰秦始皇時拘繫無罪幽殺無辜
衆庶怨恨無所告訴仰天而歎曰怪哉感動皇天此憤氣
之所存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地必秦之獄處也上有詔使
丞相公孫弘案地圖果秦之獄處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
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去之以酒置中立消靡上大笑曰

太六百四十三　九　阜和九

東方生真所謂先生也何以報先知之聖人哉乃賜帛百
疋
異苑曰建康陵欣景平中死於楊州作部克辰當葬作部
督夢欣云今爲獄公姥租夕有期莫由自反勞君解謝今
得放遣督不信夜後又夢言辭轉切因歌一曲云生時世
上人死作獄中鬼不得還墳墓灰没有餘罪督具爲謝神
從此便絶
劉義慶幽明録曰晉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繫
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尒有神能活我
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
意異之復與食數日其大如豚及當行刑螻蛄掘壁根爲
大孔道得從此出亡後遇赦得活矣
齊諧記曰吳當陽縣董昭之昀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

著一短蘆𢖍遽畏死使以繩繫蘆著舡舡至岸蟻得出中夜夢見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年江左刼盜縱橫録昭之為刼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惟蟻王夢云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因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赦命不久也於是便覺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遇赦遂得免

桓子新論曰近哀平間道士臨淮董仲君坐繫獄病死數日目陷生蟲吏捐弃之便更活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刑法部十

械　桎　鏁　鉗

械

易蒙卦曰利用刑人用説桎梏

又噬嗑曰初九屨校滅趾無咎（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傳曰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

又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謗毁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言其弱不足以勝敵也）

説文曰梏手械所以告天桎足械所以質地也

史記曰桓公乃佯為召管仲欲甚爲實欲用之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之桎梏

漢書曰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應劭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illegible]）（[illegible]）

謝沈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侯恭以弟盆子為赤眉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從獄中恭械出街中（[illegible]）

魏略曰賈逵為丞相主簿王欲征吳逵諫之王怒付獄獄吏以逵主簿不即着械逵曰促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將遣來察着械適訖而果遣視之

江表記曰孫策得太史慈即勑破械使沐浴賜衣巾并設酒食

魏志曰田豫為汝南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前太守收其

黨五百餘人皆當死穆悉見慰喻破械遣之諸因叩頭願効即相報語群賊解散

吳志曰陳表傾意待士皆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施明明壯悍收考極毒雖死不伏廷尉以聞權以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欲以誘之明乃首服

晉書曰范廣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還榮亦如期而返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着械

又曰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枷石勒亦在中

又載記曰苻丕敗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出於重禁之中若有人脫之者遂奔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初時法官及州郡縣多爲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

又曰宋翻爲河南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方結）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猾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鎮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勑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伏詔曰御囚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具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究暴之徒如駒者耳由是威振京師

三國典略曰東魏中尉宋遊道限外受故選狀詞渤海王怒而禁之獄掾欲爲之脫枷遊道不肯曰此王命所着不可輒脫王聞而宥之

北齊書曰庫狄遷封武章郡王其子士文爲貝州刺史性孤直其子啗官厨餅枷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静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於都載錦爲歐陽式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静酒食以刀子置魚腸中僧静與吏飲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凶横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唐書曰酷吏來俊臣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臣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

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桎械也）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郭璞注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得一人徒跣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對之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也）

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楓木蚩尤所棄桎梏（蚩尤黃帝所得械之殺已擲棄其械化而爲樹也）

異苑曰新野庾紹之少了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桓玄時庾爲湘東太守病亡協以義熙中晨起服茱萸酒一小兒通去庾湘東須臾便至兩脚着械脫之而坐

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隣畜之數年不取鼠以告
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麞麋豕鹿不在鼠也欲其鼠則
桎之其隣桎其後足則狗取鼠矣
賈誼書曰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而桎梏之文
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剋殷既定令殷
之民連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敗之跪
入之水不敢投也昔者文王擁此故思愛文王猶敬其梏
況其法教乎
風俗通曰延熹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人始嫁至作漆
畫五采爲系謹案黨事始發傳詣黃門北寺臨時惶恐不
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
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像矣

又曰械戒也所以警戒使爲善也桎實也言其下垂至地
然後吐情首實
語林曰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着械來歎其手快曰君
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姓名不對疑是蔡
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
拲 音拱
周禮秋官上曰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王
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拲者兩手共入一木王同姓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拲猶斷也
晉令曰死罪二械加拲手
趙書曰後石季精騎五千襲邵續一戰生禽續於青丘鈕
頸拲手於襄國青陽城門頓頭稱囚
鎖
說文曰鋃鐺鎖也
漢書食貨志曰王莽爲貨有誹詛者郡國檻車鐵鎖傳送
長安鍾官
又王莽傳曰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官爲奴婢其檻車兒女
步以鐵鎖鋃鐺其頸傳至鍾官以千萬數
華嶠後漢書曰崔鈞爲西河太守與袁紹起兵董卓收鈞
父烈下之郿獄錮鐺卓誅烈得歸長安也
王隱晉書曰石勒鎖荀晞頸以爲司馬而反煞之
南史曰丹徒縣令沈巑之以清廉抂罪巑之其興武康人
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
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坐清所以
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
誰巑之以手扶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

公令清譽日至巑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
丹徒令
又曰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
賂通姦全丁户類多隱沒玠鎖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
勑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户
三國典略曰梁湘東王以鮑泉圍湘州久不陷使平南將
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舍人羅重懽師　三百
與僧辯俱發先令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
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賊不足平俄而重懽先入僧
辯繼之泉方拂席而坐僧辯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令我鎖
卿勿以故意相待羅重懽宣令即鎖之於牀側泉舉止自
若謂重懽曰稽緩王師甘受其罪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
憤耳僧辯意甚不平泉乃爲啓自申并謝淹遲之罪湘東

怨解遂釋之

宋躬孝子傳曰緣斐字文雅東海蘭陵人父忽得惡病藥不給斐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鑠而至求哀曰尊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所攝鑠銀鐺斐驚視父已差父云吾病恒見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斐乃具說父曰吾曾過五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此是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居風山去郡四里夷人從太守裴厙求市此山去出金既不許尋有一嫗行田見金牛出食所得鼻鏁長丈餘人後往往見牛夜出其色光耀數十里

鉗

說文曰鉗鐵有所劫束也鈦脛鉗也鈦音遞

史記曰衛青平陽人其父爲吏給事平陽侯家妾通生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青嘗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晉令曰徒着鉗者刑竟録輸所送獄官

晉律曰鉗重二斤翅長一尺五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五

刑法部十一

象刑 誅 轘 烹

象刑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緣者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屨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以下得冠飾幪音蒙以居州里而民恥之

漢書刑法志曰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非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於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王肉刑應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五帝畫其衣象五行也

誅

書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又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厥罪惟均

禮曰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也皆謂甫省視之也

又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敬也國馬君之馬謹罰也
周禮秋官下曰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傷人見血而不以告
者攘獄者遏訟者故以告而誅之謂吏民相殺傷見血者獄者罪抑不受也
上訟過者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
于兩觀之下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
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
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
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
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居處足以撮徒成黨談說足以
褒飾榮衆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不除
夫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
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七子異世
而同惡故不可赦也吾始誅之不亦可乎
史記曰二世遵用趙高之法乃陰與謀曰大臣不服官吏
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
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
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
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
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
願陛下遂從時無疑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漢書曰誅彭越盛其醢以偏賜諸侯
又曰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
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

而已至賀屈氂壞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終
丞相位其餘盡伏誅
又曰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言
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
母弟妻子皆伏誅
後漢書曰梁冀誅李固而露尸於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又曰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違迕者歿死同僚側目臺
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内外恐懼上下鉗口天子恭
己而已不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私緩專殺議郎邴
遵上愈益怒八月癸酉上問小黄門唐衡曰左右誰與梁
氏不相得者衡荅曰單超左悺譖上呼超悺入室上曰梁
將軍兄弟專朝逼脅内外公卿已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
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誠國賊當誅之日久臣等弱劣未
知聖意如何上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
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
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得數言恐爲人疑丁
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璦勅吏
收惲自外謀圖不軌於是帝幸殿召公卿勒兵使者收冀
大將軍印綬更封比景都鄉侯黄門令璦將虎賁劒士卒
千人司隸與共捕冀宗親送雒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自
殺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
冀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
又曰鍾離意爲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内意屏人
問狀建叩頭伏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
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
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漢雜事曰上自擊鄧奉破之於長安奉降上以舊功臣不誅耿弇曰奉背恩反叛暴師連年上既至奉親在陳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於是誅之

又曰秦豐田戎連兵黎丘距漢上遣朱祐守豐議者以爲豐已連年勢必困上自往豐必降上往招豐出惡言後數月豐降祐檻車傳及母妻子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奏祐知豐狡猾固守連年上親至城下而遂停延天下所聞當伏夷滅之誅不時斬截而聽受降無將帥任大不敬上乃誅豐召祐

王隱晉書曰解結與孫秀不協秀誅張華 幷欲誅結弟 梁王彤救之秀曰我於水中蟹尚惡之況其兄弟耶

晉書曰孟玖譖陸機於成都王穎言其有異心將軍王闡

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

又載記曰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共支支弟乞扶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馮跋之立也並與開府而跋未知所欲由是有怨言每於朝亭之際常拔劒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山河之義乎跋怒誅之

趙書曰臨沂侯崔約守道恭與太子詹事羯孫珎會朝珎患目痛問約用何方治爲佳約戲言唯溺取愈珎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腕腕正可溺中珎入奏天子怒約父子伏誅

晉書曰劉裕誅諸葛長民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

宋書曰謝朓初告王敬則反朓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莊子曰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 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也

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戮而誅之

慎子曰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

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韓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傳之匹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郊共工又諫流於幽都天下莫敢言

又曰太公東封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吾無求於上太公至營丘使執而殺之周公聞發急傳問之太公荅曰今有馬如驥之狀天下至良也驅之不前引之不至左之不左右之不右賢士而不爲主用驥之不可以左右是以誅之

會稽典録曰孟嘗仕郡户曹史上虞有寡婦雙養姑至孝姑年病亡其女言縣以婦殺其母縣不理斷結竟言郡郡報治罪嘗諫以爲此婦素名孝謹此必見誣固諫不聽遂

抱其獄文書哭於府門後郡遭大旱三年上虞尤甚太守
殷丹下車訪問嘗具陳雙不當死誅姑之女致祭孝婦丹如
其言天應雨注
襄陽耆舊記曰李衡聞王衜音道有人物往干之衜曰多士
世尚書劉曹郎才也後數年校書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
逼畏莫敢言或問衜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衡
為郎衡一引見口奏壹數千語孫權有愧色劉助後告壹
壹即伏誅
世說曰桓宣武之誅袁真也未當其罪世以為冤焉袁真
在壽春嘗與宣武一妾姙焉生玄及篡亦覆桓族識者以
為天理之所至

轘

釋名曰車裂曰轘轘也者散也支體分散

傳曰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
又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之栗門
又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
人患之王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
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
聞君行車裂之刑夫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
切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耳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
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
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
手足故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
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
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得以
聞是為自居於中正之地而闇推之聖使同於桀紂也且
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
主疾　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
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史記曰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
徇曰莫如鞅反滅商君之家
又曰張儀西說趙王曰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欲反之不可一亦以明矣
漢書曰陳勝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
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
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續漢書曰張角別黨馬元義為山陽所捕得鎖送京師車
裂於市

崔鴻前涼錄曰武威姑臧氏名白興以女為妻其妻妬之
興怒以妻為婢為女給使郡縣以聞張駿大驚曰自古所
未聞也將為怪乎於姑臧市轘殺之是月沉陰昏霧霾四
塞
又曰前秦錄曰洮陽民趙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
諸親家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
遂下母於峻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
得中衣來也兒不欲手脫背坐屬辭令母自脫母泣曰我
生汝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吾不乞我此衣兒
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不言未卒聲
見所持刀忽貫其項而殺投於山穴母乘車却歸昏而反
家婦謂其夫還迎問曰得中衣來不母馳告隣里收其婦
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

是轘而殺之
崔鴻南燕録曰慕容超即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數遣黄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依如故法宜勤兵廢帝立鍾爲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請與母别超曰汝尚知有母何意問人之親以五車裂之
又前秦録曰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當弃之市朝柰何投之方外乎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乎於是轘而殺之
淮南子曰萇弘周宣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也然不自知車裂而死
劉向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封爲信侯專國事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鬭與鬭者走白皇帝大怒毒因作亂咸陽宮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

取皇后遷之長樂宮
桓寬鹽鐵論曰李斯相秦藉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裂於雲陽之市顧負薪入東門行上蔡徑不可得也

烹

釋名曰煑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
傳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寒氏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人宮人)信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也)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其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於國門)
又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烹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供其內莫供其外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誣太子)也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又曰楚白公爲亂既死其徒徵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何害固其所也乃烹石乞
史記曰齊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并烹之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

漢書曰韓信聞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渡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言其賣信)迺烹食其
又曰韓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蒯通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耶上乃赦之
晉中興書曰劉寅於厭次縣築壘拒石勒勒後虜寅以鑊湯煑之
韓子曰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痏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事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至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屨登牀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烹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不得果以鼎烹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

新序曰田卑爲中牟佛肹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從之至於田卑曰義士死不避斧鉞之罪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若死褰衣將入鼎佛肹說乃止趙氏攻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

不爲賞一人而慙萬夫義者不取我受賞使中牟之士皆恥不義吾去耳遂之南楚

英雄記曰董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生烹之二人臨入鼎相謂曰不同日生而同日烹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六

刑法部十二

斬 梟首 弃市
考竟

斬

釋名曰斬暫也暫加兵即斷也

周書曰武王使尚父以士卒馳商師大崩商辛乃内登于鹿臺之上自燔王崩于火武王先入乃射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劒名)斬之黃鉞懸諸大白旗乃適二女之所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旗

左傳成上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家語曰郟谷之會齊侯奏宫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趍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史記韓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已斬次當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狀其皃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

又曰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身長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漢書曰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音皮)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盗賊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逐捕盗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解衣伏鑕仰天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

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
言貰不誅因與相結厚也
東觀漢記曰任光字伯卿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
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
光容皃長者乃救全之
後漢書曰趙王在長安爲赤眉所得赤眉欲斬之白馬從
事見趙王儀狀驤眉美好絕衆護而活之
又曰獻帝疾愈大會未央殿董卓朝服升車而馬驚墮泥
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
宮左騎右步屯衛周匝令呂布扞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
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同心勇
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
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衣甲
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
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
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賫赦書以令宮陛
內外士卒皆稱萬歲

魏略曰京兆飽出字文才值世飢餓出兄食後嫂人賊以
繩貫其母手掌驅去出走追斬賊得其母還
魏志曰于禁字文則昌豨叛太祖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
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太祖也禁曰
諸君不知公常令先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
之節也豨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雪涕而斬之
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又曰夏侯玄雅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又曰鄧艾父子既因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
死本營將士追艾檻車迎還衛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
竹西斬之
蜀志曰魏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麟
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
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後爲馬岱所斬
又曰劉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通先主先主大怒召
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
又曰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日大事垂可立如何
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逮以白璋發其謀於是
璋收斬松
晉書曰楚王瑋既誅汝南王亮衛瓘尋文詔解嚴云瑋矯
詔解嚴斬刑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以示監刑尚書劉頌
流涕言此詔書也奉此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

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
又曰荀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爲兗州刺史斷決如流人
不敢犯以從母子爲都護犯法晞斬之既而素服哭曰殺
汝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以嚴刻斬戮号曰屠伯後
爲石勒所殺
又曰石閔仕僞趙石鑒爲侍中錄尚書事鑒使石苞夜誅
閔不剋反爲閔攻殺鑒苞等殺胡人斬關踰城不可勝數
閔知胡人不爲己用頒令下每人斬一胡文官賜爵一級
武官立拜牙門于時一日之中斬胡萬人於是鼻高多鬚
濫死者甚衆胡人死至二十餘萬
又曰皇甫謐字子方少遵父操求嘉中博士徵不起避
亂荊州閉門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南土人
士咸尊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弟王廙代侃廙至

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虞大行誅戮立威以方回為佽所
禮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焉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三十國春秋曰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于建康
於是以刀拭柱血逆流上二丈三尺下四尺五寸其直如
絃
後魏書曰陸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
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尒
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
齊書曰庾弘遠字士操清貧有士譽仕齊為江州長史刺
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結
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陳顯達起兵宫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趙
譚注矟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涌湔籬以淳于伯之被刑
也

崔鴻前趙録曰卜栩隱于龍門山營與那璞論易栩曰吾
大厄在四十亦未見子之令終璞曰戮吾禍在江南不在
此也鎮此斬冲攻太原不剋歸罪於栩輒斬之劉聰大怒
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丞詰衍持節斬
冲也
隋書曰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
蠱將斬之蘇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
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
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
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
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漢新事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副固令彭

別屯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戯殺人公卿議皆
以為固議是公府掾郭躬以為彭得專斬人上曰軍正校
尉一統督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者謂在部曲也今
彭別將兵軍事至急勢不得開督將有詔躬上假令尚書
令與公卿雜難躬曰督將授斧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
別得行軍法何以明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
即得專軍法難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棨
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上從之
晉朝雜事曰夜遣通事令史張林黄門令史駱休開神虎
門迎故太傅趙王至太極前召收中書監張華侍中朝郄
尚書裴頠解結侍郎杜斌等斬之於東鍾下華等大呼自
稱忠臣張林詰之曰公等知太子無罪何不諫諫若不從
何不去也遂斬之

華陽國志曰王濬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又率七萬人
伐吴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將也以爭騎斬之衆莫不
肅
商君書曰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顛頡後至吏請其
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首以徇晉國之士皆懼曰
顛頡之有寵斬以徇而況我乎
韓子曰禹遇諸侯會稽之上防風後至禹斬之
王韶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侍左右五
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小君小
君疾未獲成禮乃求見青屬累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
供養為務十年中翁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
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收考遂以誣欵七月刑青於市青
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翁姑血入泉不殺

血上天既斬血乃緣竿上天

梟首

傳曰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

漢書曰三族令先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葅其骨謂之具五刑

又曰漢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又五行志曰江充掘巫蠱太子宮太子乃斬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太子敗走自殺明年屈氂復坐祝詛要斬妻子梟首

續漢書曰張濟爲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于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也

後魏書曰宋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

取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踈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洗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嘆鴻貴之愚也

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議不當除之梟首如故

棄市

禮曰刑人於市與衆弃之

史記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弃市

漢書曰中元二年改磔曰弃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

又曰竇嬰矯先帝詔當棄市嬰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

晉書曰范堅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弃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撾黄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事遂行便成永制堅亦同暎議

又曰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弃市詔曰恢自陷刑網罪當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爲惻然可特原之

隋書曰文帝意每尚慘急姦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盜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群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人能糺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糺人時月之間内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知乃命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焉

考竟

釋名曰獄死曰考竟考竟者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後漢書曰陽嘉三年春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

又曰丹陽方儲明風角爲洛陽令功曹是竇憲客客爲憲所諷夜殺人斷頭着奮中置廟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苑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考竟

又曰向栩字甫興性卓詭不倫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張角起栩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滅張讓讒栩與角同心收送黄門北寺獄考竟之

又曰董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

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與爲逆哉即收付廷尉考竟其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史爲一代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之誅無乃失名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制作國之典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晉書曰王豹上書勸齊王冏與成都王穎如分陝之制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廷不忠不順不義輒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冤之俄而冏敗

三國典略曰齊兗州刺史武城縣公崔陵恃預舊恩頗自矜縱寵妻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納風政不立爲御史所劾召收繫廷尉考竟遂死獄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刑法部十三

殺　三族刑（腰斬 死刑）

殺

釋名曰殺竄也埋之使不復見也

周禮秋官上曰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刃刀若今棄市也諜為姦寇反間者斬之小者殺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也）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踣僵尸也肆猶陳也）

又司刑職曰殺罪五百（鄭玄曰殺死刑）

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康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蓋猜疑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時也請舉事（言周攝旦不和代之而發政也）殺然後祿父三監叛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禮記曰邾婁定公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也）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之也）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自損也）

又王制曰析言破律（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作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瓌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也）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華捷給無誠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

誣譖也刺此四誅者不以聽
左傳襄六年曰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我問師故（齊以何故帥師往伐我）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又昭四年曰楚子謂放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又昭四年曰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執而殺之刑其
士七十人
論語顏淵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為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史記曰二世使使殺公子將閭將閭曰朝廷之禮吾未嘗
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御天而大呼
天者三昆弟皆流涕自殺
又曰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
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萬餘里此其
中不能無斷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呑藥自殺
又曰秦昭王賜白起劍令自殺武安君曰我固當死矣長
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坑之是以死乃引劍
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聞崔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
誡之不能受琦以言不從失意爲白鵠賦冀知與己大怒
幽之室谷數月得出後竟殺之
范曄後漢書曰陳蕃上疏欲急誅侯覽等太后不納朝廷
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殺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
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
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
氏不道耶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
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
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耶公爲
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
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里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
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否即
害之
吳志曰人詐告樓玄謗訕政事華覈上疏乞玄自新孫皓
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男據付交阯將張弈使以戰自効
陰別勅弈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身隨弈討賊持刃步
見弈輒拜弈不忍殺玄會弈暴疾卒玄殯斂弈於器中見
勅書還自殺也
王隱晉書曰周處字子隱陽羨人姑爲中書省事時女子

李忩堯父比叛時殺父處奏曰堯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
子圍告歸懷贏結舌忩無人子之道諡父攘羊傷化汙俗
宜在投畀以彰凶逆平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忩
唐書曰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搆獄自內起崔玄亮首率
諫官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不省其詐欲寘申錫
於法玄亮泣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諸大夫皆
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
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自
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文宗爲之感悟玄亮由
此名重於朝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
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以其首罪免父有光
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

人不死是教殺人與雖免父不合滅死
山海經曰共工氏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頭各自食）
（一山之物言貪暴難饜也）相柳之所抵厥爲溪澤（抵觸）禹殺相柳其血
腥不可以樹藝乃以爲衆帝之臺
曹操別傳曰始袁忠爲沛相蔣侍操沛國桓劭亦輕之及
在兖州陳留邊讓頗笑操操殺讓族其家忠劭俱避難交
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劭劭得出首拜謝於中庭操
謂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盡行大辟之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
又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
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燕有罪王者誅之燕當壽故不可）

搜神記曰漢宣帝之世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
子及其將分妻子而不可均反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
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
男以兒還母帝嗟嘆曰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
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
太公金匱曰殺一人而千人恐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動
者殺之殺三人而君振者殺之

三族刑（雜死刑附）

尚書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
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也）
史記曰秦始皇平六國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與同罪
又曰陳豨反韓信欲謀發兵欲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
罪於信告信欲反於呂后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
室信方斬歎曰吾悔不用蒯通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
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書刑法志曰漢興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先
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者
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
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
誅
又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以玉上立渭陽五
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
要斬夷三族

後漢書曰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尅夷
三族
又曰建安五年車騎將軍董承越騎校尉和輯受密詔誅
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夷三族
魏志曰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李傕
夷三族
又曰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又尚書丁謐鄧颺
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
通姦夷三族
三十國春秋曰魏帝謁陵曹爽及弟羲訓彥皆從高祖命
授兵召公卿於廟堂奏皇太后廢爽丁酉斬爽羲訓彥夷
三族

雜死刑

韓子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林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林木盡則無以爲守備如民之厚葬不休奈何管仲對曰凡民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於是乃下令曰棺過度者戮其尸罪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無利無名無利民何故爲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沉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

淮南子曰夏桀殷紂生燔人辜頡者爲炮烙鑄金柱（熾然火其下以人置上人墮火中而對笑之）

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瑶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爲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

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矣桀笑曰是曰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乎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歌趨造作勞我以生息我以炮烙故涉新我樂人不知趨火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

刑法部十四

黥　劓　臏

刖　宮割　造肉刑

除肉刑　論肉刑

黥

尚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

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竿人顙也黥者馬羈竿人面也（宋均注曰涿鹿者鑿人顙也先刻次刀鑿傷人而墨塗其中以墨其民也）

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注曰不求事而事之今刑人不得爲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墨者使守門（鄭玄曰墨黥也先刻面以墨窒之）

白虎通曰墨墨其額也取法火之勝金也得火亦變而墨也○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史記曰秦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刑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民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

又曰黥布秦時爲布衣年少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韋昭曰男女輸決髡鉗輸邊遠）（曰防寇晝夜築長城女子無外徭之事但舂作米者也）

又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喻君也大夫近於君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

三乇横點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爲劫字（黵音都感反）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

劓

尚書呂刑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也（孔安國曰劓截鼻者也）

尚書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攘傷人者其刑劓（鄭玄曰攘竊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劓罪五百（鄭玄曰劓截鼻令今東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類與）劓者使守關

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

白虎通曰劓劓其鼻也法木之穿土也去鼻亦孔丸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

楚漢春秋曰正疆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劍以佩之天下定出以爲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曰正疆沐浴霜露與我從軍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劓

臏

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臏罰之屬五百象七精（七宿中央星節氣之始也）

禮統曰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周禮秋官上司刑曰刖罪五百鄭玄注曰周改臏作刖

白虎通曰臏者脫其臏也取法金之刻木也

風俗通曰俗說臏正祖食得兎者名之曰幸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或說兎髖者令人面皃生髖露見醜惡今覺得之嘉不爲已疾也謹案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愼其過故穿踰盜竊者髖去其臏骨也逮至暴秦亂獄紛烹俎車裂黥首窮粲飲泣求歎凡人食得兎髖以爲佳瑞物類以感與全己之臏也

刖

尚書呂刑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孔安國曰刖足曰剕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刖罪五百（鄭玄曰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也）刖者使守門

家語曰季羔爲衞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衞亂季羔逃刖者守門焉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問其故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臨當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

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陰使召孫臏臏到龐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

列子曰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以爲公子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楚王以爲軍政隣人孟氏有二子所業亦同問施氏之方施氏告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王曰今諸侯力爭安得用仁義遂宮而放之一子以法干衞侯衞侯曰吾弱國豈可稱兵遂以刖之二人讓施氏曰子不得時也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慢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王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

泣盡而繼之血成王問其故曰天下刖者多矣子何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夫寶玉而題之以石直士命之以慢此吾之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剖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

宮割

尚書呂刑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也）

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已

尚書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周禮秋官上司刑職曰宮罪五百（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

又掌戮曰宮者使守內（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

禮曰文王世子曰公族無宮刑也

漢書曰漢閻李陵降匈奴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嘗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遷腐刑

造肉刑

尚書呂刑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以鴟梟之義為抄掠攘奪之事）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商君書曰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

除肉刑

漢書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廼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法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無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除肉刑者有以易之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今此言髡者完之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趾足也當斬右足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盜之書此三罪已論名而又犯笞罪者皆棄市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

論肉刑

續漢書曰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庬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

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
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
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
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
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正人遂爲非也故明德之君
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志曰鍾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
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
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
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群臣共
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
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
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

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弃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
劓左趾宮刑者如孝文易以髡笞能爲𣪠者率年二十至
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
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
刑歲生三千人踈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
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
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則起偃爲豎化
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
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死施行已
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
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
之恐其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
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

以吳蜀未平且寢
王隱晉書曰曹彦議云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
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刑而民甚耻且
創黥刖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
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産育苟必行
殺爲惡縱寡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尊矣故
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若乃于張聽訟刑以止
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肉刑於死爲輕減死五
百爲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爲非所謂相
濟經常之法議去不可或未知之也
又曰尚書梅陶問光禄大夫祖納漢文帝故當爲英雄既
除肉刑而五六百歲無能復者納答曰諸聖制肉刑而漢
文擅除已來無勝漢文帝者故不能復非聖人者無法何

足爲英雄於是陶不能對隱白征西大將軍曰夫政未可立
則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國強兵叛盜之屬斷支而已是好
生惡殺叛盜皆死是好殺惡生也斷支若謂之酷截頭更
不謂之虐何其乖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也蠻夷
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制其本也自古多人
猶惜民命得以御寇況今千不遺一益宜存在以伐大賊
今若得改之則歲活數萬生數亦如之若此十載生各數
萬斷支之後隨刑使役不失民不乏用富國強兵此之謂
也
又曰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反於刑生刑以徙
生徒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亡加
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蓄臣議者因曰不
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

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
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
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
重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
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不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
盡也亡者刖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
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
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瘳愈可役
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虐也生育繁阜之道
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
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宜杖罰及宜制其罰數
使有常限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
作誡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

刑去其爲惡之具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戚居必死之
窮地　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切以爲識務之甚也
博物志曰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漢興文帝感太倉
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云宜復之迄漢末魏初陳紀
又論宜申古制孔融謂不可復魏武帝輔漢欲申之鍾繇
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義達丁謐衆議各有彼此
多言時未可復故遂寢
崔寔政論曰高祖非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文帝去
肉刑景帝減加笞由此言之世有所更何獨[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刑法部十五

髡　鞭
笞　考掠

髡

周禮秋官上掌戮曰髡者使守積鄭司農曰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其體者也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言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也
後漢書曰鄧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
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
車徵詣廷尉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以
謝
曹瞞別傳曰太祖常行經麥中令士卒犯麥者死騎士皆
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　主簿對以春秋

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
爲軍師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吳範與鄱陽太守魏騰少相友善騰嘗有罪
吳主怒甚敢有諫者死範謂騰曰與汝皆死騰曰死無益
何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閤下使鈴
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曰有使汝爲
吳範死汝子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　吳主大怒欲
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吳
主意釋乃免騰
晉律曰髡鉗五歲刑
張斐律序曰髡者刑之戚秋彫落之像
後魏書曰李訢負罪得降免有旨鞭髡刑配爲廝役訢之
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

虽末幾而復為太倉尚書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亡依鮮卑山後遂繁息今皆髡頭衣赭亡徒之明効也

鞭

書曰鞭作官刑（為治官事之刑也）

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又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又曰衛獻公初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

怒鞭師曹三百

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遵而問焉伯遵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取道遠矣伯遵下車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遵曰君為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壅之雖召伯遵其若之何伯遵由丞問焉（對至衆發重問之也）輦者曰君親素縞帥臣而哭之既祀焉

後漢書曰劉寬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漢晉春秋曰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尚書郎

晉中興書曰謝鯤字幼輿弱冠知名值中朝大亂長沙王乂輔政親媚小人忌害君子時疾鯤名譖之乂遂執欲鞭之鯤解衣伏鎖神無遷容乂異而釋之文無喜色

又曰皇帝詔飛督王饒忽上吾鴆鳥口云以辟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頓鞭饒二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監於四衢道焚燒之

後魏書曰甄琛監決趙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昔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

三國典略曰齊崔季舒遷鉅鹿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造白牘公不慮不決在郡七載獄無停囚

齊春秋曰齊景真為晉平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未嘗用之

齊書曰薛安都從弟道生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

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紿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迴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

南史曰褚玠為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寵縣人陳信家富謟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恣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

唐書曰太宗以暇日遍閲群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系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決笞者皆六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捶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死者人生之至重若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難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須制决罪人不得鞭背

晉令曰應得法鞭者即執以鞭過五十稍行之有所督罪皆隨過大小大過五十小過二十鞭皆用牛皮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四廉常鞭用熟靻（之列反）不去廉作鵠頭紐長一尺一寸鞘長二尺二寸廣三分厚一分柄皆長二尺五寸

搜神記曰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毒寒溫臭味所主教天下号曰神農也

異苑曰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死後還其婦來善開體有鞭瘡而却着鏁問去有何過至如此曰曾因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

列女傳曰楚野辯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荊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車之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為尚書僕射時匈奴有降者詔賜縑三百疋尚書郎暨鄭誤以三千疋賜之上大怒鞭郎殿下重痛將死意直排閤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郎賞誤發雷霆之威海內謂陛下貴微財而賤士命也

又曰謝夷吾為郡功曹吏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關啓夷吾鞭功曹佐吏門閤卒牽車馬出之收其人從倫為解之良久乃已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三父給亭治道坐不竟當得鞭嘉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梅陶自叙曰余居中丞曾以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階皇太子所以得崇於上由吾奉王憲於下也豈其枉道取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賜以清讌

笞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亡璧意疑儀執掠笞數百不服釋之

漢書曰曹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謂窋曰汝歸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

相國日飲無所請何事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帝所陳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趍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

又曰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存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又曰車千秋為高廟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之千秋上急言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耳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之言是時
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焉
又曰孝平后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
哀欲嫁之廼更號為皇新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
世子豫誠誠飾也飾醫往問后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
發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
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　丁固追上被髮而顧曰丁公
何相逼之甚乃迴馬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氏失
天下是子也為人臣用兩心非忠也使下吏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曰無穀食自當來五日折箠笞之
非諸將憂也
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署范滂功曹委任政事滂外甥
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
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
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斷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
不可違資乃止
又曰橋玄再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
禎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
隋書曰劉行本為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
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
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
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
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管子曰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怒者其理然也弱子

慈母所愛也不以其理下瓦則慈母笞之
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問曰他日笞之未
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之衰笞不痛
是以泣之
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縣竹人也少有孝行習
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
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

拷掠

釋名曰搥而死曰掠掠狼也用威如狼也
漢書曰景帝詔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此先帝之
所重也而吏未稱職以掠辜苦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
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若瘦死者坐
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也
後漢書曰薛安為揚州從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為
倉曹掾受贓穢刺史歐陽操遣安檢治拷覆取實安乃收
就拷掠五毒乃以針刺就手十指甲使令爬土又燒鐵令
赤使挾之肘腋內燋爛肉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無款伏
安乃覆就於舡下而燒馬糞於舡兩頭熏之火滅謂就已
死發舡視之乃張目謂其主者曰公何不益糞添火而使
絕之何也主者乃報安安大驚遂引就共坐談論乃解其
事耳會稽典錄又載
又曰遭黨事當考實李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
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十代宥
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
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又曰周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

人被掠而重生者轉騎都尉
後魏書曰盧度世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箠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命遂被考掠至乎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
又曰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乞突等將肆逆古真知之密馳以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持之以兩車軸捍其頭傷其目不服乃免之
梁書曰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曰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中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持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曰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議之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宜可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進退而求於事為衷
會稽典錄曰梁宏句章人也太守尹興召署主簿是時楚王英謀反妻疏天下牧守辭發興在疏中徵詣廷尉宏與門下掾陸續等傳考詔獄掠毒備至辭氣益壯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

刑法部十六

杖 督 流徒

杖

尚書堯典曰朴作教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禮記學記曰檟楚二物收其威也
家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後漢記曰明帝時政事嚴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為大匠卿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稱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乃與小吏為密乎帝聞而愈敬憚之
又曰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為郡吏太守楊沛夢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對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
蜀志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日乃歸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撾胡至於以杖傳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濤為司徒頻讓不許出而徑歸家左丞白褒又奏濤違詔杖褒五十
晉陽秋曰諸葛武侯杖十以上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後周書曰宣帝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

不可勝言每笞箠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右妃嬪御雖被寵愛亦多被杖搒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

北史曰盧潛爲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色不變

三國典略曰齊義寧太守荀仲舉字士高潁川汝陰人也在郡清簡亦工詩詠嘗與長樂王尉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齊文宣知之賜杖一百或問其故云我那許當時正疑是鹿尾耳

又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是吾家千里駒也初爲定州刺史開府王迴洛與獨孤拔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宣命於州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不爲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間構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迴洛決鞭二百拔宜決杖一百

隋書曰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身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

又曰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

又曰燕榮爲幽州總管按部道次見蒙荊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搒捶如舊

唐書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勑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而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爲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世祖曰桓宣武在荊州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正從朱衣上過桓室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門下過令

史受杖上稍雲根下拂地足意譏其不着宣武云我猶患其重

傅集曰咸爲左丞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恒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煖爲佳蘇治瘡上急痛故寄往之咸答違距上命稽停詔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繞加罰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好唯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

襄陽耆舊記曰羅尚爲右丞是時左丞處事失武帝意大怒欲案入重罪事連尚於是尚爲坐受杖一百時論美之

益部耆舊傳曰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仕縣主簿縣長廣都朱淑以官穀割設當論重罪播爭獄訟身受杖數千披肌割膚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每將掠拷吏先驗問伏不

播答言忽得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見明也

三輔決錄曰丁邯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爲郎以令史次補也世祖改用孝廉選邯補爲郎邯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爲令史職尓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爲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督

晉書曰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

晉律曰諸有所督罰五十以下鞭如令平心無私而以辜死者二歲刑

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束晳勸農賦曰乃有老閑舊猥挾狡難覔時雖被考不過校督歌對囹圄笑向桎梏

流徙

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

又曰流宥五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爲民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郡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此高聰比徙此文或其所製表高祖悟曰必應然也

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鏁傳送

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鏁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惣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爲雍令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

刑法部十七

除名　免官　收贖

禁錮

除名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胡毋崇爲永康令多受貨賂政治苛暴詔都街頓鞭一百除名爲民

隋書曰賀若弼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徵還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必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之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又曰賀若弼坐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唱言云此二人唯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

民

又曰高熲得罪除名爲民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愼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

又曰權武爲潭州總管晚生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内獄囚武帝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

晉律曰吏犯不孝謀殺其國王侯伯子男官長誣偷受財枉法及掠人和賣誘藏亡奴婢雖遇赦皆除名爲民

又曰除名比三歲刑

又曰其當除名而所取飲食之用之物非以爲財利者應罰金四兩以下勿除名

晉潘岳閑居賦敘曰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

免官

後漢書曰梁松遷太僕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懸飛書誹謗下獄死

宋書曰庾登之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臟貨免官

又曰謝靈運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因靈運横恣表其異志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以爲臨川内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

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上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参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

晉律曰免官比三歲刑其無眞官而應免者正刑召還也

又曰有罪應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職官

又曰其犯免官之罪不得減也

又曰其當免官者先上（免官謂不聽收治者也）

收贖

書曰金作贖刑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鍰黄鐵也）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倍百爲二百也）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國語曰桓公問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鎧兵弓矢之屬）管仲對
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宥之也謂宥其過使以甲兵贖罪）制重罪贖以犀甲
一戟（重罪死罪犀兕皮可爲甲戟戟戟也秘長二丈六尺）輕罪贖以鞼（如位）盾一戟
（輕罪半刑之鞼音盾綴革有文如繢）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贖分兩之差今之罰金
是也書曰金作贖刑也）
家語曰魯國之政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
貢贖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
以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
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
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法於諸侯矣
漢書曰文帝常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蹕
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

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迺罰金耶
又曰張敞上書論死刑以下出粟贖罪以給軍用蕭望之
以爲父兄囚執子弟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
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且富者得生貧者獨死刑法
不一也
又曰禹貢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汚賈人贅壻及
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欲令禁止海內
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日見功大遂縱
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
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衛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
出上谷公孫敖出代郡李廣出鴈門敖以七千騎廣爲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趙食其穀栩人也（栩況羽切）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
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騫至匈奴引兵出騫坐
行留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右衛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
後漢書曰孝明時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疋
左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犯罪未發
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後爲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
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人
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論
又曰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也承爲荊州刺史王廙所害

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版橋
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
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
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
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
聽以贖論
齊書曰到撝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
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荊其俗鄙復謂
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
散騎復可故不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
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楃查以刀子削之又曰
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
唐書曰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

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秉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

會稽典錄曰楊矯爲右丞詣南宮取急宗條閤舊事於複道中逢太常羊柔不避車又下矯糺妻柔以爲知丞郎應行威儀有序九列外官而公干犯請廷尉治柔罪詔勿治以三月俸贖罪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癃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贖死金二斤也

又曰失贖罪囚罰金四兩也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禁錮

傳曰楚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詰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又曰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之)二十二年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後漢書曰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訐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

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又韓棱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上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

又曰第五倫上疏云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趍勢之徒誠不可親近

齊書曰王晏弟詡位少府卿勑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知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勑特原

典略曰馬騰在東觀十六年以爲久費精思非養生之道擅去辭署免官禁六年

崔鴻前燕錄曰遼東內史宋該舉侍郎韓偏爲孝廉慕容儁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及王威臨討憑城醜詈此則勃之甚杰何舉之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

晉令曰犯免官禁錮三年

鄭玄別傳曰玄病篤與益恩書曰吾頃黨禁錮十四年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刑法部十八

赦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書曰眚災肆赦（眚過災害肆緩言大過害者當緩赦之）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周禮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又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爾雅曰赦舍也（舍放置也）

論語曰子路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史記曰陶朱公子殺人囚於楚公曰殺人而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以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遣其少子長男固請欲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弟有罪大人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楚王曰某星犯某宿獨以德為可以除之王乃使封三錢之府長男以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曰弟今自赦故辭去莊生知其意曰自入室取金莊生耻為兒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多將金賂王左右王非能恤楚而恩赦乃以陶朱公子也楚王大怒遂殺陶朱公子明日乃赦令長子持其弟喪歸也

漢書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如淳曰秦皇令敢有挾持書偶語者罪城旦舂）

又曰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

下

又曰成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隄作瓠子歌赦所過徒六月詔曰甘泉宮內銅池中產芝九莖連葉赦天下作芝房之歌五年冬行南巡還至泰山增脩封禪赦天下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疋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擊之後元年三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群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薦獻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也

又曰宣帝地節元年四月鳳凰集魯群鳥從之戊申立皇太子赦天下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嘉瑞並見脩興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福鸞鳳萬舉集止于傍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獻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又曰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廼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于東井其大赦天下咸得自新永嘉元年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稱永信宮立恭皇后廟於京師赦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上乃親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無赦而已

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和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

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告詰金城以全民命益凌上書之即下詔赦焉

謝承後漢書曰學士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内張成善説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又曰度尚為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仍偽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乎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若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弊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又曰董卓死陝中諸將後共相要遣使詣長安相聞求乞大赦尚書令王允等以為赦卓時已赦今復求一歲不可再赦李傕等曰京師不赦我我當死不若決之若攻長安克之則可大得天下不克則盡鈔取三輔婦女財物西上隴歸鄉里作賊延命尚可數年於是帥兵西向長安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受禪即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天下

又曰陳留王奐即位咸熙二年二月加相國晉王冕十二旒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銀車等癸未大赦八月辛卯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紹封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尺二寸白髮着黃單衣黃巾柱杖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

吳志曰呂蒙病發孫權迎置内殿夜不能寐病中有瘳為下赦令

又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擁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河南人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

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干寶晉紀曰庶人楊氏卒于金墉城陳留董仲道遊於太學喟然而歎曰建斯室也何為者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除其殺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為道法所不容也何今日公卿而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事乎天人之理既感大亂將作矣顧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易稱知幾其神卿等各可深逃乃身荷擔妻子惟鹿車以入于蜀山莫知所至

王隱晉書曰武帝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上乃設壇受命于郊即洛陽宮幸太極前殿大赦天下

又曰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壬申上即位于長安改年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前後不及者皆除之

崔鴻前秦錄曰王猛疾病未瘳苻堅大赦死已下

又曰永興元年苻堅將爲赦與尚書左僕射王猛右僕射苻融密議於露堂屏左右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久之乃去俄而長安市里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何從泄也於是勑外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者蒼蠅也

後魏書曰崔玄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爲人蠹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元成侯屈等議赦之屈曰人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安人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

初貝反

行自秦漢已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後周書曰明帝二年夏詔比屢有糺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廐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知者有司宜即推究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北齊書曰宋良字元友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保初大赦清河獄內蓬蒿但滿無囚可赦唯率將吏拜詔而已

又曰後主將大赦時臨漳令李世業爲臺所劾贓多至死世業即穆提婆門陛令萱言於後主所以大赦從由是頻赦遂以爲常平恩縣步曹賀肫小人莫貪數犯刑憲但入狴牢無不遇赦故世人以肫爲赦之候

又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隋書曰張煚爲天官司會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煚卒本官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无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徒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數囚徒歸家期以秋分還獄所因勑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而還者

勑阿

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增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克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家語曰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父子同狴狴獄也而執之三月而不別也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

孝不亦可乎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煞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以獄是煞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砭石也

又曰赦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郭象注曰宥使自有則治法治之則亂）在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也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無治乃不遷淫耳）

淮南子曰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而活人其望赦同其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燃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李燮別傳曰燮年逃亡匿臨淄男爲酒家傭靈帝即位時月經陰道臺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北陽芒迫卯熒惑入大角犯帝座其占當有大臣被誅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占在固今月經陰道國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赦天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廐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海內先賢傳曰王允字子師誅董卓卓將郭汜李傕等聞卓死引兵還圍長安燔掠官省死者萬數大赦天下允忠節三朝更赦書去其赦射帝營宮闕不從此令是日遂及於難

華陽國志曰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也

王符潛夫論曰凡治疾者必先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也爲國者必先知人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也夫賊良人之甚者莫大數赦赦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孝明帝時荊州舉茂才初過謝因賜食事訖問何異聞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牙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耶對曰是帝乃震怒曰賊發部中不能擒然才何以爲茂乃棰數百便

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

崔寔政論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赦亡命之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皆至於死頃間以來歲且赦百姓輕爲姦非前年一冬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喑啞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赦爲常俗赦以趣赦轉相驅踧而不得息雖曰赦之亂捕擊耳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睦妻嘗妬乃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遂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爲夫婦如初

傅子曰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境內放長蛇於左右也

荀悅漢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爲大赦期六十日

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望氣經曰黃氣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古樂府歌詩曰始出上西門遥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楊刀右據宛

景矛上山四五里問吏得女休女休前置辭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刀矛未及下攏橦擊鼓赦書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三

釋部一　　叙佛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顔師古注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紀曰浮圖者佛圖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號爲沙門漢言息自心蓋息意去欲而歸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脩道以練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

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而黃金色陛下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問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於一躰之內而所明在於視聽之表故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也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宋書曰顧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由此而始興焉

又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歡雖同二注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為道人以駁之

後魏書釋老志曰九流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門階次二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致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三歸

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梁書曰郭祖深以武帝溺情內教朝政弛縱與櫬詣闕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事農業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本勤末置近効賒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從尼則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楊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教化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等追共撰述教為十二部經

唐書曰傅奕上疏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群官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於空桑乃遵

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荅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為是人

又曰會昌中道士趙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繇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靜膠固而排釋氏

牟子曰或問曰佛從何而生寧有先祖牟子曰佛生天竺假形王家父曰白淨夫人字曰淨妙四月八日佛精從天來夫人晝寢夢見象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因以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頰如師子皮不受塵水手足皆鉤鏁毛悉向上

又曰子得佛道以來良有益否牟子曰吾自得佛道來如開浮雲見白日如執火炬入冥室矣

建康實錄曰吳赤烏十年胡人康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

久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明帝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騰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遺類乎因引見僧會其言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是江東初有佛法

高僧傳曰釋惠嚴宋高祖素所知重文帝在位情好尤密先是帝未甚崇信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迺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奥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摹之推達性論尤爲名理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邪帝悅曰釋門有御亦猶孔氏之有季路

世說曰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注云佛經之行東國尚爲而記傳無聞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止殿前意甚忻悅明日問群臣有通人傅毅對曰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於是上悟遣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蘭臺石室

又曰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時人以爲名言是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爲此像也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姓釋伽號牟尼佛

普曜經曰從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飯王宮摩耶夫人剖左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本相經曰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涅槃經曰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蘇從生蘇出熟蘇熟蘇出醍醐醍醐蘇之精也

法顯記曰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河鄯張掖州郡之處

佛國記曰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呵條國又一牙在天上又一牙在海龍王宮又一牙在乾陀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牙或時放光明香花散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沒

唐韓愈論佛骨疏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八十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未有佛也至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考所極蓋亦非因事佛而致然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三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爲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也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審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正斯弊其事遂止陛下神聖英武數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愚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身縱未能行豈

可恣之轉令盛矣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樓以舁入內又令諸寺迭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以祈福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更惜身命以至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弃其業次若不明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宜於國尚令巫祝以桃茢拂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四

釋部二

奉佛

袁宏後漢紀曰楚王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修浮圖祠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罪英遣郎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以率先天下過惡素積喜聞大恩謹奉黃縑二十五疋白紈五疋以贖其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令還縑紈以供桑門之盛饌

晉書曰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數百糜費巨億而不悋也親友至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准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illegible]

又曰王恭性雖抗直而闇於機會自矜貴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經神色無懼

宋書謝靈運傳曰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譏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又曰袁粲字景倩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孫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諱日君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並免官

又曰范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又曰宋明帝頗好玄理以周顒有辭義引入殿内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止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録唯此塗白黑無一又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見重如此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嘗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又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武帝不豫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于經案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

又曰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廉讓好學年七

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

又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李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廳事又於廳上設入關齋俄而牛死

又曰滕曇恭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晝夜哀慟時忽有神光自門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

梁書曰廬江何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伯璵卒幼璵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兄弟年並八十餘

又曰范雲從父兄縝字子真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墮於茵席之上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乎子良不能屈

又曰武帝大弘佛教而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宫内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甘露降於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

又曰何胤居虎丘西寺講經學僧徒隨之常禁殺有虞人

逐鹿鹿徑來趍胤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炉奩并函書曰貧道發自楊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炉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内立明珠柱柱乃七日夜放光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又曰建平王大球簡文第十七子也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諱身當代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曰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惠如此

又曰大中元年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萬姓設救苦齋

以身爲禱九日辛未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服
御法衣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用素瓦器乘小車私人執
役甲午昇法座爲大衆講涅槃經癸卯群臣以億萬奉贖
衆僧默然乙酉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帝
三荅書前後並稱頓首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三
惠經乃捨身爲奴皇太子已下群臣出錢億萬奉贖是夜
同泰寺爲天火所燒略盡二年帝昇光嚴殿講三惠經又
捨身群臣以億萬奉贖僧衆嘿然百辟詣鳳莊門上表請
帝帝三荅皆稱頓首丁亥服袞冕還宮高祖自初捨身後
或書經坐禪晝日不食又於元光殿坐師子座講金字經
又曰貞陽侯明俘執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送晉陽渤
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
禮佛文常云爲魏主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
失信致使紛擾因欲與梁通和
又曰初武帝軍東下用不足建安王偉取襄陽寺銅佛以
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性多恩惠尤愍窮之
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
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
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又曰到溉以有美名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
恒同居一齋洽卒後便捨宅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
所立溉所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
室朝夕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
交遊及卧疾門可羅雀太清二年卒臨終勅子孫薄葬之
禮言訖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讚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
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周弘正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
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
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聽法師疑非世
人覘知大相賞狎
又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
成王法曹行參軍常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
孝秀相得甚懽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
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先
明釋典攻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續者百餘
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
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又曰庾詵普通中詔以爲黄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
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
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
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
可久駐顏色不變言終而亡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
已去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諡節處士以顯高烈
又曰張孝秀字文逸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
史後歸山居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
盡供山衆博涉群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
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
又曰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教邵陵
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
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
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議必使屈服不得空立
主客於是學者各起問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旨論者拱

默藏授而已綸甚佳之
陳書曰後主沈皇后諱婺華身居儉約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爲事常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陳亡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静寺爲尼名觀音
又曰孫瑒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皇興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又曰徐陵以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解釋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之抗
又曰徐孝克後東遊居錢塘之社義里與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旦講佛經[illegible]受旨數百入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太[illegible]書丞不就乃蔬食

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陳亡入長安隋文帝聞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内有非常香氣隣里皆驚異之
又曰傅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陳文帝召爲撰史學士縡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明法師三論盡通其學初有大心寺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
隋書曰姚察煬帝即位授太子内舍人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每日設清水齋食菜果　菜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軀柔軟顏色如恒
唐書曰白居易會昌中罷太子少傅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自稱香山居士常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遺命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
又曰裴休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恒齋戒屏嗜欲香爐貝典不離齋中咏歌贊唄以爲法樂與尚書紇千泉皆以法號相字　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
又曰元和中憲宗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捨如不及韓愈上疏極陳其弊貶潮州刺史
洛陽伽藍記曰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威人也父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朗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恒與沙門論

議時號爲玄宗先生
談藪曰王玄謨爽邁不群北征失律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音經千遍可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由可得乃口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
又曰梁高祖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皆窮極工巧殫竭財力百姓怨苦殆不聊生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爲奴朝廷共斂珍寶贖之有事佛精苦者輙加以菩薩之號其下書皆云皇帝菩薩
又曰崔光常晝坐讀佛經有鴿入懷緣臂上肩久之道俗嗟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四

釋部三

僧

僧　文僧上

宋書僧道生彭城人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

又曰徐湛之為南兗州刺史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時有沙門釋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姓湯位至楊州從事

又曰沙門慧琳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為主客酬答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伍論行於世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權侔宰相會稽孔覬常詣之慨然歎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齊書曰趙僧岩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後忽為沙門棲遲山谷常挈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鋌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

建康實錄曰沙門支遁字道林常隱跡東山不遊人事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耳卒後戴安道常經其墓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蓋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支遁傳云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

又曰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冥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歲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外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病卒

梁書曰有慧岩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闘場寺多禪師都下為之語曰闘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

高僧傳曰攝摩騰中天竺人漢明帝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於彼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洛陽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騰所住處今雒城西白馬寺是也

又曰竺法蘭亦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後卒於雒

又曰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初見沙門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遺風耶即召僧會詰問

有靈驗否會曰如來遷逝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
昔阿育起塔八萬四千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會乃潔齋
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三七日果獲舍利權大歎服
即爲建塔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陁里
又曰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呼爲高座傳云國
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蜜天姿高朗風
神超邁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
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蜜常在石子崗東行頭
陁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於塚後有關右沙
門來遊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仍曰高座寺
也
又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形雖不逮於人而聰
俊罕儔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師

敬異之爲受具戒至鄴遇佛圖澄而見嗟賞與語終日因
事澄爲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後
避地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
籍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稱言
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荅安常注諸
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見瑞相乃夢見
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入
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設食後至遠公乃知和
上所夢賓頭盧也以晉太元十年卒年七十二羅什在西
國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
一皮廣寸許着臂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
爲印手菩薩
又曰惠遠姓賈鴈門樓煩人也屆尋陽見廬峯清靜足以

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爲遠又於山東立房殿
即東林是也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
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並弃世
遺榮依遠遊止著法性論羅什見而歎曰邊國未有經便
闇與理合豈不妙哉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
不入俗每送客常以虎溪爲界焉惠遠集云隆安六年桓
玄遺書於惠遠言沙門令致敬王者惠遠荅書論不可致
之意又言袈裟非朝廷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非沙
門之儀竊所未安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論家二
論出家三論出求宗不順化四論體不兼應五論形盡神
不滅者是五論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
又曰竺道生姓魏鉅鹿人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初入廬山
幽栖七年後還都止青園寺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

猷從之問道生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忘象言以詮理入
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
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
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闡提人
皆得成佛于時大部未傳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後涅
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
契
又曰釋惠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晚適廬山
諮稟惠遠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辨新舊風
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
觀肇第
洛陽伽藍記曰融覺寺比丘曇謨最善於釋學講涅槃花
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其徒禮之號爲

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沐支讀
曇謨取大乘義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即爲胡書寫之
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遥禮之號爲東方聖人
又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廬山遠大師大師
歎仰不已又呈劉遺民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方袍之
語出遺民也
又曰佛耶舍此云覺明日誦三萬言洞明三藏與羅什法
師情好共出毗婆沙論及四分律爲人髭赤時號爲赤髭
三藏
談藪曰北齊高祖多殺戮有稠禪師者以業行著稱藪之
曰陛下羅剎化臨水少自見之如其言果見群羅剎在其
後於是乃禁斷鷹鷂造佛寺斷屠殺不食肉
又曰汝南　周捨清信士也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

八千六百五十五　五　壬

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鍮石香罏荅曰檀
越既能載蠢蘇負道何爲不執鍮僕射徐孝嗣修緝高座寺
多在彼宴息法雲曰法師亦治蕭寺日夕遊此二寺隣棲
而不相往來嗣常謂法師常在高座不遊高座寺荅曰檀
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又曰魏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全無菹䐜胣户佳
恕父名諧以爲犯諱恕曰短髮粗疏重公曰貧道短髮沙
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辨䐜諧重公常謁高祖問曰弟
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荅曰天保寺刹及
出向劉孝綽道以此爲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
高僧傳曰三藏法師玄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學自咸
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陀城九十二年備
歷聖君龍庭之文敦猶之袟皆研機覩奧矣又造伽藍結

集之壇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
是五天儀衆十八國王獻氎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
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弘福道場乃召名德僧靈潤
等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
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疏朗凡所遊歷一百二十
八國
長阿含經曰九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
四十二章經曰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
增一阿含經曰沙門皆草蓐爲床
又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
無爲經曰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華誦經爲中華助衆爲下
華
道安傳曰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
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經果稱四
河入海無復河名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

八千六百五十五　六　徐ま

異僧上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炎聰懿有
大節將嗣相位乃辭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
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
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
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
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
一年博覽五經爲性率達不拘小檢專以大乘爲化諸學
者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
莫之能抗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符堅聞之乃遣呂光
率兵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還至涼州聞

符堅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羅什在涼州積年姚興
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嘗講經于草堂寺忽下
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以宫女進
之生二子焉
又曰沙門曇霍禿髮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
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或人藏其錫杖曇霍大哭
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後兵亂
不知所如
又曰佛圖澄天竺人也姓白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
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
誦神呪能役使鬼神以油麻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
見掌中如對面焉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
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常齋時平旦流水側從腹旁

太六百五十五　七

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還内腹中卒於鄴宫寺後有
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石季龍掘而視之唯有一
石而無尸季龍惡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
季龍死
梁書曰沙門釋寶誌不知何許也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
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齊之交稍顯靈迹被髮
徒跣語嘿不論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鑷剪刀
鐲屬挂杖負之好爲讖記所謂志公符是也天監十三年
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户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
無疾而終先是琅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撤
飲至亡勅令筠爲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許人也形皃寢陋心識
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

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朱時
人莫能解建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又曰法雲寺西域烏長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摩羅聦惠
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及隷書凡所聞見無不
通解京都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授持之戒行真苦秘
呪神驗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見者莫不驚怖
西域所賫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高僧傳曰耆域天竺人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見洛陽宫
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宫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又曰匠
此宫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
又曰揵陁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雖敬其風操而
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鵄山山有寺廟處基
撫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遂撿視入山到一處四面

平六百五十五　八

平坦勒示云此山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
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焉
又曰釋曇始關中人晉孝武太元末賫經律數十部往遼
東宣化顯授三乘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熈初復還關中
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常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
又曰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
脂隱居岩穴習禪爲務後小疾便告衆云亡常誦寶積經
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裁
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有紺馬負金棺昇空而
逝
又曰竺曇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遊江左止剡之石城
山乞食坐禪後有神見形詣猷曰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
弟子輙推室以相奉天台山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

傳云上有釋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之
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
篤今未得度却後十日自當來也猷每恨不得度石洞開
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
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得住於是而返
又曰釋曇諦其先康居人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
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
孕生諦諦年五歲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
置何處答曰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
見僧䂮諳法師䂮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䂮晚入吳居虎丘
寺唐高僧傳曰萬迴姓張氏閿鄉人其形如愚蒙其跡乃
神聖苦樂貴賤不關其心歌哭隱顯不恒其性剃髮褐衣
遊伽藍 年十歲有兄戍遼陽其母憶甚飾僧祈福師忽
然裏齋餘出門徑去晚際執兄書至母撫問其由默然而
無對後兄來還言是日萬迴云從家來喫齋餘取書而反
始知其靈神焉中宗賜號玄通大居士封雲壽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五

金澤文庫

金澤文庫

釋部四

異僧下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
行見稱雖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位乃深惟苦空厭
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而遊
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多有神迹世
莫能量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別值世主
不稱每輒恚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
與同學辭訣云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然性多恚怒命過
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值靈帝之末振錫江
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過宮亭湖廟此廟舊有靈
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
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時商

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
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
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宮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
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
欣何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
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
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
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
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
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
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
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

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
曰向之少年即宮亭廟神也得離惡形矣
又曰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
燉煌郡年八歲出家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遂通外國
之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
泉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
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
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法護以世居燉煌而化道
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又曰帛遠字法祖才思俊徹敏朗絶倫誦經日八九千言
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典多所該貫背惠之末太宰
河間王顒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辰靜
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伏

其遠達後奄然命終群胡各起塔廟少時有一人姓李名
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
云講畢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
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
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
又曰佛馱跋陁羅此云覺賢本姓釋迦氏維羅衛國甘露
飯王之苗裔也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
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
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
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
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
迦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歲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
爲人也後於密室閉戸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

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淺深後
屢見神變乃歸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然常欲遊方弘化
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既要請苦遂愍而
許焉於是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
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
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
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於後
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一船獨
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
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
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法云何空
答曰衆微成色色自無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
色空復何破答曰群師或析一微我意謂不爾

又問彼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
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
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
緣一微故有衆微微自無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
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
又曰曇無讖天竺人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
師後隨王（王即天竺王也）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
水因讚曰大王聖化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鄰國聞者皆歎
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深加優寵後王
涼涼王沮渠蒙遜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嘗告蒙遜
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即以術
加之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以驅之乃讀呪
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

奔騰而逝境內獲安蓋之力也
又曰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也三歲便度爲沙彌十歲
遭父母憂孝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
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走唯顯獨留
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
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棄
穀而去及受大戒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
年西度流沙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瞑
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多黑師子亟
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
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雖有險難吾不懼
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旣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
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

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踞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
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
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便可退矣師子良久
乃去明晨乃還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
一道人年可九十餘容服麤素而神氣儁遠顯雖覺其韻
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
耶答云頭陁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恨更追至山所有橫
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
又曰曇無竭此云法勇至罽賓國禮拜佛鉢住歲餘學梵
書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雖屢將危險
而繫念所賷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
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
後渡恒河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
初尋有大群象來野牛驚散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
類
又曰釋智嚴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
途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彈指三人
開眼俄而還閉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
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卽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
者旣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勤還
都卽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起精
舍卽枳園寺也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
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謂云嚴公當
來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
而識之密加禮異

又曰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累世爲王年十四便機見儁
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
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
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煑油誤澆其指因請
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
苦尚不能代況三塗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
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
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
行山野遁迹人世往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眞之衆咸謂已
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元嘉初文帝知跋摩已至南
海於是勑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
虎市山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
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槌跋摩已

壁或冒雨不霑或履泥不濕時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
寶月殿殿北壁手自書作羅漢像乃作定光儒童
有布髮之形像始成之後每夕放光此山本多虎災自跋
摩居之晝行夜往或值虎者以杖按頭戲之而去於是山
旅水賓去來無梗嘗於澗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
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空彌漫生青蓮華沙彌驚
恐大呼往逐師子了然無所見後文帝重勅觀寺等復更敦
請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因
問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既
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
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
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
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

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
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以大矣不殺亦以衆矣寧在闕
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
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誕
滯近教者則拘攣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
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
又曰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
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門戶極甚微
奧為人沈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
師少好遊方有如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返
乃現形告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
往南方語畢即收影不現遂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于壁
迄今猶有聲影之驗來誠祈福莫不響應
又曰釋智猛雍州新豐人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有釋
迦遺跡及方等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萬里咫尺
千載可追遂發長安到罽賓國有五百羅漢常往返於阿
耨達池有大阿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為說四天
子事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
紫紺四際盡然以香花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
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鉢時復不覺重至迦維羅衛
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其所遊歷
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
又曰天竺沙門僧伽達禪學深明來遊宋境嘗在中坐禪
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
彌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鳥授食何為不可於是授而
進之

又曰求那跋陁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
號摩訶衍譙王欲請講華嚴經而跋陁自忖未善宋言有
愧懷數即旦夕禮懺於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衣
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陁具以事對答
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
也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道義皆通備領宋
言於是就講
又曰沙門寶意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
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號為三藏常轉側
數百具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
祖施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竹
席一領空卷之呪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

然

又曰竺法崇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

又曰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於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閉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及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

又曰釋曇邕於廬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

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袷風姿端雅從者二十餘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神仙乃爲說法受戒神嚫以外國匕箸禮拜辭別倏忽不見

又曰釋僧苞建三七日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乍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有黃衣者四人遶塔數匝忽然不見

又曰支曇蘭晉太元中遊剡縣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令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衆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皃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凉訖蘭問住在何處答曰在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問與家累仰投乞授歸戒蘭即爲授之受法竟嚫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禪衆十餘共所聞見

又曰釋玄高母夢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及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出家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林陽堂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多有靈異磬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學徒之中有玄紹者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潔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其餘如紹者有十一人西海有梵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說法不

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

又曰釋僧周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居寒山山在長安西南百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床後出燒身並二日方盡焰張天而房不燒弟子收遺灰架以塼塔

又曰阿羅竭者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此婁毛山石室中坐禪此室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蹍（尺展反）室西壁陷沒指餘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病

又曰竺法慧本關中人晉康帝建元中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賞繩床自隨於閑曠之際則施之

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繩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照爲人所擲脚遂永疾

又曰涉公西域人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祕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

又曰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以木杯渡水因而爲目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唯持一蘆圌子更無餘物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于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四小兒並長四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

西界蒙籠樹下也李禮拜請還家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常且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時未成渡云暫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岩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邑共殯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鞋履既至彭城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廼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荅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撿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撿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損比欣次第熟視皆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顯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去欣爲辦粮食明晨見粮食具存不知渡所在

續高僧傳曰釋慧恭益州成都人也與同寺慧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恭往荆楊訪道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歡共敘別離三十餘年同宿數夜遠言誠泉湧恭音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欽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無所得耶恭對曰爲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得一部經乎恭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聲曰觀世音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大許人且向爲童子出家與遠立誓登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煩惱所爲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益之煩惱也恭曰經雖小佛口所說遊歷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

爲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普門品遠已講之數百遍如何欲關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氛氳遍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寥亮振空花則霏霏滿地誦經竟下座自爲解座梵花花樂方歇慧遠投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臭穢死尸旣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請佛力耳即拂衣長揖涕流而去前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七

釋部五

經　像

經

晉書曰姚興如逍遙園引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肇曇順等八百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此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爲中書令善談玄深爲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

梁書曰張稷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嘗閑閣讀佛經

又曰劉勰字彥和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勑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鬢髮自誓勑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又曰梁武嘗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爲誦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辦答又謂之如初如周惶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誦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然法華云聞經隨喜而不獲長如周而獲其長由是嘗有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欲信佛法及丁所生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寓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後魏書曰裴宣高祖嘗令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

唐書曰韋穀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

又曰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花嚴經殘梵夾令僧般若三藏於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於崇福寺翻譯成四十卷

高僧傳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敍大意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洛陽伽藍記曰神龜元年十一月太后遣崇靈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涅槃釋曰是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

像

晉書曰恭帝深信浮圖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於瓦官寺帝親迎之羣臣步從滿十許里

又曰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

蓮腹
又曰秦將呂光伐龜茲將軍杜進夢金像飛越龜茲之城
曰所謂佛神去之胡亡必矣
又曰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
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趺悝乃下車
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
徑牽至寺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趺
浮出取送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
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艷交州送臺以
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
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
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
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

此五僧至寺見像歔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像趺先
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
爲第四女所造也
宋書曰劉牢之子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四月八日見
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
又曰沉道虔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
設像之日輒舉家慟哭
又曰自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戴逵特善其事顒亦參
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亦不
能改乃迎戴顒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減臂胛瘦患
即除無不歎服
梁書曰阮孝緒末年蔬食斷酒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
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又曰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尺旃檀像量之剩二尺成丈
八形次衣文及手足更重量又剩一尺五分至大通五年
寺僧洽重量又剩七寸即是長二丈矣大同四年移入大
殿勑主書吳文龍更量又剩五寸凡五度量即長二丈七
寸豈非精誠所感耶
又曰武帝捨宅造寺未成於小莊嚴寺造無量壽像長一
丈八尺及鑄而銅不足帝又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送銅
未至像處已見銅車到像所於是就冶一灌便足在後臺
司銅至方知向來送銅靈感所致及開模像以成丈九而
相好不差又有大錢二枚見在衣條音不銷鑠其年欲移
像還寺未移前雅中估客每夜輒聞大橋上如有人修道
路往視不見人跡而倏忽光彩輝煥觀者莫不歸心
北齊書曰有沙門晏通於道傍造大漆像教化乞財所得

物成以入常以杖蔽此像號曰出課爲奴
又曰封進物海務人一息婁臈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娉及
將成禮猶竟懸違遂忽取所供養像封士元擲而示之士
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
洛陽伽藍記曰西域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
僧有像一軀舉高丈面常東立不肯西顧父老相傳云此
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來敬禮請像載歸中
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王卽起塔封四百
戶以供洒掃人有患者以金薄帖像所患處卽得除愈後
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彩幡蓋亦
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幡上隸書多云太和景明延昌唯
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
西京記曰光福坊大興寺有阿育金像歷宋齊梁陳數有

奇異陳國亡忽面自西向雖止之遂爾隋文帝載入長安
內中供養後移置此寺寺衆以殿大像小不可當陽置之
於北面明日乃自轉正陽衆咸驚異復置北面明日復還
轉南面衆乃懺謝不復更動
又曰榮國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麤惡甚有靈驗傳
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其女兒醜常自慨恨多作佛像
及成皆類如此千數乃至誠祈禱忽感佛見形更造諸像
相好方具其父使鬼神遍散諸像於天下此其一也
高僧傳曰釋曇翼出家事安公為師後居長沙寺異常歎
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多布在餘方僧聞外
國僧說有至誠所請者亦爲之降見乃專精懇惻更求誠
應以晉太元中忽有一金像現於渚宮城北路上光明照
灼百姓驚駭聞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

我長沙寺翼即令弟子數人捧接迎至長沙寺其後罽賓
禪師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生有胡字便曰是阿育王
像何時來此時人方知翼之不謬
又曰漢明帝使蔡愔於西域得真釋迦奇像是優田王旃
檀像既至雒明帝即令圖畫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
增一阿含經曰優填王勅國內巧匠會以牛頭旃檀作佛
像形供養晨夕禮拜是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佛像供
養亦召巧匠語言如來形體煌若天金今當以真金作佛
形像即以紫磨作如來像亦高五尺爾時閻浮提中始有
三像
法顯記曰僧尼羅國王以金等身而鑄像髻裝寶珠有盜
者以梯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其不救衆生像俯首而
與之後市人擒盜盜言其事視像尚俯王重贖其珠而復
裝之○像記曰梁武帝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
因發詔往迎像按佛遊天竺記及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
天一夏爲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賫
旃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
坐高五尺在祇洹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遣決勝將
軍郝騫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衞王曰此中天
正像不可適邊乃命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
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
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
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度大海目涉風波隨
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法者身多亡歿逢諸猛
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鍾聲岩側有僧踞
坐樹下登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罐

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陁金毗羅王自從
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
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迎還太極殿
至大清三年湘東王在江陵即位遣人從揚都迎上至荊
都後梁大定八年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見
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云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七

釋部六

戒律　禪　塔

寺

戒律

梁書曰武帝恐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又手敕革曰果報不可不信革因乞受菩薩戒

又曰陶弘景曾夢佛授其菩薩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大同二年卒遺令不須沐浴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弟子遵而行之

又曰陸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又曰蕭昱字子真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

輕脱無威望抑而不許普通五年從臨海郡行至上虞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善之

北齊書曰趙隱字彥深專意玄門崇敬佛道雖年則頤渚持戒行

高僧傳曰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專精十誦律部僞秦中振錫入關姚興待以上賓之禮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鳩摩羅什聞多羅既善斯部以秦弘始六年集僧數百餘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胡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奔世後有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弃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流支既得遠書乃與羅什共譯十誦都畢支曰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

毗婆沙論曰善分別戒名爲毗尼藏大智論曰諸羅漢問誰能明了集毗尼藏皆言優婆離持律第一請就師子座問佛在何處說初毗尼戒優婆離言我聞佛在毗舍離爾時須隣那迦蘭陀長者子初犯戒以是因緣故結初罪如是二百五十戒義三部七法八法尼律增一問雜部善部如是等八部十作毗尼藏經云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盗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故云五戒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以法能度生死故云六度色聲香味觸法能坌汙人之淨心故曰六塵

禪

寶林傳曰佛未涅槃時每告弟子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

涅槃妙心實相正法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迦葉劫諸唯然受教迦葉傳阿難阿難什商那和修自此轉相傳授至般若多羅并佛二十八師般若多羅付菩提達磨菩提達磨者南天竺人也梁普通中泛海至于廣州後過江上嵩山少林寺達磨傳惠可惠可傳僧璨隱於皖山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惠能住韶州曹溪是爲六祖

高僧傳曰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出家事安公爲師隱覆舟山岩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入禪輒七日不起

塔

宋書曰謝尚嘗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汝當其鋒家無一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悟懼未及造塔寺遂刻

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
始如車輪漸弥大直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便迴散闔門
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遂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
名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太后於宣陽門外造北嚴寺改此
爲謝鎮西寺
又曰阿育王寺塔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
滅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時居
其地以爲精舍孫綝尋除毀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
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渡江更脩飾之其後有西河
離石縣胡人劉薩阿遇疾暴亡七日更蘇說云觀世音語
云汝緣未盡當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丹陽會稽並有阿
育王塔可往禮拜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惠達遊行至丹
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氣色因就禮拜果

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集衆就
掘得三石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盛三舍利及
爪髮長一丈七尺詔遣沙門釋雲隨使往迎之先是武帝
故造阿育王等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
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經云佛髮
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自
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佛圖澄傳曰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大塔澄謂
日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
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
希也
洛陽伽藍記曰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
宮前閶闔門南一里中有九層浮圖初掘基至黃泉下得

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永熙三年浮圖爲火所
燒後有人從東萊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
若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
又曰西方佛沙伏國國王造一塔初成用真珠爲羅網覆
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羅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
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脩補因解珠網以銅鑊盛
之在塔西北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
葉被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
興心欲取即有禍變刻石爲銘屬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
後賢出珠修治

寺

後漢書曰陶謙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
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大起浮圖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

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
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宋書曰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寺
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
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
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
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驅曳下殿
愿徐去無異容
又曰巢尚之其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
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又曰蕭惠開丁父艱家素事佛凡爲起四寺南岡下名曰
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
所封陽縣名曰禪封寺

梁書曰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建立塔寺至胤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造構胤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胤容免雖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藏衣而已資無餘財

又曰謝舉宅内山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嘗自講說

又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勅周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

又曰江紑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曰近見智者云慧眼則

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水清冽異於常水夢中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得差

南史曰王懿字仲德父苗仕苻堅至二千石苻堅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徑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泰山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宋元嘉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

又曰波斯國城外佛寺二三百所梁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又曰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謂僧物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主初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運石塡泉牛死無數

唐書曰會昌五年四月括天下寺凡大寺四千二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七月勅併省天下佛寺上州各留寺一所中下州寺並廢上都東都各留十寺寺僧十人

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南明帝夢見金人長丈六項佩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金像焉時以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寺上經函常存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

又曰崇義里有京兆人杜子休宅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遂問寺之由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塼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塼數萬幷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

又曰宜壽里內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有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高三尺幷二菩薩趺上銘云晉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地是荀勗宅

又曰脩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栖菩薩逆座云得其真相

建康實錄曰晉許詢捨永興山陰二宅爲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啓奏孝宗詔曰山陰舊爲祇洹寺永興居爲崇化寺造四層塔物産既罄猶欠露槃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

又曰一乘寺梁邵陵王綸造梁末賊起遂延燒陳尚書令江總捨堂宇寺今之堂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

又曰牛頭山西峯中有窟不測深淺古老相傳云辟支佛所出梁武帝於窟穴下置寺名曰仙窟寺窟有一石鉢莫知所由來形狀甚古唐神龍初鄭克俊取將入長安乃

開禪寺志公嚴展也

高僧傳曰釋法度少出家高士明僧紹隱居琅琊之攝山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曰靳尚前度見尚形甚都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曰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爲設會受戒而去

又曰孫放西寺昔僧傾頼沙門支雲惠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蓮花插故寺東面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中標正當華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九

道部一

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虛極之妙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天地之間其由橐籥乎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絕聖弃智民利百倍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曲則全謂曲己以應務則全也枉則直謂枉己以伸人則直也窪則盈謂謙則常盈也弊則新謂守弊則日新也少則得謂抱一不離則無失也多則惑謂有爲多門則惑亂也是以聖人抱一爲

天下式希言自然者謂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合自然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謂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善行無轍迹謂體了真性行無行相則心與道冥也善言無瑕謫謂道家求意理證心忘相遣許不用籌策謂一以貫之不生他見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謂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也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謂心與道合雖無約束其不可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謂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聽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

必有精麤聖人用之則為群材之官長矣故大制不割謂聖人用道大制群生臨物不謝於自然背不割傷也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死而不亡者壽謂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折之數壽者一期之恭夫知足力行者得天常也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於太平化而欲作吾將鎮之無名之朴謂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謂虛谷而容物也大白若辱謂能潔而含垢也廣德若不足謂大成而執謙也建德若偷謂立功而不衒也質眞若渝謂淳一而和光也大方無隅謂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晩成謂且無近功也大音希聲謂不飾小說也大象無形謂能應萬類也道隱無名謂功用不彰也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故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也謂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終身不勤勞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謂開縱視聽以成其愛欲之事故有禍患不救也無遺身殃是謂襲常謂不為身災是謂常用眞常之道也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也

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能以教物

又曰上士學道受之以神中士受之以心下士受之以耳以神聽者通無形以心聽者知內情以耳聽者聞外聲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脩之於身天下自化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道者萬物之與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太上經曰混茫之氣變化為眞人與時翱翔有名無體

仙經曰神仙輕舉謂之天仙列位太清度名秘籍

秘要經曰五岳洞府隱地仙保其神形遠其憂患

又曰太清九宮皆有僚屬其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其高總稱大道君次稱眞人眞卿其間有御史凡稱太上者一宮之尊也德高無踰故曰太上

又曰仙者川也身者舟也濟川得岸何假舟焉

太眞科曰玉皇譜錄有百八道君尊仙隨業以補其職三普道者聖眞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眞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帝

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主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眞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之品位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

大洞經曰從生得道從道得仙從仙得眞從眞得為上清君

五符經曰二十四眞圖五岳之靈寶也能得之必能仙去飛步太清欲得道法先沐浴去穢當得東井圖欲定五帝役由精當得五岳圖欲通神靈法仙訣當得八史眞形圖欲通五行廚當得六甲通靈圖欲存吾身致大神當得九宮紫房圖欲奉道法當得太清圖欲奉順道當得混成圖欲通道機當得西昇保錄圖欲識變化當得靈化圖欲攝大道當得九天圖欲脫身形當得九變圖欲隱存守身神

當得養身圖欲定身守神寶當得含影圖欲恬泊守一以
存身當得養身圖欲寂默養志當得精誠守志圖欲清淨
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欲驛六丁當得六陰玉
女圖欲致仙籙當得九九道仙圖欲食道氣當得導引圖
欲治道術當得洞中皇寶圖欲爲變化當得偃息圖欲臨
鑪定九丹金液當得太一圖欲登五岳求神仙芝藥當得
開山芝藥圖欲保神形別邪精當得明鏡圖
上清經曰氣之所守謂神所生神在則氣在神去則氣去
氣散則爲雲霧合則爲形影出之爲仙化入之爲眞一上
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用爲兆身動用爲兆神
洞眞經曰凡誦太丹隱書洞眞玄經能研精密感通玄逆
雲迴釋玄元味景太清者得爲玄中法師也
葛洪神仙傳曰自伏羲至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其老

子蓋得道尤精者也內實自然欲正定本末當以史傳爲
據并仙經祕文以相參會其他俗説文多虛妄其後道士
私有增益非眞文也著道德二篇尹喜行其道至漢竇太
后好黃老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令讀之故莊周之徒
以老子爲宗
太上玄一眞人經曰衆眞高仙皆有師也奉受上清三洞
寶經爲學無師則道不成入景龍輿焉可得乘太極玉闕
焉可得登凡學上清之道豈肉飛之舉若慢於師道則失
投夜光也以是言之道固難知也至於聖賢皆尊其師所
以尉道也
太上太霄琅書曰天地布氣師教之眞身仙登聖非師不
成心不可師師心必敗
寶玄經曰裁制偏邪必歸中正能及流末還至本源道本
無形假言立象雖言沖用用實無物
道典曰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殺也
非逆人者勿伐也爲政如是蓋道之極也
七聖紀曰南岳赤君下教變迹爲道士與六弟子俱顯姓
名
太一帝君經曰求道者使其心正則天地不能違也捨色
累而不顧避榮利而自遠甘寒苦以存思樂靜齋於隱岫
則學道之人始可與言矣
太上三五順行經曰天者道之應形也應有將漸交以引
之玄象虛文其道三五三五順行運周則變通不窮三才
合度太一者天也天之受一氣蕩揚而致清道者天之積
氣也
昇玄經曰道之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弥綸

無外布神化氣恢然無上制御諸天
玄妙內篇曰大道起於無爲爲物之祖也
正一眞人經曰道之淳眞非有言也借言通意因置玄都
正一之化去眞近矣
寶玄經曰正則道合合則言志志言在正正以經邪齋戒
通經仙道自成成仙之大其濟太上太上無言言以應感
感應之道表信成經也
三皇經曰求索自然脱身當道三光發明天地常然
智慧經曰與人君言則惠於國人父言則慈於子人師言
則愛於衆人兄言則悌於行人臣言則忠於上人子言則
孝於親人友言則信於交人婦言則志於夫人夫言則和
於室人弟言則恭於禮野人言則勸於農道士言則止於
道異國人言則各守其域奴婢言則愼於事

太上經曰親近賢智博問善道賢者論議不可專執
又曰末世道士講經說法儀軌云何若說五千文者亦依
太上三洞寶經曰三洞傳法之師一人度世勝黃衣道士千人也
又曰大茅山有銅鐵鼎可容四五斛刻其精好在山最高處入土八尺餘上有盤石掩鼎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山瞻視無復草木壘石爲小壇昔有小瓦屋爲風所倒兩銘法日月也三足法三才也羽山之銅所作神變隱顯
眞誥曰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俗謂之方山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有兩口見於山外與華陽通號爲別宇幽館矣得道者處焉
又曰修於身其德乃眞君子立身道德爲任清淨爲師太

和爲友爲玄爲默與道窮極治於根本求於未兆爲善者自賞爲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
又曰能以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學者裴君曰我師南岳赤松子爲大虛眞人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我而得仙
又曰仙道十二試觀之法試皆過然後授之經此十二事大試也昔太極眞人降見之可不慎焉昔彭祖弟子青烏公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入華陰山學道積年十二試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升太極道君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眞人
又曰裴君云學道者有九患若審之則仙不遠也患人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學學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一心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不須感而動此學仙之當要也師有憂感弟子出入無善爲學無師道則不成心存目想見師如經學非師授不可以教人恐疑悟後學故不得傳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言我年大而彼年小彼是賤而我是貴此是未解正眞平等之要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爲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作此念者非學道也當謙下推能讓德惟善是從不得獨是非彼得道度世莫不由師也學之有師亦如樹之有根也本智既成復能成就小智由樹根生子子復能生根展轉相生種類不絕從師變道道過於師還教於師所謂道貴人賤義類如此先師並須尊異所以尊者本師者學之根也譬爲山一簣之士漸得爲大本師者發蒙之基也後師者備成也譬如嚴裝服飾衆事已辦惟未加冠不可

以行人事也安生下想所以然者論議言說爲人模範師不明道爲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爲更生不得其師名爲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
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才脫其身
又曰言則道不成多言則爲害閉口不言萬歲無患
又曰人得善師乃使凡賤之人成善人善不止更賢賢不止爲聖聖不止乃得深知眞道守道不止乃得仙仙不止乃與天比其神神不止乃得與元氣比其得元氣乃包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是善師之功也不得其善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過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邪矣叛去其師是去其眞道自窮之術也道有宗師祖師

定眞玉籙曰治心之最不忘須臾心神乃定定則入道其狀在外愼其言語懼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叨也衣麤而靜在素淡也居陋而隱守靜篤也恭謙一切避凌辱也不敢爲先免嫉謗也始終淳信潛化尊也進止和光密行教也挫銳解紛明道有時也出㓕變化見神應之速也

又曰九宮眞人出入皆從黃闕絳臺中關爲道故以道之左右置臺闕者以司非常之氣伺迎眞人之往來也

道基經曰服藥食麥爲善麥有甘始道士御氣食麥而度世也

又云合道不言得無之眞晝夜不卧日月合光不飢不渴龜龍胎息也

又云食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則可延久長也不食穀者可以度世

又曰無責吾道以行求錢無銜吾道强授豪榮無損吾道以與讒佞

黃庭經曰仙人道士服氣非有神也積生所致和氣專也

若道士恐畏存神可鳴天鼓聲聞太極

太眞科曰道士脩經習業以五千文爲先

又曰道有寂動氣化之有形智化之有聲

又曰皇教道也帝教德也王教仁也

抱朴子曰求師必須深博猶涉滄海造長洲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飫陶朱之所弃乃原憲之所無專心還師依法行道濟身度世利在永享事師盡勞得道爲期承顔候色也不盡力明其師道則罪不可除也學道得師明事之害亂不得發也

三無眞一經曰有大洞守一經者則爲師也太淸經云大地以道資聖人以道師也資者持道以養育當生也師者以教人不知而當成也

又曰有大洞守一經者則爲師也所以崇建本末盡善明天戒之苦至期神靈之所宗託階級以自始所以師友垣其外三一鑑其內帝君忻其□赤子悅其宅老子云天地以道資聖人以道師資者持道以養育當生也師者以教人不知而當成也○上淸紫宸經曰經不師受觸天之寶受無盟信忽天之道○太上八素眞經曰太上玄人所以與天地等者貴其能相教導也先覺悟於後覺反流歸於一源也

天眞皇人曰此□諸君皆積學峻度道業垂成而得受此又以還生人中皆超虛步空上昇金闕受號自然也其並然遠人世所不能明者其延者羨門子師夜光高丘子師

石公洪崖先生師金母並受靈寶滅度五鍊之法昇天之

又曰正一法文曰若衒法求利不明正典傳非昔謬述誤後生後生祿薄率爾遂易不尋高德苟貪愛名名而無實望福得禍禍加深也傳授苟非其人道不虛授當愛浮淺之輩至生誹謗貽災致罪爲累不輕所以立信効心因以爲施授受之中有以分別

洞眞經曰修太一之道忌見血穢之類亦不可泣

大有經曰受上淸寶經者不得哭泣

玄母入門經曰存念華雌一之精深戒哭泣令身多戚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九

道部二

眞人上

太上經曰大微天中有二十四氣混黄雜聚結有名無氣變化爲眞人道之積成托形立影與時翱翔有名無體謂之眞人○八素眞經曰若精勤得道者皆當書以紫簡刻以瓊文位爲上清左眞公

又曰龍衣虎帔虎帶皆是眞人所獻於帝皇

眞誥曰中皇君者天帝君之弟子也生知長生之要天仙之法夙會玄感於是太上授以帝君九眞之經八道祕言之章道成授書爲太極眞人

又曰清虚眞人於太素眞人受三奔之道桐柏眞人爲解甸之法有太上奔日之文得爲下元眞人

又曰不知迴元隱道者不得刻名上眞迴元者太上更新之日也常以其日思存吉事

又曰虚妄者德之病華衒者身之災執滯者失之由恥辱者行之玷遣此四者然後可以問道耳有逕衒之心不可行上眞之道也昨見清虚宮正除落此輩人名又考付三官推之可不愼乎紫微眞仙之才內明外知錄名太極金書東州內累旣息積之勿休

又曰密道之本則爲上清眞人仙眞妙方能盡極緊之道者便爲九宮眞人若各備具其道則爲太極眞人

又曰練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受學化神濯景易氣俯仰四運得爲眞人

金根經曰天關玉關主監衆眞遊宴之所也

又曰天關上有六層玉臺太上眞人集宴之處也

又曰玉保青宮北殿上有金格格上有金章鳳篆玉札丹青羽蓋升仙法服以給成眞之人

大有經曰玉華青宮有寶經玉訣應有爲眞人者授之

又曰太上素靈洞玄經上化三眞又大洞眞經云道有三眞不可去身紫虚雙景三光映眞

大洞玉經曰太無山中有洞宮玉戶在峨嵋之上諸得道眞仙之名刊列此宮也

又曰云上清有宮門有兩關左金闕右玉關有羽衣守上內有玉芝流霞之泉刻金題衆眞飛仙之號又云玉清中有太霞殿玉眞遊宴之所也

又曰九眞仙伯上帝司禁之君濯穢帝川之池也

又曰太一上元君者萬仙之司主方岳眞氣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降于室

大洞眞經曰赤城朱陵上清絕境乃帝一內宅三眞寶堂

又曰上清眞人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登大帝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酣飲紫明芝液

又曰長生存神者好山水之人仁知動靜所依也依仁者靜而壽依智者動而樂當投簡送名俾崇仁智朱書白簡移籍太清密爐拜手用青紙青絲褁縛巖石上詣水泛舟中流著簡以名係之必能降眞也

上清九眞中释內訣曰有玉保公太素遣下迎九眞之人也

又曰欲行九眞之法者齋戒淨室並爲大帝君所見記錄也

太眞科曰羽仙侍郎上部官典格列其職位都統玉眞太上眞人在五岳華房之內非有仙籍不得闚見丹簡校定

名人南宮
又曰虛皇金闕玉帝最貴最尊號曰自然其
能使之不然也和光於人似同而異惟得道者乃能知之
又曰上清禹餘天有三官眞人主論過刑殺伐陰賊不軌
嫉害賢哲心懷進退穢慢眞人之罪者
玉清隱書曰玉名金格當爲上眞三天眞皇佩神虎之符
在太極上位上眞則飛龍異轅中眞則翠毛羽節下眞則
太極參軒
又曰太微天帝君命太微上眞勅使符璽
又曰七皇玉帝命玄羽眞人出迎太微天帝又命太上眞
人開瓊珠之籙出玉眞隱書玄羽之經以傳太微天帝之
君
內音玉字經曰眞人散香於玉庭又云飛散百和之香流

五雲之華以觀飛天眞人
又曰四極眞人去人命籍當乘紫氣之車校人罪籙
又曰九華眞人治於南上宮中校人功過善惡三官列言
又曰天眞皇人曰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其大梵隱語上帝
命天眞皇人注解其正音足以開度天人
登眞隱訣曰崑崙瑤臺刊定眞經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擬
帝皇之尊中品處中道皆公卿之位下品居三元之末並
大夫之流三眞品經各有條次
又曰三昧眞人乘風雲龍車下衛齋戒之士太素眞人辟
始學者惡夢之法金華眞人刻大洞上經於天帝紫微宮
玄琳玉殿東壁牖上太虛眞人說鴻烏之經太極眞人誦
王母之辭典禁眞人察人之善惡妙行眞人推劫會之數
又曰太極眞人常以立春日日中會諸仙人於太極宮刻
玉簡記仙名至春分之日日中崑崙瑤臺太素眞人會諸
仙人刊定眞經也崑崙瑤臺是西母之宮所謂西瑤上臺
天眞祕文盡在其中矣太素眞人治白水沙洲之上定其
眞經也至立夏日日中上清五帝會諸仙於紫微宮見四
眞人論求道之功罪至夏至日日中天上三官會于司命
河侯校定萬民罪福增減年算至立秋日日中五岳諸眞
人詣中央黃房定天下祀國靈藥至立冬日日中傳學眞
人會集列仙定新得道人始入名仙籙至冬至日日中諸
仙詣方諸宮東海青童君刻其仙籙金書內字凡學道之
人常以夕半日中謝罪罪名自除煎身解讐以求長生神
仙秋分之節氣應清虛太和正日也眾眞清仙是日聽訟
又刺姦吏及部內諸仙官並糾姦在學道士之功過及含
生有罪應死生者故仙忌眞記曰子欲升天慎秋分算無

大小皆上聞此朱火丹陵宮仲陽先生之要言也又云此
篇出列紀是青童君述古眞人之言以傳羅氏言罪福纖
介刻于丹城之籍也依匿之善惡陰德之細功無不總陳
也
又曰上眞人之道有七第一太上鬱儀奔日文二太上結
璘奔月章三太上八素奔辰章四太微飛天上經五高上
太洞眞經六金闕盡書紫文七九眞中經也上眞之位爲
諸天帝行則三七色節萬眞前導中眞之道有六大丹隱
書九眞玄文太上金策方諸上經三皇內文紫書訣籙中
眞之位上清卿相之列執紫毛符節玉帝參轅下眞之道
有八上清七變隱地八術玄泉玉書神州洞經紫庭中方
降籙黃道素奏中章上元玉書下眞之位上清大夫之流
五色節旌飛行倒景

又曰有得見聖列紀者玄錄書名奏之上清位爲仙卿若
能行金闕眞事則拜爲大夫此謂列紀重於紫文也旣具
之非眞受佩而已謂知其中經口之輕重求道之梯級依
此尋學故勝於守紫文之單事也
上皇玉錄曰二十四眞人有佩玉錄以行山川者則河海
上神奉迎啓道
靈寶隱書曰中極眞人主人命籍九華眞人主九幽之下
徐對生死太元眞人受天之符度長夜之魂太極眞人治
赤城玉洞之府司校太山死生之錄三元眞人主紫微行
道
赤書玉訣經曰九月十四日上帝元皇勑太一使者下與
北酆都伯使者同行大地司察人神功過深淺列言上宮
又勑太一八神使者下與三官司察天人善惡列言也又

遣九部刺姦周行五岳三官水府檢正鬼事司人功過列
言上天
白羽經曰太眞丈人登白鸞之車駕黑鳳於九源白天已
下莫不稽德又太極眞人有仙眞相好者要在慈心觸物
以輔相好然後得仙矣不能忍性則仙相敗矣故修道者
眞必以精思爲本神爲本存神入觀從以靜念爲先
大劫經曰上聖眞人將入下方上元洪水母決逆溺川
海空經曰何監者天人之隱名與玉機之上列眞仙之館
又爲眞者體有眞氣玉肸就既
南眞傳曰昨與叔申尚清虛宮校定眞仙得失之事近頓
除落四十七人復上三人耳內別眞正乃眞材也九宮具
人出入皆從黃闕絳臺中間爲道故以道之左右置宰輔
者以何非常之氣眞人化來者

太上正法經曰九眞者九天之眞氣凝而成也上中下三
眞生於太淸是元始之淸氣也各置宮室次第上淸宮衛
之官太上大道君爲眞之主也居玉殿造上帝之章以爲
寶經於玉清宮中以度後學得眞之士
三元品戒經曰紫微宮有延生之儀格又云赤帝玉司君
玉晨度治南方朱陽之臺總統上眞之士
景林眞人曰勸成累世念眞期靈皇鑒其用思太極注名
玉劄於是紐書紫虛之宮朱書東華之闕刻名上清丹文
錦籍
空洞靈章曰眞人彈雲璈吹九鳳之簫神州之笙其音逸
響冷徹千霄
後聖列紀曰上清金闕後聖君少好道樂眞紫微上眞天
帝玉清宮賜紫藥絳丹鳳璽得在上清中遊太極下治蓬

天封掌兆民
仙誥曰凡欲行太一之事眞人之道不得有所拜但心拜而
已不形拜也思眞行道通而無窮驗應期登眞必速也
黑錄上篇曰聖眞仙者共行道德俱宗太玄
戒文經曰太上眞人居仙府中世人得仙者皆先過此
自然玉字經曰七寶林中有上眞之遊閬眞人之盛國
太霄瑯書曰元皇玉靈之曹位登太眞理二儀於玄圃掌
玉錄於群仙總地司於五岳領上眞於三關上統無涯下
攝洞源自天以下莫不咸隸
又曰太素三元君稟靈和玉晨上氣故結生虛無含眞秀
景樓洞妙無神齊廣靈道周九玄呼吸未兆觸物對應太
上之凝結也
太上四明玉經曰眞仙之道以耳目爲上淫色則目闇廣

愛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也非復有他今令其聰
明益易耳但不爲之當洗心絕念放弃混貪所謂嚴其始
矣保利雙闕存徹九門朝液泥丸列爲上眞視徹其遠聽
於絕響此眞仙之高不但明耳目而已
三洞珠囊曰高上玉清刻石隱銘曰鄷都山在北內有空
洞洞中有六宮書此銘於宮北壁制檢群凶不使橫暴生
民學者得佩此刻石文則北鄷落名南宮度命爲其眞人
太平經曰後學得道各有品階至于指極乃是眞仙人
定眞玉籙經曰凡欲定心皆受上皇民籍定眞玉籙此至
要爲學之先也先能定心仙名乃定是三天正一先生所
佩以定得仙之名
太上經曰玉清者如玉堅不可毀淨不可汚也堅淨無變
積累都盡一而無雜故名爲眞人

太上丹簡曰凡學道居眞人之位者名入南宮
三五順行經曰合德入道號曰眞人太上遣四極眞人來
迎授三天靈籙之文於上清宮
上清八道經曰精思百日眞人降形也
葛玄五千文序曰精思遠感而上達則太上遣眞人下授
希微之旨又云靜思期眞則衆妖滅會內觀形影則神氣
長有體洽道德則百神案服
大洞雌一篇曰金姿曜於東華玉形悅於帝門神映五老
騰躍三元頂負寶曜浮遊九晨分形散景位爲上眞
昇玄經曰惟須忠直好道求眞或感從蒼得爲眞人
三元玉檢經曰歲庚寅九月九日甲辰元始於上清宮告
盟授三元玉檢使付後學有玄名應爲上清眞人者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一

道部三

眞人下

集仙錄曰王母者龜山金母也西華至精之氣化而生金
母生而飛翔處極陰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所居宮闕在
春山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樓十二非飇車羽輪
不可到也蓬髮虎齒非西母之眞形蓋金方之神也元始
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衆眞總
諸天之羽儀天帝朝宴之會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
度咸所關預黃帝在位王母遣使乘白鹿集帝庭授以地
圖其後舜在位遣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遂廣黃帝九州
爲十二州又遣獻舜玉琯吹之以和八風
又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授書者皆朝

王母於崑崙之闕王褒字子登齋戒三月王母授以瓊花
寶曜七晨素經茅盈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
求長生之道王母授以玄眞之經又授寶書童散四方泊
周穆王駕黿鼉魚鼈爲梁以濟弱水而升崑崙玄圃閬苑
之野而會于王母歌白雲之謠刻石紀迹于弇山之下而
還
漢武帝好長生之道元封元年登嵩岳築尋眞之臺齋戒
思道王母於七月七日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眞
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金光奕奕結飛雲文綬戴天
太眞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天姿奄藹眞絕世之人
也下車狀二侍女登床東向而坐命侍女取桃以玉盤盛
至七枚四與帝食母自食三帝欲收核種之母曰此桃三
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問長生之道母曰賤榮樂

畢自復佯俯養性之道理身之要在不怠耳欲長生者先
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背白分明適泥丸三宮備衛在
絳宮黄庭戊己無流源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眞要
之道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之奇物也下陰生垂雲妙草
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
仙之所實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遊乃天眞之所服
非下仙之所及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虹華英太清九轉
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黄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
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腦東滄青錢高丘餘粮積石瓊田
太靈還丹盛以金簡長光紆草雲童飛子此飛仙之所服
非地仙之所聞也其下藥茯苓昌蒲巨勝黄精之類服之
可以延年雖不得長享無期亦以身生光澤得爲地仙求
道者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服御保固

神氣此上品自然之要道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
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萬物草木亦如之身以道爲本
豈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王母
命上元夫人出入會之書五岳眞圖五帝六甲靈飛之符
凡十二事以授帝不能用其道而多所惑焉後三祠王母
復下降所授之書置柏梁臺上爲天災所焚李少君解形
而去巫蠱事起帝愈悔恨
又大茅君盈南岳句曲之山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眞
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
又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盈二弟茅固茅衷太霄隱書其後
紫靈元君魏華存齋戒於陽洛山隱元之臺王母與金闕
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之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
四卷以授魏夫人府太虛眞人等歌太極歌王母曰道遥

玄精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刼盡天地傾當尋無中
景不死亦不生體被自然道寂觀合大冥南岳挺眞幹玉
映耀穎精有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
未央王母復還龜臺
三一經曰黄帝遊靈臺青城山紀巖之下見天眞皇人以
蒼玉爲屋黄玉爲牀翠羅之帷侍者皆天人
又曰高丘子商時人也好道入六景山積年但讀黄素道
經服餌丸後服鴻丹得陸仙遊行五岳復飲金液爲中岳
眞人
又曰郭崇子商時人也彭眞人弟子嘗山行遙困崇諸子
弟欲追擒之崇子曰縱去其盜後仕官而崇子譽之數數
往彼謝之曰我昔盜也不可受大君子之譽遂自殺後崇
子得道太極眞人以爲有殺人之罪不得爲眞人此爲善

之過尚致人自殺況爲惡乎
又曰巷壯公時市長宋萊子常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
翁入市經日行歌道中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
案天馬來詣太眞家眞人無奈隱又以滅百魔當歌此乞
食市人無解此者獨萊子悟疑其眞人然未全解其歌耳
遂師此翁而去積十餘年翁遂授以中仙之道萊子今在
中岳也乞食翁者西岳眞人馮延壽周宣王時人也天庭
在兩眉之下是微視之津梁亦謂之華庭也山源是鼻下
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天馬手也以手按鼻下
則杜絕百邪
又曰眞人尹喜周大夫也爲關令少好學善天文祕緯見
神無以暨其情狀瓌傑不修榮威不形於色志懷道邁天
性玄淵絮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數度

盡九星度值合歲月並正應有異人過此乃齋戒掃道以
俟之及老子度關喜先誡關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車
者勿聽過止以白之果至吏白願少止喜帶印綬設師事
之禮老子重辭之喜曰願爲我著書說大道之意得奉而
行焉於是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喜於是俱去玄洲上卿
蘇林傳曰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父秀含德隱曜居於
恒山林少稟異操至趙師琴高先生授鍊氣益命之道又
師華山仇先生授遁神之術曰子眞人也當學眞道乃投
林於涓子未遂告林眞訣先生曰必作地上眞人當先去
三尸林後授紫陽眞人道訣凡一百餘事至于守玄丹洞
房三元眞人其標上爲林爲中岳眞人
茅君傳曰盈字叔申咸陽人也父祚有三子盈固衷也盈
少稟奇操獨俗抗邁不求聞達不交非類入恒山讀老易

餌朮潛影在山中六年精思念道誠感密應夢太玄玉女
持玉劄而篤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眞道可爲師明發乃尋
求至西城齋戒三月果見王君盈乃叩頭再拜勤懇乞長
生之術乃得在西城洞臺之中金玉上官親侍旦夕執巾
履之役積十七年專一不懈復二年王君命駕造白玉龜
山謁王母於青琳宮將盈同行王君見西王母稽首於前
盈乃叩頭再拜自陳於王母前得治身之要道行其事歸
家數十年以漢元帝時天官下迎來渡江東治句曲山於
是天皇大帝遣授黃金紫玉策爲太元眞人東岳上卿司
命神君仗紫毛之節十絶靈幡巾藕華冠繡羽紫帔丹青
飛羣斑龍輿素虎軿曲晨寶蓋瓊輪綠賓靈神流火雙珠
月明錦旄白羽玄千金鐘玉磬紫琳之腴玉漿金醴治赤
城山玉洞之府上補上淸下宴太極封掌吳越司校太山

死生録朝籍衆眞定策金名領授學道試校群仙時茅君
弟更二子石當之官鄉人多送之茅君亦在座曰余亦有
職某月日當之官賓客曰願奉送茅君言不須有所損費
吾有以供帳至期大作宴會皆青縑帷幄下鋪重白氈奇
饌異果羅列妓樂合奏聞數里從者千餘人文吏則朱衣
素帶武吏則戎備曜日茅君乃登羽蓋車去以晉興寧三
年七月四日夜初降楊君家着青錦繡帬紫毛帔巾芙蓉
冠侍從七人入戶一人執紫毛節一人執十絶幡一人帶
綠章囊一人握流金鈴三人奉白牙箱並朱衣以從數數
來降弟子迎候仙人李遵撰傳光顯于世聞也
三洞珠囊曰王褒字子登前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䬣飯
趁步峻峰如飛鳥無津梁直度積水又服雲碧晨飛丹腴
視見甚遠太上大道君遣正一左玄執蓋郎封瑋音賜王

君素明瓊玕丹徵綠旌號清虛眞人
眞誥曰赤松子黃帝時雨師號太極眞人
又曰九疑眞人韓偉遠昔師中岳宋德玄德玄者周宣王
時人也服靈飛六甲得道能遠行數變隱得玄靈之道今
在嵩山偉遠入山爾得其道九疑眞人
又曰裴玄仁右扶風陽夏人也漢文帝二年始生爲裴君
得道將入室弟子鄧雲亦得道將鄧登太華山入西洞玄
石室中積三十二年忽見五老人賜裴君神芝之術亦號
清虛眞人○又曰中岳眞人王仲甫少好仙道常吸引二
景及食霞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十八年仙
去後南眞人忽降仲甫家而教之日于飛衆虧滅津液不
注雖指眞景以食霞故未爲身益仲甫遂因藥治病兼修
眞消又積年方成今在玄洲受書爲中岳眞人領九玄之

司
又曰范伯慈桂陽人也家本事俗忽得狂病經年不愈聞沈道士治病多驗乃弃家求療五十日病愈後入天目山餌胡麻精思十七年又服丹砂得道爲玄一眞人
又曰許謐字思玄一名穆晉簡文皇帝以爲護軍長史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眞學得爲上清眞人
又曰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岳魏夫人玉清虛弟子名華存楊司命之師也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魏舒之女年二十四適南陽劉幼彦幼彦爲汲縣修武夫人齋戒念道入室百日十二月夜半青童君及王君四眞人同降授上經三十一卷乎洛陽亂夫人渡江居豫章隨子虔往江州安城郡因居彼年八十三以成帝咸和九年青童清虛又降授劍解之道稱疾隱化乘飈車往陽洛山明日有四十

七眞人降教道渋積十六年西母與金闕南極同降迎夫人北詣上清宮玉闕下受神鳳寶龍衣虎帶丹飛綬十絕華幡流金火鈴九蓋芝耕九色之節雙珠月明神虎之符錦旂虎旗給西華玉女八景飛輿玄景九龍又受扶桑大帝君玉劄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主諸學道死生圖籍攝御三官關校罪考又受金闕聖君育瓊板丹綠文位爲南岳夫人給曲晨飛蓋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下訓奉道教授當爲眞仙者一月再登玉清三登太素四謁玉晨遂宴扶桑仰招大眞總括神籙刊書九天佐命東華叶景帝晨飛步太霞參轡九虛以興寧中降楊君又授許掾上經自此後數數來降非下清虛令弟子范邈作內傳顯于世也
又曰紫清上宮九華安眞妃晉興寧三年年十三四着雲錦帔上丹下青腰綠繡帶右帶係十餘小鈴鈴子青色又黄色相間左帶玉珮揄着金鑲白珠約髻作髻在頂中餘髮垂至腰一侍女朱衣帶青章囊長尺餘以盛書書可十餘卷白玉檢囊口上刻字玉清神虛內眞紫元丹章一侍女赤衣捧白玉箱絳帶絡之年並十七八自此後數數來降授書作詩
眞人傳曰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名和字君賢爲縣吏捕賊所傷迨太眞元君與藥即愈隨下太山石室中金床玉几珍物奇偉人跡所不能及事之勤亦至矣太眞乃授以長生之方曰我所受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所以授三天丈人不可以教始學者後陽安明先生服餌仙去爲眞人裂眞人弟子二十四人其十八入學眞道餘學仙道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一

道部四

天仙

天仙品曰飛行雲中神化輕舉以爲天仙亦云飛仙
神仙象真戒經曰大方諸山對會稽之東上有天仙宮宅
金玉雜爲棟宇○金根經曰天關上有曆樓玉臺主衆仙
出入之所也○上清刻石隱銘曰佩玉帝隱文者得爲上
仙○戒文經曰天西北有仙堂差次職署則度名著九宮
五斗仙府中天上有東西南北及中央也皆有石城應其
方位百官曹局皆在斗中列紀
從聖列紀曰君斗中有玄玉錄籍者皆爲上仙
登真隱訣曰三清九宮並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總稱
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

甚多也女真則稱元君夫人其名仙夫人之秩比仙公也
夫人亦隨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所治處以爲署號並有左
右凡稱太上者皆一宮之所尊又有太清右仙公蓬萊左
仙公太極仙侯真伯仙監仙郎仙賓
皇民譜錄曰自三象明曜已來至于累億劫會天地成敗
非可勝載數極唐堯是爲小劫丁亥之後甲申之年陽九
百六之氣離合壬辰之始數有九周至庚子之年赤星見
于東方白彗見于月窟唐堯之後四十六丁亥是小劫之
周又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大劫之周也六合冥一
二道盈虧時運周劫始轉一仙階
金根下經曰有學仙品目進敘退降簿錄侍仙玉晨之典
祀○集仙錄曰後漢南陽公主降駙馬都尉王咸公主棄
尚至道屬漢末亂離謂咸曰但當自保必可延生若祿祿
隨時與世進退恐不免乖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滄俛世
利未從其言公主遂入華陰山居住咸入山追之無見忽
於嶺上見朱履一雙前取之化爲石謂其山爲公主峯
又曰張正禮漢末在衡山學道服黃精受西城君虹景丹
患飢之難得至廣州爲道士遂得內外洞徹砂兼修守一
之法仙去
真誥曰章震南郡人少學經書周幽王時入而常數日入
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乃著道書百餘篇精於五行
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爲官後入崆峒山仙去
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累遷至中散大
夫博學九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漢
桓帝嗣位聞之連詔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至京師但低頭
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扳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常惡之歸

鄉里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爲方平築道室旦夕事之方平
在耽家四十餘年後語耽云吾當去明日日中發至明日
果卒耽知仙去曰先生捨我矣
又曰嚴青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青語
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青曰汝得長生役以相
授當以潔器盛之置于高處青受之後得其術入霍山仙
去
又曰張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曉學長生之道得
九鼎丹經聞蜀中多名山乃入鳴鵠山著道書二十餘篇
仙去
又曰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渡江入剡小白山中學道受
左慈玄中之道月徹視法如此積年周行郡國或賣藥人
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仙去

又曰郭景世晉初學道於廬江潛山中受孟德然口訣兼
服胡麻玄丹仙去矣
又曰趙伯威東郡人也少學於邯鄲張先生晚在中岳受
玉珮金璫經道成仙去主仙籍并記學道者
又曰李方回晉武帝時人也學道在華山受管成子蒸丹
餌术法又受蘇門周君陵丹霞之法五十年清心內視仙
去
又曰李修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其書曰弱能制強陰能
藏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朽長生之道也年四百歲顏
色不衰後仙去
劉向列仙傳曰馬師皇者黃帝馬師後數有病龍出於水
治之一旦仙去
又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

上嵩山三十餘年仙去
葛洪神仙傳曰蘇仙公名林字子玄周武王時人也家湊
陽曲水林少孤以仁孝聞貧常自牧牛得道母食思鮓仙
公以匕箸置器中攜錢去即以鮓至母曰便縣有魚去此
百餘里汝欺我哉仙公跪曰不妄明日舅至云昨見仙公
便縣市鮓母方駭其神異後仙去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
樓以爪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于今仙公故第
猶在丁令威亦如此
又曰沈文泰者九疑人得紅泉神丹法去土符還年之道
服之甚効欲之崑崙留息積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
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其祕要後亦仙去今以竹根
汁煮丹及黃神去三尸法
又曰沉羲吳郡人學道於蜀能治病救人甚有恩德後遇

羽衣持節人以白玉版青玉丹書授羲羲不能讀須臾大
霧霧解失其人羲還後仙去
又曰陳安世京兆人爲灌叔本傭yd性慈仁叔本好道有
二道人託爲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叔本不知其異人
也久而益怠書生乃問安世曰聞好道否曰無緣知之曰
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無所見日
晝生訝我哉三期安世輒早至乃以藥授安世後仙去
又曰吳睦長安人少爲縣吏掌厨杖人民訟之睦逃去
入山林飢累日行至不宅遇孫先生令學種黍及胡麻掃
除驅使經四年先生遂授其道後服丹仙去
又曰黃盧子不知何許人晉武帝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
上上衣服藍縷常吞一石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
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者詩莫知所終

又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公女字弄
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鳳凰來止公
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數年仙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雍
宮世有簫聲
又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時結草菴於河上帝讀
老子經景帝好其言有所不解聞公以問之以素書二卷
與帝曰讀此祈疑勿示於非人公後仙去
又曰黃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
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度世
仙去
又曰王生陽城人居壺谷中不知將漢武帝登嵩山東方
朔等從忽見一神人長丈餘帝親而問之曰某九疑山人
也聞中岳有石菖蒲一寸九節食可長生故來採之忽失

神人帝遂採服之帝性躁煩悶不快從官皆服皆能延久
惟王生聞神人教服遂採食之仙去
又曰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少明五經漢成帝時入也
入嵩山石室峻絶之處嘗曰上藥有九轉還丹太一金液
次有雲母雄黄之屬亦可長生次乃草木之藥能治病益
氣上可數百歲下郎全其所稟而已必欲長生即先定心
志除嗜慾乃可授神方五色爲根彼入雞頭山仙去
又曰陰長生新野人後漢陰皇后之屬籍也少居富貴不
好榮利知馬明生得度世之術乃尋求之遂相見執御者
之禮事之十餘年不懈明生曰子真得道矣乃入青城山
授以太清神丹經告別後於平都山仙去
風俗通曰漢明帝時尚書郎王喬爲葉令月朔常詣朝堂
明帝知其來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使因見鳧舉羅得一舄使尚方識之乃
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每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
師後天上乃下一玉棺於廳前喬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
中蓋便上覆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百姓爲立祠號葉君祠
三洞珠囊曰壺公謝元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
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日收錢
數萬施市内貧乏飢凍者費長房爲市令知其人後詣公
公攜長房去授以治病之術令還壺公後仙去戴公柏有
太微黄書十餘卷即壺公之師也
又曰欒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山服巨勝赤松散方
去仙
又曰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子度世入山見父叔卿語曰
吾青書室西北壖大柱下有玉函中有書取而按合服之
度世歸果如言餌五色雲母仙去
又曰魏伯陽者吳人也好道不仕封已養高後入山餌神
丹仙去撰參同契其說以周易爻象論作丹之意而世不
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
又曰尹軌字公度太原人博極羣書晚乃學道常服黄精
年百餘歲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入太和山仙
去
又曰東郭延年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在暗室中夜書
又身生光遠照小物見其采色一旦數十人乘虎豹來迎
之延年遂詣崑崙山仙去
又曰王真上黨人七十九乃學道徐行若飛有兼人之力
郄元節事真十餘年真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鄉
人計真之年以四百餘歲後登女几山仙去

又曰平中節河東人晉以羯胡亂華遂隱蒼梧山受宋君
存心之道積四十五年精思不懈體有真氣後仙去
又曰葛玄善於變幻拙於用身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
乘虎使鬼但未得受職耳常與謝稚堅黄子陽郭聲子相
隨也葛玄是抱朴子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測所
處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
又曰魯妙典者九疑山女道士也生而好道忽謂母曰人
之上壽所傳得者稀喜樂悲哀日以相害況埋没真性混
于流洛乎有道士過其門授以大洞黄庭經謂曰所患人
不能知知不能修修不能精精不能久不惟有玄科之責
亦將苦報無窮也妙典奉其言入九疑山累有魔試介特
不撓山上一石盆中有泉用之不竭又有大鐵臼不知何
處來今並在山中石壇上宛然有仙履跡及古鐘一廣三

尺古鍾一形如偃月在無爲觀中妙典後仙去
又曰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其形自然因拜禮不願下山母從之乃遷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黄庭内篇於開元觀受紫虚寶籙於金泉山居之山有石壇歷蘇倚竹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似小於人間官印四墒若朱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忽於金泉道場有雲氣瑞匝一川散漫彌久仙去其金泉碑略曰天上有白玉堂堂上列高仙眞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字下曰降世爲某官某職又自然於所居堂東壁上書數字皆道德之意眞跡有焉
又曰王奉仙宣州當塗縣民家女也得其道嘗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訓于人故遠近瞻

仰金玉委前棄而不顧後入洞庭山無病而化有雲鶴異香之瑞仙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三

道部五

地仙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常有至者諸仙及靈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未至望之如雲
秘要經曰立三百善功可得存爲地仙居五岳洞府之中
抱朴子曰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益勞苦耳故不切於升騰而止乎人間者八百年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眄而杳不見底晉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將弟子登山遊覽因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分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厦金玉房宇器物不可

識與猛言若舊設玉膏終日
裴君傳曰西玄三山洞周千里西山有相連各一宫金城九重潛通洞道距玄洲崑崙非人跡所及裴君周君分處其内
五岳圖曰青城山洞周二千里蜀郡界黄帝拜五爲岳丈人
又名山記曰北接岷嶓南接峨嵋東至成都山形似城其山有赤壁張天師所治處今遺跡猶存
魏夫人傳曰赤城丹山洞周三百里有日月伏根三辰之光照洞中五岳圖云此山在會稽羅江其西北有赤城按茅君傳云霍林司命治赤城丹山玉洞之府齊永明中忽有大鳥鵠從西北來下集宗門溪溪谷填塞彌漫數里多所蹈藉狀如爲物所驚一夕還飛向西北計是赤城上都

泉湖中物也羅浮山山洞周五百里眞誥呼爲䆫城焉洪
交州遠停此解化
茅君傳曰句曲山洞周一百五十里秦時名爲句金之壇
漢時三茅君得道來治此山
五符曰林屋山周四百里一名苞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
通五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藏五符於此吳王闔
閭使龍威丈人入山所得是也
眞誥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房方圓百里又有白芝隱泉泉
水紫色
又曰城玉山洞周三千里周司命先在恒山中太玄玉女
語令往西城師王君於是往焉即此山也
又曰厚載之中有洞天三十六所又入海中諸山亦有洞
宮或方千里五百里非三十六洞天之例也五岳名山皆

有洞宮或三十里二十里並舍神仙又非小天之數也
名山記曰岳洞方百里在終南太一間或名桂陽宮多諸
靈異王屋山洞周迴萬里名曰小有清虛天按王君內傳
云在河內沁水縣界濟水所出之源也北有太行東南有
北邙嵩山內洞天□日月星辰雲氣草木萬類無異矣宮
闕相映金玉鏤飾皆地仙所處即清虛王君所居也
眞誥云此諸天所謂陽臺也諸得道者皆詣焉委羽山在
海中司馬季主所處也
又曰括蒼山洞周三百里東岳佐命也在會稽東南群帝
之所遊山多神異又有𥨍雲堂孤峯直聳巖嶺秀傑特絕
群山山中茅玄嶺獨高處有司命埋丹砂六千斤深二丈
盤石塡上其山左右泉皆小赤色人飲之壽茅山天帝壇
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應之上也昔東海青童君乘風飈

飛輪車按行洞天曾來於此
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至崑崙山上
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仙去
又曰渥佺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體生毛目方瞳能飛
行
又曰廣成子古仙也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聞而造焉問
其道要廣成子曰帝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飛草木不待黃
而落何足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日順風再拜廣成子曰至
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
清吾將去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
又曰白石先生者中黃道人弟子也常煮白石爲糧因就
白石山居亦食脯飲酒食穀日行三四百里容貌不衰
又曰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百餘歲有少容彭祖去乃追
論其言爲經

又曰上清六甲經曰宋玄德周宣時人也服六甲靈飛符
得眞靈之道止嵩高山
又曰李意期蜀人也世常見之行道行於人於蜀城角穴
土居之當劉備欲東伐吳報關羽之怨使迎意期到甚重
之問其伐吳不荅而求紙畫兵馬器仗萬數乃一一裂壞
之又畫一尊官掘地埋之乃徑去備不悅後果爲吳所破
大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還器甲軍資略盡備恚怒病終
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都不對蜀中人有憂患往
問之曰吉凶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慘悅耳後入瑯耶山
不復出
又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黃連五十年餘入鳥鼠山中服練
百餘歲往來故里常騎青牛施藥愈病人推呼青牛道士

居人間積年後入虎丘山仙去
又曰王仲都西漢人也少修道德孝文以盛寒之日令仲都袒衣載駟馬於上林昆明環水而馳御者原衣狐裘而寒慄垂死仲都色甘不變體和氣泄如焰及盛暑暴以烈火體亦不汗後不知所之
又曰有稷丘公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東巡狩至泰山稷丘公乃冠章甫衣黃擁琴來迎上曰陛下勿上也恐傷足帝必欲上及數里果如言但諱之故但祠而遂爲稷丘公立祠復百戶使奉承之也
又曰蘇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旋名山○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通星氣見漢祚將衰乃學道精思於天柱山得石室中九丹

金液經是太清中經法也師李仲甫又爲左師於慈曹操聞而召之問學道之由慈不荅操怒欲殺之乃爲置酒飲失慈建安末渡江尋山入洞在小括山顏色甚好
又曰王遥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行治病皆愈遥有篋長數寸一弟子姓錢隨遥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夕天雨晦冥遥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所道非所曾經度行十數里登一小山入石室中先有二人遥見既至取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三人各鼓一簧良久復內篋中辭石室中人及還家著脣葛單衣及自負竹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年弟子見遥在馬蹄山下顏更少蓋地仙也
又曰陳子皇濟陰人也得餌朮方服之絶穀初年七十餘妻老及服餌反少在民間積年入霍山去
又曰葛洪字稚川琅邪人不好榮爵閉門却掃尚神仙道術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從祖玄吳時學道得成以其鍊丹術授弟子鄭隱字思遠洪就隱學悉得其法
道學傳曰鮑靚字太玄以太興元年八月二十日步道上京行達龍山見前有一少年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去殊疾靚乘名馬密逐數里終不能及意甚異之及問曰視君似有道者少年答曰我中山陰長生也
又曰介像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能屬文後學道聞有還丹經周旋天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一人授以還丹經告曰得此便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像曾往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平牀中有諸生論左氏義不平像傍聞爲辨正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像欲去吳主留至武昌甚尊異之稱爲介君爲起第供帳黃金千斤像後

告病須臾便死詔葬之爲立廟先主時躬祭常有白鶴集座上徘徊而去
又曰李根字子升許昌人也昔往壽春吳太文家弟子知根有道術竊視其器見素書一卷自記學道服藥時日
又太文說根目瞳子方根乃地仙耳
又曰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二百年不到人家即言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
又曰劉政沛人也高才博物尋考異聞苟勝己雖隸奴必師事之求養生之術餌丹年四百餘歲
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常黃精及鉛二百餘歲行步若飛博極羣書嵇甚重之數數就學共入太行山見山裂有青石髓流出烈取髓丸之成石氣如米飯嚼之亦然烈因擕少許欲遺康康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錚錚康即

與往視斷山山已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其識其字暗記數十字以示康康盡識之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所失其石室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按神仙經云神仙五百年山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老烈後莫知所之

又曰步正者字玄眞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如目前漢末將數十弟子入吳授以服氣及石髓方小丹法年四百歲

又曰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煑如芋每入山伐薪負之與人魏受禪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又曰孫登不知何許人常止山門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被髮文餘自覆身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又無餘資亦不食時楊駿為太傅使迎問之不答駿遺

布袍登出門借刀斷袍上下異斷置駿門下斫駿當伏誅時有稽康曾詣登登不與語康乃扣難之登彈琴自若久之康退登曰康才高識寡劣於保身

又曰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朮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沙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君謂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眞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其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曰作地仙在林慮山

又曰宮嵩琅邪人也能文著道書二百卷服雲母為地仙

又曰李常在蜀郡人也少治道術世常見之在虎壽山下

陶潛桃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林盡得山山下有一小口初極狹行四五步豁然開朗屋宇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見漁父驚爲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代不知有漢魏晉既出白太守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

眞誥曰劉憑沛人也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英年三百餘歲有少容嘗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又有百餘人隨憑諸賊曰汝輩作人何狩狠其心相教斷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餧烏鳥之法賊忽頓伏駭去憑後入太白山數十年歸鄉里顏色更少

又曰尹思字少龍安定人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日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當有大水月中有一

人披蓑帶劍思自視之曰月中人乃帶劍伏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思後不知所之

又曰皇初平者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歷年後見市中一道士言其處初起即隨去得見平與問羊何在曰近在東耳初起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乃往叱石爲羊數萬頭初起知得仙道便棄家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

又曰呂恭字文敬於太行山採藥忽逢人授以仙方得道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及孫呂習者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恭傳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家習聞驚喜出拜恭乃以神方授習而去習時已年八十服之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不復老

又曰沈建丹陽人世爲長吏建好道不仕學服餌之術能治病飛行或去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

又曰許遠遊第三男名翽字道翔小名玉斧棲粗世務居雷平山下修業精勤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以梁太和六年於茅山舊宅年三十而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圓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後爲上清仙去

又曰馬明生臨淄人爲縣吏逐賊被傷遇太眞以靈丸得差後師安期生受服太清丹在世五百年漢靈帝光和中去世

集仙錄曰楊平不知名姓在楊平山居多變化之術或問之乃曰我楊平洞中仙人耳稱每歲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眞下遊洞天以觀其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報洞中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洞中仙

曾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也言訖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四

道部六

尸解

西城王眞人傳曰解化之道尸不不能俱神化者也

寶劒上經曰尸解之法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從一旁出者有形存而無骨者

又曰夫尸解者本眞之鍊蛻也五屬之隱適也雖仙品之下第其眞受亦不輕也所謂隱景三光白日陸沉者也夫修下尸解者皆不得返望故鄉此謂上解之道也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窺其間雖獲隱遯世志未厭又不得返歸故遊栖不定也

又曰以九藥和水而飲之又并抱草而卧則傷死於空室中謂之兵解

又曰上品仙人素列紀受而不行餘皆白日尸解得爲飛仙

登眞隱訣曰尸解者當死之時或刀兵水火痛楚之切不異世人也既死之後其神方得遷逝形不能去爾

又曰黃仲居淮南人也少時服氣鍊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尸解仙去

又曰淸平吉沛人也漢高祖時卒也至光武時故不老後尸解去

眞誥曰顯叡字玄平吳郡人齊永平中卒於剡山葬盟官樂陽里木連理生墓縣令江山圖表狀叡尸解而去

又曰辛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好道行渡秦川長梁津投溺水解而去之

又曰張祖常者彭城人吳時北來行入方山洞室中託形

隱車隱化幽館而修守一之業
又曰劉平河者無名字漢末爲九江平河長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患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居於方山洞室常服日月晨氣顏兒甚少後尸解而去
又曰受大戒者死滅度鍊神上補天官謂之尸解
又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視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也非尸解之例其用藥得尸解非是用靈丸之解化者皆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暮之際去者謂之地下主者也
瓊文四紀篇曰得九真中經者白日尸解或曰飛行羽經經也
又六紀篇曰靈書紫芝或五老寶經有之者尸解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先主甚重之常謂曰介君象速求去先主不聽象言病先主使左右賜美梨一奩須臾象死解去
又曰紫清上宮九華安妃謂楊君曰可尋解劒之道作吉終之術自盡出槩之會隱顯之迹
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慈受九丹金液經常餌术語弟子張奉曰當尸解去八月十二日將當發至期玄衣冠而卧無氣而色不變尸解而去
又曰壺公謝元歷陽人也費長房師之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積年長房及兩弟子皆隱變解化
又曰鮑靚字太玄琅邪人晉明帝時人葛洪妻父陰君授其尸解法一說云靚上黨人漢司隷鮑宣之後修身養性年過七十而解去有徐寧者師事靚寧夜聞靚室有琴聲而問焉荅曰嵇叔夜昔示迹東市而實兵解耳
晉中興書曰葛洪赴嶠令行至廣州其刺史鄧岱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中鍊丹積年忽與岱書當遠行尋藥岱得書徑往別而洪已亡年八十一顏色如平生入棺輕如空衣尸解而去
道學傳曰吳猛字雲世有道術庾亮聞其神異厚禮迎之來武昌尋求歸辭以算盡請具棺庾公問欸即日發遣未達家五十里而終形狀如生
又曰若六行未通宿挂尚少則入中品以爲尸解遁變也降此以下是正服御功行淺劣則入階下階勝者則滅度更生更生之後修道隨功多少方始得道
太上太霄琅書曰修學上法時入山林服餌靈藥因緣歷過辭復尸解和光世禮與世大異者不棺不槨拂山平之

上掃深樹之下單衾覆於地○太上太眞科曰若祠祀先人應如歸否者有功德升度得道子孫仁孝則化形來遊散所說也亦尸解之類
金闕聖君傳曰靈書紫文者或曰五老寶經有之者尸解行之者成道
東海青童傳曰保洞觀經曰雲靈上玄品有之者白日尸解
抱朴子曰道林中有五種尸解符今太玄陰生符及是一病解者
列仙傳曰寗封黃帝時爲陶正以火自燒而隨煙上下眞誥云寗生服石腦而火則是作火解也
又曰司馬季主漢文帝時人受西靈子都劒解之道在委羽山大有宮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兒如女子鬚長三

尺一男名法育一女名濟華同得道昇訣云季主服霧散
潛升猶首足異處此語似作劍兵解法兵解則不得在太
極而其文尚讓洞經便是別修爲法也
守玄白術隱居太茅山東守玄白能隱形亦數見身介琰
者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琰初爲孫權所殺解化
而去
又曰樗綠華者女仙也顏整昔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
月十日降於羊權家自云南山人權字道學即晉簡文時
黃門侍郎羊欣之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眞緑
華云凡修道之士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瓦礫則得長
生因授權尸解法亦隱景化去
又曰中候王夫人於兒子晉處受飛解脫網之道
又曰蔡天生上谷人少賣香於野外性仁好消遙河伯少

女市香天山
又曰韓崇字長季吳郡人也漢明帝時人少好道林屋仙
人王瑋玄曾授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太有驗後瑋
玄授以隱解而去入大霍山度世爲右理中監
漢起居注曰李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共登嵩山見使者
稱太一之命召請既覺語左右曰少君將去數日果病死
解去
靈寶赤書曰三元王符與靈寶五篇眞文同出太玄都玉
京山紫微上宮此文攘陽九百六劫會之數度學者之身
玄都有此經佩之得爲聖上朝太精功德未滿即得尸解
又曰杜契字廣平京兆人建安初來江東依孫策後遇介
琰亦生授之以稱異人再拜奉其香火少女乃教其朝太
帝王皇之法尸解而去隱存方臺○老君傳九眞五石並
日暫入太陰權過三官者如得上解之法
又曰紫陽公傳西城劍解之法修佩神劍七年朱書符解
化去若以曲晨飛精題之者立能變遁隱化太一遣吉光
實衣來迎
又曰王遠字方平見禁經骨相當尸解且告以要言方平
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鬚長短中
人也乘羽車駕五龍異色綬帶前後麾節幡旗自天而下
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之召麻姑姑報先被詔按行蓬萊
今便往願還來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先聞人馬聲從
官當半於遠姑至經舉家亦見之是好年才如笄於頂上
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
名狀皆世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各進行廚擺行云
是麟脯遠去辭父母怪秘問經經曰王君常在崑崙山往

來羅浮等山山上有宮室王君出唯乘一黃麟十數侍者
每行山海神皆奉迎拜謁也後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
而不正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遂用此知之陳存錄王君手
書於小箱中也經後尸解而去
又曰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微子好道得
尸解
又曰蘇子訓者齊人也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行信讓稍
年顏色不老人追隨之不見所常服餌好清淡常閑居讀
易爲文皆有意義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不可致
之後至遂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諸生具言適去矣東陌
上乘騾者是也各奔馬逐之不及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
明日當去不復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
死解化仙去

又曰陰長生新野人也後漢戚里專務道術聞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造焉明生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語當世之事治田農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恚歸唯長生彌肅明生曰子真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以太清神丹經授之丹成仙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但漢興以來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仙去

陰君自序曰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之子受仙君神丹要決道成去世付之名山於是陰君裂黄素寫丹經一通函以文石置嵩高山一通黄櫨簡漆書之函以青玉置太華山一通黄金之簡刻而書之函以白銀封蜀綏山一封縑書合爲一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也

又曰成仙公名武丁桂陽人也後漢時爲縣小吏少言大度博通經學不從師授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張白蓋相從而行謂仙公曰君當得地仙耳令還仙公病卒尸解

又曰龍伯高者後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美可法者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氣之法又受服青餌方醉亡隱與方臺師定籙君伯高名達京兆人漢建武中爲仙都長至零陵太守馬援戒兄子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廉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

又曰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變化偉逼求術妻不傳逼之不已妻厯然而死尸解而去

南岳魏夫人内傳曰清虛真人王子登與東華青童君來降授夫人曰隱書白騎神散一劑又與白石精金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勿行寃期有定俱會丹墟之南陽洛山陽洛宮言畢二真人去卽服藥因稱腳疾閉日寢息飲而不食夜半之後太一玄仙遣飈車來迎欻氣騁御徑入帷中其時弟子侍疾衆親滿側莫之覺也陽洛山昔夏禹巡諸名山刻石於此下有洞臺神仙學者萬餘人

又曰王晉賢晉王衍女也爲愍懷太子妃洛城亂劉曜略晉賢欲妻之晉賢大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胡羌小醜敢欲干我乎言畢投河其侍婢名六出投河死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遂俱獲内救外示其死體實密濟解入嵩高山今華陽内洞中六出年二十餘體貌修整有節操姓田漁陽人魏故凌儀令田諷之孫諷有陰德以

及六出耳

又曰蘇奉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有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見他職行經候官諸故吏人皆往見之奉顏見一如往日奉居山不種田爲人治病亦不取錢愈者使栽五株杏數年計十餘萬株令人將穀一器自往取杏一器貨杏得穀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乃尸解去

裴君曰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諸有難用曲晨飛精劍解者得八素列紀惟奉寶祕不修行皆白日尸解其有作水火兵病及用大刀竹杖解去者先韶名山並爲太清尸解凡修劍解之道並紀名紫簡上隸高仙諸有宿功善業陰德信仙其神得詣朱火丹陵宮受學仙道爲九宮真人諸有用大極尸解之道夜半去者

職爲地眞應尸解者或學功淺深志尚頑癡或爲祭酒精勤救治者並得爲三十六洞天丈解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一轉武解鬼師二百八十年一轉凡有三等乃得進補仙職○九天生神章經曰夫學上道希慕神仙及得尸解者終歸仙道神化則同不相逢解俱入道眞

明眞科曰生世好道精功布德名書上淸者得尸解下仙遊行五岳後生人中更受經法爲人宗師

太微經曰諸尸解者按四極眞科云一百四十年乃得神中眞官於是始得飛華蓋乘綠龍登太極遊九宮也

唯一五老經曰夫仙之去世也或延跡藏形而内栖事外或解劍遺杖飄然雲霧延神靑丈莫知其端緒也

又曰若有此五老寶經不齋戒存思與俗混雜故不失隱存下神白日尸解及命過大陰地下主者或道骨肌髮受

化南宫是必宿有骨緣也

上淸經曰元始天帝以上淸變化七十四方解形之道授南極元君

太淸眞人内傳及名山記曰羅浮山洞周五百里在會稽南行三十里其山絕高葛洪解化與眞誥謂之增城山

集仙錄曰張天師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

又曰周爰友者汝南安城人也漢河南尹周暢女也暢平生多陰德爰友小好道餌伏苓四十年後遇石先生教其遁化及隱景之道解形而去

又曰唐盧眉娘者生而眉綠性機巧南海太守進之順宗嘆其在宫内謂之神姑但食胡麻飯一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久之不願在宫掖乃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逍遙數年不食尸解化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四

道部七

劍解

太極眞人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神經曰制劍之法上宰總眞西城王君皆授之於紫陽公施行道成總眞皆用劍解之道又授九轉丹方於長里先生此剛屑人也

東鄉序云淑龍胎而死決服瓊英先師王西城此是飲丹後用劍解而不言服九轉者當是雖授而不遂合用後以付門弟子茅君亦是受而不用故云付耳茅君傳南岳魏夫人傳楊君故安妃云可尋劍解之道但不知遂用不耳許長史既服腴石或當不必爲其事採從鏡南夜解則又非此法採許長史子也若是太清解及單用劍者應不得反望故鄉而採遊處方臺還本居邪也神劍用之而解化

則能遊宴太極採五星之靈執煥七元之威光以飆儀烈映眞氣故軒轅喬山之葬劍舄在焉王子渤海之家劍鳴空槨王喬有京陵之墓劍飛冲霄斯實眞驗九玄精感太靈神方盡致威劍之妙化也諸以劍尸解者以劍代身五百年之後此劍皆自然還其處諸以劍解者不必止是用丹書者空劍亦可幽響無聞恍惚難尋不可得言矣不可得爲之者見之者惟當應之於心耳神奇歘恍變動無方非復物理所期正當心任化即事從宜耳爲之者亦不覺其所以見之者固莫測其所然軒轅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爲之視火參鑪鼎而軒轅疾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崩寶劍赤舄在焉一旦又失王子喬者葬蒲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終營冢渤海山夏襄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傳議浮丘公將與乘鶴共登嵩山此事不同解化時年五十五六耳故數遠遊冠者皆葛洪云陸君授鮑靚尸解之法後死埋石子岡有人發其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此似劍解法而不能飛去此是用靈寶太玄陰生符朱書刀矣太清之下故得生者而已按玉清靈傳說總眞帶劍揚君執桐柏帶劍此並應是先解劍化也眞人用寶劍以尸解蟬蛻化之上品也夫尸解之法多如蟬蛻今此劍非蛻也故云上品明變遁之高道營造劍之時先齋戒百日乃於幽隱處近清泉立西向屋作竈口亦西向蒔鍛人鍊好鐵生熟合鍊成令得八斤爲足也若欲節其精理當用竹炭又以銅錫柔濡如此用歲月功夫殊多

所以古人作劍三年然後成也薛燭云歐冶鑄劍亦鍾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今以此合燒則煉多而不燥剛利而銷其鍛人亦須溫良新衣沐浴造劍之日九不得飲酒食肉及遊履淹穢用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使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刻背脊上近柄闌令厚三分半也至兩刃際可減一二釐耳又向刃邊先殺背二分乃立刃至杪亦以漸令薄也杪九寸爲左右刃處當從鐶項定度竪三尺刻背爲刃亦漸三分入釐必使中脊餘六分也杪九分合殺兩邊令尖殺杪鋒令有兩稜如戟杪殺鋒也其柄用長短適令鐶高二寸四分身長二尺四寸則餘一尺二寸六分以爲柄鐵以當中央令廣九分厚二分與鐶相連柄操梓材近鐶闌四寸九分刃圓三寸九分皆以鉀鈔爲正若作劍裝則從扁於此也劍頭可安

鏤鍰謂發妳鍊剛仍使鍰身相連勿別作楔合作釘連之都使外形大小厚薄相似乃鑿除懸空之內亦可外鑄作數孔鑿爲易其伏基處鑿鍰之都畢令大鍰高二寸四分横分廣與對中徑二寸八分內方員徑四分鍰形古今多法或正圓或狹長或如鼎耳乃有十許種今此經中所闕亦是虛其左右法耳非正定形也準准製古今取其合度立圓如右又鍰之內不得正圓如竹亦不得正方如界尺當令內面小方而外菱稜角必令得刻己刃字不甚邪轉惟使長三尺九寸耳尺寸度數厚薄形制並備如別闕尋古今尺長短不同九章算法皆積黍爲之度首中書監荀勗撰音律伎藝常恨八音不調後有人掘地得一玉律銘題周世短皆尺四分半以改定音律聲韻合度今宜用此尺爲准所以尔者據真樹稽並以周時作劍用周尺也

鏤鍰者鏤刻劍鍰鍰左右面刻之作刃字面有九刃字也鍰背上刻作九己字也深刻字皆從刃背而下順刃謂兩邊刃及己字皆對從刃皆邊起俱下就刃故曰順刃也順環面刻之隨鍰曲轉故曰順鍰也謂刻處得以金銀關之皆分明住也劍身刻象鍰中央復有壁起如小手鍰者名之曰伏基伏基之義謂爲日月之基隱秋光景也內鍰左面爲日字內鍰者卽小環之中伏基也刻右面爲月字先又圓刻日月之外爲郭也五百年還出以揮五盾入以識無閒謂滑靈道迹隱影藏形也下以制九陰謂可以攝召九陰之神也上以承玄冥謂北斗玄冥星主隱變也衞足以逐邪魔威足以鑒七精謂挖成乘勢鑒照七星也仰以映五氣謂五行之氣常栖映也俯以代身化形矣欲卸劍之左右內外以劍正指前使劍背在上使劍刃在下也於

是以東面爲右西面爲左東爲內而西爲外面此劍尺度長短廣狹厚薄刻鏤文字乃太極四真人靈劍之模範也上清真人亦皆帶劍上清之劍並是太極所造耳故此經爲太極之法乃四真人定範何必須昆吾之金割玉之鍛耶此蓋明不必須精鐵所存者模範而已王子喬劍乃凡下之鐵耳喬山尸解之劍非昆吾之流金也（此太極真人紫陽公篇以告王君也）軒轅駕龍玄圃是步綱之術正解化後乃行前真多有此例（此劍經前章也）太極上化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劍鍰右以曲晨飛精書劍左面令玉劍抄也又太極藏景符飛精書紙盛以絳囊欲去時以係劍鞘右以曲晨飛精書劍右面令玉劍抄也又太極籙形符以飛精書紙臨去之日服之身生七色之雲自有電光行以曲晨飛精書劍背令皆兩刃之際也又太極解化符恒日服一符

七年化去朱書竹中帛祕要也是合曲晨丹成謂欲解化時以題劍七年以後朱題劍亦能解化

陶隱居曰晉永嘉中劉愃（呼麥切）多奇識亦云是異人作此劍乃方佛符字殊細款要雕鏤曰大乘法而鐵甚快利宋來使恒供御備名曰劉愃鍛尚千牛刀同寶女已易丈鍰磨刻與亦漸漸欲滅又見有四五故鍰並相似如一不知其劍身何在東山顧居上亦遣此劍諸人有同時共製者今猶存爲大抵違謬不可具說乃有鋼鐵作鍰以釘鑄着故刀如此並可以類推今此儀式惟是陶隱居所匠深構心解亦謂理極未知必同太極模範不耳凡試刃之利鈍取中形芒數枚急束以一髮懸其抄繫於杖頭令一人執之乃以刃一斫芒斷而髮猶迹剖芒多少爲優劣劉愃鍛千牛刀皆斷所十三芒又有一百鍊剛刀斫十二芒國中

惟稱此爲絕而近造神劍所十五口觀其鐵色青瑩光采
有異蓋薛燭所謂渙如冰之將釋者矣頃來有作者十餘
人皆不及此作剛朴是上虞謝平鑿鑊裝治并是石尚方
師黃文慶並是中國絕手以齊建武元年甲戌歲八月十
九日辛酉建於茅山造至梁天監四年乙酉歲勑令造刀
劍形供御用窮極精功奇麗絕世別有橫法剛公家自作
百鍊黃文慶因此得免隸役爲山館道士也周禮制劍長
三尺柄居五寸是六分之一也內刃廣二寸半重古秤一
斤四兩今秤二斤十兩也今公家劍長四尺七寸柄居一尺
五寸是三分之一小減也刃廣一寸六分輕重不定此皆
劍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而經有刀劍兩名皆武帝大
始十年中書監荀勗及張華等校定鍾律八音不與古樂
相諧由漢來用尺漸長乃更依周禮積黍法制尺以量鎔

新器募求古物得周世正玉律比之毫釐無差因督古鍾
以律命之亦皆譜合非以七種古物相課皆會又得汲冢
竹簡亦長二尺四寸於是施用謂之古尺阮咸譏荀樂聲
以爲高功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有人掘地得銅尺長荀尺
古尺之四分半時人以阮咸之解音遂復施行謂之官尺
令司農相承以制五尺并取積寸以作斛斛也宋元嘉中
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製物每欲廣大又加官尺寸半民間
復有相與用之至今謂之爲尚方御府都水材官用尺乃
復長民一分推如衆例則以古尺爲勝鍾律宮商自然響
會是合神精冥數且周世又二真製劍之時兼荀張窮極
精功時又有宋脩雷煥之徒妙貫神鬼阮咸雖善音樂而
性度疏誕不能清切故以鼎穀爲奸耳偏地銅尺猶頗是
後漢時物也梁天監四年又更校尺以調正鍾律定用張

荀古尺半分於事合衷今施用名曰法尺又曰若欲潛遁
名山隨時觀化不願真官體退自足者當修劍尸解之道
以曲晨飛精書劍左右面先逆自託疾然後當抱劍而臥
也謂先僞稱疾瘦卧數日乃密脫劍青囊拔出題書及紫
符都畢於是抱之而視須天馬迎至解衣而遊勿令人知
覺也又以飛精紫書拭劍鐶呼劍名字視畢忽見太一以
天馬來迎於寢卧之前於是上馬若女子則以輜軿來迎
古來諸仙多有託以餘物或用竹杖或巾屨惟劍親用太
清刀法此神變欻恍假類會形不可以理趣相求真奇事
矣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古靈圖有此獸形皆昔真人
所顯相傳示也吉光似鹿騰黃類馬男則乘騎女則御軿
也太極真人命太一使者賚馬執控引迎以寶衣欻忽而
來不知所以然也太一主仙變也馬太之時雖衆醫侍疾

子保猶劍則我易服東劍流景變跡而不覺我之云爲也
所謂化遁三辰藏衛月精呼吸萬變非復故形者也
又曰極上化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劍鐶
赤景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絳囊欲去時以係劍鐔諸仙人
多以竹杖不必盡得劍法或是太清術耳假物變化不可
一類求之
又曰夫終下尸解者皆不得反望故鄉上解之道名配紫
簡三官不得復窺其隟但畜神劍與之起居相隨十三年
自能化形不必須藥書之若不辨作藥七年之後但以丹
書劍亦能潛化也雖行此法例不得反故鄉矣自不及曲
晨之妙精吉光騰黃之迎控也雖單此猶賢於太清雜法
衆得改形練化遊宴太極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靈丸之
化者皆不得反故鄉反故鄉三官執之也太清尸解之法

亦得比太極之化道乎太清尸解法五符中有太玄陰生符又用牛脂商鏤藥丸兩事耳無復餘方也但用制劍之法具在符圖訣中其後用解化之道又非常修之事故並不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五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六

道部八

道士

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從道爲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眞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

眞誥曰劉翊字子相後漢人也世居潁川家富以濟貧爲事爲陳留太守後去官入山爲道士

又曰傅子尠字叔頴會稽人漢桓帝時爲縣令入山修道

又曰劉寬字文饒後漢南陽太守年七十三入華山服丹藥

又曰王助字法明太原人也入茅山師陶隱居以梁大通三年正月十四日化隱居爲制銘誌并誄莫云紘曉豈榮臨瀆非寶萬里求眞鎭藥内抱

又曰陶弘景父眞寶清辯有才學工草隸閑騎射藥術而陶隱居亦善隸書雖効王書而別爲一法文章尺牘爲世所重

又曰孫韜字文藏會稽剡人也入山師潘四明恭受眞法學草寫遂大巧妙後學王書殊有深意當時稱之南洞大碑及許長史壇碑並是韜跡也陶隱居手爲經題握中祕訣門人罕能見之惟傳孫韜與桓闓鄒二人而已

又曰朱仲常於會稽賣珠漢高后時人也仲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

又曰道士不欲臨喪損神壞氣所以去世不仕而獨存焉

惟父母及師不懼性命之傷必臨其喪以此而傷是無傷也

抱朴子曰薛旅字季和燕代人周武王時學道於鍾山北河經七試而不過者由淫佚鄙滯敗其試耳

又曰郭文舉河內軹縣人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又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見之號八百歲翁人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若慘戚則凶若含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不審也一旦忽去不知所之

又曰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同入常山中積七年入石室北戶木角有石匱或作石櫃季主出行懇戒之曰慎勿開零子忽張視之季主還乃遣歸後復召至使守一銅匱又戒勿發零子復發之季主乃遣之遂不得道

又曰馮良者南陽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佐史迎督郵自恥無志乃毀車殺牛裂敗衣幘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遊候十五年乃還州郡禮辟不就詔特舉賢良高第半道委還家年六十七棄世東度入山在鹿迹洞中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也修尚黃老漢成帝重其道德常宗師之愈自損退成帝請之若值望之章醮則待事畢然後往老子章句有安丘之學望之忽病篤弟子公沙都興於庭樹下望之曉然有座特冬月鼻聞李香開目則見雙赤李著枯枝望之仰手承李李自墮掌中因食李所苦盡除身輕目明遂去莫知何在也

道學傳曰燕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少好道德不仕周遊名山後居武當山寢息無常所或因積石或倚大樹四時衣服不變恒散髮亦有練巾

又曰鮑靚字太玄上黨人也漢司隸鮑宣之後稟性清慧學通經史修身養性蠕蝡而動不犯閭人之惡如犯家諱人多從受業揚道化物號曰儒林

又曰王嘉字子年隴西人也在東陽谷口鑿岸穴居其徒數百各自穴處爲人皃短陋而聰察滑稽有問世事善惡終不直說過率有驗

又曰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也修道自保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與人弟言順各因其發導之以善

又曰王遠字方平常降於蔡經家須臾麻姑至騎從半於方平麻姑手爪如鳥經私心曰時背癢得搔之佳也方平曰姑神人汝何遽此遂鞭之經願從方平學道方平使背立從後覩之曰心邪不可教之仙道乃與度世術

又曰庾承仙字榮光潁川人明老莊隱文江縣白水臺立廬舍講肄儒上釋老受其學隱居江南累詔不出後梁始興講道德經剖析凝滯

又曰薛玉寶字廷世沛國人也梁時師玄圃先生以文章見美壽書翰嘗書一章於崇靈觀道正省壁上見者翫之也

又曰東鄉宗超字逸倫高密黔陬人也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又爐中無火而烟氣自生氤氳周遍久之不歇

又曰張裕天師十二世孫起招真觀植名果盡山栖之趣梁簡文爲製碑

又曰晉陵人錢妙眞於茅山燕口洞得道門人立碑於茅山邵陵王爲製序今具存焉

又曰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輔
時爲大正屢爲國講說四年建安王偉於座問曰道家經
教科禁甚重老子二篇盟誓乃授豈先聖之旨非凡所說
耶景翼曰崇秘嚴科正宗妙化理在相成事非乖越
又曰劉法先彭城人也時顧歡著道經義於孔德璋多有
與奪法先與書討論同異顧道屈服乃荅曰吾自古之遺
狂水火不避得足下此箴始覺醒悟既往狂言不足在懷
又云法先每見道釋二衆互相是非乃著息争之論顧歡
又作夷夏論或及三科論明釋老同異
又曰張融吳郡嘉興人也善玄言屢講老子修行上道討
論上經人自遠來集也説尋求真秘甚識宗尚
又曰陳景尚吳人也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制靈書經
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召景尚隨王之郢終於江夏

又曰桓闓字音愷東海丹徒人也梁初崑崙山渚平沙中
有三古漆笥内有黃素寫干君所出太平經三部村人驚
異於經所起靜供養先呈陶隱居隱居云此真干君古本
闓將經至都使苦勞瘵諸治不愈陶隱居聞云此病非餘
恐取經爲咎何不送經還本即依二日送尋愈
又曰曹賓字世珎丹陽人善爲步虛兩京冠絶貴游見者
皆稱賞焉
又曰嚴智明字東識晉陵人也受性有善聲幼工誦詠梁
明帝有疾每引法衆於内殿行道聞智明詠經其懷賞於
云疾爲之愈及法席既解智明還外帝中夜不安寢物呼
智明對御轉誦即覺歡
又曰徐師子字德威東海人也陳武帝立宗靈大觀引德
威爲觀主後卒文皇勑賞祕器葬焉

太平經曰晟寄之字靜觚丹陽句容人也爲道士事親至
孝住石渚觀母老不敢遠離乃迎母於觀邊立小屋以盡
溫凊母終毀瘠過禮識者嘉之
又曰郗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爲晉鎮軍將軍心尚道法
密自遵行善緑書與右軍相埒手自起寫道經將盈百卷
于今多有在者
又曰張孝秀以王元規筆跡妙巧頻相請屈元規但亂泉
石終日撫琴嘯詠了不執筆臨還止爲行書數行而已孝
秀雅相推憚弗敢固祈今簡寂館長廊猶有筆迹也
又曰許思玄者許遠遊之弟也生而好道儒雅知名晉簡
文帝爲俗外之交也
又曰任敦尚博昌人永嘉中投茅山講道集衆敦竊歎曰
衆人雖云慕善皆外好耳未見真心可與斷金者

又曰晉陸納爲尚書令時年四十病瘡告杜恭云卉世短
壽臨終皆患此瘡恭爲奏章又與云飛散謂納曰君命至
七十果如其言王右軍病請恭恭謂弟子曰右軍病不差
何用吾十餘日果卒
又曰郭負義興人也與晉陵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茅
山有志栖託齊永明中暫下都陶隱居遇便盡素契陶
後解紱結宇中茅中茅山也仍請名與并嶺相就經典藥術常
共論之
又曰楊超字超遠東海人也出入事陶隱居往復與陶論
難得爲入室
又曰諸葛開字智遠吳興烏程人也每以戒行自修拯濟
爲務齊永明八年天下飢饉開有少穀賓乃悉分賑鄉
邑賴之有三人積飢食飽而致死其家詐縣稱葛開飼殺

餓人苦相誣謗邑令笑曰乞食飽死反怨主人法無此科
遣而不問
又曰濮陽者不知何許人事道專心祈請皆驗鄭鮮之女
足跛陽療之尋差晉簡文廢世子無嗣時使人祈請於陽
於是中夜有黄氣起自西南遥墮室內時李皇后懷孝武
又曰許邁字叔玄少名映後改名遠遊志求仙道入臨安
西山經月不返人亦不知其所之先娶散騎常侍吴郡孫
宏女爲妻邁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遣其妻云欲聞懸雷之
響山鳥之鳴自爲簫韶九成不勝能也偶景青葱之下栖
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堂廣厦不能過也情願所然志絶於
此吾其去矣長離别矣
又曰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錢塘人早棄冲虚年十八父爲
娶婦入前門伯玉後門出徃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在山

三十餘年隔絶人事一説云伯玉初遊南岳路入閩中飛
湍走險伯玉泊舟晚瀨衝飈忽起山水暴至激艦上嶺
崩落絶崿徒侣以爲氷碎緣岨尋求見伯玉自若以小杖
撟舟涉不測之泉衆以駭伏入霍山而去初隱瀑布山齊
高祖欽其風欲與相見辭以疾而去帝追恨詔瀑布山下
立太平館孔稚圭立碑
又曰張陵博學及河洛天文悉窮其妙静處衡門不求聞
達彈琴詠詩順志而已
又曰龍威丈人山中得道者也時人莫知其名號曰山隱
居慠然不群高絶人世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陽人也自號華陽隱居常謂
人曰我心恒如懸鏡觸物不遺好行陰德拯濟困窮合飛
諸藥遂近賴之平生未嘗晝眠看書必至半夜好聞松風
之聲少絶肥羶晚惟進餌鰌苔紫菜生薑飲酒能至一斗
而斷不醉也
老氏聖紀曰神璽中岳仙人成公興以姚氏弘始十五年七
月六日仙化門徒欲厚葬之興忽然重起曰道士絶累與
俗有殊胡爲哀哭厚葬但建修齋功此乃合太古淳真人
法世言訖而化明日中時有巾石室者門人出視見兩童
子引入户公興欻起去葬於華縣界潔素里
又曰孟道養字孝元外名援平昌人少時聞有法席不問
遠近往觀聽焉及長性沉静學專爲己不求聞達閉户開
卷披書玩古及入室讀誦聲纔出口有劉緩戴詵相造研論
窮玄理各歎伏以爲適絶
又曰吴猛字世雲豫章人也性純孝夏夜在父母側不敢
驅拂蚊蚋恐去已而集親年三十邑人丁義士奉道以術

傳之鄉人隱綱爲設酒既去酒在器中不耗道士舒道雲
病瘧以年猛授以三皇詩使誦之頓愈嘗還豫章以白羽
畫江而渡縣東有石筍歷代未嘗開猛徃發之多得簡牒
古字不可識縣南有峻石特立千仞猨狖不能上猛杖策
登之縣令新蔡干慶好畋獵猛屢諫不聽後慶大獵四面
引火烘天而猛坐草中自若鳥獸依附左右火不能及慶
大駭因是悔王敦於坐收猛俄失之敦大怒是歳敦敗猛
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又有玉房金
室見數人與猛語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猛又乘鐵船於
廬山頂
又曰錢妙真晉陵人也幼而好道便欲離俗親族逼以適
人泣涕固免遂居大小二　茅山後徃燕口洞手裁書并
詩七章與陶隱居

又曰孔靈産會稽山陰人也遭母憂以孝聞宴酌珍羞自此而絕饘蔬布素志畢終身父見過毀慨然命具饌靈産勉從父命咽以成疾父以人有天性不可移遂不復逼深研道幾遍覽仙籍宋明帝於禹穴之側立懷仙館詔使居之遷太中大夫加給事高帝賜以鹿巾猿裘竹素之器手詔曰君有古人之風賜以林下之服登彼之日可以相存也

又曰張繹字士和吳郡人也升勵學從整肅法事屢講衆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制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

又曰宋文同字文明吳郡人也梁簡文時文明以道家諸經莫不數釋撰靈寶經義疏題曰通門又作昳義名義鄙

學者宗賴四方延請長於著撰訥於口辭

又曰王遂起太原人爲集眞觀主性少眠縱卧熟猶覺人語言論相涉即領其辭莫不歎其清寤

又曰晝夜不卧日月合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七

道部九

齋戒

太上經曰思神鍊氣書法登階名之爲齋

太極眞人曰齋莫過乎靈寶其法高妙不宣於世仙聖口訣祕而不書太一齋法玄之又玄

指教經曰奉道不齋戒如無燭夜行失道自苦耳

太眞科曰修三守一齋爲本其學道以齋戒爲本太上所重老氏所營仙眞所賴

又曰道士能日中一食不殘穢惡隨月齋戒晝夜不息不害一切拔度蜎飛當得至道

又曰道士修經習業以道德二篇爲先齋戒受之度人濟已也

又曰救解父母疾病當齋官齋上旦齋中奏子午章者到必感

又曰玄清玉皇之道上皇天帝授太微天帝君三元紫精君眞陽元老君後以付太上道君以傳金闕李君李君傳太靈眞人南岳赤君又紫元夫人以傳清靈王君王君傳南岳魏夫人夫人傳楊君便授許長史及掾授受者齋戒七日

又曰衆眞授道先齋戒百日或三十日或十日又當先告齋一日以洗素心三千年六傳尋上經齋戒無如此者行之十四年太上迎以玉輪登上清爲上眞

三皇經曰凡齋戒三事以定心口身之業也

又曰凡齋戒講讀元詩大經佩服內文以成其道

又曰凡齋者佩服三皇內文以成隱顯道

登眞隱訣曰道齋謂之守靜謂齋定其心潔靜其體在乎澄神遣務檢隔内外心齋者也

又曰修道之人須齋戒禮謝七世之愆

又曰上清每以吉日會五眞九修道之人當其吉日思存吉事心願飛仙立德施惠振救窮乏此太上之事也當須齋戒遣諸雜念密處静室

眞誥曰齋戒不可雜處必亂正道也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當齋戒不寢遣諸可欲九五卯之日常當齋戒入室東向心拜在神念氣適意所陳

又曰漢建安中左慈聞句曲山在金陵通峨眉羅浮故渡江尋之遂齋戒三月而登此山乃得其門入茅君受以三種神芝宿啓功儀曰捧香仙女下衛齋戒之人

又曰太極眞人受太上口訣子歲五傳依隱書之制齋戒五日乃授五約

珠囊曰凡入五岳以甲子上旬之日沐浴齋戒七日乃行若名山有芝英奇藥者素書作素奏丹書其文乞登仙度世飛行上清再拜放自鷄犬各一於石上而去然後求芝英奇藥所欲必獲惡鬼老魅不敢試人若學道不知此術入山多厄

抱朴子曰家有三皇圖必先齋戒百日乃召致天地五岳社稷之神後聖君命請虚小有眞人撰集上仙眞籙總名爲上眞正法以惛萬邪百年再授于人須齋戒方得

三元品經曰學道之本當先修中元齋戒之法贖罪謝過於太眞則書名玄圖

靈寶赤書曰元始五老諸天帝皇帝以歲六齋之月會於上三天靈都宮元陽紫微之臺集奔天元推校運度又去紫微宮舊格丹書白素齋戒百日誦之

太素玉籙經曰齋戒存思誦習此經精進無怠神通智達位爲太素眞人

太平經曰眞人去人之精神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汙濁之間也欲思還神皆當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齋戒則精神不肯返人也皆上天共訴人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絶

八素奔辰訣曰七曜五星審識形色見之早晚於庭伺之若晦冥之夕皆於寢室存念齋戒修行如存奔日月之法日中赤氣紫芒者爲曜靈九神華芒也月中黄氣白光八朗之芒是爲月華夜精道人皆知服日月之氣而吸九華靈芒能修存奔日月之道安妃授楊君書二卷皆是奇法日月之道甚多高妙

上清金闕靈書曰太上之吉會日者高眞集宴慶歡之日也迴元者太上之更始日也甲子陰陽之首氣月晦改度之初萌故爲新日也不知此日者不得解罪除過不得登簡上眞當須齋戒於是日思存吉事此迴元訣也

又曰黄庭内景經一名太上琴心文又名大帝金書扶桑大帝君宮中盡誦此經金簡刻書之故曰金書又名東華玉篇東華者方諸宮名東海青童君所居也其中仙曹多齋戒誦詠刻玉書之

又曰太極左眞人曲素訣辭一名九天鳳氣玄丘大眞書太上授太極左眞人眞人傳東海方諸宮青童大君使傳道士宿有名應神仙眞人者佩之二十年得見三元君齋戒青金之誓以代盟約

八道秘言曰欲行九眞之法者齋戒静室至須專寂心禱飛仙上登紫庭

又曰九天鳳氣玄丘真書玄都丈人仙科授佩齋戒三日佩之者得仙

道德經序訣曰尹喜知紫氣西邁齋戒想見道真及老子度關授二篇經義

靈書經曰十部妙經金字玉簡諸天真仙齋戒月日上詣玉京誦其文

威儀經曰齋戒景福度人先爲先人後已與志玄同一

本行書曰授靈寳赤書者必先齋戒

東卿司命經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經齋戒休粮存念日月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此上真道也太上玄真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闚王佩金璫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竭誠殫思乃能得之神光映身然後受書此真玄之道要而不煩吾常祕寳藏之豈肯故以相

示慎密者也好道者欲求神山宜先齋戒登山昔左慈齋戒三月拜禮靈山竭誠三年然後二茅君引前

又曰黃庭内景玉經曰扶桑太帝君命暘谷神王傳南岳夫人授受齋戒九日

又曰三元真一經金闕帝君所守東海小童以傳涓子涓子傳蘇君蘇君傳周君授受齋百日或五十日或三十日或七日四十年傳一人十人止後聖道君命清靈小有天王脩集上仙真籙總名紫元夫人傳王君王君傳南岳魏夫人夫人傳楊君楊君傳許掾授受齋三日或七日鳳真之文大上授太極左真人真人傳東海方諸君青童君此亦衆真相傳授受齋三日佩之九年得見三元君於上清金闕

又曰太上智慧經太上付上相又紫元夫人傳王君而王君傳闕滇傳楊君今授許長史掾授受齋戒五十日

又曰太丹隱書飛真之道存想之法也此並楊君止抄一經誦以與長史耳亦獨九真之龍書也未見齋戒之法不可遵行真誥有朝太素法云受洞房旋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所謂此也但不具耳世有周君學注洞房事亦是抄耳此經語而注之爲施修之法未見真本而事旨不具

名山記曰大茅山有小穴口石塡之但精心齋戒可得而遊中茅山東亦有小穴穴口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故餘小穿如杯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磐石亦時開發君勤齋戒尋之得從而入易於常洞口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則三茅君於句曲見之授以要道入洞門句曲有五門立志齋戒三月尋登此門者可

入矣

九天經曰王輔上宰齋戒建節侍於太清

法輪經曰仙公齋戒未及歲年而感召天真下降淨室

又曰念真齋戒緘口慎言

靈寳大戒經曰不受大戒徒爲長齋

四極明科經曰九學上清之道奉其宗師入室齋戒

太上科曰九經從師受皆真官侍衛須齋戒講誦

雌一五老經曰長修善行日中乃飰齋戒三年乃得受太洞真經

大上丹簡墨籙曰道之去聖日已遠矣傳寫科戒譌誤者衆若有所疑師不能解者可齋戒一月求靈感之審靈仙感降報語於人

傳授經曰齋者簡素爲上神先映身

集仙錄曰崑崙玄圃見正一眞人勸苦齋戒讀經崇道
太霄琅書曰立三本書一爲長鎮一爲供齋一爲研習者
常自隨所住室中別置格上躬自出入勿使委非其所寫
經之時須先齋戒經中有圖圖或別卷各有侍官典圖眞
吏請問經曰道不存師齋誦無感
玉佩金璫經曰衆眞登太瑕臺齋戒三月
崆峒經曰太上道君齋戒於西那玉國羅浮之岳
又曰青精飷飰方太極眞人傳王君授受之際齋戒十日
二千六百年傳十人雲牙王方王君傳南岳魏夫人齋戒
五日服之可以絶穀去尸虫王君遊觀天下詣龜山齋三
月又齋戒三年詣太素還西城又齋三月受書周君少遇
中央黃老君遊丹城气長生度世之道授以上眞之道乃
還登常山石室中齋戒念慮又歷歲時後仙去

道學傳曰左敢字尚隱雲陽人雲陽山即茅山也敢所居
山舍西十五里有一石室西南二里復有一石室皆容數
十人西南室父老傳云有銅牛出皆銅蒭銅巷相傳號爲
銅室曲入至深立北通潢洸而洞莫窮每三元齋戒之日
敢往二室祈禱皆歸臻眞形
又曰陸脩靜字元德吳興人太始七年率衆建三元露齋
太眞上倉元上録經曰凡有生之域清少濁多機障相纏
行善不立邪氣來侵強魔守試上學之人齋戒存思禁隔
囂塵非類之物唐突去來皆是穢濁當擇日齋戒佩破淹
之符以昇玉清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八

道部十

養生

太平經曰養生之道安身養氣不欲喜怒也人無憂故自
壽也
又曰一者數之始也生之道也元氣所起也天之大綱也
故守而思一也子欲養老守一最壽平氣徐卧與一相守
氣若泉源其身何洛是謂眞寶老衰自去
又曰古者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
眞道乃復得天地之公求道之法静爲基先心神已明與
道爲一開蒙洞白類如晝日不學其道若闇瞻室而迷方
也故聖賢遑歟
太上經曰守一則諦定心源守静則存神忘形定氣通無

道成眞降
三元眞一經曰體百神者耳爲帝君之腦門目者太一之
日月鼻者三元之丘山口者絳宫之朱淵眉者白元之華
蓋鬚者明堂之林積舌者元英之龍轅齒者胃宫之威力
手者膽神之外援足者腎元之靈關陰極者洞房之眞機
也
又曰消子授蘇林守三眞一之道後林授詣消子寢静之
室無復之矣留一紙書置卧内以與林也其文曰五斗十三
一大帝所秘精思十二年三一見相授子書矣但有三一
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守三一名刋玉札況與三一相
見乎加存洞房爲上清公加知三元爲五帝君後金闕帝
君所以乘景迎雲周行十天者寔由洞房三元眞一之道
也世之學者皆尊守一當令心朴神凝體寧誠感所以百

念不生精意不散但有三月内視注心一神與念不散專
氣致和由朴之至也得之速也自朴散眞雜華僞互起爭
競亂生故一不卒感神不卽應非不欲往存之者不專思
之者不審故起積年之功絶有髣髴耳三一之法上清眞
書之首篇高上之玉道神仙之津途衆眞之妙訣子能守
一一亦守子子能見一一亦見子一須身而立身須一而生
守一之戒戒於不專專後不久久不能精精不能固固而
不恒則三一去矣身爲空宅
五符經曰知一者無一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能知也一
者至貴無偶之號必欲長生三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
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能成陰生陽推行寒暑其大不
可以六合隱其小不可以毫芒非能聚能散一乃不去存
一至勤一能通神少飲約食一乃留息知一不難難在於

終知眞不爲與不知同求之不已登彼玉清
又曰養其氣所以全其身
又曰食氣者常有少容
老子曰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其樞要愼戒勿失先損諸
欲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細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當
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寶氣以存血思慮兼忘冥想内
視則身神並一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專精積神不與物
雜謂之淸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道
又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
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太上眞經曰一乃無像求之難得守之易失易失由識劣
貪欲滯心澹然無爲惟在守一積而未極皆由漸升當在
三元諦識神氣狀皃名字出入有無生鎭三宮尸毒自去

聖眞仙經齋因授之
入素經曰九學至道諦定其心除慝清身知變華處正眞身
清然後心定心定則道成道成則眞降九存一守神要在
正化正化由定心心定則識清識清則會于道
又太極眞人曰古人爲道也玄寂靜神念眞存元示漸引
未歸識源神知而能見見而能從從而能習習而能堅堅
而能成成而不居善人在於天下如稾籥乎非與萬物交
爭其德常歸焉以其謙虛無欲也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
天地之元也莫知其根莫知其源聖人者去欲入無以輔
其身也
太一洞眞經曰兩耳名爲六合之高牕也
又玄齋中名曰受命之宮也
又曰養生之道耳目爲主雜視則目闇廣聽則耳閉

裴君内傳曰夫求道者要先令目淸耳聰爲主也且耳目
是尋眞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仙經曰養生以不
傷爲本此要言也
大清眞經曰一切含氣莫不貴生生爲天地之大德德莫
過於長生長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
已乃濟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爲善攝生者也眞
道養神神能飛化
太上三元經曰養生之道必愛氣存神不可劇語大呼使
神勞氣損是以眞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
玄示經曰夫形體者特生之具也非所以生生也生生乃
以素朴爲體以氣爲元以神爲形此乃生之宮庭也以無
爲育其神舒釋玄妙之門往來無形之間休息於無隣此
所謂得玄明之生源又云外想宜絶内注玄眞然後長生

可保
妙眞經曰道人謀生不謀於名胷中絶白意無所傾志若流水居若空城積守無為乃能長生
衆眞戒曰性躁暴者一身之劇賊求道之散梯也用之者眞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潔之理如此幾乎道也神者天地之所馳也願神養性行生道氣以度難也此乃上聖眞人達識也夫為道者當行此以載其身
太一帝君經曰若能常行九晨照洞房泥丸之法者檢魂魄制萬邪清淨行之以致靈仙之氣降于寢室所謂引三光九星以照百神者也
上清列紀曰胎閑靜息內保百神吞景咽液飲食自然身必壽考可得陸仙矣

太上眞人袪要曰夫氣者神明之器清濁之宗處玄則天清在人則身存夫生死窮盈蓋順乎攝御之間也
太洞玉經曰食玄根之氣者使人體中清明神明八聰身有日映面有玉澤服餌朝液斷粮絶粒道要於全體事妙於水玉所謂吐納自然之太和御九精之靈氣者也
抱朴子曰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也延年除病其次為有不以自伐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陰丹以補腦采七益於長谷者不服餌藥亦不失一二百歲凡傷之道有數焉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力所不勝而强舉之深憂重恚悲哀喜樂汲汲所欲戚戚所患寢息失時沉醉吐嘔飽食即臥跳走喘息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積傷至盡乘養性之方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不欲甚勞不欲多汗及多唾奔車走馬極目遠望多食生冷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凉大寒大熱大風大霧不欲冒之五味不可偏多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久則損壽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俛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衛營胃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抑喜以養陽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不營久生者安可告養生之言哉
登眞隱訣曰方諸青童去人學道亦苦不學亦苦二苦之始乃同為苦之終則異為道者緣苦得樂不為道者從辛苦而已矣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護身至死其苦甚矣心腦積罪生死不絶其苦難說況復不終其天之年老哉此

不為道之苦也為道亦苦者清淨存眞守玄思靈尋師勞苦歷試數百用志不墮亦苦之至也此為道之苦數十年中為苦之理乃有甚於彼得道之日乃頓忘此苦猶百日之飢一朝而飽豈復覺向者之餓乏耶非道則不可
右英眞人曰夫內接家業以自羈外綜王事以雜役此亦道之不專也夫抱道不行猶無道也握實不用猶無實也
紫微元君曰疾之所生生乎念多邪之所兆兆於心散念多則事廣事廣則果紫淬泛莫撿紛竟不息內萌萬慮外勞百役形神弊矣衆病安得不興高墉重閑猶恐寇至況闢扉去防自我致寇也智以無涯傷性心以為惡蕩眞形來在眼聲發入聽其為開竟屬想實有增羨魂者正神神貴明信魄者邪鬼鬼尚狂悖飛仙之想觸見必念慈護之情遇物斯極以此為心心即道矣

九華經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磨鏡決牖則能徹洞萬靈聚衆絕響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氣內喪丹津損竭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巳及之

眞誥曰富貴者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適足誨愆要屠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多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欲遠此迹自求多福保全至素者也裴君曰三關常調是長生之道也口爲天關手爲人關足爲地關調則五藏安安則無病又存五神於體謂兩手兩足頭也頭想恒青兩手俱赤二足常白者則去仙近矣昔徐李道學仙於鵠鳴山中亦時時出市道間忽見一人着皮袴褶柱桃杖季道乃拜之因語季

道曰欲學道者當巾天青詠大曆路雙白佪二赤此五神之事其語隱也大曆三皇文也此即太素五神事別有經品

黃老經曰士能遺物乃可議生生本無邪爲物所嬰久久易志志欲外無能守以道爲貴生

太上太真科曰一在人身鎮定三處能守三一動止不忘三尸自去九蟲自消不假禁餌不須禁防久視之要守一爲先次行師教授職隨才依功進位積德居尊宣揚妙氣開導後生

三皇經曰天能守一覆而不舉地能守一靜而能處岳能守一不避寒暑海能守一流而不還人能守一必得真仙

昇玄經曰道有大法得之立得是謂三一之道當有將軍吏兵斷絕惡道

上清玉皇曰三眞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內始變化雖合與眞洞靈微哉難言非仙不傳

太上素靈經曰三一者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王室是以胃池體方而受物腦宮圓虛而適眞太上曰眞人所以貴一爲眞者一而已一之所契元氣造化一之變通天地冥合是以上一爲身之天帝中一爲絳宮之丹皇下一爲黃庭之元王而三之一眞並統身內二十四氣以捴生生立一於身上應太微二十四氣眞眞氣徊和品物流形玄神渾分紫房杳冥上一眞帝之極也中一眞皇之主也下一眞王之妙也天皇得極故上成皇極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衆妙三皇體眞而守一其眞極也得一而已

集仙錄曰凡動作視息飲食語言好惡是非人各有歲月

日時隨其所屬以定其分此物理之常數也身有應敗之患神有應散之期命有必盡之勢夫神在則人神去則尸蓋由嗜慾亂心不能忘色味之適夫修其道者在適而無累和而常通善惡各在報應之理毫釐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人生天地間各成其性夫氣清者聰明賢達氣濁者凶虐癡頑氣剛者高嚴壯烈氣柔者慈仁淳篤夫明者伏其性以延命暗者恣其欲而傷性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所以營生以養其性守神以養其命人之生也皆由於神神鎮則生神斷則死所以積氣爲精積精爲神故仙者內求內密則道來眞者修寂修靜則合眞神者須積感則靈通常能守一則仙近矣則與天地共寄於太無中矣又能洞靈體無則太無共寄於寂寥中矣能洞寂則聽視不聞見與道冥矣道者靈通之至眞也術者變

化之伎玄也道無形因術以濟人人之有靈因修而契道
道之要者在深簡易功術之秘者惟藥與氣也上士服之
外爲仙官中士服之栖集崑崙下士服之長生人間於是
太一元君述還丹金液之要行於世
又曰木公金母者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
造化之元先凝氣成真與道合體且氣之弥綸天地經營
動植在人爲人在物爲物發大蘊散無窮性發乎天而命
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玄老去致虛極守靜篤萬物
將自復復謂歸于道而常存也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
守其物人養其氣
又曰商王聞彭祖有道拜爲大夫每稱疾閑居不預政事
服雲母粉麋鹿角水桂常有少容性深靜不自言有道王
詣問莫之告王於掖庭立華屋紫閣使祖居之問延年益

壽之道荅曰欲登天上補仙官者當服元君太一金丹此
道至大其次當愛精養神服食草藥可以長生其次陰陽
運氣導養屈伸使百節氣行關機無滯此可以無使病所
侵思神念真坐忘鍊液皆可以令人長壽若泝流補腦之
要此甚難行有懷隸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爲也吾所聞
淺薄道止於此不足宣傳人生於世但養之得宜可至百餘歲
不及此者是皆傷之也大醉大喜大怒大温大寒大勞大極
皆傷也至樂至憂至畏至怖至撓至躁至耆至淫皆傷也
甚飢甚渴甚思甚慮皆傷也久坐久立久卧久行皆傷也
寒温得節飢飽適宜無思無爲惟清惟靜此可與言修身
耳已得其壽復養之得宜則宜長壽但要莫傷也冬温夏凉
不失四時之和者所以適身也美色嬖態不至思欲之惑
者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

音五色不至耽溺者所以導心也凡此之物本以養人人
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爲患故聖賢垂戒懼下士溺之流
遁志返用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欲以檢制之易
也亦由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耳人不知經脉損血氣不
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
酒慾以發之若本充實豈有病耶凡遠思妄慮傷人也憂
恚悲哀人情過樂忿怒不解汲汲所愛戚戚所患寒温失
節陰陽不交皆所傷也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導
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
交故四時均而萬物生生成不知窮極所以天不失其動
地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長久也人不能法天地而
有常減衣絶食自取死病患之甚也去此修攝節宜之外
則有服元和之氣得其道則邪不能入此理身之本也其

餘合景思神曆藏導引吞餌服御之事千七百餘條又四
時首月晝已謝過卧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學之士引進
向善之門漸正其心而除其罪咎非使能致人得道也
若血脉枯竭神氣凋敗豈思神念真而能守之固未知其
益矣此由凡人爲道而求其末不務其本也
又曰內不養神外勞其形元精漸虛神氣困竭而晝夜服
勤讀誦經訣此亦無益也諸經萬三千首皆示以始涉之
門庭耳商王具受諸要行彭祖之亦壽但不能戒其嗜慾
耳
集仙錄曰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美有仙人過其家
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質酒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
術也几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數歲質酒
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盗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人去

不知所之

又曰太陽女朱翼得吐納之道事絶洞子李脩脩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常行之道以柔勝剛弱制强如臨深履危御奔乘朽差之毫氂喪尔之棄勤而行之可以長壽

又曰太陰女盧金學道未成當道沽酒寄訪其師會客過使問客士數爲歲但南三北五東九西北中耳一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得道人也我始問一知五矣遂問長生之道得補導之要蒸丹之方

又曰太玄女顓和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况壽限之促非脩道不可延也遂洗心求道而得其術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九

道部十一

服餌上

神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又云餌五芝丹砂曾青雲母太一禹餘粮各以單服令人長生中藥養性下藥除病此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録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者黄金白銀衆芝五玉五雲明珠也黄精與术餌之却粒或遇延年可以絶粒謂之米脯

西極明科曰上清金液丹經九鼎神圖太一九轉大丹等九一百四十卷

五符經曰胡麻本生大宛又名巨勝服之不息與世長存五穀之長也服之可以知萬物通神明

又曰眞人謂黄精獲天地之淳精依山寄居神化者也天仙名此爲戊巳芝

玉訣經曰元始五常氣以陽光初明散元始之暉眞人食其景而無窮

三光經曰三光者仙道鍊胎之術也泥丸者體形之上神也

吐納經曰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

仙經曰丹爲金服之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者中士也食餌草木者下士也食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却外禍也惟守眞一則劇性不犯昔仙公各服一物以得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

尤善
又曰黄石方東府左卿白石先生造也皆眞人所授但未
見眞本世有兩本以省少者爲佳
又東華眞人食石法卽東府也亦是太清法
又曰紫微夫人撰朮序其畧曰吾俱察草木之勝負若速
益於已者並已不及朮之多驗乎所以長生久視遠而更
靈我非謂諸物皆當減於朮也眞以朮之用今之所要末世
多疾宜當服餌夫道有内足猶畏外事之禍有外足者亦
或中崩之弊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朮者千年八百年比肩
五岳矣今撰朮數方以傳好尚若必信用庶無横暴之災
矣
又曰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山左右皆生
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

食甘谷水食者無不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
十歲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
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
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
從幼便飲食此水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
菊甘而薏苦今眞菊甚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
縣最多仙方所謂曰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
名矣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畧無所効正由不得眞也
八素經曰太上曰飛鍊之法未可得眞人之門户又四極
明科云金液丹經九鼎神圖並眞仙之祕書藏于名山
太上太霄朗書曰除欲滅私服御吐納
上清列紀曰中黄之書皆白帝君所藏於瑤臺就丹樂祕
法非有眞籙不得其道也

太上丹簡墨籙曰修金液之術當得太清丹經
太丹隱書曰感召靈跡則天人下降上學之士服日月黄
華金精飛根黄氣
五厨經曰修奉和太不虧不盈
天文上經曰太古之人所以壽考者不食穀也身安神樂
修道易成五符經云食月之精可以長生食星之精上升
太清登眞隱訣云服雲牙可絶穀去尸虫也可修眞一之
道裴眞人曰喜怒損志哀樂損性榮華減德陰陽冠身皆
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嫉也莫若知而不爲爲而不敢散
此仙之要道生生之本業也欲得延年當吞日華食物多
飲愼使卧多則生病卧則蕩心心蕩則失性病生則樂不
行學道者愼此
劉向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好琴服蒲韮根又彭祖多服

水桂雲母中岳人蘇林字子玄本衛人靈公末年師仇公
教以服氣之法
又尹喜之長沙服巨勝實
又曰劉奉林周時人也學道嵩高山積年後之委羽山能
閉氣三日不息但服黄連已及千歲不能有所役使
又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帝末在洛陽白社中藍縷
不蔽恒吞一石子終日不食
南岳魏夫人内傳曰夫人名華存字賢安任城人也晉成
帝時服金屑得道
太元眞人茅盈内傳曰金闕聖君命太極眞人使正一玄
王郎王忠鮑丘等與茅盈四節燕胎流明神芝長躍雙飛
夜光洞草使拜而食之佩靈服衣正冠北首帶符握鈴畢
四使者告盈曰食太極四節隱芝者位爲眞卿食金闕燕

胎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東宮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食長
躍雙飛者位為眞伯食夜光洞草者位為主總左右御史
之任子今盡食之矣壽畢天地位當為司命上眞東岳卿
君都統吳越之神仙
眞人周君內傳曰紫陽眞人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
丞相勃七世孫父浚官至陳留內史君年十六隨浚在郡
為人沉重喜怒不形好獨坐靜處精思微密常以平旦出
日之初面東嗽日服氣旦旦如此
眞誥曰衡山張正禮漢末受西城君虹景神丹方患丹砂
難得去廣州為道士仙去風室為上仙
又曰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師事
西河薊公受服餌朮方後遇眞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遁
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內為理禁伯
又曰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
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
服玄丹
又曰平仲節河東人也劉聰亂中夏仲節度江入括蒼山
體有眞氣服餌仙去
又曰趙廣信陽城人魏末渡江入剡小白山受李法服氣
又受左君守玄中之道如此積年或賣藥人間多來都下
市丹砂作九華丹仙去
又曰虞翁生會稽人也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吳時來隱
狼伍山兼行雲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仙去
又曰朱孺子吳末入赤水山中服菊華及朮後遇西歸子
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仙去
又曰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山中頂上有石龜其廣

數畝高且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
臼号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
耗內有玉女馬一疋
又曰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
帝時人受仙人管成子蒸丹餌朮法又授蘇門周壽陵服
丹霞之法
又曰范幼沖遼西人恒服三氣法青白赤氣各如綖服之
十年遂得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為之視日益佳
其法簡其事驗
又曰姜伯眞在大橫山服石腦石腦如石小斑色而軟又
大茅山東亦有形狀貝小如曾青而色似鍾乳繁陽子昔
亦服此
裴君內傳曰佛面道人支子元裴君授以長生內術又去
尋藥之與存思雖致道同津而關源異緒服藥所以保形
形康則神安存思所以安神神通則形保二理乃成相資
而有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少名映後改名遠遊與王羲之父
子為世外之交羲之亦辭榮養生每造遠彌日忘歸詩書
往復多論服餌
又曰上清左御黃觀子學道服金丹讀大洞經得道東府
左御白玉生有黃石方文德石仙監張叔隱受青精方太
清右公李抱祖岷山人受青精飯餅方
葛洪神仙傳曰劉京從邯鄲張君受餌雲丸
又曰封君達隴西人入鳥鼠山服餌年百餘歲常乘青牛
又曰衛叔卿中山人也服雲母
又曰孔元許昌人常服松脂伏苓

又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以分人熟如芋
又曰靈壽光扶風人年七十餘乃得未央丸方服之年二
百餘歲不老
又曰中候上仙范邈字度世舊名冰服虹景丹得道撰魏
夫人傳
又曰清虛眞人王褒字子登前漢安國侯王陵七世孫王
仙道君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十斛賜褒服之視見甚遠
坐在立亡役使羣神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

道部十二　服餌中

眞誥曰七月十五日夜清虛眞人與許玉斧言曰五公石
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顏术散除疾是亦所宜次
服餌飾兼穀勿違
又曰明大洞爲仙卿服金丹爲大夫服衆芝爲御史若得
太極隱芝服之便爲左仙公
又曰性幾乎道用之眞來紫陽眞人云可令許玉斧數沐
浴濯其水疾之氣消其積考之瑕此致眞之階也學養生
之道不可泣淚涕唾所損甚多是以眞人道士常吐納咽
味以和六液
又曰昔漢成帝獵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身生毛飛騰
不可及乃圍得之問之乃秦宫人說秦王子嬰叙道之事
因宫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當餓死有一老人令
食松葉松實其獵者將歸以穀食之歐吐累日乃安一年
餘死向不爲人獲即仙矣
又曰龍述字伯高京兆人也後漢從仙人刀道林受胎氣
之法又受餌飾方託形醉亡隱處
又曰武當山道士戴孟者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
人也少修道德不仕入華山餌芝朮黃精雲母丹砂受法
於清靈眞人王君得長生之道又裴眞人授以玉佩金璫
經并石精金光符
又曰食草木之藥不知行氣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
若志之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
氣不知神丹之法亦不仙也若得金液神丹不須他術也

若大洞眞經不須得金丹之道而仙也人生有骨籙必有
篤志道使之然故不學而仙道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
志
又曰東海王華妃青童君之妹降授張微子服霧之法
又曰柏成納氣腸胃三腐
三五順行經曰廣平眞人頂負圓光執華幡於上帝前問
修鍊之法
又曰羅江大霍山洞臺中有五色隱芝華陽山亦有五種
夜光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實似草其在地如螢狀大如
豆如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之者心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
七枚者壽
又曰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其色紫華陽雷平山有
田公泉且玉沙之流津用以浣衣往

又曰服九靈日月華者得降太極之家玄眞之法也
又曰郎宗字仲綏北海安丘人少士宦後漢時人也為異
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庭起占知洛陽大
火燒長夏門遣人往參問果尔朝廷聞之以博士徵宗宗
恥以占術就徵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得
道今在洞中
又曰傅禮和漢桓帝外孫傳建安也常服五星氣得道為
含眞臺主
抱朴子曰余祖鴻臚少時嘗為臨沅令云此縣有民家皆
壽考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又累世眉壽
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況
餌丹砂者乎
又曰上黨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其家與載

弃之賫粮送置山谷中瞿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弥月
有仙人行過穴口見而哀之具問訊瞿知異人乃叩頭自
陳乞哀於是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以病愈顏
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之乞其方仙人告
曰此松脂耳此山中多汝鍊之可以長生瞿乃歸家家甚
駭問得愈狀瞿年百七十歲齒髮豪健在人間二百餘年
入抱犢山去
又曰要於長生去留各從所好耳服還丹金液之後若且
欲世間者但服其半若求仙去當盡服之昔安期先生龍
眉寗公脩羊公陰長生皆服金丹半劑者也其止人間或
近千年然後去耳
又曰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
人危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

德行不脩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奪紀
小過奪筭積善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余覽養生之書
莫不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蓋仙道之極也昔左慈字元放
於天柱山中精思積久乃神人授以金丹仙經會漢末大
亂不遑脩鍊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脩斯道從
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授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
一卷金液經一卷子師鄭君者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
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子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
中立壇盟受之并具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出
於左慈慈授從祖仙公仙公授鄭君鄭君授子故它道士
了無知者此益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復有太清神丹其
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師也太清觀天經有十篇云其
上七篇不可以教授其下二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也

下三篇者正是丹經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栖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近後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其人有才氣著詩及丹經讃序言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道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盖蹹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至於諸丹法各别也金液者太一所服而仙者也

又曰長生制在大藥非祠醮之所定也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一五帝陳寶八神之屬動費億萬絶無所益況疋夫無德欲以三牲妄祝以祈延年惑亦甚矣

又曰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氣英者尤忌凡俗聞見則仙物不成或云上士得道於軍旅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謂仙藥已成未欲輕擧雖三軍兵刃不能

傷都市凶禍不能加下士未及於此故上山林耳古之道士飛鍊神藥必入名山又按入山經可以精思修餌其藥有太華恒霍嵩少太白終南女几地肺王屋抱犢安丘衡潛青城峨嵋雲臺羅浮陽駕黄金大小天台盖竹括蒼四望山皆是正神在其中其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水不但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之神必助之爲福其藥必破鼓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亦可合藥

又曰余師鄭君年出八十先鬚鬢班白數年間復黒又顔色豐澤能引強弩百行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上山又體力輕便年少追之不及飲食與凡人無異又不見其絶穀余問先生隨之弟子黄章言鄭君常從豫章還於浦中連値大風過盗君推粮以給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燈下細書過少年性解音律閑夜鼓琴侍坐數人口荅咨問其言不輟響而耳益料聽左右操弦者數譴長短無毫釐得逃余晚爲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又曰君所知者雖多而未精又意存於外學不能專一未可以經深涉遠耳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見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經不可頓得了也

又曰語余曰新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麤擇所施行若金丹一成此書等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且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悉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乆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絶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者皆肅然每咨問恒待其温

顔不敢輕脱也門人五十餘人惟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不得一觀此書首題者

集仙録曰夫茂實者翹春之明珠也巨勝者玄秋之沉靈也丹棗者盛陽之雲芝也伏苓者絳神之伏胎也五華含烟三氣陶精調安六氣養魄護神

又曰太玄玉女者帝少昊時人也居蜀之長松山修長生之道遇山中人授以八天隱文使之修佩謂曰修道之要以無爲爲本八天之書貴無爲也而道自成然而琅玕曲晨之液八瓊九華之丹使鍊而餌之即太極所秘可以入侍帝宸下覽萬化授九華方於江上鍊丹江畔有金砂泉是其遺迹

又曰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帝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異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

又曰李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峯下修道蜀人歷代見之約其來往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初以周穆王時來居廣漢栖玄山合九華丹成去遊五岳十二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紫陽君授水玉之道又來龍橋峯作金鼎鍊九丹丹成三於此山學道故世號此山爲三學山亦號爲栖賢山

又曰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飢困殆絶有一人教食术遂不飢十年來歸鄉里顏色更少身輕欲飛履險不倦行氷雪內了不知寒术一名山薊一名山精

又曰薛女眞者不知何許人也晉室亂離人多栖竄林藪服餌避世因居衡山尋眞臺外出行常有黃鳥白猿白豹隨之不知所修何道

又曰玉姜者毛女也居華山自言秦人始學食松葉不飢寒止巖中其行如飛今號其處爲毛女峯

又曰涓子齊人子餌术著三才經淮南王劉安得其文不解其旨又著琴書三篇甚有條理

又曰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微子好道常服霧氣自云霧是山澤水火之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自言受此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青童君妹也微子亦以此霧法教諸學者

九眞華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人惟聞服日實之法未見其知霞之精也夫食霞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一

道部十三

服餌下

登眞隱訣曰太極眞人昔以神方一首傳長里先生先生姓薛自號長里周武王時人也先生以傳西域摠眞王君即金闕聖君之上宰也按餌飯方受西梁眞人所傳時在大宛北谷今長里傳九轉乃周初間是爲受服餌飯三四百年後乃合此丹蓋司命鈎經序也摠眞王君傳太元眞人即東御司命茅大君也以漢武帝天漢三年受之時年四十八後又以付二弟并各賜成丹一劑司命既傳二弟而不載於此當以王君命使付非正次傳授也自二君以後惟定籙與楊君使示許長史并掾乃至于今故漢晉之世諸學道人各六合服金液昇仙無言九轉則此眞人方下

授以來未有營之者受經皆登壇盟誓割帛歃金爲歃宣之約（歃血不也）前盟則金龍玉魚後代止布帛而已違盟負信三祖獲考於水官謂妄傳非人也傳授須齋盟用金玉偃鎌以代剪髮歃血之誓也欲合九轉先作神釜當用榮陽長沙豫章土釜謂瓦釜也昔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太清中經亦有九鼎丹法即是丹釜從來咸呼爲鼎用穀糠燒之當在名山深僻處臨水上作竈屋屋長四丈廣二丈開南東西三戶先齋戒百日乃泥作神釜釜成擣藥令討至九月九日平旦發火按合諸丹無用年歲好惡惟日月中有期限及吉凶琅玕以四月七月十二月中旬間發火曲最以五月中起火太清九丹起火雖無定月而去作六一五月七月九月爲佳自齋以始便斷絶人事令待丹成也合丹可將同志及有心者四五人耳皆當同齋戒齋起日先

投玄酒五斛於所止之流水中若地無流水當作好井亦
投酒於井中以鎮地氣令齋者皆飲食此水也合丹法又
令以青石函盛好龍骨十斤沉于東流水中名曰青龍液
飲食之以通水靈也取東海左顧牡蠣吳郡白石脂雲母
胥蚯蚓土滑石礬九六物等分太極眞人以太上天帝君
鎮生五藏上經刻于太極紫微玄琳殿東殿墉上此乃上
清八龍大書非世之學者可得悟了也南岳赤松子受而
服之求其注釋於太極眞人

又青童君云五公之腴鎮生五藏鍊白易軀可以少顔色
須齋戒洗盥修鍊也雲腴之味香甘異美強血補胃守氣凝
液鎮生五藏長養魂魄眞上藥也眞人去世愈於鍊八石
餌雲母也眞人鍊形於太陽易兒於三官者此之謂也

又曰太極眞人　青精䭀飯方按彭祖傳云大宛有青

千六百七十一　二

精先生能一日九食亦能終歲不飢即是此矣眞上仙之
妙方斷穀之奇靈也清虛眞人說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
元王玄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景之法能夜中書又仙人
龍伯高受服青䭀方醉士隱處方臺又定錄君命告掾去
次服䭀飯兼穀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又掾書告長史
覓米藥來山洚作飯恐草燥又長史與大掾書令餉小掾
白米是洚作飯凡此六事有書者也太極眞人青精十石
䭀飯上仙靈方王君注解其後大書者是太素本經及西
梁口訣墨注者是清虛王君所釋南岳魏夫人敷撰而使
司命楊君書之五眞共成一法足稱靈妙矣

上元寶經曰子食草木之王氣與神通子食青燭之津此
之謂也此太素所傳太極所撰上眞靈仙之至要不同餘
術也服䭀飯百害不能傷疾疫不能干去諸思念絕滅三
尸耳目聰明行步輕捷能隱化遁變長服益壽茅司命大
君語二弟云宜服四扇散昔黃帝授風后却老還少之道
也我昔授之於高丘先生今以相付耳又語小弟保命君
曰卿宜服王母四童散此反嬰之祕道也體中少損宜服
此方以補腦耳按小茅君服時已一百二十歲也夫此二
方皆妙法也當齋戒修制

又曰裴君受支子元服食茯苓之法焦山蔣山人所傳能
長生久視修合之際須謹客齋戒裴君又受支子元胡麻
之法蔣先生惟服此二方位爲仙眞此二方書與世少異
裴君所祕用若驗而有實九服伏苓胡麻之方甚衆此法
既眞人所經用眞人手所書記必當最神勝於諸法若能
常服仙道可期但患人服未覺其益便不服之故少有覩
終之効若體先不虛損及年少之時當服伏苓若年三十

千六百七十一　三　張熹一

歲當服胡麻蔣先生曰此二方是大有之要法長生神仙
之祕寳也大有者謂委羽山洞天大有宮中之書法彼人
當有服之者寳玄經云伏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齋戒服
以朝早卉醴華腴（寳也百卉之華以成醴 醴五公蘭爲丹醴寧歎）火精水寳（火精 伏苓）
（胡麻熟而合火伏其精美水實胡 麻也性冷色黑而津澤故謂之水寳）和以爲一還精歸
寳此之謂也裴君以年少時所用故服伏苓也清虛眞人
年十二便受此方于時未必虧損所以云服伏苓夜視有
光也二方同耳皆長年之奇方也若合二物倍用蜜共煎
擣爲丸乃佳按青精方伏苓禁食酢此專用伏苓不必禁
酸味

又曰清虛王眞人授南岳魏夫人穀仙甘草丸方魏夫人
少多病疾王君於脩武縣中告夫人曰學道者當去病先
令五藏充盈耳目聰明乃可存思服御耳按王君初降眞

之時是晉元康九年冬於汲郡脩武縣廨內夫人時應年四十八也夫人授而服之及隱景去世之時年八十三歲也此晉成帝咸和八年甲午歲則夫人從服藥已來三十五年矣其間或不必常相續也了無復他輿先疥都愈髮不白齒不落耳目聰明常月中書道家章符夫人既爲女官祭酒故猶以章符示迹耳存思入室動百日數十日了不覺勞既在俗世家事相亂欲脩齋研誦便託以入室也食飲通快四體充盈即甘草丸之驗也謂之穀仙方脾胃既和則能食而不害膚充而精察起居調節無溢利之患矣食穀而得仙故謂之穀仙也此本九宮右真公郭少金撰集此方諸宮久已有之至郭氏更撰集次第序說所治耳猶如青精乃太素之法而今謂太極眞人也學仙道者宜先服之昔少金以此方授介象又授劉根張陵等數十

人亦稱此九爲少金丸宜齋戒修合並無毒無所禁食一年大益無責且久之效也俗人亦皆可服之

又曰雲芝英不擇日而脩合治三尸伏疾服食一劑則穀虫死則三尸枯若道士固食穀者乃宜服也穀虫既盛使人食穀而無病過飽而不傷去尸虫之藥甚多莫出於此昔脩羊公稷丘子東方朔崔文子商丘子但服此藥以協穀而皆得仙也漢景帝及武帝求索東方朔脩羊公祕方終不傳

又曰北海公涓子名姓不顯青童君弟子蘇林之師也少餌木黃精授守一玄丹之道在世二千八百年玄洲上卿蘇林字子玄涓子弟子也同衆陽之師濮陽曲水人年二十餘辭家學道後授三元眞一遊處人間

又曰太清正一眞人張道陵沛國人本大儒漢延光四年始學道至漢末於鳥鵠山仙宮來降授以正一盟威之教施化領民之法號天師即眞誥云奉張道陵正一平氣者是也天師靈寶伍符序及太清金液丹序並佳筆別有傳已行於世

又曰服五石者亦能一日九食百關流淳亦能終歲不飢還老反嬰遇食則食不食亦平眞上仙之妙方斷穀之奇靈也陶隱居注云雖一日九食而吸飡流變不爲滓終歲不飯而容色更鮮又云吸引之易感無貴於七曜修行之早成不過於九道保守之堅固莫踰於鎮生衛用之急防無起於渾神藥石之速効豈勝於青精祈拜之感孰賢於朝謝也

又曰服五石鎮五藏不壞

又曰九苞鳳腦太極隱芝丹鑪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

五雲之漿東瀛白香滄浪青錢高丘餘精積石飛田能使人壽考琴高先生受鎮氣益命之道又行補腦反丹之法寶劒上終曰太極曲晨八景九服之能飛行太虛

又曰太虛眞人服四極雲牙也

又曰飛龍雲腴方鍊五石之華膏身有玉光能夜書此藥愈於八石之餌

又曰服日月之華者欲得恒食竹筍竹筍者日華之胎也一名太明又欲恒食松葉松者木王之秀也欲服日月當食此物氣以感運也

太虛眞人云松栢者木之秀

又曰眞人挹五方元晨之暉食九霞之精（注曰五方清晨之元氣臨曙之霞精日陽數九謂之九霞本文出神光內曜朱華外陳）

太上黃素經曰九道士臨食常上嚥養太和

太平經曰青童君採飛根吞日景空洞靈章云朝吸五雲氣夕噏三晨光又云食黄琬紫真之粘

真誥曰崑崙有絳山石髓玉樹之實

又曰上清金闕靈書紫文採服陰華吞月精之法昔被之於大微天帝君一名黄氣陽精藏天隱月之經也

又曰諸爲道者酒肉最爲大忌酒之爲物能使人識慮昏迷性懷亂僻藥諸藥中惟　四童丸云用酒亦可以水又朮丸以酒和煎之其餘不云酒服餌

又曰後漢左慈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以合九華丹

又曰治明期與後漢末人張正禮在衡山中受服王君虹景丹積三十餘年

又曰趙廣信陽城人也魏末來剡山受服氣法守玄中之道後服九華丹

又曰朱孺子吳末人入赤水山服菊花餌朮又受西歸子入室存泥丸法三十三章

又曰鄭景世與張重華俱晉初人也在藻山受行守五藏含日法服胡麻及玄丹

又曰馬明生臨淄人爲縣吏逐賊被傷太真夫人以靈元救得差後師安期生受服太清丹

又曰王玄甫沛人與鄧伯元俱在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

又曰黄山訣云養性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道士自不可食

列仙傳曰赤將子轝者黄帝時人不食五穀而食百草華

又曰天仙偓佺者槐山採藥人也好食松實體生毛目方能飛行及走馬

又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

又曰涓子齊人好餌朮著天地之經三十八篇後釣於澤得符鯉中隱宕山能致風雨

吉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也其琴心三篇有旨焉

又曰劉景前漢時人也從邯鄲張君受餌雲母知其吉凶

抱朴子曰修道餌藥及避居入山不得入小法者多遇害萬物之老者悉能爲怪常試人耳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是列仙山神者如人形是鳥獸邪鬼亦見昔人有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黄練單衣葛巾至其前於是人顧鏡中乃鹿也因叱而成鹿徑去又林慮山下有一亭每宿者

或死或病常夜有十數人衣或白或黑或婦人男子後郅伯夷過宿明燭而坐夜半果見忽以鏡照之乃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詐誤以燭爐落其衣聞燎毛遂以刀刺殺一犬餘駭去每入山須擇吉日

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然黄帝呂望皆所信伏近代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歷剛日吉日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社稷郊祀天地皆擇其日也

按王鈐經云欲入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一

道部十四

仙經上

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　内藏以玉函書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

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内文五岳眞形圖古者仙官志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訣朱而盟委信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是也有此書者當須清潔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有三皇文者辟邪惡鬼温疫横禍又次有玉女隱微一卷可化形爲飛龍雜獸金玉木石興致雲雨之類亦大術也其淮南鴻寶萬畢之書不能過也鄭君博極五經知道者也兼綜九宮三棊推步天下河雒讖緯太和元年知季辰之亂江南將鼎沸負笈將仙藥東入霍山莫所知之

又曰家有五岳眞形圖辟惡人不能害

又曰黄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遣累凌太遐以高躋金石龜鶴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聞垂以方法炳然著明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桑而酣於醪知飲食過度而速病而不能節知極情恣慾而致殞而不能割神仙可得安能信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禀故胎育之中已含道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遇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夫百年之壽三萬餘日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懽樂並廢童蒙昏老除數十年而險厄憂病又相尋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人九得壽不過五六十咄丁骨切嗟咸盡除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況於全百年者萬無一焉諦而念之亦無笑夏虫朝菌也蓋知道者所至悲也

太上太霄琅書曰道本無形應感生象大象無象象妙難明故見眞文結空成字

又曰太上眞人靈寶秘文内符者九天眞王三天眞皇以授帝嚳藏於鍾山北阿夏禹治水登諸鍾山鍾山眞人以授之禹還會稽更撰定爲二通一通藏苗山山礀須萬年刼會乃出一通緘寫付雲水洞室須甲申期至今與理水傳伯長等

又曰吳王闔閭十二年正月使龍威丈人入包山洞庭取之以出有符而無說又齊人樂子長受之於霍林仙人韓衆乃敷演服御之方藏於東海北陰之室太一金液經者按劒經序云高丘子服金液水長史書云欲合金液意皆是此方今有葛洪注是郗愔黄素書又有别訣一卷此亦太清上丹法也

登眞隱訣曰楊君許長史共書洞房經於小碧牋紙又去篆書白麻紙

又曰八素之經是聖君以白素之繒八色之彩筆自書也靈書經曰昔龍漢之年高上大聖以紫筆書空青之林撰出妙經靈寶眞文出法度人也

金根經曰太陽金童太陰玉女侍紫書上法

又曰西華玉女在仙都守衞藏天隱月之經龍飛丈人素隱訣玄天帝君命羽仙侍郎執金案以請經

眞誥曰上清九眞中經內訣是太極眞人赤松子撰
又曰華陽中玉碣文六養存三元㓊我王文領理八老二
十四眞不眠內視此仙之要言也
又曰寶神經裴清虛襲也錦囊中書也侍者常所帶者裴
昔從紫微夫人受此書也
又曰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也天眞祕文盡在其內
又曰九華眞妃與紫微王夫人南岳魏夫人同降眞妃坐
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中出二卷書付楊君一上清玉霞
紫映內觀隱書一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玄書此是三元
八會之書楊君既究識眞字今作隷字顯之耳道有八素
眞經太上之隱書也
又有九眞中經老君之祕言也黃書亦要長生之訣也青
要紫書金根衆文王清眞訣三九素言丹景道精隱地八

術白簡青籙紫度炎光此皆道之經也
又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又大洞眞經三十九篇太丹隱書八景十訣天關三圖七
星移度九丹變化胎精中記九赤班符封山隱海金液神
丹太極隱芝五行祕符曲素辭訣黃水月華偤水玉精水
陽青英絳樹青實瑯玕華丹天皇象符以合元氣白羽紫
蓋以遊五岳三皇內文以召天地神靈玉佩金璫以登太
極素奏丹符以召六甲金眞玉光以映天下八景之輿遊
行太清飛行之羽以超虛空
劉向列仙傳叙曰列仙傳漢光祿大夫劉向所撰也初武
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先是安
謀叛伏誅向父德爲武帝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
以爲奇及宣帝即位修武帝故事向與王褒等以通博有
俊才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
使向與典尚方鑄金費多不驗下吏當死兄安陽成侯安
民乞入國户半贖向罪上亦奇其村得减死論詔爲黃門
侍郎講五經於石渠至成帝時向既司典籍見上頗脩神
仙事遂脩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博採諸家言神仙事
穆天子傳曰外崑崙之墟以觀黃帝之宫具齋戒以祀登
春山即玄圃也崑崙之山地方二千里有曾城九重是謂
閬風玄圃
山海經云明明崑崙玄圃其上穆天子勒銘於玄圃以昭
後世天子與王母觴於瑤池之上王母爲謠白雲在天於
是天子外于崦嵫山日入處乃紀迹於崦山
茅盈傳曰王母謂茅盈曰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眞之經
能之者皆飛行太虛王母命西城王君眞一一解釋玄眞

之經又自敷演金璫之經口授於盈曰金璫者上清之華
蓋隱景之內眞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
者上陟雲漢宴寢太極元始太常之言是太霄二景隱書
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眞符與本文相隨
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玉札玄挺綠字刊金黃映內曜
素書上清與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然不先聞明堂
玄眞之道亦未由得太霄隱書也玄眞之道是食日月之
法鍊五神之術耳其經曰太上玄玄雙神四明玄眞內映
明堂外清吞息二曜長生神精上補司命監御萬靈六華
充溢徹視黃寧九四十字太上刻於鳳臺南闕也非慇眞
弟子而不教非司命之挺而不傳也太上眞官用日霞之
道挹二景之法使通靈致眞體生玉映役命萬神上昇帝
房昔鍾山眞公用此玄眞法耳王君乃將盈歸西城依承

真訣按而行之三年之中面生玉澤後王君又賜盈九轉還丹及方一首立壇結盟約不得傳世乃遣令歸告曰復百年求我於南岳將授汝仙官於吳越劾盈後得仙君句曲山邦人因改句曲之名為茅君之山時茅君二弟聞盈方信有仙矣弃官而去渡江求兄相見告二弟真訣一十八年道成因使更齋戒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盈乃答王君自說二弟得為地仙之法要當受録佩帶真極之符王君賜玄水玉液絳日丹芝可使二弟齋戒三月而服之盈命飈車與二弟詣青洲請書名金簡

又詣西城洞宮朝見摠真上宰次南詣衡山之朱臺謁太虛赤真人歸方諸請地仙二真之策造赤城受真變神符又之羅霍求華旌繡幡又上登九宮詣金闕之下受聖君之書頓首於闕下三月於是聖君命九微太真上相王大

司命高晨師青童君使上詣太上請朱冠使者下拜二弟於金闕下授二弟真簡而還

又曰神仙經黃白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耳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耳余昔從鄭君受九丹及金液經因復求授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慈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齋潔禁忌之勤苦與合九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余欲強通天下之不通若方諸所得水火豈與常水火別哉皆自然之所感致非窮理盡性不能究其指歸非原始要終不能得其情狀成都內史吳太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術有所成不得其術令百日齋戒太史文連在官終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

太真科曰清虛小有天王撰三天正法經

金液經曰太初混元皇經以陳上真絳晨封之玉笈至道之大合符天圖三丹要言太皇所紀祕之玉堂勿傳其旨

太真玄丹經刻于清虛之堂太皇君之寶音也命白紫蘂明珠之丹開元廻化混尓而分陰陽屢變其道自然玄圖七轉至九而還大黃首篇是曰玉虛上真保之命曰元經

上清洞真玉經曰太上八景章皆刻於東華仙臺不宣於世其受帝君九陰訣明盟用素絲絳幣此曰暐之誓也其受太上結隣章盟用碧幣此月華之誓也

太一帝君洞真玄經曰有玉女在太上六合紫房之內侍衛太丹隱書

馬明生內傳曰靈寶天書封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西華玉女金晨紫童典衛之

玉光八景經曰金華之玉晨晨童侍衛玉光八景之經

太上黃素經曰九讀太丹隱書金華洞房及雌一寶章者是能飡味玄真觸類無滯感召太素陟降九真得稱為三元丹法師總領上真

九真中經曰西玄山洞臺中有髣儀隣結二經玉簡金字玉檢曰青筆書三元玉檢上元檢

後大洞經曰西靈玉童在甾寒臺侍衛八景玉籙經

後聖君列紀曰龜母按筆玉童結編名曰靈書紫文上經

三皇經內音曰九書此內音之符以黃筆為文成篆綠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

酆都六宮下制北帝文曰人之死生玉帝刻石隱銘以書六宮北壁制檢群凶

又去刻石隱文以朱書青繒三尺佩之萬神朝已此玄古

之道也
又云酆都山洞中玉帝隱銘凡九十一言刻石書酆都山洞天六宮北壁六宮萬神之靈也
又云玉清隱書洞景金玄之章刻石隱銘此音發於自然之篇九天玉章其詞幽奧非始學九天所可竟通非大帝下降不得演究此銘也
又金根經云凡修金玄當珮隱銘
玉帝七聖玄記曰列名上清者皆刻姓於玄圖得爲太平之眞也故太上誥命記乎玉文非以簡札翰墨所能宣也
玉清隱書曰玄羽玉郎以玄羽玉經授太素三元高上玉賢之賓
又曰景玉童在靈景之闕瓊雲之房侍衛上皇玉晨玉清之隱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三

道部十五　仙經下

玉帝七聖玄記曰舊文有十萬玉言自非上聖莫能意通題崑崙之堂北洞之源
又曰崑崙之室北洞之眞源廻九乙天齊白簡青籙在其內也
本行經曰九都之上金格玉書並題得道人名展轉劫數
又曰紫蘭室瓊文紫字在其中
西極明科曰龜山西室玉屋南洞天經備足也
又曰玉清洞房三氣金章封於玉京紫戶之內
又曰玉篠寶章藏紫房九戶之內大洞雌一經玄有玄琳玉殿五老鎮生上經藏在其中
又曰四極明科封於金闕紫臺
又曰華耀景眞經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金映七寶玄臺
又有三寶玄臺上清隱書祕其中
登眞隱訣曰上清仙臺金臺其中太極九玄臺碧簡文在其中玄眞皇飈臺明堂玄眞經在其中
又曰崑崙瑤臺西母之宮所謂西瑤上臺天眞祕文在其中
金書玉字上經曰西玄洞臺有金書洞房經
又曰胃命已定於玄闕綠字已有生名仙籍故也
洞玄經曰有始陽臺在玩樂天中內音書在其上
又曰三層玉臺在九天闕之上臺上有太清寶經三百卷及眞人學仙簿籙簡目大帝監眞玉司郎典之
又曰瑤臺者高上帝藏金玄羽章萬神隱音在其內紫書

金根經曰九學者勤尚苦志則玉皇三元東華太上當遣
眞人授其眞經後聖䫻莫不先奏金簡於東華投玉札於
上清然後得授大洞眞經而或青宮無金簡之籙玉格無
玄編之名則神經亦不可得而授也
金根經曰開雲鳳之蘊紫錦之囊出紫書眞訣玉篇
太有經曰帝卿執大洞眞經盛以紫玉函
又曰太一君執素靈洞玄大有妙經盛以黄玉函
又曰大有經金縷玉字以明其篇
又曰大有妙經九眞科檢校祕於金藏玉匱
大洞雌一篇目曰大洞眞經在九天之上大有宫太玄靈
臺
又曰華玉堂仙母金丹在其内奔日月二景
隱文曰西玄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璘經也王屋山清虚

中亦有此經也而不備惟太上玄宫高上臺及蓬萊府北
室金柱玉壁刻此並備
八素經曰太上曰諸學眞人而受玄清八素經皆有太帝
篇目西華宫有玉簡瀑書當爲眞人者乃得此文也
又曰西龜之山玄圃之上積石之陰八素眞經在其内
龜山元籙曰龜山丹皇飛玄紫文西母常所寶祕其旨隱
奥自無仙名不得聆其篇目得者皆九天青籙名題龜山
又曰玉華之室丹景玉文在其内
飛行羽經曰峨嵋山金臺之室飛玄羽經祕其内
又曰太上飛經藏於玉清上宫七映紫臺
五寶經曰靈寶紫文祕在九天之上太玄靈臺
又曰神州七轉舞天經祕於紫天元臺
三元玉檢曰九天三關之門九天龍書三元空洞玉檢飛
玄之文刻題其内
又曰三玄臺玉檢紫文九天眞書在其内
又曰西沙方臺上眞三元之檢在其中也
又曰晨燈之臺飛天檢文在其中明照九天之上
又曰金牖臺三元玉檢刻題其中
又曰鳳生臺太眞金書在其内
金簡玉字經曰有洞天陽臺玉佩金璫經在其内
洞景金玄經曰自非眞仙之名帝圖玉籙者不得聞見此
經得見此經者飛仙上清
法輪經曰太上玄一眞人曰吾昔受無極太上大道君無
上八門經道成位加眞人此文與元始同生包含天地億
劫長存自非仙籙不得妄傳
天地綱紀經曰太上玉經隱書皆盛以別笈

道迹經曰東井華林堂元洞天中内音玉書置其上
大有經曰太玄靈臺玄都九眞明科在其内
飛龍隱訣曰飛行羽經封之峨嵋山金臺室
道學傳曰洞室中有金城玉屋眞文所在
上清九眞中經内訣曰太上宫高上臺有太上玉晨鬱儀
奔日赤玉文及太上玉晨結璘奔月黄景玉章此二經刻
以玉簡金字
内音玉字經曰内音封於南河洞室石匱之中
五符經曰九天靈書封於石匱
玉訣經曰南圃丹霍之河三元洞室封題玉匱
消魔經曰仙經一藏於荒山觀試九心也
像天地品曰後漢順帝時曲陽泉上得神仙經一百卷内
七十卷皆白素朱界青標朱書號曰太平青道陰行品曰

度代君司馬生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以授吳郡沈羲
又曰上清以丹金書之紫金爲界
三元眞一經曰琳賓之室者三元眞一之法藏在其中也
玉光八景經曰金輝紫殿金眞玉光八景經藏其内
上清經曰南極藏上清經於瑤臺
茅君傳曰金臺者上眞内經封其中
三道順行經曰南洞之室王君封三道經在其中
玄眞經曰高玄之妙道玉清之秘篇皆授金名玉字高仙之人
九眞中經曰奔日月之道太上上清太極九皇四司眞人之所寶秘玄元君之玉章也自非有金闕玉名及東華紫字皆不得聞見此藍儀奔日結陵奔月二章之篇目
三元布經曰南極上上寶秘玉檢之文自無玄名帝圖不得見其篇第也
又金羽玄章經此文隱藏不傳於世自無蘭臺丹字不得見聞
靈寶眞一訣曰洞玄自然經本文出乎太上道也者弥綸無極微妙無形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乎天地萬物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　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從生者乎是故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人能以自然爲道眞則道可得而通也
太上經曰道實無形隱爲化本經有文字顯爲教端師有形言出處爲法語默隨時爲存爲最期至乎道白經與師師經及道號爲三寶

又玄化本有三道經師也大道無形須經爲階經文玄妙非凡所知聖降爲師示人旨訣老子云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賢者得之以爲眞寶愚者得之不敢失道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常容道爲中主與靜爲支
又曰龍景九文紫鳳赤書經舊文藏在大上六合紫房之内天人侍衛其經
太微黄書經曰天眞三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龜山其靈書八會字無正形趣究乎奥難可尋詳得爲天書自然至眞斯八會之氣全五和之音非淺近者所能洞明天眞皇人竭其所見注解其意八會多文者生天立地開化人神萬物之本主召九天上帝校定神仙圖籙政天分度安國息民攝制鄷都降魔伏鬼勑命水帝召龍上雲論天地刼期辨聖眞名氏所理城臺種種因緣廣宣區別五方元精服御求仙化形之法皆演玄妙自然虛無正眞妙趣明了具足也又有玉訣者天眞上聖述釋天書八會之文以爲正音又有靈圖者玄聖表化示以靈變像形述理令物易悟也玉皇譜籙者衆聖紀述聖君名姓宗本繼嗣神官位緒也誡律者玄聖制敕勸詮量罪福輕重科條防檢過失也威儀自然經者具示齋戒奉法俯仰進止容式軌範節度也方法者衆聖著述丹藥秘要神草靈芝柔金水玉修養之道也術數者明辨思神存眞念道齋心虛志遊空飛步飡吸元和導引三光仙度之法也記傳者衆聖藏述學業得道成眞證果衆事之迹也
昇玄經曰太上以靈寶内教經者咸信著萬民乃可傳授奉戒完具内無毁滅賑恤孤弱遠惡修善不求名譽稱毁如一幽僻之處勤行其道使人信之如四時不欺與賢者

論議不自專執者可傳授也又有好求勝法從善如流好近賢智無猜疑行聽明而賞別眞偽謹愼而言不過行柔弱而無過惡能師勝己而無悖慢重其師教如貧之得寶尊奉師長而不辭勤勞請益之心夙夜不懈如此之類方可授經

又曰有上清列紀經者得爲太極仙人益能誦之者遂爲上清之君也有玉清隱書者旦夕當致眞仙論道講妙有四極明科經者則玉帝遣五方神兵左右三官檢制靈文

靈寶經曰元始洞玄靈寶赤書五篇眞文者於元始之先空洞之中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靈文闇藹乍存乍亡二儀待之以分太陽待之以明靈圖革運玄象推遷乘機應運於是存焉天地得之而分判三景得之而發光靈文鬱秀洞映上清發乎始青之天而色無定方支勢曲折不可尋究元始鍊之於洞陽之館治于飛火之庭鮮其正文瑩發光芒洞陽氣赤故號赤書天寶之以致浮地祕之以致安五帝賞之以得鎮三光秉之以高明上聖奉之以致眞五岳從之以得靈天子得之以致治國享之太平寔靈文之妙德標天地之玄根威靈恢廓普加無窮蕩蕩大化爲神明之宗其量莫測巍巍太空生天立地開化神明上謂之靈施鎮五岳安國長存下謂之寶靈寶玄妙爲萬物之尊

又曰太上八威策文（令靈寶五符後有一符名太上八威策以制虎豹山精也）太上隱書金眞玉光經即太上玉晨傳也素靈洞玄大有妙經即西王母傳也玉佩金璫太極金書即扶桑大帝君傳也飛行羽經即中央黃老君傳也太霄隱書瓊文玉章即太帝傳也（九論傳並有眞經或人高而去下或術重而位輕此傳雖有新法以黃庭內經爲主是爲太極經也）赤

丹　金精石景水母經（此致紫服日精）激天皇象符以合元氣黃書赤界長生之要

洞眞玄經曰無太一金閣五星隱籙後聖七符空山石函丹臺青章玄黃五行天母抱圖者皆不得聞見至道也

洞眞經曰玉室者三九素語玄丹上化三眞洞元之道藏於內

又曰高上藏三元玉檢三元布經於其內曲室者太微天帝君祕九丹上仙文之所也元始五老又祕五篇眞文於其內

又曰東海青華小童治玉華青宮內其東殿架上有寶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主學仙簿籙應爲眞人者授之玉晨監仙侍郎典之

又曰玄靈羣臺五老寶經及玄母八門金臺玄丹三眞洞元之經藏其內

又曰九天闕臺上有上皇太眞高帝玉名及後聖眞人簿籙太虛玉晨監典之

太洞玉經曰玉晨廷以金華之堂太上書以明玉之札

又曰龍山是玉清天中高臺名也天帝玉字在其中

又曰萬華宮有上帝寶經玉清隱書

大洞經曰有玄雲羽室黃老元君經封在其中

又曰黃老元君經封在素瑤臺及北寒金臺

又曰有閬風玉臺總司學道仙籍

又曰雌一玉檢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名太玄靈臺

又曰有混成玉堂大洞眞經在其中

又曰大洞眞經者三五之祕號眞道之至精三一之極章並玉清之禁訣高上之祕篇也又太上九眞明科經云大

洞真經雌一寶經素靈妙經三奇之章高上玉皇寶篇於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太玄靈臺玉房之中也三籙者衆經之端也金籙黃籙玉籙也夫靈寶經者有内外外教雖教隨人所悟說之不必盡言也趣令前人受悟爲限也内教者眞一妙術發自内心行善得道非從外來若道可假外而得者便應以道授至眞不變湛然常存也三皇經者玉清洞眞上清洞玄太清洞神

又太極隱注寶訣經云受三洞經當絶人事而行之也惣三洞名太上洞一高上之經矣

大洞眞經或曰太眞道經或曰太清上道觀天内經上清之高旨極眞之微辭飛仙之妙經也

靈寶經或曰洞玄或云太上昇玄經曰皆高仙之上品虚無之至眞大道之幽賾也三皇天文或云洞神或云洞仙或云太上玉策此三洞經符道之綱紀太虚之玄宗上眞之首經矣豈中仙之所闚哉

又金籙簡文經曰三洞寶經自然天文也

又太上太眞科經云大化始立人風眞淳故三寶度三品人洞神名仙寶之道接三皇之世洞玄名靈寶之道明三才度五帝之世洞眞名天寶之道紀清正之方濟三代之後

又太上倉元經云三洞經者洞眞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三皇也

又靈書經曰元始以龍漢之年撰十部經告西母曰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眞文篇目有妙經其篇目令以相示皆刻金爲字書於玉簡題其篇目於紫微宮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

道君列紀曰若三元宮有珠札青書者則紫臈錦舌比爲仙相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三

道部十六

理所

五岳山名圖曰性命魂神之所屬皆有理所

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員曲如削下有仙曹九府治所

又曰崑崙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宫上有玉樓十二景雲映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治所眞官仙靈之所宗

登眞隱訣曰上清之境九天之門上皇太皇帝君玉尊集群神於其中以定天下萬民之罪福

又曰西華堂在上清王母所居

又曰文德宫張叔隱處之

又曰八景城在上清玉晨道君所居

又曰赤城太元眞人所居

又曰上清有楊家殿上皇太帝玉尊集羣眞於内

又曰希琳殿在上清東海入停山上太帝君所居

又曰琅玕殿在上清金闕聖君所居也

又曰上清之境有丹城紫臺上皇大帝君玉尊集處

又曰七靈臺在上清境玉晨道君所居

又曰明眞臺在上清境東海入停太山上帝所居

又曰郁弗臺在上清境方諸東華山上青童君所居

又曰上清境有希林臺太帝道君居之

東方朔十洲記曰有光碧堂西王母所處也

三九素語曰蘭臺宫赤桂玉女處之玉房宫黃帝之女處之

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上有積石室多石象八石腦石桂英也

又曰紫石宫室九老仙都治處也

又曰崑崙山一名昆陵山一名玄圃臺上有積石圃大治井西母宴會之所也

又曰崑崙有瓊華室西王母處之

又曰玄洲在北海亥地有太玄仙都伯眞公所治也

又曰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崑崙上多眞仙宫第有辟邪天鹿之獸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芳華聞數里

又曰神仙島有紫石宫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

又曰方丈在東海中三天司命所居處羣仙皆往來其上

太洞眞經曰太素三元山有中黃太一上帝之館

又曰玉晨大道君治紫珠貝闕

又曰玉皇道君居青雲之城玉階文陛

又曰玉帝堂者虛無眞人之逸宅亦眞炁之明堂

又曰玉帝堂者太上之明堂也得道符籍之所在

又曰萬華宫在小有玉眞之天小有先生之所治

又曰絶空之宫在玄洲之北九眞仙上帝司禁君會仙處也

又曰圓華宫黃老之所處

又曰太霞之中太虛元君之所處也

又曰秀華山太極眞人呼曰圓明丹室五靈眞君處之

又曰青精君登紫空之山化玉室之内

又曰崑崙山有金丹流雲之室上接璇璣之輪下在太室之中西王母所治眞仙之女所處也

又曰玉室青精君之所處

又曰玉華三元君處流逸之室
又曰太虛有太霞之室合九雲而立字太虛元君之所處
也
又曰青華之室青童君乘玉鄢之軿御圓珠之氣而入山
室
又曰大老之室在上清八皇老君乘廣琅車而入
又曰流剛山上有暉景之室西王母治所也
金根經曰青要帝君在丘王國黃金紫殿青要帝君所處
又曰八闕天人散香其間闕上有金臺九層臺上玉晨鎮
君所進居也有金輝紫殿後聖金闕帝君所居處也
上清經曰上清南極長生司命君藏瑶臺丹靈宮又在閬
庭雲臺又登絶空之中紫碧玄臺
又曰有紫微玄琳殿中央黃老君居之

又曰協晨虛觀綾層之室太上大道君閑居處也
又曰元始居紫雲之闕碧霞爲城
又曰有黃房之室一石玉容之堂眞晨道君治其中太眞
升崇玄臺天師朝禮處
又曰有燕仙室天師教化處也
南眞說曰西王母女婿闌字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爲雲林
天人
又曰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女受書爲東宮靈照文人治
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
又曰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
極爲太宮諸仙皆是九宮之官僚耳至於眞人乃九宮之
公卿也
又曰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眞高仙太極
公卿諸司命所處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爲眞猶故服
之霍山赤城亦爲司命之府惟太元眞人南岳夫人在焉
李仲甫在西方韓衆在南方餘三十一司命當皆在東華
東華青童爲大司命摠統也楊君亦去東軿執事不知當
在第幾耳
又曰句曲山漢三茅君治其上各乘一白鵠集於處所時
人手有見者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勑郡縣採句曲之金
以充武庫至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於官
又曰方丈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山其山
多眞仙之所處是陽九百六應數之標揭也秀華山有玉
堂乃五靈眞君所處也
又曰金華山上有五宮太一所處
又曰玄洲之上有景暉之室西母之治所

神洲七轉七變經曰西隴漾汜之濱紫微玉堂王母請詣
靈素章之處也
飛龍隱訣曰北極眞公治於北極廣虛之室。大洞雌一
篇曰三元君在元虛之室。元始序曰寒靈丹殿在上清
太玄王都道君請眞文之處又有玉寶之殿帝尊所處也
王君內傳曰紫清太素瓊闕太素三元道君之所治也
洞玄經曰太極紫瑶之闕太極玄元眞君所治之處自天
地已來人之生死簿籍在其中
玉清書曰玉戶瓊門九皇上眞在其中
茅君內傳曰玉清天中有散華臺是四斗七晨道君之所
治也
列仙傳曰太空瓊臺太平道君處之
上清八景飛經曰玉寶臺三元君所登處也

三元真一經曰黄闕紫户玄精之室身中三一尊君常栖
息之所
神祝經曰太上玄臺天人所止
本行經曰有三元洞室妙眞人所處也
道學傳曰茅山鸞口洞女冠錢妙眞登壇處也
定志經曰天尊靜處玄都元陽七寳紫微宫
太一洞眞經曰有太極紫房宫太帝寳神所處也
玉清經曰玉清宫高眞玉皇出入處
洞冥記曰宜都宗堂在紫泥之海東方朔宴息之所也
洞眞經曰大老寢堂八皇老君居處也
三元玉檢經曰廣靈之堂太素三元君處之在上清天
玄母八門經曰五通仙堂者五通帝君在其内
又曰散花玉室三素元君在其内

玉清隱書曰瓊琳堂上皇玉帝寢宴處也
道學傳曰洞室中有太陰堂龍威丈人所見眞文之所處
也
龜山元籙曰文龜洞室上元君坐之處也
葛洪神仙傳曰金華山有石室一所丹溪人皇初平之隱
處也
清虚眞人王君内傳曰委羽山洞周迴萬里名曰大有空
明天司馬季主在其中
又曰西域玉山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惣眞天司命君之
所處也
名山記曰益州西南青城山一名青城郡山形似城其山
有崖舍赤壁張天師所治處南連峨嵋山遥望唯見兩
青嶺山如蚕蛾之眉亦有洞天諸靈書所藏不知當是第
幾洞天也
又曰赤城丹山洞周三百里名曰上清玉平天此山下洞
臺方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玉京經曰玄都玉京山有七寳城太上無極大道虚皇君
之所治也高仙之玄都焉
大有經曰太清極玄宫在元景之上太上君居之
三元布經曰上清玉景宫佩三元布人在其中
道迹經曰秀華玉堂五靈眞人之所處也
又曰洞眞堂元始天王太一高聖君説觀身大戒之所也
昇玄經曰玉清臺仙聖遊行之所
七星移度經曰帝君上登太極瓊臺
上原經曰眉笠仙公住南岳
五符經曰皇人在峨嵋山北絶巖之下蒼玉爲屋

龜山元籙曰紫閣西華玉女居之
神祝經曰九合之室太上在其内
玉晨明鏡經曰有太玄玉晨金華之室三素元君處之
眞誥曰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俗呼爲方山其下有洞室
名曰方臺洞與華陽通號爲別宇幽館得道者處之
又曰方偶山下有洞室名曰方源館幽人居之
又曰包山下有石室銀户方圓百里
又曰有天市壇范丘林受口訣處
又曰存方臺仙人蔡天生隱其内
又曰清虚宫司馬季主隱處也
又曰積石臺朱孺子居之
又曰寢靜之室涓子處之
又曰蓬萊仙公洛廣休治蓬萊山

又曰許玉斧居方山洞爲上清仙公
又曰羨門今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
又曰廣漢郡綿竹縣東九里有山昔韓衆於上得仙有大
石銅爲誌治應箕宿
又曰廣漢郡新都縣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山有芝草神藥
前有池水中有神魚五頭昔王方平於此與太上相見治
應斗宿
又曰越嶲郡邛都縣有小山大山名蒙治山甚高無禰伊
尹於此學道上有芝英金液草服之度世治應奎宿
又曰雲臺山有桃一樹三年一花五年一實懸絕無底之
谷唯趙昇乃自擲取得桃子餘者無能取之治應胃宿
又曰天柱山有玉女乘白鶴仙人乘白鹿在雲臺治前有
兩碑

又曰玉局治在成都南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乘白鹿
張天師乘白鶴來至此坐局腳玉牀即名玉局治應鬼宿
又曰鍾山在北海子地隔弱水自生神草仙家種芝課計
頃畝如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
神
又曰扶桑在碧海中大帝宮太眞東王所治處也
又曰蓬萊山上有九天眞宮蓋太眞仙人所居
玉京仙山經曰方諸宮青童君治之大丹宮南極元君治
之白山宮太素眞君治之西城宮揔眞王君治之
太眞科曰有無央宮高上太眞居之
龜山元籙曰金華宮西華玉女處之
上清經曰紫金宮玉寶九霄丈人居之七映宮紫映九霄
眞人居之玉清元寶宮高上虛皇君處之金靈宮紫虛高
上元皇道君居之朱靈宮上皇虛君居之洞靈宮皇上帝
君處之金輝宮紫皇君居之靈映宮高眞君居之變化宮
玉皇先生居之玉寶宮紫精君居之飛玄宮玄一君居之
玄上宮玉皇先生居之紫靈宮太帝君居之金門宮皇上
帝君居之陽明宮洞眞君居之元景宮太素君處之紫瑤
宮北玄君居之納靈宮南朱君居之音光宮西華君居之
靈金宮中元君居之紫微宮東明君居之鳳生宮高上君
居之朗範宮元辰君居之七瑤宮九元君居之鬱森宮大
明君居之雲森宮元靈君居之洞霄宮三元君居之返香
宮元昭君居之長命宮太極元君居之高虛宮紫元君居
之飛玄宮上眞老君居之瓊容宮洞景君居之耀瓊宮大
陽君居之明眞宮景元君居之紫耀宮司命君居之通妙
宮天皇君居之金華宮黄房君居之天皇宮太一君居之

閑清府九天丈人居之又有丹府三天玉童居之又有重
眞府玉寶九霄丈人居之鳳生府九霄眞人居之金府
靈皇君居之丹神府上皇元道君居之生眞府玉虛君居
之金魂府萬始先生居之務虛府皇帝君居之紫曜府紫
皇君居之神變府中元君居之九合府玉皇先生居之
又曰有䆗層之室玉晨道君處之
又曰幃綠之室太元眞人處之
漢武內傳曰有紫桂宮太上丈人居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四

道部十七

冠　幘　帔　褐　裙
袍　裘　衣　珮　綬
板　笏　帬　鈴　杖
節　履　舄　帷帳　席

冠

眞誥曰有一老人着繡裳戴芙蓉冠倚赤九節杖而立芙蓉冠即禮之爵弁粗欲相似但不知眞人以何物作之耳自非已成眞不得冠此

又曰遠遊冠栢眞人戴此冠女眞已笄者亦戴冠惟西王母首戴玉勝又女眞未笄者則三環角結或飛雲編結餘髮垂兩肩至膂中也龍冠金精巾虎巾靑巾虎文巾金巾此天眞冠巾之名不詳其製

又曰男眞　冠眞並飛天交結

道學傳曰王母二王女侍王母上殿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瓊鳳文之舄

又曰孟景翼字輔明義嘉構難京翼晝夜往赴經行失道時一人黃衣黃冠在其前引路既得道乃失所在

海空經曰眞仙道士並戴玄冠披翠帔

太眞科曰解褐披絳綃之衣釋巾著遠遊之冠

又曰人皇著七寶珠冠

上清經曰元始皇上丈人戴紫曜之冠佩九色自然之綬

又曰高靈九天建金華七曜之冠

又曰王眞九天丈人建飛精百變之冠佩九元道眞之策

又曰上三天玉童建三華寶曜洞天玉冠

四明科曰九脩上清道經大洞眞經入室之日當身冠法服

又曰九女子學上清之法受寶經玉訣脩行大洞皆元君夫人之位入室之日當冠元君之服乃眞束帶玉童玉女各二十人其掌法服無此服不得升於上清

洞神經曰受道之人皆玄冠草履

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褐

又曰陸先生云對上下披謂之俯仰之格披褐二服也

又云冠戴二儀衣被四象故謂之法服

道學傳曰西母結大華之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瓊鳳文之舄

上清變化經云紫映玉霄眞王建建華天冠帶交金之鉤

又曰上皇玉靈君建七曜華冠佩丹文紫綬

又曰皇上帝君建七色朱精華冠

又曰太素高虛上極紫皇建七寶冠帶神精交蛇之綬

又曰虛明紫闕中元高皇君建三華之冠帶流金紫章

又曰太素眞君建紫晨巾乘靑龍紫羽蓋

玉珮金璫經曰元始天王披九色離羅之帔帶寶冠

又曰太帝建七氣朱冠

又曰太嶽君建三寶九光夜冠

又曰華山君建六元通神飛冠佩交靈之綬

又曰嵩高君建中元黃晨玉冠佩黃神中皇之章

又曰玉佩帝君建紫冠

眞誥曰上元夫人服赤霜袍披靑毛錦裘頭作三角髻散髮至於腰戴元晨夜月之冠帶六山火玉之佩曹鳳文琳華太綬執流黃揮精之劒

上清變化經曰太元眞人巾芙蓉冠
上清元籙曰九天元父戴寳天之冠
太上五帝内眞經曰青帝君建九天通天冠
又曰赤帝君建三氣玄晨寳冠
又曰白帝君建七氣明光寳冠
又曰黒帝君建五氣玄晨之冠
又曰黄帝建黄晨通天冠佩黄晨越元之策帶靈飛紫
綬
太上飛行羽經曰九晨君建飛精玉冠衣九色之鳳帔
又曰元晨君建飛天玉冠衣九龍天衣
又曰蓋晨君建三晨寳冠衣丹錦飛裳
又曰上晨君建玄精玉冠衣玄羽飛裳
又曰華晨君建飛晨寳冠衣青羽飛裳

太上飛行羽經曰靈妃元皇夫人建晨纓寳冠
昇玄經曰仙人定子明着黄褐玄巾
大洞王訣曰皇初紫元天中眞人披朱錦之服巾緑霞之
冠
山西經曰玉女建白冠
洞神經曰天皇君戴九元冠地皇君戴二晨玉冠執元皇
定籙策人皇君戴七色冠執上皇保命玉策
又曰上清瓊宫南極玉眞赤帝君建進賢之冠
又曰北極玉眞黒帝君建玄寳之冠西極玉眞白帝君建
通天寳冠中極玉眞黄帝君建通元五氣之冠
土精眞訣曰東方九靈眞人戴九氣冠南極眞人戴進賢
冠衣絳章之衣西方素靈眞人戴三寳玄冠北方玄靈眞
人戴玄冠中央揔元三靈眞人戴黄晨玉冠

玉光八景經曰東元景道君冠七色耀天玉冠躡九色之
履
金根經曰九天元父戴七色朱玉之幘無極進賢之冠
又曰九天玄母著青寳神光錦繡霜羅九色之綬戴紫元
玄黄寳冠
大有經曰玉清之母戴七神朱玉之髻巾無極進賢之冠
著玄黄素靈之綬在太極朱宫
又曰九天眞女戴玄黄七稱進賢之冠
又曰上清眞女戴玉冠著九色之綬居太幽宫中
又曰太極帝妃冠無極進賢之冠衣五色鳳文之綬在太
清極玄宫中
又曰太上君戴三寳玉冠著九色之綬在無極眞宫中
又曰啓明天君冠青精進晨玉冠

太一洞眞玄經曰三素老君服錦衣建龍虎冠
又曰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五人皆着朱衣絳巾典主
符籍在太微紫房宫中
登眞隱訣曰太玄上丹霞玉女戴紫巾又戴紫華芙蓉巾
又金精巾飛巾虎文巾金巾
龜山元籙曰元始皇上丈人冠九氣紫曜之冠衣九光錦
袍佩九色無縫自然之綬帶六山火玉在上清之上又帶
九天仙鍊之劒衣九色班文袍常乗十二飛麟帶金虎鳳
文之綬
金眞玉光經曰元景道君曳玄黄之綬建七色玉冠
又曰元景道君衣丹錦之綬戴進賢玉冠乗玄景緑輿參
駕鳳皇又太陽上府紫微宫中道君曳絳錦丹綬戴玉冠
躡九色之履執制魔之章又元景太一君曳玄黄素綬戴

七寶冠執命神之策乘玉輦五釆盖紫雲車叅駕六龍
又曰桐栢山眞人王子喬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
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劒多論金庭山中事言於衆眞
太上素靈經曰太上神仙戴飛晨寶冠又戴青精玉冠
遊雲寶冠玉精寶冠通天玉寶冠三玄寶冠上清仙公並
建扶華沓霞大冠道君冠九德之冠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芙蓉晨冠
靈飛六甲經曰上清瓊宮東極王眞建九氣通精之冠玉
京眞人戴通陽玉晨冠少陽眞人戴通曜之冠太素三元
君建寶晨扶晨羽冠紫素元君建太眞晨纓之冠三角髻
餘髮散之於背
太極金書曰元始建洞天之冠上君建青精天玉之冠太
眞丈人建三寶玉冠三天童建三華寶曜洞天玉冠

太洞玉經云紫元眞人披朱錦之服巾綠霞之冠
五岳眞形圖曰東岳太山戴倉碧七稱之冠南岳衡山戴
九丹日精之冠中岳嵩山冠黃玉太玄之冠西岳華山建
太初九流之冠北岳桓山建太眞靈陰之冠青城丈人戴
蓋天之冠
昇玄經曰昔有仙人丘子明建黃褐玄巾

幘

紫書金根經曰九天元父戴七稱珠玉之幘
敎齋經曰正一功曹冠朱陽之幘

帔

太極金書曰元始天帝被九色羅帔丹絳之裾珠繡霞帔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丹錦繡帔
靈書紫文經曰青童大君衣飛青翠羽龍帔

雌一五老經曰太素三元君服紫氣浮雲錦帔又紫繡毛
帔又鳳文錦帔
無上眞人內傳曰九色錦繡華文之帔
太元眞人茅君內傳曰繡羽紫帔
九眞中經云青玉錦帔絳玉素玉玄玉黃玉錦帔
又云青華丹蘂玉白琳四出龍帔玄玉九道雲錦帔黃雲
山文錦帔

褐

仙公請問經曰太極眞人曰夫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
制度名曰道之法服
靈寶眞一自然經訣曰至眞已得道人披九光七色法服
靈飛六甲經曰南極玉眞著緋羅法服
上清紫褒經曰修七轉之道者上皇君以法服飛仙羽章

授之仍戴以紫元飛霜七色之冠

褠

上清經曰高上玉皇衣玉文明光飛雲之褠
龜山元籙曰九天玄母衣霜羅九色之褠又衣青羅之褠
五岳眞形圖曰五岳使者服緋褠
三元布經曰紫素元君衣紫錦被褠白素元君衣白錦光
明之褠
龜山元籙曰九色飛雲錦褠九色自然之褠玉文明光飛
錦之褠九色珠絳雲光錦褠丹錦七色文光之褠

袍

太極金書曰元始披霜珠之袍
上清經曰三天玉童衣青黃錦袍
五岳眞形圖曰東岳君服朱光袍

龜山元錄曰有明光飛錦珠袍五色雲羅之袍七色鳳雲之袍九色班文羽袍

茅君内傳曰有赤霜之袍

裘

大洞玉經曰司禁真伯秉日月之軿披虎文之裘

八素經曰白素元君衣黄綠曜光雲文之裘

五帝内真經曰有玄文明光之裘九色班裘

龜山元錄曰有雲文丹錦之裘

衣

三道順行經曰玉景真人衣玄雲錦衣

老子歴藏中經曰東父者清陽之氣万神之先衣五采衣

龜山元錄曰有明光錦九朱飛文法衣三素飛文錦衣五色班衣九色龍衣又有青黄紫三色羽衣又有九色鳳衣亦有九天鳳衣

珮

大戒經曰太極真人曰凡謹事法服則者冠冕玉珮

三元布經曰六山大玉之珮

綬

八素經曰太素元君衣流光雲文綬始素元君衣紫光雲文素綬玄素元君衣飛雲九變綬紫素元君衣玄黄九色素羅之綬黄素元君衣飛雲素錦之綬

三元布經玄紫素元君交帶靈飛大綬白素元君珮文琳華之綬

太上飛行羽經曰九鈴之綬飛靈紫綬六山飛晨之綬九光之綬

金真玉光經玄紫青之綬丹錦之綬絳丹綬玄黄素綬白文素靈之綬玄靈五色之綬

元始經曰九天玄母帶流蘇紫綬

又曰九元光廷紫綬靈飛紫綬文靈素綬九色自然之綬金虎鳳文之綬

又曰太上九氣命靈之章帶素羽文靈之綬

板

外玄經曰太上曰十方奉經真官五帝真事符童傳言謁者皆冠帶垂纓齊執玉板羅列園庭對我前後左右

笏

昇玄經曰太上勅陵陽監受教稽首而起執笏户東面西而立

帬

太上飛行羽經曰上君衣鳳衣班文虎帬

太上素靈經曰太上神仙衣青錦華帬青綾帬雲錦絳章丹帬絳衣飛帬黄雲錦帬

三元布經曰太素三元君服九色龍錦羽帬紫素元君衣飛霜羅帬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緋羅帬

龜山元錄曰有丹錦飛帬九色龍錦羽帬

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帬

九真中經曰蒼華飛羽帬丹華飛羽帬白羽飛華帬亦有黒羽黄羽飛華帬

又曰翠龍華文飛羽帬朱華鳳帬素羽寫章帬黒羽龍文帬綠羽鳳華繡帬

鈴

移度曰南方真皇君垂靈霜鳳華龍鈴帶虎書建玄晨之

冠飛青錦衣乘丹霞綠輿

龜山元錄曰有玉鈴又有晨光明月之鈴

列仙傳曰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女爲靈照夫人着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閒呼一侍女名隱暉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絡之題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

又曰太極有四眞人中黄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頂金精之巾

又曰仙道有紫繡毛帔丹青飛裙翠羽華衣金鈴青帶曲晨飛蓋御之自飛

杖

龜山元錄曰冬三月三天玉童化爲老人手把九節金杖洞耀玉清之中

聖紀經曰有老人握青竹杖與老子談天地之數

赤書玉訣上經曰當取靈山向陽竹令長丈有七節作神杖使長上下通直甘竹乃佳印以元始之章動息坐起恒以自隨有五帝眞符吏輔翼上眞

茅君傳曰朱官使者把綠節杖瓊羊羽旄

又曰太素眞人把八景飛杖九色之節出入上清三天玉童頭建三角黄巾手把九節金杖

節

列仙傳曰太元眞人杖紫毛之節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降神女着雲錦襦上丹下青文采相照腰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黄色更相參廁左帶玉珮珮如人間珮珮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映室内如日中視雲母也雲髮鬒鬢整頓絶倫髻在頂中垂餘髮至腰指着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可堪十三四左右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餘以盛書十餘卷以白玉檢上刻字云玉清神虎内眞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一白箱以絳帶絡之箱似象牙箱形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整飾非常

又曰裴眞人從者持青毛之節一童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黄毛之節無囊二君各有六童

又曰東卿大臣見降侍從七人一人執紫毛節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絶靈幡一人帶綠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侍者並朱衣東卿形甚少於二弟二弟着青錦繡帬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並同來倚立東卿命坐言語良久

時乙丑歲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降於楊君之家也

又曰先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履

九眞中經曰九學道者勿令人犯履行道尤多禁忌

金眞玉光經曰有五色九色師子之履

玉光八景經曰東北始陽宫牛元景足躡五色履

舄

龜山元錄曰領仙玉奉元始命使賫晨纓玉冠鳳雲之舄給上眞仙母又有神雲鳳舄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賣藥海邊時人言千歲翁秦始皇召見與語三日夕賜金璧數千万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始皇即遣使者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

上真元錄曰九天元父曳神雲鳳舄帶素雲之綬

帷帳

神州經曰九河帝君坐玉床五色帷帳内外光明玉珮千垂

席

玉珮金璫經曰仙人鄭叚者坐玉華之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六

道部十八

簡章

玉帝七聖玄記曰七聖定簡五帝記名

登真隱訣曰小有天王太素清虛真人登白空山詣紫虛太真三元君受流金火鈴郁落七元八景飛晨策玉璽

又曰太一有玉璽金丹虎符

玉清隱書曰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内文

又曰玉璽鳳函金真玉光紫文單章在其内

九幽經曰帝尊在三元宮中總校圖錄

又曰善功注名黃籙金格玉簡陳列三清四極

明科經曰若有玄名帝圖紫簡緑字千年得傳也

又曰五老寶經青緑為字以書其章又八素真經太上之隱書也八色采筆金闕帝君自書之為致真之法以付太虛真人南岳赤松子使下授學道宿有真金玉字刻在金闕當爲真人者不得越傳地仙又五符經一道通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印以玄都之章付霞水洞室之君

又靈寶真一自然經衆真佩此經者以黃錦爲地丹金書之求谷道真專之無期也元始說經中所言並是諸天上帝内名隱韻之音非世之常辭也

又曰唯一玉檢五寶經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宫太玄靈寶瓊室玉房之中紫金為素以撰其文青緑為字以書其章

又曰有妙經刻玉爲簡傳於天帝君

太上八素真經曰司命著籍玉簡丹書編以金縷纏以青絲千億万年無所復虧

又曰太上吉日即以三元之章又印以太玄之章又印以

高皇之章文印以中黃之章
又曰西華宮有琅簡蘂書也
又曰太上以白玉爲簡丹玉書亦用青碧玄玉黃金爲之
八素經曰八素眞經玄文生於太空之内見於西龜之山
玄圃之上積石之陰高玄君章衆眞宴禮稱慶上清
上清經曰三天玉童帶朱精紫天之章高玉皇佩丹皇玉
章
又曰紫映九霄眞王佩金鳳璽
又曰太素三元君有雲瓊之板九變虎書
又曰高靈九帝帶元光紫綬流精飛瓊之章
又曰三天玉童帶九天之章
又曰高上虛皇君佩丹皇玉章
又曰玉眞九天丈人佩九元通眞之策

又曰紫靈皇上元皇佩封靈召眞玉策帶流光鳳章
又曰上皇玉虛君佩丹文紫綬
又曰三元大明上皇君帶神虎紫章
又曰皇上万始先生佩金虎鳳文帶丹皇紫章
又曰皇上帝君帶神虎玉章
又曰上極紫皇君佩六山玉帶神精交蛇之章綬
太霄琅書曰太微天帝君以紫簡結紫度經篇目也
又曰有帝章之印
又曰瓊文帝章當刻書東心之木受於絶巖之中
又曰太霄琅書乃九天飛霄之典瓊文帝章乃上文也並
以元始生於自然空洞之中靈皇玉帝受於九玄鑄金爲
簡刻玉結篇金鏤玉字以明寶文祕於九天之上
洞神經曰有三都印三皇印九天印鎮天下

又曰有三皇玉券一名金契
又曰受三皇法須玉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厚三分無者
梓桐准也
又曰通謁三皇之簡以青玉作之赤金爲字
金根經曰金簡玉札出自大上靈都之宮書以朱文編以
朱繩
又曰有神華玉門眞人投金簡之處
又曰領仙玉郎賫金簡紫籍來於東華青宮校定玉名
又曰玉皇刻降丹精玉芝金璽鳳章也玉寶青宮之内有
金章鳳璽
又曰青宮北殿上有金章鳳璽眞人得之
又曰青宮之内北殿上有仙格（金札也）格上有學仙簿錄及
玄名年月深淺金簡玉札有十萬篇領仙玉郎之典也

又曰青宮無金簡之錄玉格無玄編之名神經亦不可得
披
大洞玉經曰讀玄一洞經者神臺刊名於福連之簡太上
金簡玉札名爲福連之書也
又曰眞陽者上清之宮名福連之簡刊其内
五符經曰眞一食五牙天文西母刻以黃金之札封以丹
芝光章印以太上中章
茅君内傳曰茅盈在恒山内夢太玄玉女把玉札授之
又曰天上道君有玉輿鳳璽
又曰太元眞人有一人帶錄章囊又一人帶繡章囊一人
帶錦囊書
金眞玉光經曰有昭靈之章保生玉章
又曰此經高妙衆經之尊總御萬眞臣御羣仙玄符流映

洞明紫晨秘於九天之宮鑄金為簡以撰靈文刻玉丹書
八明其篇也
又靈寶自然經曰太上諸仙真以黃金為簡丹玉書之又
太真科以玉牒金書七寶為簡王帝
七聖玄紀曰刻以白銀之簡結以飛青之文
又曰廣靈之堂迴天九霄白簡青籙刻其內
太真科曰丹簡者以朱漆簡明火立陽也墨籙者以墨書
文明水主陰人學長生故名丹簡墨籙秘不妄傳
又曰天皇執飛仙玉策人皇執上皇保命玉策地皇執元
皇定籙之策
三華寶曜內真上經曰太帝靈都宮中有二十四万上真
仙人皆鑄金為簡白銀結編紫華書文誦詠此篇
三天正法曰三天九微玄都太真靈籙者秘在太上靈都
之宮刻以紫玉為簡黃金為文付五老上真仙都左公封
以紫蘂玉笈盛以雲錦之囊
南岳夫人內傳曰白簡素籙以白玉為簡以青玉為字故
謂之白簡青籙皆記得道之人名姓
道學傳曰金簡有王元規之筆迹
太上素經曰凡受太上黃素經者傳盟用玉札一枚長一
尺五分廣一寸四分又云有三元秀簡
真誥曰清虛真人論三元君受玉璽金真
龜山元籙曰丹文紫章神虎玉章七元交光之章流金紫
章太上命神之章夜光寶章九色離羅之章
靈書紫文經曰靈書紫文上經刻以紫玉為簡青金為文
黃籙簡文經曰投金龍一枚丹書玉札青絲纒之以關靈
五帝昇度之信封於絕巖之中一依舊法

又曰丹書玉札一枚金龍一以青絲繫石沉三河以關水
帝昇度之信一依玉訣舊文
太洞玉經曰太上經簡玉札名為福連之書
又曰太上書以彤玉之札則玉映之堂可見四明之門可
入也
後聖道君列紀曰刻以紫玉為簡青金為文龜母按筆真
童拂筵玉童結編名之曰靈書
龍飛天素隱訣曰太微天帝君命羽仙侍郎奉金按以請
飛行羽章
太一洞真玄經曰白元司命五人朱衣絳巾各捧一白玉
案上有所主簡
紫度炎光經曰龜母捧筆太一拂筵天妃侍香玉童結編
以白玉為簡金書保仙上符仙都也左公封以玉笈雲錦
之囊
變化經曰金光立空之案紫雲錦之囊封九赤班符於玄元
之中南極長生司命君得之
玉佩金璫上經曰九老仙都捧金精立空之案上請寶文
以授眾真
空洞靈章經曰白簡度品青籙定仙
太元上上經曰非有瓊籙玉名刻簡三清者不得金虎內
符
靈書經曰東方九氣天中靈寶度命品章出自元始東華
青童君封之青玉寶函之中印以元始九氣之章
神仙中經曰老子度關時為尹喜著五千言解五十五章
是手所書也能行此道知元氣父母天地之先不知此者
徒自苦耳太微天帝君以紫簡注紫度炎光經篇目金簡

書其正文玄章在焉
玉皇譜錄曰高上衆眞結自然之章
金玄羽章經曰玉清八景隱書金玄內文生於元始之先即天之書也以威百神諸天
內音經曰天有飛玄自然之氣合和五音以成天中無量洞章
赤書玉訣上曰無始靈寶告水帝削除罪簡上聞九天金龍驛傳在朱書銀木簡以投三河之淵用金鈕九雙連簡沉之於清冷之泉埋本命之嶽三官九府書人功過其理甚明
隱元內文經曰青童君廷方帝於曲字講寶訣之妙章
洞眞經曰六層玉臺在九天圖之上臺上有金簡玉扎及紫鳳丹章十万篇太上眞丈王郎典之

玉光八景經曰玉寶臺太空之章封其內
飛行羽經曰上皇九轉之道綠簡紫書秘於紫天元臺
二十四生圖曰披九光玉蘊出金書紫字玉文丹章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圖置白玉案上
靈寶隱書曰玉誕者晏玄臺天千都名也上有大洞之章紫書玉字煥乎上清
玉京山經曰諸高仙眞人人會太上玄都披空洞歌章
靈書經曰東方九氣天中靈書度命品章出自天元始東華青宮青童君封之青玉寶函之中印以元始九氣之章又南方三氣丹天靈書度命玉章出自元始朱陵上宮南極上元君封之赤玉寶函之中印以太丹三氣之章又西方七氣天中靈書度命玉章出自元始西華宮中金母封之白玉寶函之中印以太素七氣之章

又玄北方五氣天靈書度命玉章出自元始北上宮中玉晨君封之玄玉寶之中印以太玄五氣之章
三元布經曰高上三元經者乃三清眞書也上眞玉檢飛空之篇上元檢天大籙中元檢仙眞書下元檢地玉文如是寶篇高上皆刻金丹書盛以自然雲錦囊封以三元寶神之章藏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金臺玉室九曲丹房
靈寶眞赤書曰元始命太眞按筆玉妃拂筵鑄金爲簡刻書玉篇五老寶籙秘於九天靈都之宮
迴天九霄經曰於是大一拂筵天妃持香玉華執巾丹書紫字刻於白金隱起靈願結於玉簡題以青籙得道之名龍景九文
紫鳳赤書經曰太上命太極眞人授以玉簡金書寶洞飛霄絕玄之章

玉帝玄記曰中皇元年九月七日七聖齋靈臺清長宮記其得道之篇刻以白銀之簡藏於雲錦之囊封以啓命之章付以五老仙都左公掌錄瓊宮
又曰古空洞之中有迴天上文四司所保五帝所詮七聖定簡舉形合先
大有經曰太上玉章刻玉爲簡悤御万眞
眞經曰東方歲星青帝勾芒佩通明之印南方熒惑赤帝太昊佩太陽之印西方太白白帝少昊佩通陰之印北方辰星黑帝顓頊佩通神之印中央鎮星太帝文昌佩方神之印
本際經曰有十二法印
紫書金根經曰有青精玉璽
金房上經曰太帝靈神都宮中有金房度命延年之訣鑄

金為簡刻白銀之編紫筆書文
消魔經曰發九天之朱書登上清之瓊札玄書既刻於玉
章絳名始刊於靈闕
大洞真經曰八景玉籙藏於太素瑤臺玄雲羽室封以爵
森之夏玉清三元之章簡札品曰青童君曰無金簡者銀
木亦可當也無玉札者桐木亦可當但令精好也真理無
有閒節當取札於雲錦之囊此上真之玉號玉帝之靈篇
也
上清九真中經內訣有玄靈元君寶祕奔日月之玉章
神州七變經曰太陰玉晨九天真妃紫晨君受流精飛景
寶章
太清中經曰有天一八極璽
龜山元籙曰有流金鳳璽

又曰天皇太帝遣繡衣使者公廣子期授茅盈以神璽玉
章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丙等
與茅盈佩璽
太上飛行羽經曰太真丈人衣九色飛雲曜光羽章
靈飛六甲經曰玉真青君帶流金鳳章太上九赤班符
五帝內真經曰封靈制魔之章黃神中皇之章
三皇經曰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皇所授玄玉
為簡青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為簡白玉為文綴以金鉤
聯以金鏁置以玉案覆以珠巾寶蓋珎床安之青宮閉之
紫閣芬以五香侍以十華也
神州七轉七變經曰流金鳳璽紫宸上皇先生所佩
三皇序自曰九天印文以召九天校事也
上清變化經曰高上虛皇君佩丹皇玉章

又玄三元大明上皇君帶神虎紫章又有皇上帝君佩金
虎鳳文帶神虎玉章
又曰九霄真王佩金鳳璽
歷藏經曰天王侯帶紫綬金印
五岳真圖曰太山君佩通陽太明之印衡山君佩夜光天
真之印嵩山君佩神宗陽和之印華山君佩開天通真之
印恒山君佩長津悟真之印青城丈人佩三庭之印
後聖列紀曰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遣八景瓊輿來迎聖
君以登上清宮賜紫剛丹玉鳳璽
後聖九玄道君列紀曰太陰法有死生有黑籙白簿真青
丹編簡受生先後之相次也
後聖道君列紀曰玉清君賜道君玉鳳璽
飛行三界經曰下有太一紫綬金印威喜天帝信璽修靈

寶飛行三界之道真人所佩
五稱符上經曰五星通靈之印印五星靈符
道學傳曰吳王闔閭得真文不解封以黃金之檢印以王
皇之章以問魯大夫孔子
又曰禹封五符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
神仙傳曰衛叔卿語其子度世云可於室西北柱下取我
仙方按而服之令人長生度世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
取按之服五色靈母仙去
北帝經曰酆都祕印用救世間攝制鬼神
集仙籙曰杜蘭香女仙也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蓋修
道者也授以飛化之道留玉簡玉唾盂又賚黃麟羽帔此
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六

道部十九

几案　輿輦　闕　殿　堂
臺　閣　樓　觀　宮
室　房　舍　窻　户
門　庭　壇　府

几案

十洲記曰瀛州金巒觀中有青離玉几覆以雲紈之素刻水碧爲倒龍之狀

玉光八景經曰衆眞宴禮太帝𥰭節於几前

太一洞眞玄經曰太微紫房中有一童子名子景精字會元當帝君之前捧赤玉案上有所主命籍

又曰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五人皆著朱衣絳巾各捧一白玉案上有所主簡

玉清隱書曰太微天帝君進拜於帝皇之几

又曰上皇帝君乃推几偃詠虛眺太空吟玉清之隱書歌元景之靈章揚音霞際清徹玉振

太洞經曰太微小童玉符命籍捧持玉案帝君所臨王通諸神

變化經曰有金光立空之案

又曰元始拊几高詠嘯朗太空

玉珮金璫上經曰九老仙都捧金精之案上請寶文以授衆眞也

洞神經曰拂拭几案置經于前也

像名經曰東方上尊凭七寶鳳文之曲几敷說道要眞經

法輪經曰三眞立空之案以七寶懸覆經上

衆篇經曰元始上尊凝眞遐想撫几高抗命召五帝論定陰陽推數刼會移校河源檢錄天度

洞神經曰有局脚案以置經符也

太上黃素經曰几修受大洞眞經雌一奇文者相置經於几格絜靜之處

九幽經曰帝尊在九清妙境三元宮中御三氣之華寶雲玉座憑校圖籙披濟諸苦

二十四生圖曰披九光玉蘊出金書紫字玉文丹章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圖盛以白玉立空之按九色之中飛文錦蓋懸覆經上

龍飛尺素隱訣曰太微天帝君命羽仙侍郎捧金案以請飛行羽章也

上清眞文王經朝文曰有流明大靈侍言玉案十二枚

又始内傳曰諸天各奉蓮華座以寶蓋覆之

神仙傳曰黃老遣仙官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以賜沈羲

又曰淮南王爲八公進金玉之几執門弟子之禮

四極科曰几寶經之眞几案巾袟不可妄借於人

太玄經曰老子傳授經戒籙儀注訣曰以局脚小案置經絳巾覆上

洞眞玄經曰太一洞眞玄經者別爲囊笈封以寶器盛之几上

無量經曰太上座高三丈又於紫臺之宮布一高座六尺

金眞玉光經曰九天之帝施玉几金牀

山海經曰西母梯几戴勝梯凭也戴者戴其玉勝也他說西母頭須戴勝甚失之

本際經曰元始上尊在長樂舍寶飾高座雖有座形不障

於物人所往來亦無隔礙復有小琉璃座行列兩邊悉高五尺

茅君內傳曰白玉龜山連玉牀帳西母處之

太上黃素方曰青精乾在紫巫之山化王之室內有玉案也

洞眞七聖玄記曰左仙上跪九天帝王七聖几下

飛行羽經曰修存三一道法坐金牀玉几金爐玉匕

太眞人詩曰太微存玉案

列仙傳曰太室山中有地仙卬踞卧牀几案

眞誥曰鹿迹山中有絶洞洞中自有石牀石榻曲夾

輿輦

太上飛行羽書曰玉清則上清之高眞上清則太清之高神太清則飛仙之高靈凡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侍衛建七色之節駕紫雲軒十二玉輪六師啓路飛龍翼轅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建紫毛之節駕飛雲丹輿位准上清左右仙御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建五色之節駕龍輿白虬啓道太極參軒

又曰王惣眞爲茅盈召朱冠使者二人乘流景之輿蒼虯把綠節仗瓊羊羽旄橫曰朱雲騎景使者並繡衣芙蓉冠持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茅盈二弟固衷是以固有地眞上仙定籙神君之號衷有司三官保命仙君之位各依紫素之命封苍所任神宮上府亦隨事而資給二君焉漢平帝元壽二年八月巳酉南岳眞人西城王君龜山王母方諸青童君並乘綠景之輿駕神虎之軒同造茅盈於句曲之山金壇之陵

又曰飛仙祕道招五辰之晨常能行之十五年則南極老人丹陵上眞迎以綠雲之輦西極老人素靈子期迎以黃飈之車北極老人玄上仙皇迎以玄景之龍東極老人扶陽公子迎以青軿之輦中元老人上玄子迎以曲晨之蓋五老會合俱外紫虛此五老蓋五星之眞人也非如裴君星中五帝之公又異乎雲牙五方之老上學之法順之者飛仙也

又曰八道祕言者道有八條其言高妙閑心靜室寥朗虛眞亦將得見丹景之氣三素飛雲八輿朱輦紫霞瓊輪上清靜耽迴變三元高皇秉節靈童攀轅太素擁蓋南極臨軒於是須光外映象燭太虛子能見之不須凝霜濯華玄腴金丹也○一道祕言曰以八節日清朝北望清朝小早於清旦也有紫綠白雲者是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其時三元君乘八輿上詣天帝玉清君也子候見當再拜自陳乞侍輪轂○二道祕言曰以八節巳夜半東北望有玄青黃雲者是爲太極天帝君乘八景之輿上詣高上玉皇○三道祕言曰以甲子上旬戊辰巳巳之日清旦西北望有紫青黃雲者是爲太極眞君三素雲也其時太極眞君及上眞人乘玄景綠輿上詣紫微宮○四道祕言曰以甲戌上旬戊寅巳卯之日清旦東南望有赤白青雲者是爲扶桑太帝君三素雲也其時扶桑太帝君乘光明八道之輦上詣紫微宮○五道祕言曰以甲申上旬戊子巳丑之日清旦正西望見白赤紫雲者是爲太素上眞白帝君三素雲也其時太素上眞人白帝君乘脩條玉輦上詣玉天玄皇高眞也○六道祕言曰甲午上旬戊戌巳亥之日清旦正南望有青赤黃雲者是爲南極上眞赤帝君其時乘綠琳碧輦上詣閬風臺○七道祕言曰以甲辰上旬戊申巳酉之日清旦西南

望見綠紫青白雲者是為上清真人時乘玄景八光丹輦上
詣高上天帝。八道祕言曰以甲寅上旬戊午己未之日清
旦正東望有朱碧黃雲者是太虛上真人其時乘緋徊玉
輿上詣大帝君八節日見三素雲者紫雲在上綠雲次之
白雲在下共相沓也子謹視之
移度經曰真皇恭駕黃霞周行四方飛蓋綠軿上造金闕
靈寶赤書曰諸天真人乘碧霞玉輿
太洞真經曰太上乘一景之輿受九曜太晨隱符
上清隱書龍文經曰王母乘九蓋華輿衆真侍衛
紫文經曰方諸東玄東海青童大君齊戒於丹闕黃房之
內三年乘碧雲輿
太元真人傳曰有班龍之輿
金真玉光經曰有玉輦又上清三天列紀有紫輦

太洞玉經曰青童君乘雕玉之軿司禁真伯乘日月之軿
又曰太極元君乘陵羽之車
太上經曰有白鸞之車
茅君內傳曰東海青童君乘飈車
葛玄傳曰鶴鳴山石室中設自然座有金華蓋
又曰五帝真人並乘八景玉輿
二十四生圖經曰後聖李君遊西河歷觀八方值元始乘
八景玉輿駕玄龍而來李君問天書玉字未究妙章元始
俾極道真於是吐洞玄內觀玉符以授之
變化經曰景輿丹軿紫軒九天帝王所乘也
上清訣曰玄母乘三素之輿
又曰元父所控赤羽飛車左御絳鸞右駕紫鳳
尸素訣曰太微天帝君登白鸞之車駕黑羽之鳳遊碧水
之境
太洞玉經曰皇上帝乘明玉之輪轉寘於日中矣
茅君內傳曰無上道君成給八景瓊輿鳳蓋金真曲晨飛
蓋
又曰青華小童道君乘碧霞之輿
又曰上真君赤帝乘絳琳碧輦
又曰太清真君乘青龍紫羽蓋
又曰太元真人杖紫雲之節乘班龍之轝白虎之軿曲晨
寶蓋
又曰太素真君乘虎旗虎輦金蓋玉輪杖九色之節出入
太清
金真玉光經曰太上大道君乘瓊輿碧輦和太道君乘白
雲之車

又玄玄和道君驂駕玄龍
太洞玉經曰八皇老君乘黃琅之車把紫鳳之節入太老
之室
万華先生乘三素之景羽明之軿安寢万乘之室
八素真章曰四老迴錦軒万仙朝帝房
茅君內傳曰朱官使者駕蒼虬把綠杖
真誥曰紫元夫人乘羽霞雲車駕九龍女騎九千披錦服
青羽裙
自然經曰龍轡昂昂雲蓋巍巍仙童玉女與我昇龍
太上真經曰東方青帝九龍雲輿
空洞經曰元始天尊從諸天人並乘玉輦瓊輪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序曰太上道君十方至真乘五
色玉輪九色龍妙行真人乘五雲玉輦上詣玉都中極真

人常乘象輪車上飛眞人常乘九色龍遊玉清雲中飛天
之神乘碧霞之輦遊於玉陛之天黑帝君乘四景之輿
三元布經曰元始上尊乘紫輦
茅君內傳曰王君乘九蓋之輦
洞天經曰靈景道君乘赤雲車
太上飛行羽經曰中和之眞駕錦輿
茅君內傳曰王母乘綠景輿
玉光八景經曰東方始景道君乘青雲之車駕蒼龍
又曰南方玄景道君乘五色雲車駕鳳皇
又曰南方靈景道君乘赤雲車西南方元景道君乘紫雲
車駕六龍西方明景道君乘白雲車駕白虎北方玄和道
君乘珠玉之車
金根經曰玉帝君乘碧霞九鳳飛行之輿

玉清隱書曰太微君登八瓊之輦傾蓋霞城
又曰東北方道君葛獻乘八輿飛龍車下泝入泥丸宮
登眞隱訣曰太元眞人乘白虎輿有八色雲軿
眞誥曰仙人許玉斧乘一新青犢車
又曰王眉壽小妹中候夫人乘白牛車
上清九眞中經內訣曰南極老人丹陵上眞迎以綠雲之
輿蓋西極老人素靈于期迎以黃颷車人元老人中央上
玄迎以曲晨之蓋五老一合俱升紫靈
王君傳曰王君乘虎輦金蓋玉輪出入上清受事太素
南岳魏夫人傳曰夫人乘虎輦玉輿隱輪之車
眞誥曰南岳夫人駕九蓋之軿
搜神記曰玉女成智瓊駕輜軿車從八婢

闕

五符經曰鍾止上有金臺七寶紫闕元氣之所舍天帝君
所治處也

殿

太洞玉經曰大暉者玉清天中殿名也上皇玉眞之所遊
處也
太平經曰大空瓊臺洞眞之殿金華之內侍女衆眞之所
處
靈書紫文上經曰有太空瓊臺丹玕之殿
靈寶赤書曰妙行眞人謂元始受赤書五篇眞文於是元
始命衆眞入太空金臺玉寶之殿九光華房
紫書金根經曰有黃金殿
玄妙內篇曰有七寶殿

堂

太洞玉經曰有羽景之堂在太無之庭玉容者太上之明
堂也
洞景金玄經曰玉帝命太微天帝君坐方靈於房軒散華
香於玉宇留連八瓊之室曲宴九琳之堂
外國放品經曰有光碧之堂

臺

大洞玉經訣曰西田之瑤臺太帝所處有玉清臺也又有
散花臺
太上玉京經曰玉京有七寶宮宮有七寶玄臺即太上治
所又有天寶臺
上清經曰有紫碧玄臺
大洞眞經曰上清眞人物仙大司馬長生法師登太常滄
浪山洞臺中雙玉穴酣飲紫明芝液

眞誥曰有玉華室有刻石眞人
五勝文曰駕飛龍於西華之臺詣拜帝眞赤書
玉訣經曰太玄上宮太素眞人常以春分之日會諸仙官
於崑崙瑤臺校定靈寶眞經
又曰陽臺眞人常以立冬之日會諸仙官玉女於靈寶陽
臺之上校定學道簿錄。本行經曰有尋眞玉臺
衆篇經曰帝尊引衆眞人集太空金臺內音
玉字經曰九層之臺處乎玉京之山煥乎玄都之上有太
眞玉印
又曰發朗天中玉京玄臺之別號西靈眞人常誦無量洞
章遊行其上
大洞玉經曰九天之上有明眞臺
茅君內傳曰辰中眞人常延生符於滄浪之臺

導引三光經曰定光眞人在皇曾天延觀臺中導引元氣
又曰九變眞人在玉完天誥陽無空臺中
又曰導仙眞人在何童天華林蕊雲臺中
又曰雲華眞人在平育天玄唱寶蓋臺中
又曰陽王眞人在太眞臺中
又曰法氣眞人在飛臺中
又曰澤嬰眞人在越衡天無極觀臺中
眞誥曰白玉龜臺九靈太眞元君封此

閣

三皇經曰人皇所受皇文帝書赤玉爲簡黃玉爲文安之
青宮閉之紫閣
大洞眞經曰九天繖仙才名刋金閣
金玄羽章曰紫閣之下受事於王清九有玉闕黃閣青閣

樓

歷藏中經曰崑崙山有金城九重玉樓十二神仙所治也
龜山元籙曰龜山上有十二玉樓峩峩曜景太清有金華
樓諸眞仙王籙皆在金樓之中

觀

靈書經曰有洞靈之觀金字題觀四面又有九靈之觀紫
陽之觀又紫微上宮有通陽之觀主得度之人功德輕重

宮

三元品戒經曰九氣始凝三光發明結青黃白之氣置上
元三宮
太洞玉經曰太初有華陽之宮會方之宮小有眞天中有
万華之宮玉君之治所玉辰宮中有王映之宮又有元君
六淵之宮黃英園華之宮上清與陽之宮太極上宮主衆
仙誦詠

室

大洞玉經曰太霞之中有白雲之室太虛元君所處
三皇經曰蜀郡西峩嵋山石室藏有三皇文此文不與天
下衆文同百万人中未有一人得者
龜山元籙曰有瓊瑤之室
外國放品經云有瓊華之室
洞景金玄經曰八瓊之室
又三華寶曜內眞上經曰玉室上清經有碧室

房

大洞玉經曰三華城者玉清之房名也在玉城之中陽安
元君所處
無上眞人內傳曰有流雲九色之房

仙公內傳曰崑崙山上有積石瑤房
太上紫書籙曰白玉毋入於龜山王闕奧於青玉宮中朱
紫之房
靈寶赤書曰有九光華房
外國放品經曰紫晨丹房

舍

道典曰道之清淨者吾舍也道因天清而清之因地靜而
靜之因日月之光而明之因星辰之行而正之因萬物之
性而消息之萬物中人為貴能使形無事神無體以清淨
致無為之意即道為舍也

窗

諸天內音經曰天真皇人開寒靈之窗
又曰南極玄窗主諸得道人受錄品目

戶

諸天內音經曰九玄丈人封於玉京紫戶之內洞景金玄
經有玉戶

門

大洞玉經曰太素在幽玄之上九宮列金門於太素之天
瓊羽之門蘭室上清宮中門戶名也大上有瓊羽之門四
明門者上清玉帝之南門也
紫書金根經曰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門內周迴三
千里東有青華門西有玉洞門北有瓊門東北有寒水門
東南有天關門

庭

二道順行經曰洞陽之宮下有流火之庭
大洞玉經曰廣寒宮中有寒庭太一之所遊又有雲珠之
庭
太上真文曰上帝勑以金蕈暘烟流蓋紫庭

壇

二十四生圖曰元始敷五色金為壇
王皇譜籙曰元始丈人登玉虛之壇受九天譜籙上皇寶
經王府祕章

府

龜山元籙曰元始丈人在上清瓊天府太清府開清府玉
寶洞元府金融府丹明府重真府鳳生府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七

道部二十

傳授上

五岳真形圖經曰若道士得祕聖之經皆當杜祕於一人之口者即真靈之文將墜於獨見何緣得存於來代乎傳授但當必得其人豈可祕而不出是斯文永翳也

太極經曰太上玉經隱注寶訣衆經之祖也太上令傳太極諸侯公王卿伯未得此位不得之矣道士有見此書則皆應爲仙公也玄籙宿名將定焉

靈寶真一經曰太靈真人告太極左宮仙公曰吾昔授太上靈寶洞玄自然太真上寶經爲太極真人依太上法傳授於人

定志經曰元始告右玄真人曰汝授此經可擇其人傳之彌布無外

三皇經曰百萬人中或有一人應得此文者皆有仙籙宿命者也欲有所授當擇其人入諸名山八極周流天下鬼神無敢犯之者太清元始天中之王母初學道之師也

又曰皇人者太帝所使在峨嵋山黄帝往授真一五牙法

抱朴子曰黄帝東至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至圜隴陰建木觀百靈西至中黄子受九加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授自然之經北至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黄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注記至峨嵋山見黄人於玉堂問真一之道曰夫長生仙方惟有金液守形却惡獨有真一之道古人尤重也黄帝自然體道者也猶復陟王屋而受丹經登崆峒而問廣成徃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子心論道養而諮玄素精推步而訪雷岐窮神姦記而白澤相地理而書青烏救傷殘而綴金冶故能畢該秘要窮盡道真按神仙經云昔黄帝老子奉事元君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能自得仙度世者乎按荊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黄帝服神丹

又曰彭祖八百年安期千年斯其壽之過人遠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偶得其多者乎按彭祖經云佐堯歷夏至商爲大夫商王從受還年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術祖覺而逃去去時年八百

又曰紫微玄宮王飛天真書太清元始授西母佩之位登仙宗真人衛從

又曰玄洲仙伯闕天万仙真書東海小童授以得道人佩之一名仙人道籙一名鳳真籙太玄登仙盟文又崑崙墉

臺靈飛太真大上文人以授得道者佩之周行五岳山神授職一名五岳兵符佩之金石爲開

又曰蓬來高上真書成青天上皇以傳寧封佩此真符揔行江海一名蓬萊太玄玉札一名九流真書北陵文人授以馬師皇致龍來又天帝文人黄上真書佩之知吉凶未兆之事

上清經曰上清真人登大帝滄浪山諸太極真人授以丹青玉鑪錬雲根經

三元布經曰昔寧玄甫受此經於皇上真人九年祕藏白空山齋戒百日忽見其巖有玉文銀簡令封一通於白空山中

本行經曰丹靈真人遇玄和先生受靈寶赤書五氣玄文黑帝真文一篇

高玄經曰昔上元以隱文授太和玉女玉女授幼陽君以文封於九疑洞室

登眞隱訣曰太極帝君寶章者東海青童君授消子以封掌名山消子剖鯉所獲是太上召三一守形也以朱書素佩之左肘勿經履汙穢佩之八年而三一俱見矣三一者三元眞一君也授其封掌之教

又曰李翼字仲甫以七變法傳左慈慈修之以變化万端此經在茅眞人傳後道士以還丹方殊於故略出別爲一卷

茅君傳曰太眞元君西母授說明堂玄眞經云太上立玄雙神四明玄眞內映明堂外清呑息二晦長生神精上補司命監御万靈六華充溢徹視黄寧此四十字即玄眞之本經也其後王母敕眞更演說行事之法猶如九眞中經惟以龍書爲學也太上刻於鳳臺南軒非敕眞弟子不教非司命之玄授不傳

又曰西母攜至君茅盈以詣固衷之宮固衷盈二弟也西母撫背告之曰汝道雖成所聞未足我有所授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云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罕面可暫來否當此相待上元夫人遣一侍女荅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違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茅固處聞命之際即當飾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希林校定三元之籙正尔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茅固因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何眞也曰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眞統領十方玉女之名籙者也及上元夫人來聞雲中簫鼓聲龍馬嘶鳴既至從者甚衆皆女子齊年十六七容色明逸多服青綾之衣光彩奪目上元年未笄天姿絶艷服赤霜之袍披青錦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於背戴九晨夜月之冠鳴六山火藻之佩曳鳳文琳華大綬執流黄揮精劍入室向王母拜王母坐止呼之與同座北向上元夫人設厨王君敕茅盈二弟固衷起拜稽首而立命坐復席上元乃敕侍女出紫錦囊開綠金之笈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綠景經凡四部以傳固衷西王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以玉珮金璫太霄隱書洞飛二景內眞符以傳司命茅君上元曰阿母隱書之妙上眞內經天仙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動則八景王輿靜則宴寢金堂此文妙矣阿環太極綠經等可以致明月黄華得白日之赤精也及西母上元俱去惟王君獨留經日於是盈與二弟訣別而與王君俱去到赤

城王洞之府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來句曲是治所也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遣使者呉倫賫黄金五十斤置于茅三君廟下四時祠以太牢至明帝永平二年詔丹陽句容茅眞人廟使嘗護脩守時邑人通呼此廟爲白鵠廟句曲之洞宮有五門石堦曲山以水其門今得往來上下也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小徑新路阡陌沙澮非一處也漢建安之末左慈聞江東有此山故尋之齊戒三月而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茅君授以神芝三種慈周旋洞室經年制度甚肅歎曰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至于地中洞天有三十六所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羅浮句曲林屋括蒼崑崙蓬萊瀛州方丈滄浪白山八停之屬也五岳及諸名山皆有洞室或三十里二

十里十里岳洞方百里也句曲山秦時名爲句金壇以洞
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漢靈帝時勑郡縣採句曲
之金以充武庫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句曲山
每至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茅君當是日請
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君會于句曲之上好道者
欲求神仙宜先齋戒侯此日登山陳乞也茅君即授以要
道得入洞門
又曰紫微元靈白玉龜臺九靈太真元君即西王母也上
宰總真王君東卿司命茅君之師右英紫微夫人之母也
居崑崙墉臺別治白玉龜山青琳之宮朱紫之房首戴華
勝晉帶虎章蔭蓋杳映羽旌麾庭以漢平帝時來降句曲
華陽宮授司命茅君玉佩金璫經又獎教中小二君至晉
成帝時與金闕聖君同降陽洛隱元臺授魏夫人玉清隱

書四卷又穆天子傳所載諸西王母及降漢武者皆是也
別有傳紀名靈鏡洞玄上經或曰大有妙經即今所存中
元輔卿手執者是未顯于世主訓教天下學真之人
又曰西極總真君者茅司命之師也生於商末服青精䭀
飯九轉丹用曲晨劍解之道治西城山宮年三十著繡衣
芙蓉冠把鈴帶劍一漢元帝時降陽洛山授王清虛上經
三十一卷晉時又降魏夫人於陽洛臺每以三月十二月
亦同來句曲推校學仙別有傳未顯於世神仙傳去降秦
經家者是此君也
又曰清虛王真人總真王君弟子南岳魏夫人師漢元帝
時辭家入華陰山九年太極真人降授二法後入地肺山
終南山一名地肺　又登陽洛山平帝時南極夫人西城王君同降
授上經三十一卷王君共詣玄洲請書真名乃還西城修

行道成於是乘飛飙車遊行天下後登白空山詣紫清太
素三元君受流金火鈴絡落七元八景飛晨神策玉璽
畢又還西城太上遣賜繡羽晨蓋雙珠月明素羽瓊子丹
紱錦旌太素又遣賚成命之書以爲太素清虛真人治王
屋山主領寶經乘虎旆虎輦金蓋玉輪八景飛輿杖九
色節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寢宴太極南岳魏夫人師之撰
傳顯於世
南岳魏夫人內傳曰夫人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
晉司徒文康公魏舒女也少讀老莊春秋三傳五經百
子事常別居一園獨立閑處服餌胡麻父母偪之强適
太保公掾南陽劉幼彥齊昔之志存而不爵後幼彥爲
修武令隨之縣舍閑齋別寢入室百日所期仙靈季冬
月夜半四真人來降于室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青童

君碧海景林真清虛真人王子登於是夫人拜乞長生
度世青童君曰此清虛真人者爾之師也當受業焉景
林真曰爾應爲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封南岳夫人也夫
人謝曰此是婢子有幸賜以性命自陳畢東華小童指
而笑曰丹心苦哉於是清虛真人王君乃命侍女華散
條李明等發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經隱書
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
文高仙羽玄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也王君昔學道
在陽洛山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此三十一卷經行
之成真人今所授者是南極西城之本經也陽洛山
有洞臺是清虛之別宮也王君當授魏夫人經之時起
立北向而誓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太帝太帝使教子
魏華存於是景林真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一名太上

琴心一名大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金書夜誦之王君又
告曰子若不在山中隱身齋戒則大洞真經不可妄讀也
至于虎經龍書八素隱文之屬奇祕玄奧若不齋戒絶世
不可施行子今且可誦黄庭内經步躡七元存五星之神
而已人間行之亦足感通變化欲成際會我有以相迎矣
方諸青童怡然小留四真吟唱乃命北寒玉女宋聨涓彈
九氣之璈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鍾雲林玉女賈屈
庭吹鳳唳之簫飛玄玉女鮮于靈金拊九合玉節王君乃
語夫人曰試諸要訖乃別去夫人守靜日進在世八十三
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王君與東華青童來降時歲在甲
午二真人與夫人藥題曰隱遷白騎川神散石精金光化
形靈丸使稱疾勿行尅期有定俱會陽洛宫言畢二真人
去夫人即服藥因稱腳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到七日其

夜半之後太一玄仙遣飈車來迎駕氣騁御徑入帷寢其
時子苹侍疾衆親滿側莫之覺也夫人遂用劒景之法託
形劒化徐登飈輪徑之陽洛居隱元之臺志栖上元誠感
九天丹心真契登神太素夫人遂北詣上清宫太微天帝
遣九宫太真侍王元晨郎李明期授夫人神鳳之章使封
山召雲中央黄老君遣正一羽晨侯公陽子明授夫人龍
衣虎帶丹青飛裙十絶華幡使川登行上清攝真命仙三
素高元君遣左華九成夫人范定英授夫人流金火鈴九
蓋之軿使彈制万魔飛輪太無太上主晨大道君遣繡衣使
者孟六奇授九色之節雙珠月明神虎之符錦旂虎旍
使任主羣神以威六天太素三元君遣保禁仙都費文堅
右嬪元媚趙約羅授夫人西華玉女三百八景飛輿玄景
九龍使侍衛執巾上詣三清扶桑太帝君遣八玄仙伯柯

仍首五方天帝君簡爾王等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
元君領上真司命使主諸學道死生圖籍攝御之官關校
罪考金闕後聖君命仙伯牙叔平授夫人青瓊之板丹緑
為文位為南岳夫人比秩仙公給曲晨飛蓋以遊九宫使
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為真仙者
令一月再登玉清三登太素四謁玉晨宫賓扶桑之高臺
於是夫人授王母之命且還王屋山小有之中更齋戒三
月九微元君龜山王母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赤松
子桐栢真人王子喬並降小有清虛上宫絳房之中各命
侍女金石發響於是西母排洞起立折箐俯唱曰哀此去
留會劫盡天地傾嘉會絳河内相與樂未央歌畢須臾司
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神靈迎官並至西母等與夫人同
去詣天台霍山臺

登真隱訣曰太微天帝金虎符太上玉真保皇道君以授
於太上太微天帝君
又曰太一有玉璽金真虎符方丈臺昭靈李夫人治方丈
臺第十三朱館中以晉興寧中降楊君或紫錦衣帶神虎
符流金鈴帶青玉色綬有兩侍女年二十許著青綾衣一
侍女名隱暉捧赤玉箱二枚青帶絡玉檢文題檢一曰太
上章一曰太上文自此後數數來降授書作詩
集仙録曰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歴
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石室中得黄帝陰符經本絹素書
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
之名山用傳同好筌竟不曉其義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
老母髽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
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前謂曰此

黄帝陰符經祕文也毋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少
年從何而得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經之所因請問玄義
盡得之戲失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九

道部二十

傳授下

金簡玉字經曰黄帝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
又曰黄累小童受步三經之法也
又曰廣成受東中元童步六官之法也
文始内傳曰太上遣繡衣使者傳命尹喜
玉帝七聖玄紀曰七聖撰上玄之章以付五老上真仙都
左公藏於紫臺玉笈封以啓命之章西龜定錄東華校名
三天正法曰太真靈籙祕在太上靈都之宫付五老上真
仙都左公
四極明科曰帝嚳之時九天真王駕九龍之輿降牧德之
臺授帝此真文也

又曰九授上清寶經皆當備信信以誓心以寶於道無信
而受經謂之越天道無盟而傳經謂之泄天寶
玉清隱書曰有帝簡金書玄玉緑籍可以傳玄羽玉經玄
羽玉經付玄羽玉郎以授上清真人
又曰傳授上皇玉慧玉清之隱書金玄隱玄之羽書經者
皆五老校圖太一式觀
又曰上皇玉帝命太老真人開瓊珠之蕤出玉清隱書玄
羽玉經以傳太微天帝君
二十四生圖曰元始天帝於長桑碧林園中閒帝尊普
告元聖尊神洞玄天文靈寳真玉具也
又曰依舊典府仰之格付度道君女青律文太真玉帝上
宫府仰之格舊經億劫不傳也
又曰帝尊在協晨靈觀登白玉座具宣祕要開闡妙門

太玄經曰老子傳授經戒錄儀注訣曰以奇脚小案置經
絲巾覆上
明真經曰元始尊在香林園中說明真經
太清中經曰道曰慎無賣吾以求寶也慎無傳吾非其人
也慎無閉吾絕吾學也
又曰太真經曰師之傳授選其上有仙相中有仁孝下有
才能篤志者然後授之
太上真經曰太上曰成道歸本混同無初出三界外濟九
天中授生與書授記德人
玄羽經曰元始金爲簡刻玉爲篇授葛玄
金根經曰太上以大洞真經付上相青童君掌錄於東華
青宮使傳後聖應爲真人者此金簡玉札出自太上靈都
之宮刻玉爲札結金爲簡書以朱文編以朱繩之結

太真科曰太上告張陵天師曰內外法契與天地水三官
折石飲丹爲誓也張陵受命爲天師命弟子扶翼爲嗣師
上崇虛之堂登白虛之壇醮奏太一傳授口訣傳命嗣師
承代基業行教天人
真誥曰裴君曰大洞真經讀之者輕舉昔中央黃君隱祕
此經世不知也若知之祕而不傳
又曰紫陽真人受蘇君三一玄丹之道
又曰有北海公涓子受守一玄丹之道
又曰東宮中候真夫人受桐栢真人飛解脫網之道
又曰昔周君學道常山中積年精思忽見老人知是神異
乃叩頭請道老人出素書七篇令誦之周君仙去
又曰趙牧期學道王屋山時出民間聞有卜者在市肆牧
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牧期知神人因拜

乞要訣因出一書與之是胎精中記拜此書入山誦之後
合神丹服而升天
王君內傳曰王子登得太上丈人授以瓊蘊隱書幷雲碧
陽水飛丹法君服之絕見遠物坐在立亡役使羣神
又曰太素三元君遣西華靈妃甄幽籥齋成命之書以雲
瓊爲板紫金刻之以授王君子登後聖
道君列紀曰道君命五老上真開紫蘂玉笈金鎮囊出靈
書紫文上經以付青童君
八素真經曰若精勤皆當書以紫簡刻以瓊文位爲清
左真公
身玄經曰張道陵曰不敢以身傳此教太上曰何得顧難
廢不通法欲當建意無謂不可傳若世有道士得此仙經
授尋首尾知是真要無師可授便得奉行

天戒經曰葛玄告弟子鄭隱云吾昔所授書道太上所貴
今爲師友是以相授吾去世也將有樂道甚心居士來生
吾門者子當以今道業事一通付之法應世世傳授世子
以一通依科傳付弟子住者也若無其人一通封五岳名
山可也
又曰劉翊字子翔潁川人有道德家世子仁惠濟於人遇
師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見神太上嘉子之用
心使我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尒能從我去否翊曰
願從教乃特入桐栢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而
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錄府右理中監
又曰淳于斟字叔通會稽人漢桓帝時爲徐縣令好道術
數服餌胡麻黃精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人授以虹景丹
經修行得道在洞中爲典栢執法郎主試有道者

又曰桃俊錢塘人少爲郡吏漢末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
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授俊服九
精練氣輔星存心之術俊修之道成在東華宮中爲北河
司命
又曰張奉字公先河内人也太傅袁隗常歎其高操後入
剡山遇山圖公子授奉九雲水碧梁鍊桂法在東華宮爲
太極仙侯
又曰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术餌和雲母後入
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栢眞人授以黃水雲
漿法得道在洞中爲明晨侍郎
又曰後漢劉寬字文饒少好道爲司徒太尉年七十三遇
青谷先生降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
及授以爐丹方修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上師主始學

者
又曰劉少翁數入大華山中遇西岳丈人授其仙道
又曰黃景華司空黃瓊女韓衆授以岷山丹服得仙法
又曰趙威伯東郡人少好道師邯鄲張先生晚在中岳受
玉珮金璫經於丘林乃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後受行
捉日月之景又服九靈明鏡華後得道在華陽内爲保命
承主仙籍并記學道者并主弔雨水領五芝金玉章
又曰張玄賓魏武帝時人也遇眞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
道變隱景之道在天柱山
靈寶經曰迦羅山樹下有三天人講元陽經
明眞科曰元始尊在香林園中與衆教化諸法
内音玉字經曰大梵隱語西母以上皇元年七月丙午於
洞室下教以授清虚眞人王君傳於夏禹封文於南浮洞

室石匱故五符經云九天靈書猶封於石匱是也玉訣下
云五老眞人封題玉匱亦其例也孔靈符會稽山南有
宛委山其上石俗呼爲石匱壁立干雲有系梯然後至焉昔
禹治洪水其功未就乃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
知山河髙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
上清經曰元始天帝與南極元君登太空瓊臺五老上眞
仙都公開鬱林之寶雲錦之囊上清變化七十四方解形
之道三元布經以授於元君
道學傳曰王母去此靈光生經聽四千年得傳一人无其
人聽八十年頓傳二人授非其人是爲泄天道可傳而不
授是爲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之是爲輕天老受而不敬
是爲慢天慕世閉經慢四者殃禍之事也同道謂之天親
同心謂之地愛傳授當相親愛共均榮辱

又曰漢武帝自撰西王母所說集爲一卷及所與經圖之
屬盛以黃金之几封以白玉之函安着柏梁臺上
傳名經曰東方上尊凭七寶鳳文之曲几敷說道要宣經
太上黃素經曰凡修受太洞眞經唯一奇文常置經於几
格潔淨處
法輪經曰夫欲授經皆當齎金寶之信詣師請受道貴法
重道非言不行輕傳則爲非寶妄修則爲賤道
衆篇經曰古人非心不仙末世非財不度所以尔者末世
貴財賤道也以黃金万斤仙經一部施于窮山末世乃取
金弃經黃金刻爲身患仙經刻得長生公知如此不能免
貪也非道弘人此之謂也
大有經曰太上寶章傳太帝君太帝君傳天帝君天帝君
傳太微天帝太微天帝傳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傳東海青

受之以金爲盟長九寸廣四寸厚三分刻而書之以封山
川五岳之真精也
三元真一經曰盟誓三官委帛歃血壇割葦大約乃得授付
受者盟者保神以堅心故萬物不能犯天地不能違以素
絲一兩齋百日或五十日或三十日或二十日十日也法
以四十年得傳一
受玄丹玉經曰青布三十二尺朱帛三十二尺明鏡二枚
告誓爲不泄之約
八術神虎隱文曰欲受八術隱文者齎金龍玉魚盟誓帛
受之受大洞真經亦用此
又曰上金十兩以爲神真之信也錦九十尺以誓九天青
繒四十尺以盟其文好道樂真勤心注玄輕物貴道者始
可與言

又曰受三天虎書者齎金虎玉鈴素錦玄羅各四十尺以
爲金真之誓盟于天地不宜之約也
太一洞真玄經曰古者傳經明誓皆歃血斷髮立壇盟天
今自可以金青代髮膚之歃又云違此者失所明
玄母八門經曰琅玕華丹五石玄腴之法皆結盟
真一修撿經曰受太一法二十四年得傳
又曰東海王華妃傳文朔青童君之妹降授張微子服霧
之方
又曰主仙道君卽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等發瓊
笈披綠蘊出上清隱書龍文八素真經二卷授范褒平
太行經曰仁安遠遊山林於寒靈洞穴遇玄和先生授靈
寶黑帝真文
又曰西方有九光靈童以白帝真文授皇妃

又曰央有無生童子於色之國授元君信然靈寶赤帝真
文
三元經曰元始於明霞觀以上真玉檢下授三天玉童
馬明生內傳曰龔仲陽受嵩高小童步紀之法
珠囊曰陸元德與東遷人宋文帝召入內服膺尊異時
太后王氏雅信黃老降母后之尊執門徒之禮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陽人也自太華陽隱居梁高
祖太子從而受道梁簡文邵陵諸王謝覽沈約阮竹虞權
並服膺師事之
又曰劉法先彭城人也爲宋明帝崇靈館主帝先師陸元
德元德卒又師事法先盡北面之禮
又曰薛彪之晉陵人也煙爐神鼎之法无不辯其精窮究
其難易門人有所請益必每示勸怨隨量而退

又曰謝臨字玄映陳郡陽夏人也年十二辭親入高壽山
師朱天賜菜食長齋專務修道朱性嚴厲入室者惟臨
人也隱虞山華居幽寂遠近歸向林谷常滿
又曰庾承仙字崇光穎川陽陵人也幼聰悟傳極群書時
處士劉弘碩學尤明老莊隱于荊州之沙洲承仙師之講
習多所該究家貧無書每事假借一覽便誦
又曰孫遊岳字玄達東陽永康人也宋泰始中陸元德自
廬岳下都闡揚至教遊岳乃出京師問道親侍帷席預入
室之流其宏言奥旨非遊岳不傳
太一記曰裴君精思五年五帝白君登八極城明真靈臺
授揮神九有之術
玉皇譜錄曰元始丈人登玉虛之壇受九天譜錄
葛洪神仙傳曰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澤一人與

青語踈別贈素書一軸但以絜器盛之置高處并教誦
服石腦法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

儀式部一

太常　旂　旌　旆　旗
旐　幡　麾　旄頭　雲罕
黃鉞　豹尾　警蹕

太常

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

周禮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

又曰御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禮記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又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旂

釋名曰交龍為旂旂依倚也通以赤色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

爾雅曰有鈴曰旂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也

詩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

又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

周禮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傳曰臧哀伯諫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又曰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所同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交龍為旂同姓以封

旌

釋名曰折羽為旌旌精也有精光也

爾雅曰注旄首曰旌（載旄於竿頭）
周禮曰析羽爲旌九軍士建旌旌旬亦如之九射共獲旌
歲時共更旌（取舊新）
禮記曰武車綏旌（垂舒之）德車結旌（不舒垂也）
左傳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
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
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
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
我乎又殺之
又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又曰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

詩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史記曰蘇秦說楚合從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
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
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
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旆

釋名曰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也將帥所建象
物雜色也
爾雅曰繼旐曰旆（帛續旐末爲燕尾）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又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章鳥隼之文章也央央鮮明貌）
左傳曰晉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
之拔旆投衡乃出
又曰晉侯伐齊齊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
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
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旒也）壬申復旆
之諸侯畏之

旟

爾雅曰錯革鳥曰旟
釋名曰鳥隼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
矣
周禮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詩曰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旐

釋名曰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
事宜之形兆也
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
周禮曰龜蛇四斿以象營室
詩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
胡不旆旆（旆旆旒垂貌）
又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幡

釋名曰幡幡也其皃幡幡然也
魏志曰閻諫字恭祖少孤以不羈聞年十四猶綴帛爲幡
乘竹馬戲邑中
宋書曰高祖討盧循戰于左里高祖麾之竿折幡沉于水

衆咸懼高祖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之今勝必矣果破賊

麾

蔡邕月令章句曰麾鳥翼以爲旌幢麾也

魏志曰張遼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火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旄頭

史記曰昴星曰旄頭

漢書曰梁丘賀字長翁宣帝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挺刃也劍自然刃拔出也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逆謀反宣子章夜玄服入廟執戟欲爲逆發覺伏誅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置虎賁旄頭

應劭漢官儀曰舊曰羽林郎爲旄頭被髮駈今但用營士

玄中記曰秦始皇時終南公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輙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亟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鬼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漠然無言疾人報秦皇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入水秦王因立旄頭騎

摯虞決疑録要注曰世祖武皇帝因會問侍臣曰旄頭之義何謂耶侍中彭權對曰秦記云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服之衛至尊也中書令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以爲壯士之怒髮踴衝冠義取於此也

徐爰釋疑畧曰乘輿黃麾內羽林班弓箭左單右四者然皮謂之旄頭

魏武表曰不悟陛下復加後命命置旄頭以比東海

雲罕

徐廣車服注曰雲罕罼罕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弋玄鶴弄干鏚載雲罕揜羣雅

張衡東京賦曰雲罕九斿闟戟轇葛

潘岳藉田賦曰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

黃鉞

說文曰鉞大斧也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仗黃鉞

字林曰鉞斧也

書曰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

周書曰武王陳牧野既誓以馳商師大崩商辛自燔于火王斬之以黃鉞懸諸大白

左傳曰楚王將戮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封反曰無或如楚恭王之子圍殺其君之子而自立以盟諸侯

漢書曰王莽使司徒王尋鎮洛陽初發長安宿霸昌廏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任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莽聞乃殺之

吳志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尉賈充河間王顒梁王肜司徒王衍汝南王亮太傅楊駿東海王越義陽王望齊王攸琅琊王伷東平公苟晞皆假黃鉞

晉書曰石勒王弥寇京師以王衍都督征諸軍持節假黃鉞以伐之

齊書曰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

公彥回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
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
崔豹古今注曰今斧黃鉞鐵斧玄鉞三代通用之以斷斬
今以黃鉞為乘輿之飾玄鉞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黃鉞
斷紂頭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
戒漢制諸公建玄鉞以太公助武王斷斬故為諸公之飾
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為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
金也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
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麾之曰予在天
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又曰國有難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
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

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旗鼓君入廟門西面而趨至堂下北
面立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又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魏明帝遣辛毗為軍司宣王
既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怒憤將應以
重兵亮遣間諜視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
立軍不得出亮曰此辛毗也
徐爰釋疑略注曰豹尾黃鉞金鉦舊載馬車晉江左乘馬
執之宋元嘉中復舊典

豹尾

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也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
軍正建之今唯乘輿焉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嘗從在屬車豹尾
中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海西公初即位忘設豹尾亦服妖也
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西海凡庸不可以主社
稷故志其豹尾示不能終
晉書曰王敦謀逆以沈充錢鳳為謀主明帝討之使充鄉
人沈楨往吳興喻充以為司空曰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
可中道改易禎陳成敗苦勸之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妻子
曰男兒不堅豹尾納不還也
齊書曰高昭劉皇后年十七裴方明為子求婚許已定
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
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
嬪于上○武昌記曰樊口南百步有樊山孫權獵于山下依
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對云正得一豹姥曰何不豎其

尾語竟忽然不見因為立廟以其處是山神故名為樊山
大姥
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
已前皆省中

警蹕

周禮曰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蹕止行者
又曰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
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
又曰鄉士掌大賓客率其屬夾道而蹕
史記曰文帝過渭橋有一人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之
廷尉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出見車騎即走爾廷
尉張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
漢書曰梁孝王竇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車

萬騎出稱蹕入言警擬於天子
又曰上官桀與燕王詐上書奏霍光道上稱蹕
續漢書曰建安二十二年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東觀漢記曰姚期次規為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
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曰蹕
大衆披辟後上即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
又曰楊秉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
而止
漢舊儀曰皇帝出殿則傳蹕止人先置索室清宮而後往
晉書曰桓玄至京都警蹕不絕於音玄篡盜入旬而奔敗
宋書曰竟陵王誕在石頭城內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
梁書曰武帝永明末　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范雲亦築
室相依梁武每至其所妻常聞蹕聲又常與梁武同宿顧

暠之舍妻方產雲在外曰武帝有王者相雲起曰王當仰
爵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又曰侯景即位唱警蹕識者以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
也景聞惡之改為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
周生列子曰庖犧班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蓋結駟列道警
蹕其榮不過容膝
蘇子曰夫走卒警蹕列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世俗
之謂富者也
楊雄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一

儀式部二

鹵簿　班劍
棨戟　節

鹵簿

漢官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
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儀公卿不在鹵簿中
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車都尉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
乘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上所
乘曰金根車駕六馬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四馬是
為五時副車俗人號之曰五帝車非也
又曰前驅有九旒雲罕闟戟皮軒鑾旗車皆大夫載鑾旗

者編羽毛列繫幢傍俗人名之曰鷄翹車非也後有金鉦
黃鉞黃門鼓車
又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
又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金鍐趾芝方釳
繁纓重轂副牽黃屋者蓋以黃為裏也左纛者以氂牛尾
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頭上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
五寸上如三華形在馬鬣前方釳者鑣也廣數寸在馬鬣
後有三孔垂翟尾其中繁纓在馬膺前重轂者轂外復有
小轂施轄
晉諸公贊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皆羽葆鼓吹熊渠佽飛
為鹵簿
晉書曰帝自鄴還洛河間王顒將張方遣三千騎奉迎將

渡河橋方又以新乘陽燧車青蓋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
至邙山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和演欲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
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遊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内西行
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
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
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
我不可以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夜與單于圍演
演持白幡詣浚降浚遂斬之
又鄴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着紫綸巾熟
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遊于戲馬觀上安詔書五色
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宋書曰孝武擧義兵沈慶之有功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

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
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厠中
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
是而登三事
又曰宋劉韞字彦文歷湘雍二州刺史令畫工圖鹵簿羽
儀常自披翫以示蔡興宗興宗佯不知指韞所畫形云是
誰韞曰是我也其庸如此
又曰顔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
所受器服不改居宅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
道側
又曰文帝鎭江陵王華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
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
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牛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

之常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
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
齊書曰虞悰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
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内驅逐人被奏
見原
又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故導從
鹵簿皆用羸小
梁書曰朱异起宅東陂窮采功晚麗來下酣飲其中每迫
曛黄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
管籥
又曰呂僧珍爲兗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
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
南史曰王僧孺爲尚書右丞僧孺少孤貧與母鬻紗爲業
母嘗攜之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及是拜日引騶

清道悲感不自勝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
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
爭道而鬬至有死者
隋書曰晉氏鹵簿御史軺車行中道

班劍

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
班劍
晉中興書曰大和元年詔曰會稽王其以爲丞相給羽葆
鼓吹班劍六十人
宋書曰張敬兒加開府儀同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
我車邊猶少班闌物

又曰大明元年制大臣加班劒者不入宮城門泰豫元年
班劒依舊入殿
徐爰奏議曰東宮班劒議者不䖏數案公卿故事給虎賁
二十人持劒安平獻王加青盖九旒前後鼓吹虎賁亦二
十人依准此數東宮班劒當不過二十

棨戟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殖弓弩鼓車功曹引車皆駕駟馬
載戟五騎爲伍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棨
戟迎延請入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使成
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況詐子輿乎
又曰建武元年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
縱兵士暴橫民閒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

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
漢雜事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副令彭別
屯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專賦殺人公卿議皆
以爲固議是公府掾郭躬以爲彭得斬人上曰軍正校尉
一統督將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者謂在部曲也今
彭別將軍事至急勢不得關督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
議者皆屈上從之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棨戟武騎
三百拜軍令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又曰陸遜字伯言少爲孫權帳下右部督授棨戟督會稽
鄱陽丹陽三郡
晉書曰羊祜在軍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
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出今日胤死此門乃開

爾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
宋書曰王曇首領驍騎將軍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
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
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丞傅隆已下曇首曰既無異勑又
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
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糺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唐書曰龍朔中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張延師東夷都護
儉弟也與兄太僕卿大師次兄儉同時三品宅中棨戟齊
列時號三戟張家
又曰徐泗節度李愿奏請換戟有司以官戟五年一換私
家不在易限詔以李晟忠勳之家特許之
又曰吕諲爲相有司送戟至宅諲釋縗服以受之時譏其
失

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孫休加威遠將軍授
以棨戟
荊州先賢傳曰羅獻字令則以泰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
增鼓吹棨戟
崔豹古今注曰殳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僭偽無
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公主以下通
之以前驅
王昶謝棨表曰復假臣棨光榮赫赫非臣怯弱所當荷受

節

説文曰節信也象相合之形
釋名曰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
後漢書注曰節所以爲信以竹爲之長八尺以旄牛尾爲
眊三重

周禮地官下掌節曰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執以行爲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用犀角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謂函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命（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者今使者所擁節也）九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禮記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王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

公羊傳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史記曰袁盎使吳吳王因之盎解節毛懷之遂歸報吳楚已破

漢書曰劉章已殺呂産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持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賀章曰所患獨産今已誅天下定矣

又曰吳王反周丘者下邳人亡命於吳酤酒無行王濞不任周丘乃上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與之周丘得節夜持入下邳至傳舍召令斬之遂召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萬人

又西域傳曰初公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常持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

又曰蘇武使匈奴單于乃徙武北海上武杖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

又曰戾太子誅江充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毛加上以相別

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謂曰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諸葛豐字少季爲司隷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

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宮門自歸奏於是收豐節司隷去節自豐始也

又南越傳曰遣韓千秋入越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函封漢節置塞上好爲慢辭謝罪

又匈奴傳曰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曰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愛之

又曰王莽莽從皇孫功崇公宗被誅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祖姑被殺婢以絶口事發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

不敢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惟如此
荀悅漢紀曰征和二年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任安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
續漢書曰鮑永為更始大將將兵安集河東亦會更始三輔道絕世祖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為不審收繫大伯封節傳含壁中遣人持至長安知更始審亡即發喪出降
東觀漢記曰光武拜岑彭為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
又曰鄧丹為更始諫議大夫更始敗諸將軍來歸上普從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弊布纏裹節合如擔書伏夜行詣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又曰永平中遣鄭衆北使匈奴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凌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

又曰溫序字次房遷護羌校尉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序素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以節撾殺數人宇曰此義士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污地遂伏劍而死
張璠漢記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獻帝春秋曰太傅司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魏書曰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許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
又曰桓範黃初中為洛陽典農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奏不直坐免
吳書曰婁圭字子伯初依劉表後歸曹公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皆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必至誠公善之
晉書曰石苞還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返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
又曰京師危逼王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
又曰何無忌自豫章拒盧循軍敗握節受害
王隱晉書曰段疋磾降石勒常著朝服持晉節勒亦不問

晉中興書曰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王機遂入廣州訥乃持節出機就訥求節訥曰昔蘇武不失節人以為美今寧可以與賊乎義不可得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
又曰王機篡廣州懼王敦來討杜弢在桂林與機結好機勸弢取交州弢至機執節曰節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弢後並為陶侃所殺
晉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司空王導率王敦詔曰以吾征東時節給司空
晉令曰使持節皆烏書之
唐書曰潁王璬為劍南節度大使時玄宗將幸蜀璬君藩卒遽不遑受節或說假大梁由囊發之璬曰但為其王何用假節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天仙童執綵旄之節

俗說曰豁伯弟為何無忌參軍在尋陽與何共獵蕩得何百便任何守請求贖決不聽何大怒罵豁曰蠻子敢爾取節來豁猶㑭然謂何曰朝廷授將軍三千羸兵狗頭節以威蠻獠乃復擬議國士異事何使令百人收豁付獄中兵欲嘯自若經一日遂置恚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二

儀式部三

璽

璽　綬

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我將軍孟卯王使段干木子崇與秦南陽以和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言段干木子以地先秦而求相印）且夫以地事秦譬猶以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王曰是則然矣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

史記曰沛公先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又曰人有告絳侯周勃欲反下捕勃治之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

漢書曰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元后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陽侯王舜諭旨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便奪取其國為人如此者狗不食其餘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以用此亡國不祥璽我為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也太后因涕泣舜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知而兄弟今族滅也

又王莽傳曰梓潼人哀章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其二署曰赤帝

行璽莽至高廟拜授
又曰王閎王莽叔父哀帝世爲中常侍時董賢爲大司馬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恐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闥謂賢曰宫車晏駕國嗣未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綬
後漢書曰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朱祐破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又曰延熹八年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續漢書曰時登等有玉印五枚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其三無文字

續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
魏志曰太祖崩洛陽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賈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君璽綬非君所宜問也
又曰太和元年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追封甄逸謚曰敬侯孫豫襲爵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
魏略曰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白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吳書曰漢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孫堅討董卓頓軍洛南其井每有五色氣從井中出堅使人浚之得漢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蟠五龍龍上一角缺
蜀志曰太傅許靖等上言先主曰前關羽圍于禁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以天子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鄧粲晉紀曰江寧民虞迪墾地得白玉騏璽一鈕以獻文曰長壽萬年
晉書曰義陽王威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又曰冉閔子智以鄴來降安西將軍謝尚使濮陽太守戴施應之進據枋頭會冉智行人劉猗至施乃止使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智智猶豫不許施因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即送當遣單使馳告天子天子聞璽已在吾邊知爾至誠當遣重兵相援智信之乃出璽付融融詣施施使齎璽馳還璽自秦傳漢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末洛京不守璽爲劉聰所得及石勒滅劉氏璽入僞趙冉閔誅石氏又入閔及是四十二年而璽復歸於晉
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府前淮水中得璽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璽亦璧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高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淵海

光三字淵以爲巳瑞大赦
又前趙錄曰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文曰
趙盛
又前凉錄曰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
玉璽鈕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群寮上賀寔曰何恕有
此言乃送之於京師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太
子玉璽各一于勒
又曰苻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
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
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
次膺符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
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
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又曰冉閔殺石祗僭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慕容儁儁使
記室封裕詰之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援云璽在襄國其
言信不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
國此求救之辭耳
又曰冉閔敗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慕容儁欲神其事
業言曆運在巳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
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璽
宋書曰元凶劭既敗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
就取得之
又曰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拜陵
興宗負璽陪乘
齊書曰謝朏爲宋侍郎領祕書監及高帝受禪朏當日在

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陽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
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
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
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
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北史曰后妃傳與琮三人掌琮璽訖器
北齊書曰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
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没於劉聰聰敗
没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
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
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
焉
又曰元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
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
死然爾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
後周書曰宇文氏其先曰普迴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
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
并以爲氏
唐書曰貞元二年神策將温嘉順得白玉印其文曰天子
之寶獻之即傳國八寶之一上幸奉天後失之及是方獲
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
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定三秦秦
王子嬰獻此璽及漢高即位仍佩之因以相傳故號曰傳
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即召持節郎取璽郎
不與光欲奪之郎案劒曰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

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
扶令下殿至漢平帝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
於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
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
在乃斬莽首并璽與王憲憲得無所送又自乘天子車輦
李松入長安斬憲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
高陵更始奉璽赤眉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
宜陽璽還光武孫堅從桂陽入討董卓卓時已焚燒洛邑
從都長安堅軍於城南見井中旦有光軍人莫敢汲堅
乃探得璽初卓作亂掌璽者投于井中故堅得之袁紹有
僭盜意乃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舉以向肘魏武惡
之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趙王倫篡立使義陽
王威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强奪之晉懷帝永嘉五年王弥

入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劉曜後爲石勒所并璽後
屬勒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勒爲冉閔所
滅此璽屬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晉鎮西將軍謝尚
遣督護何融至購賞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
元帝東度歷數帝無璽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又曰雍州璽者晉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
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上蟠螭爲鼻合高四寸六分四
邊龜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鳥篆隱起
巧麗驚絕是慕容所制源其所由未詳厥始也
呂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璽於塗印方則方印圓則圓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閑孫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
人而奪之（王隱諸太袁郎拘堅夫人奪之）
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
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
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問璽
書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爲名乃始避
又曰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
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
所好漢已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
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
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
之璽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裹兩
端尺一板中約署
崔浩漢紀音義曰傳國璽是和氏璧作之
趙書曰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玉璽文學尅昌曜以爲天

錫神璽膺而受之
石虎別傳曰武鄉長城縣民韓强在長城西山巖石間得
玄璽一方四寸厚二寸與璽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虎以爲瑞
燕書曰元璽六年蔣幹遣太子啓事劉猗賚傳國璽詣晉
求救猗負璽行數里天黃霧四塞不得進易取行璽始得
去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州人陳冲得玉璽廣三寸長四
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裏言光當王
王彪之議曰未詳傳國璽造創之始歷代以來揖讓禪位
以玆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
拾遺錄曰武王滅紂樵夫牧豎探鳥巢得赤玉璽文曰水
德方滅火祚方盛文皆大篆故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

又曰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太時無玉工故以金爲印璽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佩金剛靈璽
鄧析書曰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綬

爾雅曰襚綬也（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襚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緼組綬
說文曰緺紫青色綬也
應劭漢官儀云綬者有所受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又云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闊三尺法天地人
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韍珮留其絲襚以爲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襚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同又漢官儀云乘輿綬黃地白羽青絳緑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大貴人諸侯皆同又漢官儀云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赤緑二丈一尺二百六首）諸國貴人相國緑綬三采緑紫白淳緑圭長二丈一尺百四十首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漢官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緺綬（緺紫青色緺音瓜）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八尺一百二十首（又漢官儀綬羽青地花綬長丈八尺）自青綬已上縌（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縌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漢（官儀云墨綬白羽青地絳二采長丈七尺）四百丞尉三百長相二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又漢官儀云黃綬絲八十首長丈七尺）自黑綬以下縌長三尺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麤皆廣六寸

史記曰武帝召東郭先生出拜爲郡都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行雪中履有上無下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之綬也
漢書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盩綬（如淳曰盩音戾綠也晉灼曰盩草也出琅）
（郡邸邸舍）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買臣頓首謝乃微行懷其印綬步歸郡邸邸吏方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共飲酹飽少間守邸微見其綬而引之即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相語掾吏皆云妄誕守邸曰試觀之素輕買臣者入見皆驚走大呼曰實然乃推排庭中拜謁
又曰蕭育字次君與朱博友善人稱曰蕭朱結綬
又曰南越反楊僕拜樓船將軍東越反上復欲使爲將僕甚伐前勞勒責之曰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偽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是三過也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共臥起賞爲奉車都尉建附馬都尉及賞嗣侯佩侯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曰賞自嗣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高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
又曰莽上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

漢名臣奏云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承宏受詔乘輿綬五
采何多黃也可更用赤綠爲地
東觀漢記曰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
子年五歲以上皆令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
道欲急帶之也
又曰李忠仲都發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
佩綬以賜忠
又曰弟五倫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史除
倫爲淮陽王醫工長時董除者多綬蓋但假印倫請於王
王賜之綬
又曰馬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絶
席詔封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心勞省腸以襄城羌亭千
二百五十户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掠得羌侯君長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
入簿貴人相國綠綬三綵綠紫白純綠圭公侯將軍紫綬
二彩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彩
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彩青紺純青圭四百
三百二百石黃綬純黃一彩百石青紺綬一彩宛轉繆織
魏志曰太祖與呂布書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
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藉心
又曰丁謐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
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送獄奪官後太祖嘲斐曰文侯印
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晉輿服志曰諸假印
綬而官不給鞶囊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
綬也
晉書曰衛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履上殿入朝不趍

晉令曰皇太子及妃諸王纁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青朱綬
梁書曰張纘爲尚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
着綬時並施行
博物志曰光武戳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議更用青羽
又曰太僕朱浮言詔書曰百官皆帶王莽時綬文不齊因
前來安故綬二李涉等六家所織綬不能具丙丁文能如
組狀募能爲丙丁文讙圖畫一綬丙丁制度賜縑五十疋
今王莽時六安都尉留應募能爲丙丁文讙処武庫給食
留書夜思念諷誦狂癡三十日病愈今文以成請賜縑五
十疋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上設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
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五色文綬
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緺綬金印五色也

蔡邕雜章曰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群
臣莫得而齊
新序曰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
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爲
不可願陛下收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馮緄字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
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季山孫字寄方得其先
人秘要緄請使卜去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
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也居無幾拜
遼東太守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
選登亞將奮爐虎之勢
又曰秦昭王遣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闢田萬頃
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欲爲水災冰曰以女與神因責

之良久有蒼牛鬪於岸上有間氷還謂官屬曰鬪太極可相助也若欲知向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向者神遂絶。管氏易林曰遭虎咋紫綬衣服皆迕之象新

五行書曰懸虎鼻門上子孫帶綬

張衡集曰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篇傳世用之時得吏治筒平子爲主簿作銘

陸機弔魏武曰今爲著作郎遊祕閣見魏武遺令云吾衣裘可爲一藏歷官所著者綬內藏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三

儀式部四

印

許愼説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劉熙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印乎

又曰犀首（司馬彪曰魏官名也如今虎牙將軍也）姓公孫名衍張儀卒後犀首入相秦佩五國相印爲從約長

又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滅六國之後無立錐之地聞陛下德義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莫若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張良從外謁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事令趣銷印

又曰酈寄與典客劉揭説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行令軍中

又曰欒大言方伎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又封大樂通侯天子刻玉印曰大通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

漢書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書蟲書（曰繆篆謂古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項氏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目攢項）（翎性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翻人韓信傳作刓兩通）
又曰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厠客有說耳天子不取返受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遂收其兵由此大有隙
又曰夏侯嬰從捕虜降卒得印一匱
又趙堯傳曰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爲御史大夫
又曰嚴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損一戟而威德並行如使越人蒙死徼倖以逆執事之顏行（如淳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又曰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
又曰王莽篡位遣謁者即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又曰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等六人多齎金帛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印故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命令上故印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率受著新綬不能視印飲食至夜廼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嚮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廼有漢言章今即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奉馬牛隨將率入謝
又曰王莽篡位莽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祉福也冠存已敝得）（夏處南山藏冰宗世謂稱永陰）二曰肅聖寶繼（莽自謂舜後故繼之也）三曰德封昌圖（宗自謂以德見封當昌圖籍也）後事發覺宗自殺
東觀漢記曰更始立以上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

又曰馬援上書曰印書成臯令印而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正一縣長吏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又段熲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三十一錫印一枚皆薄入
後漢書曰寇恂初爲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信（隳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

將復何以號令屯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
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秪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
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至恂
進印綬帶於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又曰獻帝還許徐璆以廷尉徵當詣京道爲袁術所劫術死
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
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
節況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
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又曰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
寧王功曹閻諫以爲必爲禍先魯從而止
魏志曰袁紹欲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

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笑而惡焉
又曰楊奉以天子都安邑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
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
又曰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
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
而墜于廁
又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
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合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
也
又曰咸熙元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璧
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
相國府
吳志曰劉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

輒令陸遜報語并刻權印以置其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
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以封行之
晉書曰孔愉封餘不亭侯愉曾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
者買而放之溪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左顧三
改如初印工告愉愉悟乃佩焉
又曰趙王倫借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冶鑄不
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
宋書曰孔琳之爲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
責衆官獻便宜琳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
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
襲封之印弈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
職獨用一印至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
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

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
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
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
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
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
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
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齊書曰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爲聖王弘乘佛
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巴王印當王蜀後敗
梁書曰何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
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
青囊舊事糾彈印綬在前故也
又曰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

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後魏書曰祖瑩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
玉印勑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
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
時人稱爲博物
又曰高祖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馬印
又曰高祖承明元年上谷郡人獻玉印有蛟龍之文
唐書曰朱泚遣其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
武備泚召段秀實與謀秀實詐從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
欲追韓旻兵迴竊泚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
牒旻莫辨其印遽而迴
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正所以虎紐者陽類虎獸之長
取其威猛以執伏群下龜者陰物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
成而退也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五分王公侯金
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銅
漢舊儀曰諸侯王黄金橐駝鈕文曰璽列侯黄金龜鈕文
曰之印丞相大將軍黄金印龜鈕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
奴單于黄金印橐駝鈕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銀印龜鈕文
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皆銅印鼻鈕文曰印章二百石
以上皆爲通官印
續漢禮儀志曰印璽押金鏤大貴人長公主銅鏤
江表傳曰吳歷陵縣有名山臨水高百丈其上三十丈有
七穿相傳謂之石印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陵長表言石印文
發孫皓大喜遣使祭歷陵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詐以朱
書曰楚九州都揚 作天子還以印文啓皓皓曰太平
之主非孫復誰以印綬拜三郎爲王

又曰諸葛恪被誅弟融刮金龜印服之而死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黄神越章印其闊四寸其字百
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崔豹古今注曰奏劾者綈爲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
奏劾者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
郭子曰大將軍王敦起事丞相導兄弟詣門謝甚有憂色
尚書周顗始入丞相呼顗曰伯仁以百口賴卿顗直過不
應旣入苦相申救甚至旣釋顗大悦飲酒致醉而出導等
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
一金印如斗大繫肘也
列仙傳曰方回者堯時人至夏啓末爲官士爲人所劫閉
之宮中從求道因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户時人言
得方回一丸泥門户不可開
拾遺録曰禹治水黄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
河精之使者龜頷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
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之人
聚土爲界乃遺象也
又曰王溥卽王吉之後世傭書於洛美形皃又多文辭來
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寳
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其爲善
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
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庾錢輸官得中壘校尉
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
也善積降福明神之報也
博物志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
近地令人擿之墮地爲圓石顥令推破得一金印文曰忠

孝侯印顯上之藏之秘府後議郎汝南樊行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述異記曰張軌字士彥爲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而涼土獨全在職十三年傳國三世八主一十六載

風土記曰豫章新淦縣令刻印而誤作塗

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術占吉凶十可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又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

相印經曰印有八角十二芒印欲得周正上穩下平光明潔清如此皆吉

夢書曰印鈎爲人子所保也夢見印鈎人得子含吞印鈎懷姙婦也失印子傷墮

傳玄印銘曰惟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万國取象晷儀是銘是刻文明愼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玄黑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四

服章部一

總叙冠

金澤文庫

說文曰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

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綵成爲五綏

又曰術氏冠有五彩衣青玄裳前貝其制差池四重趙氏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也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冠者帣也所以帣持髮也人懷五德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

三禮圖曰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冠布齋則緇之今武

冠則其遺象也太古未有絲縷始麻布耳

又曰建華冠祠天地五郊八佾舞人服之以鐵爲柱卷貫雜大珠九枚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譏時人之喪冠縮縫古冠耳

又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齋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三代改制齊冠不用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冠益尊而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音牟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音詡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所不易於先代

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以息

民服象季秋
草木黃落

又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言齋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齋祭異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凡垂緌五寸非玄冠縞）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所放不齒者）居冠屬武（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

又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又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志其或士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用諸侯謙闕之服）

又曰鄭子華之弟子臧奔宋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爲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人執而問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又曰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緇撮緇布冠也）

穀梁傳哀公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甯曰不如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史記曰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閎孺皆佞貴倖與上卧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比閎籍之屬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敬禮如此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所謂劉氏冠也後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也應劭注曰竹皮今之鵲尾冠是也

又曰沛公畧地陳留麾下騎士酈食其里中子也食其見之曰沛公吾所欲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

又曰杜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業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廼爲小冠廣裁一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業爲大冠杜子夏

又曰蓋寬饒初拜衛司馬冠大冠帶長劍躬按行士卒之室

又曰江充召見衣紗縠襌衣冠蟬纚步搖冠上見之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陽與貢禹爲友陽爲益州刺史禹聞之彈其冠以待陽薦陽薦禹於成帝召爲大夫

東觀漢記曰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門而去

又曰段熲滅羌詔賜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入蜀述見之甚喜冠之交內之冠立舊友之位
後漢書曰劉虞為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
續漢書曰梁冀改輿服別制卑幘狹冠
晉書曰劉暾字長升轉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廆曾祖父慕容跋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

搖其後音訛而為慕容遂以慕容為氏
又曰慕容儁下書曰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略同中世已來亦先常體今特制進平上冠悉賜廷尉已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願裏屈竹錦縵作公字以代梁簸旋之金璫令僕尚書置璫而已秘監令別施珠璫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
齊書曰武帝幸劉悛第帝著鹿皮冠劉悛設兔毛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梁書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
又曰張欣泰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好交結多是名素正直輒着鹿皮冠披素琴有以啓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又曰婆利國以瓔珞繞身頭着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
後魏書曰崔林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常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郡尚書崔逞制覽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以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息武事此冠頗採古樣兼類幞頭乃宜常服可與袴褶通用
又曰肅宗時司天韓穎奏五官正其官配五方臣請冠上加一星衣從方色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言簡易常服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

不遑而冠是問是以緩對
又曰大夫請罪用白冠犛纓
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其象在後反居首者武之至而不用者矣
春秋合誠圖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
戰國策曰王外謂齊宣王曰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外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
桓子新論曰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

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

又曰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以示勇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

莊子曰宋鈃尹文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又曰盜跖責孔子曰爾詐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已下練冠練纓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縫衣博袍以治其國

孟子曰陳相道許子之行言於孟子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者之恥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

淮南子曰莊王誅史里孫叔敖制冠澣衣（史里佞臣也殺人死自知當見用故作冠澣衣）

又曰楚莊王好觟（胡瓦切）冠楚國効之也（許愼注曰今力士冠）

又曰冠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弗能鄣暴不能蔽然而戴[illegible]者其所自託者然

又曰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

瑣語曰范獻子卜獵命人占之其繇也曰君子得鼉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坐王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乎

古今注曰曹參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西王母戴太真晨嬰之冠

神仙服食經曰漢武帝閑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嵬

又曰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

又曰握申椒與杜若冠浮雲之峩峩

摯虞遊思賦曰戴朗月之高冠綴大珠之明璫

傅玄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帶虹蜺以爲紳連日月以爲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

張衡七辯曰微霧之冠飛翮之纓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四

服章部二

通天冠　進賢冠　遠遊冠　章甫冠
牟追冠　收　冔况甫切　委貌冠
高山冠　法冠　武弁　鵔鸃冠
却敵冠　却非冠　巧士冠　方山冠
長冠　樊噲冠

通天冠

三禮圖曰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服

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平冕郡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

徐爰釋問曰通天冠金博山蟬謂之金顔

進賢冠

三禮圖曰進賢冠前高七寸長八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之服

董巴漢輿服志曰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已下至博士兩梁千石已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

蔡邕獨斷曰進賢冠文官服之漢制尚書兩梁禮無文

徐廣輿服志雜注曰天子雜服介幘五梁進賢冠太子諸王三梁進賢冠

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勿學侯景叛也

遠遊冠

三禮圖曰遠遊冠諸王所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雜服遠遊冠太子及諸王遠遊冠制似通天也天子五梁太子三梁

董巴漢輿服志曰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無山

張鏡宋東宮儀記曰皇太子遠遊冠翠緌

魏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脱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着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淮南子曰楚莊王通梁組纓高誘曰通梁遠遊冠

羅浮山記曰王方平着遠遊冠五色綬

章甫

釋名曰章甫殷冠名甫大夫也殷以之表章大夫也

白虎通曰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爲章甫

儀禮士冠禮曰章甫殷道也鄭玄曰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行道也

禮記儒行曰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論語先進曰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莊子曰宋人有資章甫而適於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孔叢子曰先君相魯三月政化既行頌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列仙傳曰稷丘君泰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君乃冠章甫擁琴而見之

牟追

釋名曰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也

周禮春官曰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鄭司農云追冠名也禮曰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副者婦人之首服衡維持冠者

儀禮士冠禮曰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白虎通曰夏正十三月其飾最大故為無追無追者言其追大也制冠法天天色玄不失其質夏之冠色純玄

收

釋名曰收夏后氏冠名也言收斂髮也

白虎通曰夏收而祭謂之收者十三月陽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

禮王制曰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又郊特牲曰周弁殷冔夏收

五經通義曰王冠夏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寸前起

史記曰堯黃衣純冠

冔

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

白虎通曰殷冔而祭謂之冔者十二月施氣受化冔張而後得牙

禮王制曰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

委貌冠

釋名曰委貌其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

儀禮士冠禮曰委貌周道鄭玄曰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也

三禮圖曰玄冠一曰委貌今之進賢則其遺象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世轉以巧意改易其名耳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而入孔晁曰玄端之衣委貌之冠也

白虎通曰委貌者何周朝廷理正事行道德之冠名所謂委貌者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始萌冠飾最小故為委貌言委曲有貌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委貌冠以皂繒為之大射辟雍公卿諸侯大夫冠委貌續漢輿服志同○神異經曰西荒有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誦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貌冠女碧衣戴勝皆無縫

高山冠

三禮圖曰高山冠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謁者服之

續漢輿服志曰安帝立太子太子謁高廟洗馬冠高山冠侍御史奏謂不宜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洗馬職如謁者服其服先帝之舊也奏可謁者古一名洗馬

董巴漢輿服志曰高山冠一曰側注如通天謁者僕射所服

太傅南郡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遠遊乃毀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

會稽先賢像讚曰綦毋文後為交阯刺史詔賜高山冠

法冠

三禮圖曰法冠一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縱裹鐵柱卷秦制法官服之禮不記

蔡邕獨斷曰法冠秦制執法者服之天子冠通天漢制之侍中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傅胡公說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又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簡略彝常也言棄彝常服犯先王之令國其士乎賈逵曰南冠楚冠也

漢書曰張敞弟武為梁相敞遣吏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以吏冠柱後惠文冠如淳曰惠蟬也冠細附蟬貂今御史冠也

又曰昌邑王賀短衣大袴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趙惠文所服故號惠文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耳

唐書曰侍御史朱放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後御史張著服之以彈京兆尹嚴郢

武弁

三禮圖曰武弁大冠也士服之或曰千歲涸澤之神名慶忌冠大冠乘小車馬好疾馳齊人服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蔡邕獨斷曰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

魏志曰陳思王植上疏曰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乃臣之至願也

徐爰宋志曰武弁世謂籠冠也

鶡冠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冠插鶡尾鶡鷙鳥中之果勁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

董巴漢輿服志曰武冠加雙鶡尾為鶡冠羽林虎賁冠之鶡雞勇鬪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用之

劉向七畧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冠子

却敵冠

三禮圖曰却敵冠前廣四寸後三寸衛士服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却敵冠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却非冠

三禮圖曰却非冠宮殿門僕射服高五寸禮不記

董巴漢輿服志曰却非冠似長冠

又司馬彪續漢書云插以鷩尾

巧士冠

三禮圖曰巧士冠前高五寸後相通掃除從官服之禮不記

董巴漢輿服志曰巧士冠高七寸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

方山冠

三禮圖曰五彩方山冠各以其綵縠為之祠廟天子八佾樂五行舞人所服

董巴輿服志曰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彩縠為之

漢書五行志曰昌邑王賀為王時冠方山冠

長冠

三禮圖曰長冠竹裏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

蔡邕獨斷曰小史祠宗廟則長冠

樊噲冠

周遷輿服雜事曰樊噲冠楚漢會於鴻門項羽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苞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

董巴漢輿服志曰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衛士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六

服章部三

冕 纓 弁

冕

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邃延垂旒紞纊昔者黃帝初作冕

釋名曰祭服曰冕冕猶俛俛平直皃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反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

又曰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也

世本曰黃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為旃冕冠之有旒應劭云周垂旒也）

又三禮圖曰黃帝戴黃冕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紐（冕延之覆也紐小鼻所貫）五采繅十有二就（繅合五色絲為之垂之延之前後各十有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

又曰司服掌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六服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射享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五祀則玄冕

禮曰有虞氏皇而祭周人冕而祭（皇冕屬畫羽飾之）

又曰諸侯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

又曰王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曰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陰陽夫婦）

又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
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又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鄭玄
曰端玄衣
又曰君子端冕則有敬色
大戴禮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揜聽
也
書曰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鄭玄曰三十升布冠也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即位蟻裳玄色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左傳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晉侯請于王以冠冕命士會將
中軍且爲太傅
又曰公還及方城季武子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公與
公冶冕服以冕服賞之固讓而後受公冶疾聚其臣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冶季氏賞而其使非以我有德
又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木土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論語曰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黼冕
又曰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而入大宰以王命命之
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如何子
曰國無道隱者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五經通義曰冕制奈何禮器曰冕冠長六寸廣八寸貟前
冕縮布在上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
異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
應劭漢官儀曰周冕與古冕略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
真白珠各十二
蔡邕獨斷曰漢明帝採尚書皐繇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
皆廣七寸長尺二寸係白珠于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
九旒卿七旒
又曰祀天地明堂平冕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冕旒如繁露何也答曰綴而下
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
摯虞決疑要注曰秦除六冕之制明帝漢明帝也永平中使諸
儒案古文始復造袞冕
符子曰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冕危石觀君之履

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也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邪貿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
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勑去幨露冕使百姓
見此衣服以彰其德
何法盛晉中興曰初中興儀服不備又冕旒飾以翡翠珊
瑚雜珠顧和奏舊冕十二旒皆用玉今不能得玉可用白
璇珠於是始下太常治改
王智深宋記曰明帝詔曰朕以大冕郊祀天宗祀明堂以
法冕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以絺冕小會宴饗餞送諸
侯臨軒命王公以繡冕征伐不賓講武校獵
隋書曰六等之冕皆有黈纊黃綿爲之其大如橘自皇太
子以下並犀導青纓
纓

說文曰纓冠系也綾系冠纓也
釋名曰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
禮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又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傳曰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
漢書曰冠高山之冠飛羽之纓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上書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使越越王舉國內屬
又曰江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冠襌纚步搖冠飛翮之纓（[illegible]）
晉書曰石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官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季龍聞之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後鑒還鄴收松下廷尉
後魏書曰李彪嘗使齊着大頭纓纓裾至膂齊張融笑之曰北國士大夫帽裙亦有等級不彪曰上士至膂中士至頸下士之徒蓋髮而已
山海經曰拘纓之國一手把纓
管子曰桓公親迎管仲詘纓揷衽
孟子曰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illegible]）
莊子曰昔趙惠文王喜劍太子悝患之募左右孰能說王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與使者俱往太子曰吾王所見唯劍士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爲劍服
又曰原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斂衿而肘見（言貧也）
淮南子曰聖人見鳥獸鬚胡之制作緌纓之首飾
韓子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作長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去其冠纓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纓
後漢崔駰達指曰有事則褰裳濡足無事則揷纓整衿
魏徐幹齊都賦曰纖纊細纓輕配蟬翼自尊及卑須我元服
晉陸機詩曰冠冕無醜士長纓皆儒民
晉成公綏七唱曰瓊弁曜首王纓照目
宋謝靈運七濟曰翠綾婧眉朱裳妍形
劉梁七舉曰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弁

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
系本曰魯昭公作弁（宋均曰作弁也）
五經通義曰皮弁冠前後玉飾
白虎通曰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持髮也上古先賢服鹿皮取其文章也故

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績爵弁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也
三禮圖曰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韋弁士及諸侯兵服也
三禮冠弁圖曰皮弁以鹿皮淺毛黄白色者爲之高尺二寸春二月習大射冠之行事
輿服志曰皮弁與委貌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似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上音牟下音堆）殷之章甫者也行大射禮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執事者冠皮弁衣都麻衣
董巴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一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況羽切）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

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毛萇曰騏其文也弁皮弁也）
又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弁皮弁所以會髮也）
又曰有頍（丘弭切）者弁實維伊何
又曰側弁義義屢舞傞傞
禮曰三王共皮弁素服
又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又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桑于公桑
左傳曰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予予賜汝孟諸之麋
又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周禮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曰以韎韋爲弁也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眡朝則皮弁服（鄭玄曰視朝視內外之事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也）凡甸冠弁服（鄭玄曰甸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凡凶事服弁服（弁服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
又曰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璂結也皮弁之縫中貫結五采玉以爲飾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
儀禮曰士冠服爵弁服（鄭玄曰此與君祭之服同也）
穀梁曰弁冠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家語曰諸侯皮弁以告朔于太廟卒朔然後服之以視朝

漢書曰韓延壽爲潁川太守令文學校官諸生弁執俎豆
又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
魏志曰帝以楊彪故漢太尉使着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隋書曰新羅嘗遣使朝貢李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
又曰何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宮婢數十盡著皂褠頭著神弁如今之禮先冠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七

服章部四

幘　帽　巾　接䍠　障日

幘　賾

釋名曰幘賾也下齊眉賾然也

楊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髻

趙魏之間通語也

應劭漢官儀曰幘古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廟則黑介幘

漢書曰武帝從館陶公主飲董偃綠幘傅韝伏殿下乃贊

曰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

後漢書曰劉盆子探得符後弃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

絳單衣半頭赤幘（幘者巾所以覆髻也漢書曰童子幘无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中興幘之制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與諸李市弓弩絳衣赤幘

又曰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外類儻蕩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閨內必

幘然後見

又曰馬援初見帝令中黃門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

幘坐援曰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姦臣而簡易若是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字敬祖為楊州刺史黑幘毀壞不復

改易以水澡墨傳而用之（許慎說文曰澡洗也）

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劭知人入幘肆拔樊子昭

袁曄漢獻帝春秋曰孫堅屯梁東為董卓所攻衆少而不

敵與其驍騎潰圍得出常著赤罽幘卓騎追堅堅脫罽幘

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堅從間道得去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

幘加襲令妻還貞絜不黷如此

晉書曰庾敳字子嵩性儉家富劉輿說東海王越令就換

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頹然已

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

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

又曰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

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

宋書曰檀道濟數拒魏有功及誅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

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齊書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朐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

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

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投

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謝舉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

立園廣宴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雖貴賓莫敢

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

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

北齊書曰平秦王歸彥頟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

使以馬鞭擊其頟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後歸

彥竟反云

漢官儀曰謁者著緗幘大冠

司馬彪續漢書曰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厭幘

狹冠也

衛宏漢舊儀曰凡齋紺幘耕青幘

周遷輿服雜事曰漢桓帝延熹中梁冀誅後京師作幘皆
顏短耳長短上長下以爲服袂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加其武將首飾爲絳
柏以表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
却覆之今喪幘是也至孝文乃高顏續爲之耳崇其巾爲
屋貴賤皆服之
蔡邕獨斷曰漢元　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
群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
幘施屋
傅暢晉公卿禮秩曰中書監令着介幘
晉氏要事曰哀帝隆和元年大學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
應讀令不應着緗幘改爲素
英雄記曰公孫瓚字伯珪上計吏郡太守劉基以事公車

徵伯珪簪衣平幘御車洛陽身執徒養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衣冠有空頂幘一○摯虞決疑曰
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侍臣皆赤幘帶劍
干寶搜神記曰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此喪徵也初横
縫其前名之曰顏晉永嘉初乃去其縫名無顏幘其後二
年四海分崩下人悲歎無顏以生也
廣志曰交阯蒼梧俗以翡翠爲幘
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赤幘由是言之知不著冠之所
服也
裴啓語林曰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詔覓人以衣幘迎
之涉水過衣幘悉濕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爲無
不廢理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
劉楨答魏文帝書曰南垓之金登窈窕之首貂蟬之尾綴

侍臣之幘
魏武遺令曰吾有頭病自先着帽幘持大服如存時勿遺
陸雲與兄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有一介幘如吳幘

帽

釋名曰帽冒也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拜城門校尉嘗見明帝着帽披綾
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
服不以見阜
又曰管寧在家恒着皁帽布裙隨時單複
魚豢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韋昭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典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
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錫御織成帽
又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翠帽以遺遜

晉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嫗悅
其貌爭遺新帽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季龍將獵韜冠金縷之帽
又陸翽鄴中記云季龍獵着金縷織成合歡帽
宋書曰沈慶之隨宗慤等伐丏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
山群蠻皆稱頹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
蒼頭公
又曰元凶劭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
劭側上不悅
又曰何尚之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
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
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群

小文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曰鵲巢
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反巢二曰兎度坑天意言
天下將有逐兎之事也三曰反縛黄離嘍黄口小鳥也反
縛之應也四曰鳳凰度三橋鳳凰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
也
又曰永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棄之製又爲破後帽世祖
崩後建謀廢立誅滅諸王
又曰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爲前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
藏諸御高宗即位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
欷流涕
又曰[illegible]同宗代
帝書勑
又曰豫章王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
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因極宴盡歡
梁書曰到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
是密敬事焉
又曰初賀革之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
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
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御其行乎
又曰沙門寶誌忽重着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
帝崩文惠太子預章文獻王相繼薨
又曰鄧至國其俗呼帽曰災何
又曰倭國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
胡公頭
又曰庾弘遠字士操清貫有志書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
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結纓

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魏攻壽春崇祖着白紗帽肩輿
上城決水破之
後魏書曰辛紹先有至孝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
沐髮遂落盡故常垂裙皀帽
又曰高昂轉司徒公好着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北齊書曰齊制宮内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乎秦
王歸彥紗帽以寵之
後周書曰獨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
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隋書曰後周之時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
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
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
唐書曰代宗時禁民皀衫壓耳帽以異官健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
今月嘉辰貴姊懋膺大冊上遺金花紫綸帽以陳蹐躍
孟嘉別傳曰嘉爲桓温參軍九月九日温遊龍山參僚悉
集時佐吏並戎服有風吹嘉帽墮初不覺良久如廁温命
還之授孫盛紙筆嘲之置嘉坐處嘉還見之請筆即答四
坐嗟歎
幽明録曰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
江州向王當行陽爲王刷頭髻荷葉以爲帽與王着當時
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坐驚駭王不知
魏文帝與劉曄書曰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貢白綸帽一頭以示微意○劉謐之下
野賦曰頭戴鹿心帽足着狗皮靴面傅黄灰滓鬚插燕菁

花男女四五人皆如燒蝦蟆
東晳近遊賦曰帽引四角之縫裹有叅條之殺
又曰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巾

釋名曰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四教也
方言曰兩複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巾或謂覆髮巾也
續漢書曰鉅鹿張角自稱天師弟子數十萬人始起兵皆著黃巾以相識別故世謂黃巾賊
後漢書曰光武徵鮑永永疑不至及更始亡乃發去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又曰何進袁隗欲特表陳寔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飭巾待終而已
又曰曹操既猜嫌忌孔融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云位為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宮掖
魏志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拒之堅壁不與戰亮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又曰華歆為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
蜀書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
鄧粲晉書曰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巾
又曰謝万字万石簡文辟為從事中郎著白綸巾鶴氅裘版而前帝與談移日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著之
梁書曰武帝賜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
又曰賀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又曰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
又曰王僧孺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巾以自業
後周書曰宣政元年初服常冠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唐書曰張易之同休嘗請公王大臣宴於司禮寺因謂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忻然剪紙自帖其巾反紫袍遂作之
陸翽鄴中記曰皇后出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月皆着紫綸巾孰錦袴褶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故其巾一角墊而折二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張華博物志曰魏文帝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羊祜與從弟護軍書曰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還歸鄉里

接䍦

郭璞注爾雅曰白鷺鷥頭上有長翰毛江東取爲接䍦
世説曰山簡爲荆州時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
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
接䍦舉手謝葛强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强是其愛
將并州人也

郭日

晉八王故事曰初趙王倫將篡位洛下童謡曰屠蘇郭日
覆兩耳當有瞎兒作天子于時商農通著大裁障日倫眚
眇目也

孫楚謝賜郭日牋曰大恩賜郭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
綰賜六劒亦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八

服章部五

貂蟬　簪導　白筆　恰

帽　幓頭 䋷𦜕𢄼附

貂蟬

徐廣車服雜注曰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紫蔚温潤
而光彩不彰灼

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
貂蟬愚謂北土寒凉本以貂皮煖附施於冠因遂變而成
飾也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堅剛不朽蟬居高食
潔貂内勁悍而外温潤貂蟬不見傳記者因物論義予
覽戰國策乃知昔趙武靈王胡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趙得
其冠以賜侍中高祖滅秦亦復如之　末侍中皇權叅乘問
貂璫何法不知其説復問地震云不爲災還宫左遷議郎

又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世祖以來
專用宦者右貂金璫

漢書曰燕　王旦郎中侍從者貂羽黄金附蟬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皆青紫貂蟬充盈幄内

又曰王莽篡位更漢　黒貂爲黄貂又改漢正朔臘日太
后命其官屬黒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
食肉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
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故時諺曰貂不
足狗尾續

又曰劉聰破洛城將懷帝還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破洛羣王十二束手軍門貂蟬羽葆以充王府

又曰阮孚字遥集爲安東府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既嗜酒常以金貂換酒爲所司所彈帝宥之

蕭子顯齊書曰侍中世爲親近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宋文帝元嘉中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爲侍中情任親密景仁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披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又曰王儉以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明文

又曰張敬兒被收敬兒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

又曰武陵昭王曄武帝即位歷中書祠部尚書丞現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座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順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悦

又曰何戢爲侍中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既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又曰江淹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賤耶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又曰周盤龍爲東平太守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梁書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後果如其言

又曰王規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悦是舉也

又曰陸雲　善弈棊常夜侍坐武帝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後魏書曰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任城王澄　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貂於䰄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妓妾之服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

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婦女美色萬餘選爲女侍中著貂璫直皇后

劉楨荅魏文帝牋曰貂貚之尾挂侍臣之幘

潘岳興賦曰登春臺之熙熙珥金貂之頍頍

成公綏七唱曰金鐺煌煌貂珥蕤蕤也

孫楚會王侍中座上詩曰顯允君子時惟英艾邵玄貂左移華蟬增耀

簪導

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導擽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或曰擽鬢以事名之也

服虔通俗文曰幘導曰簪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也
又曰李斯上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漢書曰上從館陶公主飲上曰願謁主人公主乃下殿去
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隨主前伏殿下
又劉向列女傳曰周宣姜后齊女也宣王常晏起姜后脫
簪珥待罪於永巷也
又佞幸傳曰景帝沒入鄧通家財一簪不得著身
燕書曰高祖慕容廆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人鑒致甄撫
御諸部高祖童兒往見華甚異之謂高祖曰君後為命世
之器匡難濟時者也脫所著幘簪以遺高祖結慇懃而別
梁書曰羊侃家妓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卷六百八十八　四

後魏書曰胡太后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
發中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入朝服紺上皂下簪以瑇瑁
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
白珠垂黃金鑷左右各一橫簪之以安幗結諸簪珥
又曰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
魚須長尺為簪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通犀簪群臣曰貢有常典
魏所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
寧可復與言禮皆備以付使
韓詩外傳曰孔子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央澤而哭夫子怪
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蓍薪而亡簪是以哀孔
子曰刈蓍而亡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悲者

不忘故也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為偷者往見子發
子發禮之無幾何齊伐楚子發將師當之兵三卻齊師逾
強於是善偷則夜出取幘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歸之
齊師大駭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還師而去之故
伎無細能無薄在人君用之也
鹽鐵論曰禹理水過門不入當此之時墮簪不顧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王蟜遊
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嬉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蟜腹為戲
弄今蟜腹有金穿痕安知非此耶
神仙傳曰左慈能分盃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盃
即斷其間相去數寸
幽明錄曰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簪吏過宮亭湖廬山君廟

卷六百八十八　五

請福下教求簪吏叩頭曰簪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入
石頭當相還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腹
得之
吳均續齊諧記曰東海蔣潜嘗至不其縣於林野中見一死
人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乃起去潜乃
往看之見有犀導乃拔取衆烏爭集無復敺者
夢書曰簪者為身簪者己之尊也夢著好簪身歡喜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駁犀玳瑁簪絳
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諸葛恪集詔答恪曰
今送一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班固與弟超書令遺仲叔瑇瑁黑犀簪
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宮中爭効之
玉價倍貴

漢鐃歌有所思曲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以爲問遺雙
珠玳瑁簪

白筆

魏略曰明帝時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
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
今但備官耳
徐廣車服雜注曰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常簪筆
今之白筆是其遺象

帢 苦洽切

服虔通俗文曰帛幘曰帢
王隱晉書曰陳舒議至尊臨温公夫人喪議曰今白帢深
衣當古弔服至尊臨弔謂深衣而已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涼録曰燉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

衣帢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
見李歆小字桐椎至期而亡
南史曰何胤夢見神女二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前俱拜
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療
後魏書曰宋遊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善獎曰我年位已
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飢而
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
歡諠謔
潘京別傳曰陳毓初爲州主簿司空何次道帢偏岸謝毓
頓帢有所蔽也應聲報曰毓頓以蔽有明府岸以示無
宜都山川記曰鹽水上有石室民驂都到室邊採簪見一
仙人袷衫白帢坐見都凝瞻不轉
傅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
縑帛以爲帢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貴賤于今施行
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世說曰陸雲好笑著帢睞水見影笑不能止
高惠文婦與惠文書曰今奉總帢拾枚

帽

傅子云帽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
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裌初婚冠送餞
亦服之
後魏書曰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
謝峻等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
文勅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成淹昭明
言不聽朝服行禮議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
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議出何

典何其異哉昭明言惟賫袴褶不可以弔幸借衣帽以申
國命敕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
後魏書裴植傳曰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
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
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

幧頭 叉遥

釋名曰幧鈔也鈔髮使上也或謂之陌頭言其從横陌而前
也齊人謂之㡇髮使上也
禮記玉藻曰士練帶率下辟 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徵周黨黨著短布單衣穀皮幧頭待
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
以見自陳願守之所志上聽之
後漢書曰向栩河内朝歌人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

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披髮着絳帩頭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王衣獨鼻帩頭夫人衣無緣衣裳左閞之襦以養馬

古詩曰羅敷好養蠶採桑城南隅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帩頭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結相於金薄畫帩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九

服章部六

衣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釋名曰衣者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爾雅曰衣流(音流)謂之視(音毻衣縁也)黼領謂之襮(繡刺黼文以褗領)緣謂之純(衣縁飾也)袕謂之裳(衣開孔也)衱謂之裾(衣後裾也)衿謂之袸(衣小帶)佩衿謂之褑(佩玉之帶上屬)執衽謂之袺(持衣上衽)扱衽謂之襭(扱衣上衽於帶)衣蔽前謂之襜(今蔽膝也)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即今之香纓也)裳削幅謂之纀(削殺其幅深衣之裳)

世本曰胡曹作衣(宋衷曰黃帝臣也)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上衣坤下裳)

又曰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又說命曰唯衣裳在笥

禮曰夫為人子者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純緣)

又曰季康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又曰孔子曰昔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

又曰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謂大夫士也袪尺二寸)縫齊倍要衽

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振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纊為繭縕為袍襌為絅帛為褶

又緇衣曰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

左傳曰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鞸以蔽膝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昭其文也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

又曰欒武子曰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

（且篳路柴車藍縷弊衣也）

又曰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詩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褧襌也尚以襌衣為其文之大著）

又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又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又曰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又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蓆大也）

又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又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又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褻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史記曰文帝衣弋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

漢書曰齊國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又曰韓信既平齊項羽使武涉說信背漢歸楚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漢王予我上將軍印授我兵數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夫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又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之

又曰朱博為琅琊太守齊部官屬多作衣褒大袑（音紹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令去地三寸

又曰帝賜南粵王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為之多少厚薄之差）

又曰江充初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也）冠襌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華蓋故行則搖以鳥羽作纓也步）容貌甚壯帝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雋不疑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下謁暴勝之

又曰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遷徙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世傳子陽能作黃金

後漢書曰更始時授官爵皆群小賈竪膳夫庖人多著繡
而衣錦襜褕諸于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
中身之災也前書音義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䄡裺䄡裺續漢注曰俗名掖被裺此即是諸于上加䄡襦如今之半臂也裺音充褕書居
又曰光武見來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
又曰祭遵為人廉約家無私財常衣韋袴麤布被夫人裳
不加緣
又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
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
又曰耿恭自疏勒迴衣屨穿決形容枯槁
又曰東平憲王蒼侍肅宗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
行掖庭池閣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
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

篋餘悉分布諸王公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
及琅邪王京書曰閒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惟
王有孝友之德今送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
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
衣服之製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
秋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厚繒也朔望諸姬主
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
繒特宜深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謝承後漢書曰宋忠乘柴車戴笠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
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又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
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幨帷令百姓見其
容服以彰有德
魏志曰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
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又曰明帝徵管寧為光祿勳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
寧守節高乎審疾在須耶喜上言寧恒著皂帽布襦袴布
裙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柱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輙自
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
饌跪拜成禮
魏略曰文昭甄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
家中髣髴見有人將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魏氏春秋曰王允為吏部郎中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
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

至年限在後月限在前帝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
曰清吏也
吳書曰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白領諸將皆不及
晉書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廁常有十餘婢列侍置香粉有
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故而王敦脫故著新意
氣無怍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
又曰高士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洛陽陷奔吳居大辟
山恒著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與葛洪造之颺使致韋衣
不納使置室中乃爛於內竟不服用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於
市得殘繒輙結以為衣號曰百結衣
宋書曰沈慶之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
慶之慶之戎服履靺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

裴度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換服
又曰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
又曰明帝疾召褚彥回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𧝑可）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得不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　乳母服也
又曰范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
又曰江湛字徽深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
又曰謝超宗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齊書曰宋元嘉制諸主入齋閤得自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西廂乃備朝衣車駕幸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
又曰高帝即位後手詔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纏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
又曰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又曰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誡嚴應須紫服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更製檢取果得焉

梁書曰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庭室羣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又曰波斯國婚姻法一聘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着金綖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
又曰新羅呼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百濟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
又曰張嵊（音剩）稷之子也稷初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歔然
又曰胡緝（胡貫切）隨陳伯之入魏時元會緝戲為詩曰帽上着籠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又曰何敬容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　衣而左右衣必須潔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又曰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帔辛顆反）
又曰任昉為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到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遊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
後魏書曰樂浪王万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着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儛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又曰胡叟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
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貺體上袴褶衣帽君
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又曰文宣因元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北齊書曰爾朱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
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群戲敞解所着綺羅金
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
會日已暮由是免
陳書曰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搢紳之士皆嚮慕焉
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
里直上陵坐陵不知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
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隋書曰齊後主於苑内作貧兒村親衣藍縷之服而行乞

平六百八十九　八　福

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爲周所
敗被虜因至以賣燭爲業
唐書曰太宗詔冠冕制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爲差等
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緑八品
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黄
又曰楊妃寵愛特甚宮中主貴妃刺繡者七百人揚益及
諸戚里每歲進衣服布之於庭光奪人目
又曰肅宗性節儉嘗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
又曰貞元六年德宗初賜節度觀察使新製時服尚方織
作呈閲所宜上曰頃來賜衣文綵不恒非制也朕今思之
節度使以鶻銜綬帶取武毅以靖封内觀察使以鴈銜威
儀委（威儀委瑞草也）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又曰文宗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

朝廷制度尚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聞閭閻之間
袖闊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曳五寸初延安
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澣得罪德裕因而奏之
六韜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
國語曰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音督）之衣
又魯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
它諫曰（仲孫它子服獻子之子也）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
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
之七日（囚子服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
春秋後語曰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下宮蹈綺縠之衣而
士不得短褐
又曰趙襄子既滅智伯智伯之臣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
以刺襄子襄子覺而赦之後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

覽六百八十九　九　壬真

使視之復得讓襄子數曰嗟乎豫讓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
人赦子名亦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釋子矣讓曰臣固伏
誅願得君之衣而擊之於是襄子義之脱付身之衣以與
之讓拔劍三躍呼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
而死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群臣議天
子所衣服以安天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
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舉者以各舉一時之事
白之五服衣始於此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衣毛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
以絲麻觀翬　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
采成以爲服九十二章
莊子曰莊子衣大布之衣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

耶莊子曰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商君書曰上世之人衣不煖膚食不滿腹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
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
尹文子曰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
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韓子曰晏嬰相齊妻不衣帛馬不食粟
又曰齊桓好服紫國人盡服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謂左右
甚惡紫臭於是三日境内莫有紫衣者
又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緇衣而反其狗吠
之布恐將擊之朱曰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不怪哉[illegible]
闕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絹帛輕

且溫夏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
爲帶
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
宿於郭外寒逾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
子活我國士也爲天子惜死子不肖也不足愛子與我衣
弟子曰夫不肖之人要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
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淮南子曰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
說苑曰齊林既者衣葦朝景公公曰何忽服小人衣耶林
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羊鳴今君衣狐裘音能不狐乎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奉使文侯問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

府之衣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雞
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趣具駕曰賜之
衣非以爲寒也欲召擊知無誰與謀故遣子以衣詩曰東
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韓闕本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拾遺録曰宋景公之時縣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
以翡翠爲溫
又曰禮𢽾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芳茅以爲衣盡尚書
云島夷卉服之類也
又曰任末年十四好學覩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
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
又曰太始元年魏帝以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
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

又曰天漢三渠搜國之西有祈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
歲有大木一樹千尋若經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
越山來會其國織草毛爲繩綢其衣如今之羅紈也至元
狩六年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此物
故燒之煙如金石之氣
又曰員嶠山南有池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茅爲衣衣服
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
鍾會母傳曰夫人幼少衣不過青紺
世說曰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冏諮事冏
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
公可令操之遂進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共爲歡何爲
卻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職卑禾備常伯
豈可以先王之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有辭當釋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旗等不自得而退

又曰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訖婦故送新衣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便持還（婦桓冲妻王氏也）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而著之

又阮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阮子獨以為無曰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乎

孝子傳曰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常服斑斕衣為嬰兒戲

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服之遥出親狎如此

襄陽耆舊記曰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是任城王曹子文女昌弟式字公儀為度遼將軍長史婦是尚書令桓階女昌母聦明有典教二婦入門皆令變服下車不得踰後後階子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式婦嘉止之曰其姻嚴固不聽耆耳不須持往犯人家法

列仙傳曰道士徐延年平陽人也見人持新黃羅衣云延年五百夜半夜明如書從五億萬人登仙也

古艷歌曰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離騷為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

服章部七

袞衣　鷩衣　毳衣　絺衣　玄衣

褘衣　褕狄（音摇）　闕翟　鞠衣　展衣（展音知輾切）

褖衣（褖吐亂切）　袗衣　朱衣

袞衣

說文曰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

釋名曰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書曰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孔安國曰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之也）

尚書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五服

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左傳曰諸侯伐楚許男斯卒于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禮曰有以大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明堂位曰袞冕立於阼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又夏官下曰節服氏掌祭禮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鄭玄曰服冕者從王服也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其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

儀禮覲禮曰天子袞冕負斧扆

漢書曰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袞衣朱黻四牡龍旂

後秦記曰姚襄夢弟萇上御座着袞服諸官屬曰此兒或能大起吾族

齊書曰陸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着經文案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已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群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唐書曰代宗時渤海賀子盜袞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衣服上效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有文故上衣玄而下裳黃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顯宗初服冕旒衣章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辰星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衣裳乘輿刺史公侯九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

續漢輿服志曰聖人處天子位服日月升龍所以福其德章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

環濟要略曰天子龍冕諸侯黼大夫黻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繡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服藻火服粉米

摯虞决疑要注曰秦除袞冕之制唯為玄衣絳裳一具而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依圖書始復造袞冕之服至于今用之

穀梁傳序曰一字之褒賞逾華袞片言之貶誅深斧鉞

六韜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娃履不弊盡不更為也

傅子曰魏明帝疑三公袞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有睢水傳曰睢渙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鷩衣

釋名曰鷩雉山雉也鷩憋（并列切）也性急憋不可生必自殺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鄭玄曰先公謂后稷之後鷩畫以雉謂華蟲也饗食賓客及與諸侯射也）

三禮圖曰鷩冕服者王祭先公及饗射之服也以朝天子助祭玄衣纁裳以華蟲火宗彝三章畫以為繢藻粉米黼黻四章繡（步里切）以為繡凡七章

毳衣

釋名曰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

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菼（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大車哼哼（他昆切）毳衣如璊（音門璊赬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鄭玄曰毳）

其衣三章實三章也
三禮圖曰毳冕王祀四望山川服也子男服以朝天子
絺衣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鄭玄曰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紩刺粉米無畫也
玄衣
詩曰緇衣美武公之德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爲兮緇衣黑色上卿聽朝之正服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群小祀玄冕鄭玄曰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玄衣纁裳也
禮玉藻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玄曰端當爲冕字之誤朝日春分時也
魏臺訪議曰禮天子大夫玄冕而執鴈今秩中二千石六

百石者可使玄冕而執鴈
褘衣
釋名曰王后之上服曰褘衣畫翬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西雉青質五色備曰翬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王后之服刻繒爲翬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也
禮明堂位曰夫人副褘立于房中鄭玄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也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自褕翟而下也
又曰祭義曰歲既單世婦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后謁廟服白上皁下皆深衣製徐廣云深衣即單衣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皁絹上下皆深衣制
穆天子傳曰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褘冕冠褘衣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未詳也授河宗璧
褕狄
釋名曰搖翟畫鷂雉之文於衣也江淮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狄鄭玄曰褕狄闕狄畫羽飾也玄謂褕狄青也
三禮六服圖曰褕翟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侯伯之夫人服以從君祭宗廟
闕翟
釋名曰闕翟剪闕繒爲翟雉形以綴衣也
詩曰委委佗佗象服是宜毛萇曰象服者謂褕狄闕狄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闕狄鄭司農曰褕狄闕狄畫羽飾也玄曰闕狄刻而不畫者也此三者皆祭服玄謂今世有褘衣者蓋三狄之遺象也以推次其

色闕狄赤也
三禮六服圖曰闕翟王后從祭群小祀服也亦子男夫人服以從君祭宗廟
鞠衣
釋名曰鞠衣如菊花色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鞠衣鄭司農曰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
三禮六服圖曰鞠衣王后桑之服也孤之妻服以從助君祭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蠶服青上縹下深衣制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助蠶服縹絹上下深衣制自二千石夫人已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晉先蠶儀注皇后衣純青之衣特進卿世婦二千石命婦助蠶則青絹上下

展衣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展衣（音展）

三禮六服圖曰展衣王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卿大夫之妻以從助君祭

釋名曰襢（展字或作此）襢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

禒衣（通貴反）

釋名曰禒衣禒然黑色也

詩邶柏舟禒衣曰禒兮衣兮禒衣黃裏（禒間色黃正色箋云禒兮衣兮者言禒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禒衣次之次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禒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禒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

禒兮衣兮禒衣黃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禒衣素紗（禒衣[illegible]於王者之服也亦以燕居男子之禒衣黑則是亦黑也）

袗衣

三禮圖曰傳母婚禮從者袗衣古者傳母選無夫與子而老賤曉習婦道者使之應對也

朱衣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衣紗縠單衣（纜裳起同今絳紗縠）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衣絳單衣亦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

晉義熙起居注曰安帝自荊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戎行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治書侍御史朱興啓彈朝請何勝之坐同僚會故員外散騎侍郎楊琊之喪侍兵唱變服然後增衆官下階位而勝之著單衣在朱衣上於禮有虧請免所居官詔可

齊書曰呂安國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官也

神異經曰西荒有一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誦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兒冠女碧衣戴金勝皆無縫

墨子曰楚莊王絳衣博袍

語林曰何平叔面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日與熱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時帝始信之

班彪便宜事曰可選師傅將相子孫有行好學者以備絳衣舍人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宜鮮明乃賜以瑇瑁簪絳紗單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章服部八

單衣　中衣　曲領（附方領）

袿褠（主溝二音）　𧝝（音精）　鞶囊

單衣

衣釋名曰單衣言無裏也

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𧝝（音碟）關之東西謂之單

趙魏之間謂之左衣古謂之深衣是也

禮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又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緝）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其志而平其心也五法以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又儒行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鄭玄曰逢猶大也大掖衣大袂單衣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

漢書曰江充召見上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人衣也裁書覆帶半之也）

又曰趙王彭祖為人巧佞持詭辯以中人每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單衣自行迎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

又曰蓋寬饒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短令離地躬按行士卒廬室

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荅作答史記曰荅布）（十尺南書音樓日荅布白疊也）

謝承後漢書曰陸閎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見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勑會稽郡獻越布

又曰陳留尹范字廷侍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范年長常先着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魏志曰管寧四時祭祀在遼東時布單衣親薦饌

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彤字子將單衣補車帳以為貴參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奢者以為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美衣服使內外相稱

晉書曰桓溫廢東海王王着白帢單衣步下西堂群臣拜辭莫不歔欷

又曰簡文初立於朝堂服着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又曰王導傳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萬疋費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

晉令曰朝服皁緣中單衣

趙書曰勒參軍周承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獄以八坐議宥之後每讌大會使俳兒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曰汝何官荅我本為館陶令斗藪單衣曰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以為大笑（事具崇部）

梁書曰劉曇靜母亡時天寒曇靜身衣單布衣廬於墓所晝夜哭臨不絕聲

又曰張稷為吳郡太守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

水陸褸單衣裝從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監虎賁冠鶡者紗縠單衣
又曰虎賁武騎皆衣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應劭漢官儀曰謁者皆著緗幘大冠白絹單衣
徐野民車服雜注曰元帝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單衣幘
朝望於著作之省
又曰天子郊禮釋奠中單衣絳緣其領袖其朝服皂緣也
燕丹子曰荊軻抱秦王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
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
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叩牛角而歌曰短布單衣適至骭
終朝飯牛至夜半
仲長統昌言曰蒯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
當死陳公與之一著單衣於是入室寢日中果死

傅子曰梁冀作火浣布衣會賓客行酒失盃而污之僞怒
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世說曰王戎性儉爲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取之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爲膠東相嗇夫孫性盜富民錢五百
爲父市單衣父恐便以單衣詣門自謝祐以單衣遺其父
梁冀別傳曰冀作狐尾單衣上短下長
邊讓別傳曰讓才辯俊逸孔融薦讓於武帝曰以之讓爲九
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楊彪別傳曰魏文帝令彪著布單衣待以賓客之禮
拾遺記曰漢末羽山之民獻赤布以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
而史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也
神仙傳曰曹公欲殺左慈將出市忽失慈所在乃閉市索
之傳曰一目眇着葛巾幘單衣正爾視之一市中數萬人
皆眇一目葛巾幘單衣竟不知所取
搜神記曰永嘉以來士大夫競服生單衣識者怪之曰此
古練繐之布諸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後愍懷晏駕
馬融遺令曰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絳絹單衣

中衣

禮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士大夫僭禮（鄭玄注曰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衣制如今中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祀宗廟初玄絳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
其赤心奉神五郊各從其色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禮釋奠中衣以絳緣其領袖其
朝皂緣
魏官儀曰皂緣領袖中單衣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縣嗇夫民有弟斥兄錢者未還之嫂

通詣弘責中單爲取還錢兄聞之慚遣婦齎錢還弘不受

曲領

釋名曰曲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
禮深衣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袷曲領也古者方領）
後漢書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
勃衣方領能矩步（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

袿襡

廣雅曰襡長襦也
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襡
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今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性儉約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
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說文曰簪笄也珥以玉充耳）后獨著素無飾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即時解易

南史曰南岳鄧先生名郁隱居不仕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襡年皆可十七八許

傅毅舞賦曰珠翠的皪而炤燿華袿飛䘿而雜纖羅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當財賄袿襡襲蔽紛華照曜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韍

釋名曰韍韠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

又曰韠䙙韠時䙙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今蔽膝也）

易困卦曰朱韍方來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

禮曰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葱珩（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

又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韠以韋爲之象裳色也）以下圜殺直（曰制）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又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曰韠）（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蔽膝登階也

又曰王莽妻着布蔽膝見客

魏志曰武帝內誡令云今貴人位爲貴人金印藍紱女人爵位之極

又文帝與群臣詔曰昔漢高祖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勤心之至也封賜將軍以魏王時自所佩朱韍及遠遊冠

吳志曰孫權潘夫人有娠夢人以龍頭授己以蔽膝受之生亮

五經要義曰韠者舜所制也

又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赤盛色也

又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韠名有三朝廷則謂之韠宗廟謂之韍韐（上音弗下音閤）

五經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五霸迭興戰兵不息韍非兵飾於是去韍

白虎通曰紼有何謂也紼者蔽也行蔽前者示有事內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徐廣輿服儀注曰蔽膝古之韍也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紱

環濟要略曰凡韍以韋爲之以象裳色湯至周增以畫文夏山取仁可依殷火取其明周龍章取其變化

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敚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韍（韍蔽膝也）

拾遺錄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涕泗焉

鞶囊

禮曰男鞶革女鞶絲（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

禮曰：鞶厲游纓（杜預曰：鞶，紳帶，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也）

白虎通曰：男子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頭鞶囊一

晉書曰：鄧攸祖殷亮直強正，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新虎頭代故虎頭也，若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後爲汝南太守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身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

鄴中記曰：石虎改虎頭鞶囊爲龍頭鞶囊

揚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

班固與弟超書曰：遺仲叔虎頭旁囊金錯鉤

謝承與步騭書曰：所在近比，無它異物，裁奉織成虎頭綬囊，可以服之

孔珠與王佐長史書：朝不著鞶囊，不知爲何，不答曰：平此鞶囊是內則施鞶之遺象，此爲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著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九

珮

珮　環　玦　笏

說文曰：珮，大帶佩也。珮必有巾，故從巾，故

釋名曰：珮，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之屬也

詩曰：青青子珮，悠悠我思（珮，玉也）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雜珮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知子之順之，雜珮以問之（問，遺也）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

又曰：彼留之子，貽我珮玖

又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珮

又曰：巧笑之瑳，珮玉之儺

又曰：鞙鞙佩璲（鞙鞙，玉貌），不以其長（璲，瑞也，以玉爲珮，鞙鞙然也）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禮曰：主珮倚則臣珮垂，主佩垂則臣珮委

又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珮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珮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珮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又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珮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珮，右設珮（朝於君，結左），齊則綪結珮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珮

王有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緼
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
左傳曰蔡昭侯為兩佩與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事具王部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繠然服飾備也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也
魚豢魏略曰有雙璜雙珩琚瑀衡牙琝珠為佩者乃漢明
帝采古文始制也
晉書曰王祥臨遺令子孫云吾氣絕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
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

太六百九十二　二　田成祖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
寘玉
隋書曰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
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
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國語曰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夷吾于梁退而私於縶
曰請以黃金三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納之左
右
又曰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其佩玉以相禮
問於王孫圉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
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先王之玩也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石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

佩始復作之今玉佩受法於粲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
三寸衡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橫以
衡牙以蒼珠為璃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三代同之五霸興兵佩
非戰器去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謂之
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
璜皆以白玉秉輿絡以白珠公卿諸貴以采絲其玉視冕
旒
蔡邕輿服志曰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祭祀天地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佩
環能大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其所佩即知
其所能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針縷

平六百九十二　三

也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女舍珠玉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佩立流水之上大
夫莊辛見而悅之
又曰經侯過魏太子左服玉具劍右帶佩環左光照左右
光照右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
百姓戴上此魏國寶也經侯應聲解劍而去佩
鹽鐵論曰子思銀佩
尚書舊傳曰淑妃脩媛脩華脩容婕妤佩彩瓊玉貴人佩
于寘玉
鄴中記曰石虎后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着錦袴佩
玉
晉令曰皇太子妃佩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

諸長公主諸王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玄玉
晉宋舊事曰太后皇后白玉佩
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天子賜以左佩玉華（玉華玉之精者珮）
又曰天子渴於沙中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
頸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游江濱逢鄭交甫
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乃受珮而去數
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拾遺錄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王遊乎燧林之下說
炎皇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
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蛾出員丘之穴穴洞達於九天
中有細珠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美女服皂班婕以下

皆玄綬帶珮
又曰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
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也名曰
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珮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珮
楚辭曰扈江離與辟芷（扈被也）紉秋蘭以爲珮（紉索蘭香草也）
又曰雲衣兮披披（披披長貌）玉珮兮陸離（陸離嬋光）
又曰連蕙若以爲珮兮過鮑肆而失香
又曰盍吾遊此春宮（春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珮
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緌拖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想珮聲
之遺響若鏗鎗之在耳
劉梁七舉曰珮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彩照爛流景揚

暉○曹植與陳琳書曰帶蜺虹以爲紳連日月以爲珮
殷仲堪與相王牋曰所致玉佩光潤清越
傅玄大言賦曰要背珮六氣首戴天文

環

說文曰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禮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其循備無窮）
左傳曰穆叔之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宮公子之環
使牛以入示出命佩之
又曰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爲一雙）宣子謁諸鄭
伯（謁請也）子產弗與（玉環）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其藩所服玉環大綬賜
之

梁書曰柳惔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天監
二年元會帝謂曰卿珮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既瑞感
神農臣謹服之無斁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珮環也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環舜時復來獻

白環

王子年拾遺錄曰顓頊時濵海之北有勃鞮國皆衣毛無
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
荀卿子曰大夫待放于境君賜以環即返以玦即去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后女弟昭儀上五色玉環
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
多智能解此乎后以示群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
曰謹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衛姬脫簪珥解環再拜請衛之罪

莊子內篇云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於無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玦

說文曰玦玉珮 珮如環而有缺故云玦

詩曰芄蘭之葉童子佩韘 韘玦也

左傳曰狄人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 莊子甯速也玦示以當決 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 贊助也矢示以禦難

又曰晉侯使申生伐山皋落氏珮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

國語曰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偏裻 音篤 之衣佩之金玦太子見理克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克曰孺子懼乎衣金之偏而握金不偷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告先友曰君與我此衣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狐突歎曰以尨衣純 尨雜色也純謂之純 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

典略曰項羽與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羽默然

後漢書曰更始謀殺外伯 伯升光武兄 乃會諸將以成其計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殺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賜以玉玦

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

魏氏春秋曰明帝張掖郡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玦二璜一

魏略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侯 曹子建也 因人說之繇遂送焉太子與繇書曰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指欵騎既到寶玦初至捧押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押開爛然滿目偎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成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

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珮玦故遣其臣亦授之以玦今靈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曆數既終當禪大晉故與之玦凡受命將即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斷決應天順民受曹氏禪而無疑德應珮玦故以賜焉是以有二玦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在淮陰治城得錫玦大數尺下有篆字人莫識紀僧真曰何須辯文此自久遠之物即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王百年傳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嘗作數勑字德胄封以奏帝帝怒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及百年被誅妃把玦哀號不食而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自擘之乃開

白虎通曰能決嫌疑則佩玦

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玦

隨巢子曰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莊子曰儒者綬佩玦者事至而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昭儀上珊瑚玦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微意焉

笏

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或曰簿可以簿疏物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音班)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音脫)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謂襲尸之時) 又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必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衰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者不殺首)
又曰將適公所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書之於笏爲失忘也)
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請退可也(運澤弄也)
大戴禮曰天子御珽(珽言珽然方正於天下)諸侯御荼(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服笏(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又曰五經要義曰天子之笏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
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仇
後漢書曰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閤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所損)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爲孝廉後權爲吳王治每見權常執板交拜(執板即笏也)
晉書曰王敦表溫嶠爲丹陽尹因餞會錢鳳白起行酒至鳳未飲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兩釋之

又曰桓溫秉政謝安王坦之往候之坦之倒持手板
宋書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弑立孝武入討劭錄宏殿內自拔英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於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以爲尚書左僕射
又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祐以褚彥同詳審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又曰綦毋珎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屬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珎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齊書曰豫章王嶷甍見形於第(居第也)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橋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宋書曰明帝起事諸方並舉兵帝謂蔡興宗曰須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論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不已上曰如卿言
北齊書曰尒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
又曰文襄疑文宣伴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柏其背而不嗔乃將犀手板擬暹竹者自搢扶而戲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鐸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已

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遲之力釋而勞之
唐書曰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置其笏殿階曰還
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
又曰崔渙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應有所湯滌乃
於渙笏上親札愼密二字以誡之
又曰玄宗以張九齡體弱賚笏不勝命置笏囊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論承璀
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許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
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忭拜絳爲中書舍人即命
曳去所立碑曰微降言吾不知爲損又面賜絳紫親爲絳
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心
又曰朱泚盜據宮闕乃遣將韓旻領兵疾趨奉天召段秀
實與之謀議秀實從欲圖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

等同謀殺泚明日泚召秀實議事秀實勃然而起奪源休
笏以擊泚傷額流血海賓等不至秀實遂被害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上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
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獨存詔令進之鄭覃曰在人不
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乃比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三禮圖曰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
搢之於要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
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主于敬不執
笏亦非記事官也
周遷輿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
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脩文始制
以手板代焉

江表傳曰孫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初張昭勸迎
曹公權不從而周瑜敗之及是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
又曰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慮字）何所
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
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禕帔帶搢笏夾佩（郭璞注云搢也夾佩左右所謂也奉璧南面立阼臺下後何象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
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政以手摩成王之
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鄴國志曰晉明爲太子時嘗處殿前以玉手板弄銅蟠螭
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世說曰王猷作桓車騎兵參軍桓曰卿在府久比當
相料理初不荅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
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解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
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見而推歎郭景純以夜兼
晝方得其妙理相手板將以開太之時取五行爲四時定
八節明二十四氣百不失一板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
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芸並欲端平板形皆完淨
板凶少吉多者可用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白直
檀剌榆柔柘四材也番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絃不
得出邊絕理板頭是君坐板頭賦與君共事必不得終分板
作四分上一分爲二親左爲父右爲母第二分都爲婦第
三分左爲男右爲女第四分左爲奴右爲婢婢之不辟方

留爲田宅財物牛馬猪羊雞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分若其剝崩毀傷蹈破裂弊節蝎穿兆隨所屬物必損失死亡板兩邊左爲城右爲社實博文彩斑斑光澤清淨必得封邑○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敎令記善刺過今之板以象爲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所冠飾首琛板擢握非臣朽薄所宜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十

袍 褐 衫 襜褕

袍

說文曰以絮曰襺襺以緼曰袍

禮記玉藻曰纊爲襺緼爲袍（緼舊絮纊綿也）

釋名曰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苞也内衣也

論語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史記曰秦相范睢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睢自稱張祿先生見賈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尒得無死者將以綈袍有戀戀故人之意

漢書曰文帝使遺單于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

續漢書曰來安爲光祿勳至清麁袍糲食

又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紵大袍

又曰輿服志曰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十二色綠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袍極麁疎諸王朝望見反以爲綺華縟

後漢書曰藥崧者家貧爲主無被糟食自此詔給帷被皁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取之續乃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古今善言曰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人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續袒

又曰桓寫字始春焉弟也少立志行緼袍糲食不求盈餘
以濁世恥不肯仕
魏畧曰薛夏字宣聲黄初中爲祕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
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
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宓
薦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
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也
王隱晉書曰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眞兵金印大袍
又曰鄭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
資産世以此重之
又曰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盧志鶴綾袍一領
又曰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表千端
又曰慕容冲進逼苻堅送一領錦袍遺冲詔曰古者兵交使
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齊書曰卞彬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
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疎縈
寢敗絮不能自釋
梁書曰侯景將爲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中
悉着青袍景長乗白馬
又曰臨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
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
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着絳袍袍裹皆
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
唐書曰武后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袍文
各有炯戒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
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
鷹對飾以鷹左右千牛衛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師子左右
金吾飾以象又銘其襟背作八字迴文焉
又曰肅宗爲皇太子受冊當彼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
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物改爲朱明服
又曰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緑袍十年不易恩加朱
紱然始解去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十年不制衣
墨子曰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
説苑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田子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
受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
鹽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又曰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

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綵亂色非
錦非繡不可得名
神仙傳曰太傅楊駿使人迎孫登共語不荅以複布袍賜
之受之出門從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放駿門下又大讙
斫刺當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其人
王褒内傳曰真人將褒見太上丈人着流霞羽袍芙蓉冠
搜神記曰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夜有女年十五六姿顔
無雙來爲生妻經三年遂乃生一兒曰愼勿以火照我後三
年可照耳生不能忍照之腰上肉如人腰以下但枯骨婦來
去將生入華堂與室以珠袍與之生至市賣袍睢陽王識
是女袍收拷談生談生具對呼兒似王女
又曰郭璞毎自爲卦知其凶然嘗逢一趍走少年便脱青
絲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遂相

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為屬求利璞曰我常託之久矣此人為之歔欷哽咽行刑既畢乃說如此

鄴中記曰石虎臨軒大會着丹紗袍

鍾岏良吏傳曰袁彭字伯楚為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稱食緼袍不改其操

古樂府曰紵歌曰紵實如月輕如雲色似銀袍以光軀巾拂塵製以為袍餘作巾

古詩曰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錦袍一領

劉弘教曰將士寒窮者給一韋袍複帽

劉義恭啓事曰詔旨以赦日所制綾紋綿布袍放生古具袍垂重賜

劉謐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禁賍衣凍坐頼詹公借袍南

城送火

褐

說文曰褐短衣也

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褐毛布也）

左傳曰吳申叔儀乞食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庚癸則乎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

韓詩外傳曰東郭書知宋之將亡故褰褐而過萬其朝曰宋將有棘荊故褰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

史記曰五羖大夫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自粥秦客被褐食牛朞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城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色相如使從者衣褐懷璧便道亡歸

又曰婁敬齊人戍隴西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為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遂見上說上西都長安

漢書曰貢禹上書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

范曄後漢書曰張玄處微有才畧以世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後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將行玄自廬被褐帶索要說溫不能用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上疏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

陶潛五柳先生傳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孝子曰聖人被褐而懷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

新序曰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無鹽女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詣宣王曰願當君王盛顏

符子曰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蔍禠之屨莎衰褐衣

裴淵記曰蠻夷取穀樹皮熟搥之以為褐

趙壹疾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

古詩曰短褐中無絮帶斷續以繩

衫

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襦襠者當胷一當背也

揚雄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

沈約宋書曰徐湛之母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是武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

後代若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
又曰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杉云鐵錢兩
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患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
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宋書曰薛安都與魏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
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入
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當其鋒者
又曰渴盤陁國土人翦髮着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縫
前
齊書曰陽休之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事左遷
驍騎將軍衣兩襠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爲驍騎將軍
衣兩襠用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眞服未
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

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曰服其夷曠
唐書曰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以
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
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帝別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字德然病荒夢
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
果有衫在側汗輙火浣之
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 寄與
妃
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御史丞羊希奏山陰令謝沉親憂
未除常著青絳衲兩襠請免沉前所居官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精衫并紫玉縷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
婉着形意不安屢求謙退婉潸然流涕賦詩序別并贈
織輝衫也
劉敬叔異苑曰毋丘儉征汲淚使王頎窮其東界父老云
曾有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俱長三
丈

襜褕

方言曰襜褕江淮之間謂之褈容常容反自關而西謂之襜
褕以布而無緣謂之藍褸
漢書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
着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又曰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至寺拔
刀刺其吏鼓並追之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襜褕自代乘
變服馳去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練襜褕絳巾迎
上
又曰更始在長安自恣三輔苦之又所官爵多羣小或繡
面衣錦袴襜褕罵詈道路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罽襜褕
與阜阜不受
又曰段熲滅羌詔賜熲錢十萬絳襜褕一領
又曰延岑上光武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
絳罽襜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邊讓別傳曰讓字文禮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爲九
州衣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桓譚新論曰余自長安歸道病蒙絮被絳罽襜褕宿下邑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裘

說文曰裘皮衣也

禮曰十月之節天子始裘

又曰唯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胡犬也音岸絞蒼黃之色）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飾也犬羊之裘不裼（質略亦庶人無文飾）裘之裼也見美也

又曰童子不衣裘裳（為大溫）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太儉偪下）

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補冶者其金器乃合有似於裘）

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剛克柔克正直也）

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又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又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又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又曰齊人以郲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悅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狐裘羔袖言一身盡善惟少有惡喻己雖從出其罪不多）

又傳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

又傳曰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侯賞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

周禮曰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良善也仲秋鳥獸毛毨因其良時而用之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也）大裘廞裘飾皮車（廞興也鄭司農云廞裘陳裘也）

又曰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庶子宿衛之言）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客最下坐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盜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裘奉姬姬為言於王王釋孟嘗君

漢書曰賈誼上書諫文帝曰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太子未坐朝事先帝衣裘也）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乘輿貂裘

又曰祭肜為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疋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曰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令齎玄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謝承後漢書曰劉虞為幽州刺史常着韋裘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爲刺姦令吏夙夜匪懈至摒勝抱文書而寢寐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

吳志曰陸遜破曹休上爲羣僚大會酒酣與遜對舞解所着獋子裘賜遜

晉書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弃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駮曰王者之法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又曰桓玄殺羅企生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恭嘗披鶴氅裘涉雪行孟旭曰此神仙中人也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羆好學兼術數趙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遣圍之熊使諸生着己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走得脫

又曰王敦參軍摯瞻見敦以故懷裘賜老外部都督瞻曰此裘雖故不如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裘珎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啓太后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弊

趙書曰汲桑盛暑重裘重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斬扇者軍中爲之語曰仕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晉咸寧起居注曰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敕內外有造異服詔罪之

晉令曰山鹿白狗遊毛狐白貂蟬黃貂班白鼲子渠搜國裘皆禁服也

瑞應圖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則渠搜國來獻裘王者德茂不恥惡衣服則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黃帝出軍決曰黃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

管子曰武王爲役靡令曰豹襜豹裘方得入朝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糴千鍾未得一豹皮

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今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發粟以與飢

又曰晏子適晉至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者晏子曰子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凍餓爲人僕三年晏子解左驂贖之也

又曰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貿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下不可以爲教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裘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書傳无聞蓋古之隱者）底春而裘於畦（壠也）

泰青子曰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

田休子曰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珎裘毛出五彩光曜

五色
又曰少昊氏都於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
韓子曰齊有盜狗子與胡蹤子相誇盜狗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胡蹤子曰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
又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鹿裘夏則葛絺
又曰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
又孔叢子曰田子方遺孔子思狐白裘也
符子曰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皮不可得
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取之於衆白也
又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淮南子曰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帝者狐貍翹白狐之裘天子之被也而在朝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披羊裘而負固其事也狐裘而負龍其可惜也
抱朴子曰狐白不可以當暑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嚮聘吳吳人飾舟以逆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
說苑曰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既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犬號羊裘當羊鳴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說苑曰晉平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耶曠對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赤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必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又曰趙簡子乘車車敝馬羸衣羖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之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者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耶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憎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乎
新論曰振裘時領萬毛皆整
潛夫論曰扶夫私計以論公政與狐議裘無時可得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居貧愁懣以所服鷫鷞裘貰酒與文君爲歡

又曰慶安爲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常着輕絲履招風紫綈裘與后同居
又曰成帝好蹵鞠群臣以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
拾遺錄曰周昭王綴青鳳毛爲二裘一名燠質一名暄風可以禦寒也至厲王流于彘人得而奇之以裂此裘遍彘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死價直萬金也
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緇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衰覆衣謂之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星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襲猶謂之裼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
又曰諸侯黼裘以誓田新羔狐爲黼文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緇衣羔裘黄衣狐
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
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帝王世紀曰夏禹時渠叟國來獻褐裘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黄犬
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戰國策曰蘇秦説李兑兑送秦黒貂裘黄金百鎰
又曰蘇秦説秦王書十上而説不行黒貂之裘弊黄金
百鎰盡形容枯槁及歸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
又曰或謂孟嘗君曰太廟之椽非一木之枝也千鎰之裘
非一狐之裘也
呉越春秋曰延陵季子適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
披裘而薪者季子呼取金薪者曰吾五月披裘而薪豈以

金者哉○外國圖曰毛民國出名裘去朔方七千里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獻吉光裘色黄蓋神馬
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灼
管寧別傳曰寧字幼安至孝每祭祀未嘗不伏地流涕恒
着布裳貂裘
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椽吏顧龕披
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敬勑令撤去龕恚而不
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
之朗辭病不就
語林曰謝萬就安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
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世説曰謝萬與安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俱
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着白綸布鶴氅裘履板而前
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被翠雲之裘
崔寔四民月令曰震蟲並興以灰藏氊裘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魏文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文馬一疋騾子裘一領
王昶家戒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二

襦　袴　袴褶

襦

說文曰襦短衣也一曰䰉衣䰉音紅也
釋名曰襦煖也言温煖也單襦如襦而無絮也反閉襦
之小者也却向着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閉其衿
漢書曰班伯爲侍中與王許子弟爲群在於綺襦紈袴之
間非其好也
又曰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晉書曰貫珠爲襦盛服坐
武帳中王前聽詔
又曰哀帝以東園秘器珠襦玉押皆豫以賜董賢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禁備民夜作施

安削先令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作平生無襦今有五袴
又曰來歙詣雒見上上大喜解所被襜襦衣賜歙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爲二千石常衣布襦
又曰梁鴻妻孟氏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魏志曰管寧常着皂帽布襦隨時單複
晉令曰旄頭羽林着聲翠背襦
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
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
異
梁書曰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
身上襦與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君正爲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
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間巫師云須疾者
衣爲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
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於市而
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後魏書曰高祖幸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
人冠帽而着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任城王澄曰着者
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全着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
命史官書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縠襦絳紗繡縠襦
吳越春秋曰句踐與夫人入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
襦坐以養馬

又曰吳王闔閭葬女以珠襦之寶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司徒侯霸府議曹掾詔送三百人到
河北遇隆冬到弘農意輒使屬縣令出錢與徒作襦袴光
武謂侯霸曰君所使吏仁恕用心乎
列仙傳曰細伯子若冬着單衣盛暑襦袴
列異傳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
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上遺織成上
襦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
襦袴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民服
桓譚新論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其婦宋君王獄

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珠袴而襦中絶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世說曰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六十假士寒凍乞一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賜之公乞之酒曰襦官中物臣無私施

語林曰謝鎭西着紫羅襦據胡牀彈琵琶作大道曲

夢書曰上襦爲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束晳近遊賦曰繫明襦以御冬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緗綺爲下裳紫綺爲上襦

又曰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

陸機與長沙夫人書曰士璜士根一襦少便以襪新襦衣與之

袴

說文曰袴脛衣也

釋名曰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留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在衣表

方言曰齊魯之間袴謂之褰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芺苔衫楚通語也

史記曰屠岸賈攻趙朔等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公宮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若滅即號若不滅即無聲乃索兒竟無聲

又後魏書云平文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袴徐廣曰胯股也袴亦作胯於是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皆笑信以爲怯

又曰周仁爲人陰重不泄嘗衣敝補衣溺袴張晏曰陰重不泄下稱密故得甚爲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袴

又曰朱博琅琊郡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孟康曰袑音袑謂大袴也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光欲后擅寵有子帝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內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後宮無進者服虔曰窮袴前後有襠使不得交通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爵多群小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面衣錦袴

後漢書曰馬援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盡散與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祭遵賞賜與士共之家無私財身衣韋袴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離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謝承後漢書曰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魏略曰賈逵居貧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家宿其明無何着孚袴去時人謂爲通達

又曰許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迴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悤悤乎

又曰趙岐避難至北海著布袴褶常在市中賣餅
宋書曰劉穆之壞布裳爲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
義須一軍中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
能自屈吾事濟矣
梁書曰周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疋約曰將
儉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短長之間顯曰將
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緑絲布袴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又曰元帝愍懷太子睨狎群下好著微服常入朝公服中
着碧絲布袴褶衣元帝見之帝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又曰安成王秀爲郢州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
又曰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羅袴飾以
朱彩
又曰何點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

贍親黨惠景性好俠義素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
點裂裙衣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
迹如此
北齊書曰承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
遠等潛謀害神武曰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族
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
謀竊發後敗
韓子曰鄭人卜子使妻爲袴曰爲吾故袴妻因鑿新袴爲
孔效之
又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上不以賜左右而藏之
昭侯曰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有爲嚬而嚬有爲笑而
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嚬笑不妄爲袴豈敢如而賜之吾必待有功者故
藏之韓具賞賜門

鹽鐵論曰古者鹿裘皮帽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燕人則毛
袴
高士論曰孫略冬日見貧士脫袴遺之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
食菜馮援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郭子曰孫興公道曹輔佐才云白地明光錦裁爲負板袴
非無文綵然酷無裁製
俗說曰謝仁祖年少時善著刺文袴出如郭外其叔父謝
責之仁祖於是自改遂爲名流
董巴輿服志曰祀宗廟絳袴示赤心奉神也
搜神記曰晉中興作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不大夫裁也王
敦之徵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絲杯文綺袴

鄴中記曰石虎獵着金縷合歡袴
廣州先賢傳曰申翊字元達著褶人爲九真都尉布襦布
袴鄉邑歎慕之
恭郊禪事曰兼司徒官外散騎常侍謝綮應着絳袴爲祭
拔袴不以貫足有虧常體
應劭漢官儀曰司空騎吏以下皂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
行宜絳袴
又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虎紋錦袴
魏舊事曰楊平善裁袴以官絹百疋作小袴百枚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手擎
飲食

袴褶

釋名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

晉書曰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晉中興書曰郭文舉上餘杭大辟山令顧颺以文山行與韋袴褶一具文不納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袴褶爛于户内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耕服介幘青緑袴褶

宋書曰元凶劭弒逆來淑止之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

又曰張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敗服着黄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

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卧輿侯騎馬爲從着織成袴褶

後魏書曰傳靈根及弟靈越南走靈根叔乾愛先在南遣舡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濟人知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違期狀靈越殘不應答乾愛不以爲惡勑左右取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虛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桓公耶桓公謂之爲刺史靈越竟不肯着

唐書曰玄宗時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大禮六品官並服朱衣自是以下許通着袴褶如有慘故不合着朱衣袴褶者聽不入自餘應着而不着者請奪俸以懲不恪

西河記曰西河無蚕桑婦女以外國異色錦爲袴褶

魏百官名曰三公朝賜青杯文綺長袖袴褶一方道盛此

北疆記曰盧主南郊著皇班褶繡袴

江表傳曰呂範願暫領督出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闕下啓事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黄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問曰裴逸民家近遠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乃用爲西門侯於此遂知名

傳暢自序曰余年五歲散騎常侍曾牧虎與先公甚友善每來往喜與余戲嘗解余衣褶披其背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惜而余笑與之經數日不索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服章部十三

帶　大帶　裳　裙　裉

帶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帶絲象繫佩之形帶必有巾故從巾

釋名曰帶蔕也着於身如物蔕也

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鞶命服之上飾革帶也）

禮記玉藻曰革帶博二寸

漢書曰文帝遺匈奴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

又班固與竇將軍牋云復賜固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帶也

東觀漢記曰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

又曰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緄帶一具

典略曰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取以為象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所不御至尊之側楨荅曰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皆伏朽壞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上可納也

魏略曰踈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又曰漢陽嘉三年踈勒王獻海西青石金帶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以帶帶之為鉤絡帶

吳錄曰鉤絡者鞍飾革帶也世名為鉤絡帶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骼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後周書曰隋文作相李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隨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於淮陰侯曰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

吳時外國傳曰大秦國人皆着袴褶絡帶

又曰扶南人悉着鉤絡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獻白玉食天子賜黃金之環三五朱帶具飾三十西征至赤烏氏先出自周宗乃賜赤烏之人具帶五十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女騎腰中着金環參鏤帶

述異記曰夏侯祖欣為兖州刺史喪於官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沈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終不見關必以為施可命焚與沈沈對前燒視此帶已在夏胥矣

應璩新詩曰革帶繩為複舄穿無底

大帶

論語衛靈公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紳大帶）

詩芄蘭曰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又野有死麕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又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匪

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揚也）

又鳲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以雜色飾焉騏當作琪以玉爲之）

禮玉藻曰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紳垂則霤前齊裳下緝也）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繹結三齊

又曰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也）

裳

釋名曰上曰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也

易坤卦六五曰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又易繫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尚書大傳曰舜曰精華巳竭褰裳去之

詩緇衣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又鷄鳴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挈壺氏不能掌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也）

又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也）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要裳要也襋領也）

又七月曰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陽明也）

又鴻鴈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

又曲禮上曰諸母不漱裳

左傳曰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春秋演孔圖曰駈除名政衣吾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六王至于沙丘亡

後漢書曰祭遵爲人廉約夫人裳不加緣

東觀漢記曰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精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之裳

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鄧析子曰責疲者以舉千鈞責毀者以及走兔驅騏驥於廷求猨猴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以索領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士衣穀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又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披裳自鼓盆甕而巳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于郢見楚王

風俗通曰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恒於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言皆裳裸國今吳郡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爲飾蓋正刑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着衣裳矣

郭子横洞冥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隣母得而養之經歲母忽失朔累月暫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布裳掛樹裳化爲龍

嵇康集自録曰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爲土窟夏則編草爲裳冬則以髮自覆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足

劉梁七舉曰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
古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緗綺爲下裳
紫綺爲上襦
傅玄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
又曰採薜荔以爲裳
又曰披綵裳之芬芳
又曰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揚雄反騷曰被芙蓉之朱裳

裙

釋名曰裙下裳也連接裙幅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緣裙之施緣也
又曰裙褻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之

揚雄方言曰陳魏之間謂裙爲帔詰繞衿謂之裙
東觀漢記曰王良爲司徒司直妻布裙徒跣曳柴
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不緣
又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
魏略曰燉煌俗婦人作裙孿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爲太守禁改之
魏志曰管寧恒着布裙
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弥善
齊書曰魚復侯子響不道帝以兵圍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而不得見此苦之深唯願矜之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後魏書曰河間人齊與太武攻赫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爲胡皇后造真珠裙積所費不可勝言後被火燒之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縠繡纓雙裙紫碧紗縠雙裙丹碧杯文雙裙
山陵故事曰梓宮有緗絳雙裙無胥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絳碧絹雙裙絳絹褥裙緗絳紗複裙白絹裙

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得鹿犢車一乘以單帛裙爲幃
河東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着碧纈裙上加細布裳
秦州記曰婦人着裙制乃三千餘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孟卓字君偉少脩苦之志着單裙十年不換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織成裙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布裙荊釵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五女皆布裙無緣裙四等
真人內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丹裙
俗說曰車武子婦大妬夜恒出掩襲車卓後呼其婦兄顗照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着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刀逕上牀發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懽欣紈素三條裙

束晳近遊賦曰着紫褶之袢袨
又曰帽有四角之隆裙有三條之殺

裩

晉書曰王澄之荆州送者傾城澄脫衣着犢鼻裩上樹取
鵲鷇鷇傍若無人
晉記曰客詣劉伶值其裸袒因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爲屋
以屋爲裩諸君不當入何怪乎
宋書曰桂陽侯義融孫晃字茂德性庸鄙爲郢州刺史暑
月露褌上聽事
齊書曰鬱林王常裸袒着紅縠緄
梁書曰周弘正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
講説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紅褌錦絞髻踞閣而聽
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
人覘知相賞狎弘正後爲左民尚書夏月着犢鼻裩衣朱
衣爲有司所奏彈其放達如此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樗蒱無褌褰露於儕輩
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裩其外並賜軍
士不以入室
又曰謝幾卿性通脫在省署夜着犢鼻裩與門生登閣道
飲酒酣呼爲有司糺奏坐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遂相謀還成
都賣酒相如自着犢鼻裩滌器以耻王孫也
世説曰范宣潔行廉約韓伯字康伯爲豫章太守遺百疋
絹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
韓後與范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裩耶
范笑而受之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羣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自以爲吉宅
君子之處域中何異虱處褌中乎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皆儒學富財唯阮咸好酒家貧俗七
月七日曬衣諸阮庭中並列絺錦咸以長竿挂犢鼻布裩
人問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語林曰桓宣武性儉着故褌上馬不調裩敗五形遂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服章部十四

履　舃　屧

履

釋名曰履禮也飾足所以為禮亦曰抱也所以抱足也複其下曰舃舃腊也久立地濕故複其下使乾腊也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不假借之也齊人曰搏腊搏腊猶把鮓麤之貌也曰麤絲麻韋草皆同名麤麤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說文曰履足所依也靸小兒履也鞮革履也

廣雅曰履紟謂之綦

世本曰於則作履扉（於則黄帝臣草曰扉麻曰屨也）

方言曰絲作之麻作之不借粗者謂之屨屨朝鮮洌水之上謂之卬角南方江沔之間總謂之麤西南梁益謂之屩或謂之麤（下音麤）履其通語也徐土邳沂之間（下沂音祈）謂之卬角繩屨（上音兩下音屨）開之東西或謂之緉或謂之𥿍其通語也

史記曰張良嘗遊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進之

又曰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幣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劍室飾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又曰淳于髡曰杯盤狼籍履舃交錯

漢書曰王莽好高冠厚履

又曰鄭宗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魏志曰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吾受賜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也吾不敢脫履上殿

蜀志曰先主少孤織履為業曹公罵云賣履舍長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伯撾胡以履搏面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

晉書曰夜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劍王莽頭並失

又曰苻健時霖雨河水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深三寸

續晉陽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伸脚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

趙錄曰佛圖澄卒葬後鄴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持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後魏書曰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摹之

宋書曰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宮人盡令著紫絲履太公金匱履之書
曰行必慮正
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
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又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絓履不弊不更爲也
晏子曰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曰踊貴
履賤公愀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
尺
又曰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僅不能舉之問
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玉
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履
孫卿子曰大布之衣麄紃之履可以養體也

莊子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决
韓子曰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
操之見履乃曰吾忘度足乃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
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文王履係解視左右盡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
又曰魯人身善織履其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
必窮履飾足也而越人跣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不
窮可得乎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决失之
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蹄履乎王曰楚國
雖貧豈愛一蹄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
國之俗無相弃者
又曰履雖鮮弗加之於枕冠雖弊弗以苴履
又曰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曰詔置酒享羣臣召諸子賜食
先罷胡亥下階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
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
淮南子曰禹之趍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麄菲草履今富者革舄絲履
風俗通論數曰蹄者奇也履舄之一也
夢書曰履屐爲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屐者必有子息也
履者爲男屐者爲女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綦履
又曰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常著輕絲履
又曰匡衡邑人有說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服到履

而去
拾遺錄曰穆王起春宵之宮西王母來焉納丹豹文履
魏武帝遺令曰諸舍中可學作組履賣之
又內式令曰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絲不得過絳紫金黃
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絲絲履以與家約當著盡此履不
得效作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古
儈賣者皆當著巾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
黑履一足著白履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紋履一緉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絇履
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劒履上殿義徐言所以遂
見從着履上殿時人見咸譏古無履但有舄今當着舄上

殿不宜着履案周禮天王亦舄黑舄后素舄葛屨鄭君注曰
複下曰舄單下曰屨是則古有屨也蔡謨答臺符分別屨
舄之名事曰按材小會義注侍臣劒履升殿而摯虞注廷
言劒舄履之名宜審謹案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
屨屨左傳曰踊貴屨賤禮曰户外有二屨不言二履賈誼
曰冠雖弊不以苴履亦不言苴屨言履者猶足所履践耳
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別名履者足践之
通稱稱先代以來優崇重臣言劒履則包舄也又大臣昇
殿不惟朝會或私覲獨見臨時所着不必是舄故揔言履
以明不跣而已摯虞中朝宿臣多識往行親覩其禮退而
書之卽是晉之故典令決疑言舄者書時事也儀注言履
者舉揔名也尋文揔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躭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晚不

太六百九十七　五

及朝化為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
履躭驚還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為廣州刺史
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荆州記曰興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搜神記曰宫亭湖孤石有一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
云可為妾買兩緉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與買之並一
箱置履在内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和留之及下去
乘舟忽有鯉魚躍入割之得刀與書
幽明録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過廟
乞福既去亡履已行五六里嬾復更反取一白衣人持履
後至云宫使還君化為鵠飛入田中
列仙傳曰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補履數十年不老人竒
之

又曰昭帝既葬鈎弋夫人空棺無屍但有絲履
列異傳曰胡母班為太山府君賫書詣河伯貽其青絲履
甚精巧也
漢武内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履玄璚鳳文之舄
列女傳曰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
以給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為相
其妻子曰家織履以食淡然而無為樂在其中矣謝使者
秦嘉與婦淑書曰今往虎龍組緹履一緉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聊奉組生履一緉
曹植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緉韈百副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制韋履十月作白履
劉楨魯都賦曰纖纖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組綴以朱蠙

太六百九十七　六

曹植洛神賦曰践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古樂府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正冠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黄金履手中雙莫邪
甄述女詩曰足躡承雲履豐趺蹋春錦
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傅玄履銘曰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
之徵
賈誼弔屈原文曰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嗟若先生獨離此
咎

舄

崔豹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関而東謂之複履其上

單者謂之兗下單者謂之鞮
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又南有嘉魚車攻曰赤芾金舄（毛萇云金舄黄朱色也）
周禮天官下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
黄繶青句素屨葛屨（鄭玄曰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也王后亦服六服唯祭服有舄司農云赤繶黄繶以黄赤絲爲下緣繶音億）
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
三禮六服圖曰王后褘衣玄舄揄翟赤舄鞠衣着履（鞠衣以下言之履）
三禮圖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履夏葛冬皮也
説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時衣翠衣帶玉佩玉劒履縞舄
典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

韋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舄履與不顛倒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履玄鳳之舄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
三夜賜金璧千萬出於阜鄉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枚
以報
拾遺録曰秦王子嬰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長大鬚鬢絶
青納王舄而乗丹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夢則
始皇之靈所着舄則安期所遺者
列仙傳曰黄帝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劒舄存
衡波傳曰足履萬歳之舄漂如日光宛如遊龍
風俗通曰孝文身履革舄而衣弋綈
又曰俗説明帝時尚書郎鄴令王喬四每月朔常詣臺朝帝
恠其來數而無車馬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
凫從東南飛來因舉羅得一隻舄使上方識是四年中所
賜尚書履也
杜氏幽求曰褒衣博帯高冠厚舄佩以珠璣結之纓綏
陳思王七啓曰金華之舄動趾遺光

韈

説文曰韈足衣
釋名曰韈末在脚也
左傳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聲子韈而登席公怒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係解五人在前莫肯
係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爲係韈
漢書曰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韈係解成帝以
爲不能而賢定陶王
又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爲黄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

張釋之爲廷尉王生顧曰吾韈解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
人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
度終亡益於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廷尉跪結韈
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黄香相難罷朝特賜
賜履韈
文子曰均爲縞也或爲冠或爲韈則履之
又曰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韈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
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
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裴書儀曰凡韉至於鞾韈用青韈）
會稽典録曰賀劭爲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
常著韈希見其足
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以冬至日進履韈於舅姑

張衡南都賦曰羅韈躡蹀而容與
曹植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韈生塵也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謹上韈一量以通微薄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細布韈二量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奉織成韈一量
曹植賀冬表曰獻韈七量并爲韈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福以福并
後漢崔駰作韈銘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屨　履　屐
鞾　屩　屧

屨

釋名曰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說文曰屨履也一曰鞮也
詩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葛屨服之賤者也冠緌服之尊者若以喻不宜同處）
又葛屨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舄赤繶黃繶以通於赤）（繶之緣縫也）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屨功屨散屨（功屨屨之次也散屨亦功屨之類）
大戴禮曰入於戶未嘗越屨是高案之行也
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向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又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毋踖席
又曰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
左傳曰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貝丘齊地）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楚子使申舟使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
又曰齊晉戰于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
又曰吳伐越越子禦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靈姑浮越大夫）

大夫闔廬吳王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穀梁傳曰公弟叔肹其曰弟叔肹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之（宣公殺子赤叔肹非責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孟子曰許行自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捆音閫叩叩椓也欲使堅故叩之賣屨席以供飲食也）

屐

釋名曰屐搘以踐泥也爲兩足搘以踐泥也帛屐作之如屩者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屩不可以踐泥屐可以踐泥也故謂之屐

漢書曰袁盎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刀决帳直出屐行七十里

東觀漢記曰范丹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昇于華轂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於關中多蒺藜乃使軍吏二千人着軟材木屐前行然後（步騎進）辭教去當前作大平木屐遂踐蒺藜有蒺藜屐行蒺藜悉着屐底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苻堅所在克捷安方對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户限心喜不覺屐折齒

又曰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掇口中嚼而吐之

又曰祖約好財阮孚好着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又曰石勒擊劉曜使人着鐵屐施釘登城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卯泰元中忽不復徹名陰卯亦服妖也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遂致大亂

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

又曰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蔕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易諱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荅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蓍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又曰劉凝之有嘗認其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送還不肯復取

齊書曰沈驎士昔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屐驎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驎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者傳云是楚王（王冢獲玉）屐玉屏風

梁書曰范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儉薄才客於廉爽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

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孔叢子曰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禎彈廣州刺史韋朗臧有白荆屐六七十量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絲爲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桎蓋木屐之像

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郄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着高屐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郄公慨然曰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鄭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矣竟以免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挈屐而歸

皇甫謐高士傳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首不

着布身無單衣足着木屐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秦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民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當太平健以爲妖妄下靖獄是月河渭捕坂津監寇登於河中得雙屐長七尺二寸稱屐五指長尺餘指尺深寸登以獻健因赦靖

劉欣期交州記曰荊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常着金擿踶屐

庾仲雍荊州記云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於靈溪盛公詣市還着皂蓋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空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着鞭馳馬慈着木屐策杖徐步然終不能及乃止

搜神記曰昔作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別

集異記曰廣平游先期妻見一人着赤袴褶知是其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變是所常着履

異苑曰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

又曰丹陽縣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着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其屍於水上乃隨波流漂至今廟處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屐

夢書曰蘢屐爲使令卑賤類也夢得蘢屐得僮使也

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轄裁轅若有餘材當作俎几木屐

屣

說文曰屣鞮屬也鞮革履也

史記曰漢孝武帝云使朕誠得如黃帝視弃妻子如脫屣耳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賓客盈坐聞王到倒屣迎之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爲郡守謁規規卧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春秋後語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朝歌紂之都今衛州衛縣地）引車避下謁之田子方不爲禮太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則失國大夫而驕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驕人耳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不懌而去

淮南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
却行而脫屣
孟子曰舜視弃天下猶弃弊屣也
世説曰何晏爲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倒屣迎
之

鞾 靴

釋名曰鞾本胡服也趙武靈王始服之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然馬
矢自作鞾
又曰任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
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城外諸嫗以
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
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

時稱明察
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鞾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
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
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
遂與之
唐書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丈
母也上見之方屣而鞾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織成靴
列仙傳曰仙人文賓太丘人也賣靴爲業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足下織成靴一量
慕容皝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靴一量
傅咸表曰涼州民先辨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屩 書所

說文曰屩屐也
釋名曰屩草屨也出行着之屩輕便因以爲名也
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屩檐簦來説孝成王一説賜白
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故號虞卿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劉勤字伯宗家貧作屩供食常作一量
屩留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
米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仕
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
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欲壞頃之
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反敬宣爲其所害
又曰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孝伯至城欲
與暢語李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着屩君而着此使將士

云何暢曰膏粱之言武誠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
之間不容緩服
齊書曰沈瑀爲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
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麤布侍
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
又曰褚彦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
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着芒屩於齋前
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彦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
梁書曰侯景即位童謠曰脫青袍着芒屩荆州天子定應
着
又曰何點方尚書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陳書曰沈衆武帝時兼吏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
芒屩以麻繩爲帶朝士咸共誚其所爲

唐書曰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田環主屯作西華元陽芒屩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方去

風土記曰美朱奭之輕履錢龍爲之文章奭赩也赤色緑木而長大如箭竿越人以爲屩經以青芒行山草使於用靴故越人重之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像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絶四方而壅王命

臨海水土記曰屩魚長一尺狀如屩形

俗說曰劉真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劉方回數出南射堂射劉往市賣屩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劉過初不迴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云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屩不得歷詣後過劇呼之使來與共語覺其佳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愼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内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屩弃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餅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屧 音燮

宋書曰袁粲爲丹陽尹步屧白陽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齊書曰江泌字士清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屧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

梁書曰臨川王宏奢僭過度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倖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服用部一

帳　幔　幌　幬　牀幨　青廬

帳

釋名曰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小帳曰斗形如覆斗也

尒雅曰幬謂之帳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漢書曰東方朔曰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貴曰造甲乙之帳以處珠）燔之於四達之衢

東觀漢記曰馮魴永平中上行幸諸國勑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音肥 風病）苦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窻望令致密

漢官儀曰祭天有紺幄帳

魏略曰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又以明月夜光珠爲帳

又吳時外國傳去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魏志曰呂布將辭袁紹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兵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爲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事見樂部）

又曰太祖幃壞即補納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孚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詣行在所也

吳志曰蔣欽字公奕拜左護軍權嘗入其內母疏帳縹被權歎其貴而守約勑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晉令曰錦帳爲禁物

晉後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爲馬韉矣

晉令曰元帝時有奏太極殿施絳帳帝詔曰漢文以上書皂囊爲帷又可青布夏青疏

又曰桓玄小會於西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臣切相語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

沈約宋書曰高祖圍廣固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中胡蕃起賀曰蒼黑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內殿施黃紗帳

又曰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

隋書曰煬帝北巡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又曰始畢可汗衒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而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類也高祖然之

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求其帳中隱處果得之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帝魏武）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

皁帳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己帳中眠顧至曉徊展轉不得熟寐許上床便大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熟絳綾帳絳綃幄

又曰東齊夏施烏紗單帳四率坊洗馬坊烏練帳

三輔事曰秦時奢侈綈帳絹繡土木朱紫

漢武故事曰上以瑠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珎寳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桓譚新論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觀見之

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高漸離於帳中擊筑

又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

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為臣下諫乃止

拾遺録曰蜀先主甘后坐於白綃帳中於外望之如月下聚雪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事書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練帳於屋下敷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又曰茅君仙去民為立廟茅在帳中與人言

鄴中記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或用紫綈大小錦絮以房子錦百二十斤白綈為裏名為裏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金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綩囊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縠為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縠文為單帳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華巖室經數年戶猶儼然葛帳覆之

幽明録曰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翁將小兒持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廳事上有五色氣徐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翁坐斗帳裹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耀

馬融別傳曰融為通儒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節居字器服多在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風俗通曰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競為之後董卓擁胡兵

掠宮掖

語林曰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大牀茵褥甚麗不得行乃更如他廁

俗說曰桓玄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

世說曰郗超為桓溫參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溫溫令超帳中臥聽論事風動帳開見超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卞範為丹陽羊孚於南州暫還往卞許云卞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卞大床枕入被下乃迴坐傾睞移辰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弟一理其卿卿莫負我

魏武遺令曰吾與婕妤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練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朱子大七抓曰錦衾内設羅幬續帳也
江淹別賦曰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
孔稚珪北山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猨驚
離騷曰翡翠羽帳飾高堂
劉玄休詩曰羅帳延秋月

幔

說文曰幔幕也
釋名曰幔幔相連綴之言也
廣雅曰幔幠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囂壅谷水以縑幔盛土爲隄灌城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遣取所乘車除腳以爲輦其夕有鷄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爲揚州刺史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悒悒使人無氣
又曰柳惔猫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賓敬稷每詣惔必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但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不躬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舡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敵有炸火火箭以撲滅之
拾遺録曰周穆王時藏章錦幔者摩連國獻焉錦文如鸞翔
又曰吳主趙夫人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曆其思焉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權稱善夫人乃指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弦百絕百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內文漆抌中謂之絲絕
秦記曰苻堅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乃就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幔而授業焉
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誅
世說曰庾太尉亮有兒年數歲溫太真常隱幔怛之（怛當也）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乃謂不減亮
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冪歷君之楹日暮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缸當夜明

幌（說文作櫎）

說文曰櫎帷屏風之屬
晉惠帝起居注曰有雲母幌
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絳紗幌
華延儁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龍雲母幌

幬

説文曰幬單帳也
謝承後漢書曰黄昌夏多蚊貧無幬廚僕爲作幬
又曰羊續爲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幬幬穿敗糊紙補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願以伎自効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之子發因複還之齊將懼而退
楚辭曰翡翠幬高堂紛旼玄玉梁
又曰翡翠珠被爛齊光弱何拂壁羅幬張
馬融廣成頌曰張雲帆施蜺幬
曹植九詠曰蕙幬兮荃牀

牀幨

通俗文曰障牀曰幨昌占

釋名曰牀前帷曰幨幨垂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緑石綺絹裏牀幨二

青廬

世説曰魏武帝少時常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偷青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刃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墮枳棘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偷人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俱免
唐書曰建中中議公主出降之儀曰近代設氊帳擇地而置此乃北胡穹廬之制不可以爲佳宜於堂室中置帳以紫綾縵爲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服用部二

簾 箔 帷 幄 幕 帟

簾

釋名曰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
聲類曰簾戶箔也
通俗文曰戶幃曰簾
楊雄方言曰宋魏陳楚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以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薄
漢書曰周勃以織薄曲爲業蘇林曰薄一名曲也
又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梁書曰夏侯亶性儉率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十

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時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沈驎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時爲織簾先生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旋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悦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王鍔爲淮南作法軍中無一弃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舡坊以爲荻箬（上作含切下而灼切）他皆如此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爲業（司馬彪注曰蕭蒿也緯織蒿爲薄簾也）

又曰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奏也

漢武故事曰甲帳居神以白珠爲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爲篾

洞冥記曰漢武元鼎元年甘泉宫起招仙靈閣編翠羽麟毫以爲簾

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文及龍鳳像

又曰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聲如珩珮

拾遺記曰石虎於太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至鏗鏘和鳴

晉東宫故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三秦記曰明光宫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段雞龍

涼州記曰吕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白珠薄簾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曰願得一牀一薄埋於首陽山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謝綽拾遺曰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嬌淫爲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之

崔寔政論曰珠璣玩飾匿若懷袖文繡叛於帷簾

夢書曰夢簾屏風蔽匿一身也

唐國史補曰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嘗造廙見其門簾甚弊乃暗度廣狹以麄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帷

說文曰在旁曰帷

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

禮記曲禮曰帷薄之外不趨

又曰弊帷不棄爲埋馬也

又曰路馬死埋之以帷

周禮春官下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宫設旌門（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爲宫則樹旌以表門）

左傳曰齊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故）葬視共仲（言制如慶父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子

家還及笙（歸父家）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使副反命於君）

又曰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杜注二子莊公臣也）鮮虞推而下之（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昵近也匿藏也）其誰納之

又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禮記曰士喪君使人弔撤帷主人迎弔于寢門外

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幃中而拜

又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之衆連袵成帷

又曰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又曰文帝幃帳不得文繡

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

漢書曰秦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又曰成都侯王商弟內大池以行舡立羽蓋張周帷
又曰東方朔上疏云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後漢書曰更始委於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群臣欲
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
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華嶠後漢書曰班始尚陰城公主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
亂與所嬖居帷中而始入使伏牀下
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承懼射之以被為
帳幔
又曰賈琮為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州曰刺史當遠視
廣聽反垂帷以自掩蔽乃命褰帷
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

御覽七百　四

方烏丸並反燒度遼將軍門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
走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書自若
魏志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帝於陵雲臺曲室
中施帷見九親婦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晉書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於太極
前殿抱帝臨軒
晉陽春秋曰武帝令曰殿前織成帷不須施也
宋書曰袁粲每經傅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
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惠素為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
幃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
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願
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
之半王子光舉帷摶其手而與之坐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
衣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然九光
之燈候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為帷
神仙傳曰淮南王見八公至足不及履迎之登思仙之臺
張綺羅之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帷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間或露起帷宮千間皆用
錦蜀文繡
風俗通曰俗說帷帳車不可作衣令人病癘

御覽七百　五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青布碧裏絮下幃一紺綃青布裏
戶幃各一
夢書曰夢見帷帳憂陰事
離騷曰紉薜荔而為帷
楚詞曰翡翠幬飾高堂
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朱帷連網曜野映雲
左太沖吳都賦曰藹藹翠帷嫋嫋素女
潘岳寡婦賦曰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
庾闡揚都賦曰皇帝迺坐路寢御紺帷
阮籍詩曰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幄

尒雅曰以覆帷謂之幄
說文曰幄木帳也

三禮圖曰在上曰帟四傍及上曰帷上下四傍悉周曰幄
幄大帷也
書曰成王疾大漸出綴衣於庭（孔安國曰綴衣幄帳）
周禮天官曰幕人掌帷幕幄帟（帟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又曰子産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
又曰衛侯爲虎幄於藉圃（藉田之圃幄幕以虎皮爲飾也）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座於太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竝撤去更設座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
漢書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雲帳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爲三雲殿
拾遺録曰燕昭三年廣延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處以丹綃華幄
物理論曰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於靈帝幄後相對泣帝驚問尚復幾時哉於是大收諸黨
劉楨魯都賦曰緹幄弥津丹帷覆洲

幕

廣雅曰幕帳也
釋名曰幕絡也在表之稱也
說文曰帷在上曰幕蒙之覆食案亦曰幕
周禮天官下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之則施惠）
儀禮曰國君與卿圖事管人布幕寢門外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楚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所候間伺楚也幕帳也）
又曰吳季札來聘過衛夜宿於戚（戚孫子邑也）聞鐘聲季子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而又何樂乎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又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克武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府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旣處椒房太官上飯重加幕覆輒撤去

晉書曰郗超字嘉賓桓公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宋書曰劉穆之孫瑀仕宦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宋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
唐書曰杜暹爲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賚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旣去乃移牒令取之
黃石公三略曰軍幕未設將不言熱此謂之禮將
說苑曰晏子謂景公曰合疏縷之緯以成幕
兵書曰將軍帳幕無故動敵人散走
魚豢典畧曰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之聲璆璆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霄游宮

鋪黑緄幕帷器服皆尚黑色

漢武內傳曰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狀置於輕紗幕中宛然如生帝大悅

楚辭曰離榭脩幕侍君之閒（閒暇）

潘安仁籍田賦曰青壇蔚其岳立翠幕黕以雲布

張景洛陽褉賦曰傳與蕙渚息駕蘭田朱幔虹野翠幕蜺連

劉楨詩曰明月照緹幕華燭散炎暉

帟

釋名曰小幕曰帟張在上帟帟然也

周禮曰幕人掌帷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

又掌次曰師田則設重帟

禮曰君於士有賜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

服用部三

屏風　步障　承塵

屏風

釋名曰屏風以屏障風也扆在後所依倚也

周禮天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掌次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也鄭司農云皇羽覆上也邸後板也謂後板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飾也）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鄭玄曰斧扆畫屏風）

又三禮圖曰扆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象也

漢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人事賂外戚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誡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着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

又曰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疾久之成帝出過臨候伯伯乃再視事自大將軍薨後（師古曰）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則侍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師古曰坐扆）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居此此圖何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云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言沈湎於酒號呼而為晝夜也留連荒亡失之詩以流連不還謂飲酒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

又曰成帝省減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誠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以繩妾以詔書矣
又曰王莽常翳雲母屏風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座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
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爲撤之上
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
容德器群臣莫及上曰方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
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
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大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
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
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吳志曰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詔

以御屏風隔其座焉（或曰隔以雲母屏風）
又曰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點素因就以作
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魏書曰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納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
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清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篷爲屏
風坐無氈席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於
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雪
矣
宋書曰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
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鹽豉
薑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付
之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中丞劉禎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
州作綠沉銀泥漆屏風二十三牀請以事免朗官
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
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隨
宜代之
齊書曰宜都王鏗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
右誤排楠榴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
又皇太子在雍有發古　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又劉悛傳武帝常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
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

俗能蔽風露言能不虧物理也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爲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
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於靈座
又曰憲宗以天下無事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
君臣事跡寫於六扇屏風以示宰相
春秋後語曰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
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
鹽鐵論曰一杯棬（去遠反又曰權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
之功其爲多矣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
桓譚新論曰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
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
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

爲地五色文之世其欲爲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聲爲
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
又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遺雲母屏風瑠璃屏風
又曰漢江都王建勁捷嘗䟦越七尺屏風
漢武舊事曰帝起神臺其上扉屏風悉以白琉璃作之光
冶洞徹也
郭子横洞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牀象席雜玉爲龜
甲屏風
拾遺録曰董偃嘗卧延清之室設紫瑠璃屏風列麻油燈
於戶外視屏風若無屏風矣侍人唯見燈明以言無礙乃
於屏風外扇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也侍者乃屏風
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之礙矣

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甚薄而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
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如無隔唯香氣不通於
外
劉向七畧別傳曰臣與黄門侍郎歆以列女傳種類相從
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
四堵
桓任別傳曰任子亡愍念之爲作象著屏風置座邊
古今注曰孫亮作瑠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
人禽獸之像讃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四尺或
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三輔决録曰何敞爲汝南太守和帝南巡過郡有刻鏤屏
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黄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

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
風土記曰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異無病而亡塜東面有
屏風蓋神之所坐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牀上屏風十二牒織成漆連
銀鉤鈕織成連地屏風十四牒銅環鈕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字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
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讐把秦王衣袂曰寧爲
秦地鬼不爲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
掣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段龜龍凉州記曰有人發張駿墓得眞珠簾箔雲母屏風
語林曰滿奮字武秋畏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或
云北窻琉璃屏風實密似疎有難色武帝笑之答曰臣如
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坐

俗說曰荀介子爲荆州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
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爲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
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
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
便走○又曰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
晏起安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萬起
淮南王屏風賦曰列在左右近君頭足不逢仁人永爲朽
木
曹毗詩叙曰余爲黄門在直多懷遂作詩書屏風
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辟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
壅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無失其常
王羲之與殷浩書曰勸令畫廉藺於屏風

步障

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有才辯凝之嘗與賓談論詞理將屈謝氏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齊書曰江夏王寶玄與崔慧景叛景敗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圍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北齊書曰琅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步障以觀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絲布碧裹步障三十漆竿銅鉤

拾遺記曰石虎為浴臺列鳳文錦步障縈蔽於浴所

語林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玄度弟欲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玄度為之解紛諸人遂不能犯境

劉真長歎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語林曰大將軍刑周伯仁以步障繞之經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其屍周家然後收之

承塵

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周禮春官下曰幕人掌帟綬之事（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

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宋書曰建平王宏子景素在南徐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鵲巢於承塵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搜神記曰長安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也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一鉤從爾貴產巨萬

又曰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復先語伯祖云某月某日書當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無聲

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調國有大富長者條三弥與佛作金薄承塵一佛作兩重承塵

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大獼猴以鐵鏁鏁之著牀間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使合鏁埋之後百許日有鬼者見獼猴走上承塵上不悟是獼猴鬼也為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斷走乎永叔曰始乃今日知猴死復有鬼乎

語林曰傅信恐毋毋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鵝鴨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毋輒恐怖

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塵承塵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

服用部

扇

扇　　蓋

金澤文庫

揚雄方言曰扇自關而東謂之扇自關而西謂之篷世本曰武王作篷

帝王世紀曰武王自盟津還返于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以扇之

續漢書曰梁冀輿服之制作擁身扇

東觀漢記曰黃香至孝夏則以扇侍于親側

魏畧曰韓宣字景然爲丞相軍謀掾步入宮門内與臨淄侯相遇時新雨地有泥潦宣避不得去以扇自障

晉書曰武帝太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

嫁娶使宦者馳傳州縣召充選者使楊后選所取后妬不取端正好唯取長白時卞蕃女有美色帝舉扇鄣面語后云卞蕃女好后曰蕃三世后族不宜在以卑位帝乃止

又曰何楨字元幹常以練筆織扇爲業以奉供養

又曰庾亮出鎮於外以帝舅故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嘗遇西風起輒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居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歎惋因謂姥曰君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金價姥如言人競買之後姥復將數扇來請書羲之不荅○又顧榮傳曰廣陵相陳敏反渡江攻揚州刺史劉機阻兵據州郡有鼎峙之意遣顧榮歛舟於岸敏率萬人出不獲濟榮自麾羽扇敏衆大潰也

晉中興書曰安帝義熙元年禁絹扇及摴蒱

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機對辯速宏爲東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安起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稱其率要

又曰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謂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都士庶競而慕焉增價數倍旬日則無所賣

宋書曰明帝王皇后上嘗宮内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

又明恭王后傳曰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猶見順後狂悖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令太醫煑藥左右止之乃止

又曰沈曄謀逆被擊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嗟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孫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爲遥

又曰劉祥字顯徵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又曰蕭子顯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

梁書曰臨川王宏子正表幼不慧嘗執白團扇湘東王戲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摇握

又曰柳惲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

秋雲飛瑯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南史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雖童蒙便有感
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
緘録之每至感思輙開笥流涕
又曰羊欣字敬元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
元顯怒乃以爲後軍府舍人
又曰何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彦回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
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吳興太守
頗好畫扇宋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
陸探微顧寶元皆能畫歎其巧絶戢因王晏獻之
後魏書曰尒朱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
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扇爲約弼帳下都
督馮紹隆爲弼信待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

以爲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破心紹
隆因推刃殺之
唐書曰中宗爲皇太子天后以時熱令皇太子外朝用扇
郭日太子讓之詔不許
太公六韜云將冬不衣裘將夏不操扇名禮將之也
管子曰夏行五政三曰禁扇去笠
淮南子曰失火而鑿池披裘而用扇不能救也
又曰夫夏日不披裘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
箑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出則燭不息
春秋繁露曰以龍致雨以扇逐暑
崔豹古今注曰雉尾扇起於殷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
用翟羽周制以爲皇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爲之

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
以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又曰鄣扇長柄扇也漢世多豪俠爲雉尾而制長扇也
又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
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
用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弱青竹扇各一太子納
妃同心扇三十單竹扇二十
脩復山陵故事曰玄宮中用絹團扇六枚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
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无罷乎遺以
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又曰長安巧工丁緩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尺相連續

一人運之則滿堂寒戰
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雲母扇五明扇七華扇翟
扇蟬翼扇
又曰天子夏則設羽扇冬則設繒扇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爲羽扇柄者刻木以象骨翻用十毛
取全數也中興初王敦始改用長柄使其下出可捉而減
其羽用八識者以爲服妖也柄使可執者國柄之象毛減
用八是羽翮損少而飛羽不終之應也
鄴中記曰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
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
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爲其
際唯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
以此扇挾乘輿亦用象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緑沉色或木

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異物志曰扶南國昔但知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及今熱時各自用也

拾遺録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夏至取鵲翅爲扇一名遊風一名條翮一名反影時有南歐獻二美女更揺此扇侍於王側

世說曰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轉扇鄣面而得往後度江左不能復尒王歎曰不知吾進伯仁退（劉世諸尹自少而長手揄）

又曰温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我（新技曾無異色如斯微根撰於周鄭斯不然之言）嫌是老奴果如所疑

又曰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即潔成暉桓胤遂以書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扇指麾三軍三軍皆隨其進止

又曰胡毋彦國至湘州坐廳事斷官事尒時三伏中傍揺扇視事其兒子光從容顧謂曰彦國復何爲自貽伊戚

又曰庾翼爲荆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疑是故物侍中劉邵曰栢梁雲構匠者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帝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俗說曰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眼精主問之顧荅曰那可點精點精便語

列仙傳曰介之推隨晉重耳去國後辭禄與母入介山從伯陽游後世見在東海王治賣扇

搜神記曰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千執象牙扇出應門

續搜神記曰吴猛好道術嘗渡江以白羽扇畫水横流直過不用舟檝

異苑曰高平檀茂宗義熙中喪亡其母劉氏夢見宗云方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覺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

婦人集曰沒太子妻孝氏爲夫所遣婦與夫書并致安衆扇兩隻

古詩曰綾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女形乘鸞入煙霧

班婕妤扇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揺微風發

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帝得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員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形五離而九折篾毚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蟬法雲霓之

烟熅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飈動乎綺紈

徐幹圜扇賦曰於惟合歡之奇扇肇伊洛之纖素仰明月以取象規圓體之儀度

傅咸狗脊扇賦曰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以爲名尚不嫌狗脊之爲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

蓋

釋名曰蓋在上覆蓋人也

通俗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

禮檀弓下曰弊蓋不棄爲埋狗也

左傳定曰齊侯伐晉夷儀弊無存死於霤下（闞死於門霤下）齊侯謂夷儀人曰得弊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命常不供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襚三加隨之禮尊之）與之犀軒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

家語曰孔子將行命從者持蓋既而果雨（聖人無所不通也）
又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也之
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
能以久也
史記曰五羖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
漢書曰上官桀少時爲羽林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
不得行解蓋授之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
其材力焉
又曰黃霸爲揚州刺史三年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
彰有德
又王莽傳曰或言黃帝時建華蓋登仙莽乃造華蓋高八
丈一尺皆金瑵羽蓋載以祕機四輪車駕六馬輓者皆呼
登仙

續漢書曰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十丈
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又曰祠老子於濯龍中設華蓋八座
東觀漢記曰隗囂破上歸過汧幸祭遵勞之時遵有疾
詔賜重茵覆以御蓋
後漢書曰光武東巡虞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
小不容羽蓋（羽蓋今車蓋也）帝怒使撻御史延救之乃止（事具門郎）
吳志曰曹休入皖城陸遜破之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
又曰周泰字幼平數戰有功孫權覆以御蓋（江表傳曰青綠蓋也）
又曰劉基孫權愛敬之嘗從御樓船上時雨甚權以蓋自
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也
又曰賀齊爲將綺飾所乘舡（青蓋絳幢）
晉安帝記曰桓玄遊於水南飄風飛其輗蓋後義旗起遂
敗
宋元嘉十年起居注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衛將軍何
尚之公事每乘笠有虧體制違野笠於公門棄華繖而不
御
宋元嘉二十九年起居注曰訶羅單國奉孔雀蓋一具
齊書曰始安王遙光傳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
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
遙光行還入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後敗
梁書曰王籍爲中散大夫彌日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
擇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
南史曰殷孝祖與賊合戰每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
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
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

又曰扶南其俗亦古具繖
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
又宋玉大言賦曰圓天爲蓋方地爲輿
淮南子曰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蓋
未足恃也（橑蓋骨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郯郯子遇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
命子路將束帛贈焉
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僕樕之蓋足以蔽霜露
說苑曰田子方遇翟璜乘軒車載華蓋疑以爲人君也
崔豹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
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
華蓋（[illegible]）
又曰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

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軍自漢朝乘輿用之因謂
罕䍐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罕音罕䍐音畢）
搜神記曰湖陂吏丁初忽見少婦人姿容可愛青衣戴傘
呼初初疑而待顧視婦自投陂中是大蒼獺衣傘皆是蓮
荷異苑曰義熙中烏陽小吏見女子戴青繖姿容甚麗逐
要之女手多電光乃是大狸抽刀斫殺其繖乃枯荷葉（繖音傘）
眞人周君傳曰紫陽眞人周義山子通合會仙人在金屋
銅門之內以紫雲爲蓋
眞人王君傳曰太上大道君授務成君綘羽蓋雙明珠
俗說曰徐干木年少時嘗夜夢見烏從天上飛銜繖樹其
廷中如此九三過銜來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得繖遂以惡
終
青烏子葬書曰作墓發土夕夢見皂繖入市者富貴

楚辭曰孔蓋兮翠旍（言以孔雀翟爲車蓋翠羽爲旌旗也）登九天兮撫彗星
又曰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宋玉高唐賦曰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霽千里而逝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屯余車其萬乘兮𦂶雲而樹華旗
阮籍清思賦曰折丹木以蔽陽竦芝蓋之三重
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鵠馬如游魚
宋玉大言賦曰圓天爲蓋方地爲輿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

服用部五

麈尾　如意
拂　唾壺
書臺　香爐

麈尾

晉陽秋曰石勒僞事王浚遺勒麈尾勒爲不執置之於壁
朝拜之云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
晉書曰王衍夷甫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毋捉玉柄麈尾與
手同色
又曰王導妻曹氏妬導令別修館以安衆妾曹氏知之導
將恐有他辱命駕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
蔡謨聞之謂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之覺但謙退而
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

宋書曰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
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又融臨卒遺令建
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
又曰張敷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弱冠初父邵使與高士南
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
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齊書曰周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
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
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見重如此
梁書曰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中講說僕射徐勉
以下畢至謝舉造坐屢折廣詞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

執麈尾贈之以况重席焉
陳書曰張譏善講論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
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
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官
坐於寺西南松下勅譏講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
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郭子曰何次道嘗詣王丞相以麈尾敲牀呼何共坐曰此
君子坐也
又曰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
四彼我奮擲麈尾悉墮落滿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也
又曰王長史病已篤寢燈下轉麈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
曾不得滿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置棺中因慟
哭。世說曰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及殷中軍來乃

取之曰今以當遺汝。又曰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
析文句以麈尾柄敲机曰至不容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客乃悟服。語林曰庾法暢造庾公捉麈
尾至彼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苔曰廉者不求貪者不
與故得在耳。華陽國志曰宜君山出麈尾
王道麈尾銘曰雖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
許詢白麈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
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

如意

齊書曰蒼梧欲害高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鐵為
書鎮如意甚大以備不虞欲以代仗
蕭子顯齊書曰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隱長廣郡勞
山詔徵為正員郎稱疾不就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
為榮
梁書曰席闡文武帝將起兵闡文勸蕭穎冑同焉仍遣客
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又曰韋叡拒魏於邵陽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
一日數合
又曰殷鈞字季和梁武與鈞父叡有舊以女永興公主妻
鈞公主驕淫險虐鈞形皃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
壁為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
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為
王府諮議
又曰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
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
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

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
後魏書曰高祖孝文欲試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
取京兆王愉等競取寶玩宣武皇帝惟取骨如意而已帝
大奇之
又曰廣陵王羽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
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
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賜羽如意以表心焉
拾遺記曰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人容
態少儔為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
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皃夫人憂感不食減瘦致
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吳主見圖而嘉之以虎魄如
意撫案碎折嗟曰此神女也遂納之
又曰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

夫人類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虎文蟬螗等形時人莫有識者大常以問綜綜荅曰昔秦始皇帝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名掘鑿江湖平諸山南處處輙理寶物以當王氣其事見於秦記

石季倫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世說曰殷荊州有所識作賦（亦束晳慢戲之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出之王既讀殷笑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點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又曰謝萬北征而常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萬兄安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呼諸將宴以悅其心萬從之於是召集諸將帥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軍皆是勁卒諸將甚恨之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愷以示之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愷悵然自失

異苑曰太原郭澄之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及自廣州長民以其謀先告因騁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既覺便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它後從入闕齋以自隨忽失所在

劉義慶啓事曰恩旨賜臣犀鑲竹節如意目所未覩

拂

晉書曰武帝泰康四年有司奏先帝舊物麻繩爲細拂以明儉約

宋書曰孝武大明中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齊書曰陳顯達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謂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白毦拂二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拂塵垢

唾壺

晉書曰王敦爲荊州牧既專外任有問鼎之志引劉隗刀協爲腹心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怒疏陳之自尒憤讚不平每酒後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擊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梁書曰天監中中天竺國奉表獻琉璃唾壺

脩復山陵故事曰皇后玄宮有白瓦唾壺五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書銀帶唾壺一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漆圓油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納薛靈芸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之淚如凝血矣

又曰吳主潘夫人帝嘗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寫於臺下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一枚

交州雜記事曰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各二口○續齊諧記曰武昌小吏吳龕渡水得五色石夜化爲女子稱是龍女至家見婦翁被白羅袍隱漆几銅唾壺
馬融遺令曰冢中不得下銅唾壺
賀循葬禮曰藏物令用瓦唾壺一枚
蔡邕表曰詔賜黃錢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又毋苓子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
孔藏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君日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無以加此

書臺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柘書臺
又曰太子妃有漆書臺

香爐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給女史二人潔衣服執香爐燒薰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
梁書曰侯景即位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
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又曰庾仲文貪賄何尚之奏選令史龍向曰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
齊書曰江泌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召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後子琳被害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爐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中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盤三斗香爐一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環轉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褥被故取被褥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
襄陽記曰劉和季性愛香嘗上廁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和季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君何惡我愛好也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爲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

爐
徐先生南岳記曰衡山石室中有几及香爐
盧諶祭法曰香爐四時祠坐側皆置也
徐爰家儀曰婚迎車前用銅香爐二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風至時發青煙此香爐也語其主處求即得之
古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以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末火燃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爐賦曰禀至精之純質產靈嶽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指運公輸之巧心有蕙帶而巖隱亦霓

裳而昇仙爲嵩山之龍從象鄧林之仵眠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

服用部

囊

帊幞

囊

說文曰囊謂橐也橐車上大囊也

方言曰自關而西食囊謂之掩囊

周易坤卦六四曰括囊無咎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

焦贛易林歸妹之損曰爭雞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毛詩公劉曰迺裹餱糧于橐于囊

公羊傳哀公曰齊景公死舍立陳乞迎陽生使力士舉巨（大）囊而至開之則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諸大夫皆再拜稽首自是往殺舍

史記曰韓信已定臨淄楚使龍且救齊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遂走龍且追信信渡水使人決壅水大至急擊殺龍且

戰國策曰荆軻逐秦王時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軻（擊也）

漢書曰陸賈使尉佗佗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又曰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

又東方朔傳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又曰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橐挈囊也近臣負也）

又曰邴吉馭吏嘗知邊塞吏出適見驛持赤白囊邊郡發

犇命書馳來至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又曰成帝許美人乳詔使婢嚴持乳醫及與𥲲至美人所
後詔使嚴持綠囊書與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
受來置飾室中美人葦篋一合盛所生兒死緘封及綠囊
報書予嚴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衣
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𨻶谷水以縑囊盛土爲
堤灌西城
後漢書張湛傳曰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
蜀郡計掾樊顯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
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
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平七百四 二 翟式

范曄後漢書曰楊琁爲零陵太守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於馬尾會戰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
燒馬驚奔突賊陣
又曰和熹鄧后臨朝杜根以安帝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
諫太后怒收根盛以縑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
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典略曰馬略爲司隸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
囊囊其足而戰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
魏略曰大秦國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王一旦至一宮聽
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遍而還出行常以一韋囊自隨有
上言者收辭囊中還宮乃省之
吳錄曰步隲表言北降王潜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
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見呂範諸葛恪云每讀隲表輒
獨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囊塞理乎
王隱晉書曰稟嵩用事於王浚時謠曰十囊五囊入稟郎
晉中興書曰孫恩敗以囊盛嬰兒投之於水而告之曰
賀汝先登仙堂我尋而後就汝
晉書曰郭公居河東精卜筮郭璞從而受業公以青囊中
書九卷與之璞由是洞曉其術
宋書曰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恒
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
陳書曰後主怠於政事每啓奏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
膝上共決之
隋書曰張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
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
莊子曰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illegible]

太七百四 三 田祖

又曰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
扃鐍此世俗所謂智也然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緘縢之不固也
淮南萬畢術曰鴻毛囊之可以渡江[illegible]鴻毛滿囊可江不溺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石綺絹裹被囊一丹羅長命
綺絹裹褫囊一紫碁文綺絳絹裹褫囊二
晉中經簿曰盛書皁縹囊書函中皆有香囊二
世說曰謝玄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
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戲賭得即燒之
語林曰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
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
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胤好賄被下必
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爲與胡父諧

貢諸寶貨

又曰石崇廁內兩婢持錦囊貯籌也

俗說曰何承天顏延年俱為郎何問顏曰雚囊是何物顏答曰此當復何解耶雚囊將是卿言腹中所有純是雚此是世俗相嘲之辭也

西京雜記曰惠帝與趙王同寢處后欲殺之不得後帝早獵后命力士於被中搤殺之乃死呂后不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軿車入見厚賜之力士東都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

拾遺錄曰蘇秦張儀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為囊以盛天下良書

又曰燕昭王夢西方羽人從雲中來曰大王精智未開求恒生久視之覩不可得也以指畫王心應手而裂王乃驚悟血濕於襟王復見所夢人曰本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囊中有續脉石名丸補血精散摩王之臆俄而即愈

太七百四　四　田祖

又曰石虎為浴臺皆用鍮石珷玞為隄岸或以虎魄車渠為餅拘夏則自渠水以內池池中皆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於水囊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首陽之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以此為

國語曰吳王殺申胥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鴟鴺革囊

春秋後語曰趙王使平原君入楚求其從約其客有文武者二十人惜得十九人未有可以備二十者毛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鋒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無所聞是先生無所能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若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也平原乃許與皆

江表傳曰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嘗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製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太祖尋知之曰幾為狡虜所欺

漢武內傳曰帝見王母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母曰此吾真形圖也

曹瞞傳曰操性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巾細物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字孟度為綿竹令男子杜成行於路得遺裝囊開視有錦帛二十五疋明送詣吏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按詰受錢許賊賊滂曰曾為北部督郵汝陽令有記囊表裹六尺若以此為賊賊直六十耳

鄭文舉別傳曰文舉河內人也懷帝未濟江至餘杭市賣前箸易鹽米以樹皮作囊得米鹽以內囊中

北九七百四　五　張陳

裴淵廣州記曰州廳事梁上畫五羊象又作五穀囊隨象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年衛穀萃於楚庭因是圖其象

荊楚歲時記八月民俗以錦綵為眼明囊託曰赤松子此日以囊承柏樹下露以為相貽或以金薄為之遞相餉遺

幽明錄曰晉豐城為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見黃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帶絳綾香囊

又曰廣陵韓略將下馬覺鞍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若轂韉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視經乃世之常聞也

異苑曰信安鄭微年少時見人遺一囊云中有物欲碎便為凶兆微密開看乃是一挺炭藏於秘之年八十病篤語子弟云吾攜老矣可試啓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死

趙一泰客詩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宋劉義恭啓曰垂賜金虎魄茱萸囊七寶校裝玉眼明囊

帊幞

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帊帊衣曰幞
職官曰尚書郎入直中宮供青縑曰綾幞
晉中興書曰陸納爲吳興太守徵拜左右尚書臨發止
留被幞餘悉還官
梁書曰張纘幼喪母有錯綵絲經帕即母之遺製及有所
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輙對帕哽咽不能自勝
南史曰開康之寓居南平昌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
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黄布帊而卧了不相聘延之
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北史曰後魏元文既專政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珍寶充

牣其中又曾問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令人輿入禁内出亦
如之直衛雖知無敢言者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綾裹幞帊五具絹裹帊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

服用部

簾
篋

簾

說文曰簾竹高篋世字或作簾
通俗文曰簾謂之匽罸
魏晉世語曰武帝欲以臨淄侯植爲嗣世子患之以車載
簾内諸朝歌長吳質與謀楊脩以白太祖不推世子懼質
曰明後簾受絹車内以惑之脩必復白推之無人脩受罪
矣世子從之脩果白推而無人太祖繇是疑焉
王隱晉書曰洛陽有尉部小吏忽有好物尉疑詰問云先
行逢一老嫗說有病師卜當得城南年少暫相煩相報乃

士車内著漆簾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開簾忽見樓閣好
屋問此何處云是天上見一婦人三十五六短青黒色眉
後有疵時賈后疎親聞其狀知是賈后慙而去
晉書云陸納性儉每自筭料財物有客入見之盡以身

映簾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止見素簾中有故絮
脩復山陵故事曰武悼皇后玄宮財衣蝦蟆簾二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漆馬𡧛書簾金薄緣花簾
古詩曰交文象牙簾婉轉青絲繩

篋

左傳昭四曰叔射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
向羹與一篋錦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遺失

魏志曰胡質爲荆州刺史薨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晉書曰張華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有文史溢于几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服用部八

牀　牀　榻　胡床

許愼說文曰牀身之安也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方言曰牀齊魯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笫（音滓）北燕朝鮮謂之樹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牂（音牂）謂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易曰初六剝牀以足篾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篾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巽在牀下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禮曰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牀笫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illegible]）曾元曰夫子之病革（音亟）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左傳曰齊無知弒其君殺孟陽于牀注云陽小臣代公居牀（事具弑逆門）

又曰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又曰夏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

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掘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袵席牀笫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郤叔虎曰牀笫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側耶

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槫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戍曰諾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邀之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於此乎歐血而死

又曰向栩性卓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髁足指之處

又曰羊茂自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一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為琅琊相亦然也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河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所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晉書曰武帝會宴淩雲臺衛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言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瓘於此不復言

又曰齊獻王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又曰中宗元帝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牀共座導固辭曰太陽下同万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又曰陶淡字處靜好道養年十五六便絕穀設小床常獨坐不與人共

又曰太尉郗鑒使人求女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遍觀諸子使者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訪之乃逸少也遂以女妻之

又曰桓玄從荊州下都基位所坐御牀忽陷殷仲文進曰將由聖德淵重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燕書曰公孫鳳隱於昌黎九城寢於土牀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床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床釘用鐵也

又曰江湛為元兇劭所害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之日所眠床忽有數斗血

又曰王微不仕元兇之變微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

又曰張敷為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

家欲詣之赶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詎可輕行當
日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敕先設二床去
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
去其自標遇如此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
舍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
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
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也遂焚瓊之所坐床
齊書曰紀僧眞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
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陛勞至此為兒婚得荀
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斅
謝瀹輩我不得歷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斅登榻坐定
斅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喪氣而退之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
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
拂床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閤下有虞翻舊床罷任還乃
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延昌殿置戎瑺
牀上
梁書曰侯景既纂位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床前蘭錡自
遶然後見客
又曰長沙王懿孫植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
冠莫不增則
又曰兼弘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一
時之絕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
銀鏤金花兩重爲脚也
又曰賀華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如輟耒就
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
後魏書曰魏收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
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
又曰韓務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
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醉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
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床罪當死請
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莊子曰麗姬之父封人之子晉國之始得也曰涕泣沾衿
及其與同匡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涕泣也

商君書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床之上而天下治
論衡曰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
上我堂踞我床
世本曰紂爲玉床
南方志曰南方老人以龜支床及老人亡昇牀龜尚活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床六星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素柘局脚床七具
漢武帝內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眞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
盛以黃金封以白玉函珊瑚爲床紫錦爲帷安著柏梁臺
上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爲床
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雲鬱鬱白玉爲床
眞人周君傳曰周義山字季通令會仙人在金屋太室以

彩玉爲牀

馬明先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還岱宗石室中金床玉几

西京雜記曰武帝爲七寶床雜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中時人謂爲寶宮

又曰昭陽殿設玉牀

又曰韓嫣以玳瑁爲床

拾遺録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畫石爲床石文如畫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

又曰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沫布置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眞珠百琲（琲珠百枚）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弱故閨中相戲曰尔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

又曰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

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床床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衡山記曰仙人室中有黄玉牀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郡有賈誼所穿井旁局脚石床一床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傳云誼所坐床也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隷校尉曾峻塚前有石床長八尺瑩摩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叅軍周室穆折石床各取一頭爲曾氏之後所訟

鄴中記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寸

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異物志曰鷩（費棘二音）狼狀如麋而角向前入林則得之角正四據人因以作踞牀

異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床刺史王談息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籍没）後息疾法存出爲祟也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劒擲魏武小下不著帝揆其後必高因帖卧床劒至果高

語林曰簡文爲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左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

雜五行書曰凡安床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死

兵書曰將坐床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牀所塚者爲憂妻也

曹植九詠曰蒽幬兮荃牀

柴子太七折曰下莞上簟華鏤之床

劉楨續應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觜蠵（觜蠵大龜也蠵音惟）之床馮玫瑶之几對金精之盤

合李尤卧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之歡夕則敬愼崇德遠姦

榻

堅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知歎夕則敬愼崇德遠姦

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坐主人無二獨所坐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周璆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璆來置一榻去則懸之也

蜀志曰簡雍性簡傲跌蕩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須枕卧語無所爲屈

吳志曰周瑜薦魯肅孫權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宋議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顔延之爲秘書監光禄勲太常時沙門釋惠林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召

見常外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子同縣乘表綵正色
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
為王府叅軍常詣劉彦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
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彦節外雖酬之意甚不悅
齊書曰孔休源字慶緒博學為晉安王府長史甚得人譽
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
預為其見敬如此
馬魏書曰元順為吏部尚書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
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曰此榻曾見先王坐順即哽塞涕
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梁書曰臨汝侯猷為益州頗僭濫客進內遂有香橙螭獸
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為僭還都以憂愧成疾卒

唐書曰玄宗命太常韋縚讀時令每月一篇每孟月朔日
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置宜案令韋縚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為相元載於政事堂置榻邀宣事中官坐頃至
叱左右去榻
唐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
郭子曰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客皆在連榻子稚舒
後至曰杜元凱復以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列仙傳曰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有懸石榻卧
其上石盡穿陷

胡牀

風俗通曰靈帝好胡牀董卓權胡兵之應也
魏志曰裴潛為兗州刺史常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掛柱
齊書曰張景眞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眞白服乘鮮猛坐胡
牀觀者咸疑是太子
梁書曰武帝軍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
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
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
初
又曰侯景既篡位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
殿上常設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
北齊書曰武成胡后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
掛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
庾肩吾賦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敧形已
正文邪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服用部九

枕　被

枕

說文曰枕臥爲所薦首者也
釋名曰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展轉伏枕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大喪則供角枕
禮曰鷄鳴咸盥漱斂枕簟（斂枕簟不欲人見）
國語曰楚靈王敗於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
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
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也）

洞林曰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家枕自作聲
漢書曰淮南王有枕中鴻寶祕苑書言使鬼物爲金之術
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知劉更生父於武帝時治淮
南獄得書更生以爲奇獻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作方鑄
事費甚多不驗
後漢書曰樂崧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
杜（杜音思漢切謂粗杜世爲陂之列日杻）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
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帳
東觀漢記曰黄香事親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溫席
後漢書曰魏高昌有白盇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
之中國
魏志曰蘇則爲侍中董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
膝非佞人枕也

魏畧曰大秦國出五色枕
吳書曰張紘作柟榴枕賦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人曰
此吾鄉里張子㓜作也
晉書曰王敦鎮豫章爲王澄以舊意所侮敦益忿怒請澄
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恒
投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
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敦令力士路
戎搤殺之
又曰筮者謂董豐曰君憂獄遠三枕避三沐豐旣歸妻具
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紀曰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北
征以虎魄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
又曰武昌王渾少而凶戾爲中書令每夕裸身露頭往

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爲笑樂又朱齡
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身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身臥聽事
剪紙方一寸帖著身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
百中身畏齡石終不敢動
齊書曰陳顯達建武世不自安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
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
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北齊書曰郎基自世業清慎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
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也
梁書曰王茂爲雍州長史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紹
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
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
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

唐書曰玄宗嘗製大被長枕與寧王憲中共之
又曰貴妃姊虢國夫人豪侈尤甚所枕照夜枕不知其價夜中照燕其光如晝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去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問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曰陽者主穀貴陰者主穀賤故當寒而不寒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帛藏之枕中以爲國寶
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置之枕中以爲邦寶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舊髻枕銀鏤鉤副之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直給通中枕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虎丑枕龜文枕
拾遺録曰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異或吼呼驚人乃有傷害者詔使官者闇中伺候有白虎毛色牟家以戈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已隱形更搜覓乃於藏中得一玉虎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荅云昔誅梁冀得玉虎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腹下有題云帝辛九年獻帝辛紂也金玉久而有神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尺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物二十四物以應二十四氣八物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列異傳曰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夜倦枕枕卧有頃聞竈下有呼曰文約何不以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乃飲盆也
集異記曰中山劉玄暮忽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黨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爲魅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爲一枕乃是其先祖時枕
異苑曰滕放枕文石枕卧忽暴雷震其枕傍人莫不爲之怖懾微覺有聲不爲驚也
楚宋玉高唐賦曰楚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摶芬若以爲枕席荃蘭而爲香
又美人賦曰高茵重設角枕横施
劉向别録曰向有芳松枕賦後漢張紘瓌林枕賦曰有卓

爾之殊瓌超詭異以邈絕且其色也如芸之黄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綵也霜地金莖紫蕊而紅榮
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像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
崔駰六安枕銘曰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或六安言六面安也
蘇彦楠榴枕銘曰珍木之奇文鬱理鮮廉稜方正密滑貞堅卞敬宗作無患枕讃無患木名也言人枕之無患也
江文通詩曰撫枕懷百慮

被

説文曰衾大被也
釋名曰被所以被覆人也衾也其下廣大如岸一受人也
論語曰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詩曰錦衾爛兮
又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裯單被也）
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楚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
鞭以出
史記曰王章字仲卿疾無被臥牛衣中
又曰汲黯曰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禄甚厚為布被此詐也
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
詰臣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
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亦霸晏嬰相景公食不
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
自九卿以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之陛下
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漢書曰廣川王去疾妃昭信甚妬王愛姬陶望卿昭信妬
之譖於王曰望卿視有姦狀即言郎中令臥錦被王信之

擊殺之
又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
形貌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
又曰霍光薨詔賜繡被百領
後漢書曰祭遵奉公家無私財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宣秉性節儉常服布被蔬食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爲郎獨宿省臺上無被帝推被與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去官無被空聲自隨也
謝承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
賜錦被臥兼布被
又曰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臥一幅布綢
敝糊紙補之（綢單被）

東觀漢記曰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器
又曰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正值
其起中被獲免
又曰馮豹每奏事未報常服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
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魏書曰文帝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飲食
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晉陽春秋曰景帝有目疾文欽之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
恐駭以被蒙甚齧被破
晉書曰魏舒爲尚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有沙汰
之言舒乃曰吾即其人也襆被徑出論者咸自愧之

也
又曰楊駿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
外大呼曰斫刺旬日託疾死及是其言果驗
又曰光逸字孟祖爲博昌小吏令使之官雨還令不在逸
解衣臥衾被中令還詰之逸曰衣單冒雨如不易衣衣必
致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一人耶令奇之而不問
又曰祖逖字士稚與琨共被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起
舞此非惡聲
又曰吳納爲吳興守徵爲尚書去任有被襆而已
又曰禿髮烏孤之祖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
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宋書曰虞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
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又曰沈麟士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

又曰康沙門釋寶志王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志忽來牽被而去

又曰羅研爲哲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林不過數家有食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寧肯爲亂乎

梁書曰裴之横字如岳少好賓重氣俠不事産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狭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嘆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後爲吳興太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陳書曰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孫卿子曰天子至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彩雜閒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家語曰黔婁先生死被短蔽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

説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檝而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

夏侯孝若集曰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麗從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取反卧之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無被中黄門以兩幅布被給帝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絲極文綺被一絳具文羅一幅被一絳被羅繡文四五幅被一

東宮故事曰太子有七彩文綺被又有絳文羅被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夜卧蒿束晝收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被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有寒夏被七枚

海内先賢傳曰姜肱字伯淮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

邊讓別傳曰讓字元禮才辯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則有餘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字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困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屍骸未及問其姓名呼吸因絶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柩餘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有白大馬一疋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來而後忳乘馬馬突入金彦父家彦父見曰眞得盗矣忳説得馬之狀又取被示之彦父曰卿有何陰德曰念葬諸生事且説形狀彦父曰眞我子也忳即以被馬歸之彦父不受遣迎生喪金具存焉

列女後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少兒無異操懼明類之不顧大其被以招貧生之卧庶聞君子之言耳

桓任傳曰任後母酷惡常憎任爲作一幅蕢踵被

杜祭酒別傳曰君曾新作被煖眠不覺晏起乃數煖眠使人忘起異事因命着陌上有寒苦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中

孫畧別傳曰親親有窮老者畧或推被以恤之竟寒不解帶而寢

郭子曰郄浩好作楊州劉君行曰小欲暮便令左右取被幞人問其故荅云刺史嚴不敢夜行

語林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輙斫人不覺左右宜慎之後乃陽凍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尒莫敢近之

又曰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其上林宗往吊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内之儁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絶百許日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着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樂府詩曰天寒知被薄憂思知夜長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陸雲芙蓉詩曰寢共織成被絮以同攻綿

傅玄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張華苦行曰重衾暖氣輕被覆空牀

潘岳悼亡詩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

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豔蒲萄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朱雞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慙藻麗遠謝鮮明漢老慨其柱文魏馬驚其香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

服用部

簟　褥　氈

臥具　氍毹　毾㲪

簟

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名曰簟簟也布之簟然正平

禮曰莞簟之安藁秸之設

又曰父母舅姑之簟席枕几不傳

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illegible]）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籧曲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粗者謂之籧篨行唐（[illegible]）自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音）自關而西謂之行唐

東觀漢記曰殤帝詔省荏弱平簟

又曰馬棱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强車皆以桃枝細簟

又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月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杖二竹簟晝九宮其上嚮日時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與王忱齊名友善恭有六尺簟忱見之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輟以送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王隱晉書曰車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溢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患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簟褥一具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

孫卿子曰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雚簟尊之上先玄酒王貴之先本而後末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大夫

又曰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

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放簟十萬具

庾翼與王書曰今致八尺文二細桃枝簟十枚黃莪雙文簟一領黃莪獨坐雙文簟一枚

王廙春可樂曰弱簟平端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眄枕席長簟竟床空

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於筒中

王粲竹簟賦曰楚簟陳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褥

尒雅曰褥謂之茲

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又曰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文茵虎皮）

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綉茵馮黃金塗（如淳曰馮謂所馮者也金塗以黃金塗飾之也）韋絮薦輪（晉灼曰裹革以韋緣輪附之曲索也）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疾詔賜重茵

魏略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白作蝸牛廬淨埽其中榮木爲牀布蓐其上天寒構火以自炙

魏志曰太祖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褥取溫無有緣飾

又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伍某

少小常苦被褥泰溫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感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吳録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客多貧故爲廣被大褥

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又曰褚彥回弟澄爲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褥

又柳慶遠爲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太尉謂元景也

後魏書曰尒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内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自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之記識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常和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生之術帝曰夜靜宜溫謝公出歎之也

南越傳曰尉佗目象牀錦茵（茵褥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八尺牀一重中褥一步輿褥

納妃有承床褥三

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牀帳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綿緣之

神異經曰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𪕮鼠在冰下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爲褥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褥
拾遺録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國獻之
語林曰大將軍收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
已褥與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

氊

說文曰蚕毛可以爲氊
釋名曰氊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
韻集曰氊細罽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也設氊案以氊爲牀於幄中
又曰掌皮供其毳毛爲氊以待邦用事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匈奴絶不與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

氊毛并咽之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厦之下細氊之上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
徒銜橛之間也哉
又曰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異國烏孫王穹廬爲室氊
爲墻
魏志曰李勝爲荆州刺史往辭太傅曹爽因察之太傅曰
謬問勝曰并州有佳氊可致之勝出曰太傅耄無能爲也
又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氊
自裹推轉而下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氊牀褥三具也
晉書曰杜預子錫爲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太子
患之置針於錫坐處氊中錫上刺足血出

又曰載記曰慕容熙后苻氏卒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
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
韡有中弊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齊書曰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
以單舡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
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辭
不受
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
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鏁
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氊夜縋而出因得逃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
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陘嶺
凍滑乃鋪氊以渡之

又曰綦毋懷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
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與別因辭懷故見取氊被更遺
之錢物
廣志曰羌女人披大華氊以爲盛服
拾遺録曰漢武帝以氊綈藉地恐輾之寰也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以氊爲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
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氊胡之產者也而今
天下以爲陌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
淮南子曰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毳不知
其可以爲氊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俗說曰桓豹奴病勞令無氊可臥桓車騎自撤己眠氊與
之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内略盡子敬

卧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
氊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偷置物驚走
南傳曰謌斯國有青石染氊緋染氊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荷氊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
密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氊（比肩獸名也取其毛爲氊）

卧具

風俗通曰扶風蘇不違父爲司隸李暠所還司隸不違穿
府北垣徑上廳事斫暠卧具暠一宿數遷
沈約宋書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素貧毋以冬月亡衣並
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覬飲酒醉眠覬以卧具
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溫因
流涕悲慟覬亦爲之感傷

齊書曰謝朓嘗行還過候江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
而耽覽不倦朓嗟歎久之乃脫其所着襦并手割半氊與
革充卧具而去
又曰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
溉宅適見黄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斎
拳擊之傷口而去

氍毹

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氍毹
聲類曰氍毹毛席也
廣志曰氍毹田氍毛織也近出南海文稱北漢之氍毹非
其所生
魏畧曰大秦國以野蠒作織成氍毹文出黄白黒緑氍毹
後周書波斯國大月氏之别種也其地出氍毹

吳時外國傳曰天竺國出細靡氍毹
陶侃別傳曰外國獻氍毹公舉之曰我還國當與牙共眠
牙名恢之字處靜是公庶孫小而被知以爲後嗣
南州異物志曰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毳爲之鳥獸人物草
木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若飛也
古樂府詩曰請客上北堂坐氊及氍毹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氊氍毹
諸葛亮集詔答恢曰行當離别以爲惆悵今致氍毹一以
達心也

毾㲪（上音榻下音登）

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毾㲪名毾㲪者施大牀之前小
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也
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馬坐按毾

㲪上設酒肉
魏畧曰大秦國以羊毳木皮野絲作毾㲪之屬有五色九
色毾㲪其毛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
南史中天竺國出好裘毾㲪
世說曰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内未出王見鋪毾㲪云
阿乞那得此令左右送向家郗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
之以趨郗無忤（郗雍州恢小字阿乞）
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生廣州善醫術遂富有八尺毾㲪
作百種形像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太原王淡爲刺史大兒
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殺而藉焉法存後形見於府
内經日王尋得疾亡邵之又喪
杜篤邊論曰匈奴請降毾㲪罽褥帳幔氊裘積如丘山
班固與弟超書曰月支毾㲪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馬融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氍毹士卒飄於風雪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

服用部

薦席

說文曰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

又曰筵竹席也

又曰蒻蒲子也可以爲薦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

書曰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西序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筍蒻竹玄紛黑綬漆漆几也）

詩邶柏舟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雖平尚可卷）

禮曲禮上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人尊者以爲飾）爲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有憂不在其席）有喪者專席而坐（專猶單也）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必盡其前近尊者也）

又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又曰奉席如橋衡（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㮩槔衡上低昂）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衽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也）坐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謂講問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檀弓下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貧無蓋

與之以席
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虔曰越席結草爲席）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杜預曰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周禮天官王府曰王府掌王之衽（席鄭司農云衽席前曰衽衽席褻弱席也）
又春官曰司几筵掌五席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司農云紛白繡也純緣也蒲蒻有文如竹而扶黼純者也繅席削蒲蒻以五彩若今合歡也畫謂雲氣也文有次列之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甸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席○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所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

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任安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至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斷席而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又曰陳平以弊席爲門
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爲席
又曰元帝病史丹以親密侍疾候上獨寢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席蔽地也）
後漢書曰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
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洛陽隗囂守將固保其城囂乃悉兵圍洛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爲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
又曰鄧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又曰趙丙有術嘗至渡頭求舡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又曰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免織席自給
東觀漢記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又曰王常爲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黄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床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

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令與諸儒難說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群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京師諺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翔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　重八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也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鄉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

君無俸祿給子孫後無完席耶惇以善與妻自坐敗者又
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賓客省之
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典略曰袁尚袁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精勇於廐中請熙
尚熙尚入乃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
里何席之爲
蜀志曰先主少孤母販履織席爲業
晉書曰王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親人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
湛徹林薦剉給客牛馬（晉陽春秋時薦者也）
晉中興書曰王敦死畏以席塗以蠟埋齋中
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敎店廟薦席不用緑緣
晉前燕書曰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

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
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
以爲名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劉禎爲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
韋朗於州部作白氎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吳均齊春秋曰劉璡字子璥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
津陽內見一女子容貌甚麗盼睞之璡因拂坐席以車中
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唐書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
於東市三十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又曰玄宗子穎王璬爲劍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璬
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舡見以絲緑席而藉者頗曰此可

以爲寢處奈何毀之令撤去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綾綺之衣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
席之上
漢書儀曰祭天紫壇紺席登地用六彩席六重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
民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
不寒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
而坐也
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與不行譬
以刀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繡薦也
列子曰陽朱南之沛之梁而過老子老子曰睢睢盱盱而

誰與居夫太白若辱盛德如不足楊朱曰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避席其來也煬者與之爭竈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戚葭而席公不悅
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胄坐陳不席獄尸不席二者
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皆席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陳簠簋有人臣不
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
范子計然曰六尺藺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
價百
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頭必戴之
履雖善足必履之金車如此其太美也吾將何以履之宜

夫羨而耗上方義之道也
又曰衛嗣公使縣有人於令左右縣令發褥而席弊甚嗣公
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
君為神
又曰孟獻伯相魯不坐重席
又曰禹為蔣席頗緣此弥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邦作
茵席彫文弥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卧也而
君弃之臣不勝其哀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賤蒲蒻樸莚之薦
帛緣者也
又曰古者大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今富者繡茵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曰西王母席
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一領
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神皆鳥身龍首祠之用白菅
為席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綠熊席毛皆長一尺餘眠而擁毛
自蔽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
席餘香百日不歇也
又曰趙飛鷰為皇后其女弟上遺迴風席
漢武帝內傳曰帝齊居承華殿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
母至也
王子年拾遺録曰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珪玉於
蘭蒲席上

又曰渠葉草高五丈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
月花草無實其質温柔可以為薦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姧葉色如紺莖色漆細軟可縈海
人織以為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列
又曰崑崙山有葮紅色可編為席温柔如毯毳焉
又曰瀛州南有金巒之舘有青斑几覆以雲紈之素席用
香水柔莞
又曰岱輿山有草名莽音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
服則雀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弥温以枝相摩則
火出矣
又曰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薦莞色若金
又曰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寳飾席為雲霞麟鳳
之狀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異苑曰庾寔妻毛氏五月曬暴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薦下
薦上卧鸋但便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傳
仲夏忌移床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以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
授其處
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裹五雜香以五綵綖編蒲皮緣
之錦
范汪荊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
成公興內傳曰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為敷魚鬚之席
文士傳曰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聞三
人才名告各為賦然後乃坐純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
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仕曰無車粮中即爲具車馬粮糾平君曰吾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檐石乃云有餘謬矣

又曰老萊子親没隱蒙山之陽枝木爲床蓍艾爲席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自坐高床爲從事設單席於地

鍾玩良吏傳曰吴隱之字處默鄄城人也轉廣州刺史這舟之日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蘧篨爲屏風

會稽先賢讃曰董昆字文通爲太農爵丞坐無完席

盧毓冀州論常山爲林大陸曰澤蒹葭蒲蓴雲毋御席地產不爲無珎也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茅蕟爲薦常隨杞柳之陰

會稽典録曰隆脩字奉遷爲豫章太守愿事薦編絶不改以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釋李實數諸問乃待以殊禮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楚辭曰瑶席兮玉鎮

楊雄甘泉賦去靡薛荔以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

魏劉禎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蠵蠵之筵（蠵悦切　蠵大龜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

服用部十二

几　案　杖

几

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也（庋音技）

書顧命曰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疾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水以頮面扶相者被以冕服憑玉几以出命）

易渙卦九二曰渙奔其几悔亡象曰渙奔其几得願也（机几物者）

詩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尒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周禮春官曰司几筵掌五几大朝覲大饗射几封國命諸侯王設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祭祀右彫几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賓客）甸役則右漆几凡喪事右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獻几杖者拂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其有德尚壯則留之也）

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龜筴几杖不入公門（龜筴卜筮之器　几杖自長老）

又月令曰八月之節養衰老授几杖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坐御者舉几斂席

又曰始死綴足用燕几

傳語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班師（班還師也）智伯怒（荀罃智伯）投之以几出於其閒（出几正之閒也）

又曰爲啟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設几而不倚爵盈

而不飲禮之至也

國語楚語曰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誦訓之戒（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

漢書曰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及後使人為秋請（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上復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言人君不當見臣下之私也）於是天子賜吳王几杖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東觀漢記曰黃香為尚書郎以香父尚左賜臥几靈壽杖

又曰上初即位先訪求賢茂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

魏志曰太祖為司空丞相毛玠為東曹掾太祖平柳城班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

又曰呂布遣陳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謀之太祖悅始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

晉書曰劉毅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

又曰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几杖不朝及錢百万牀帳簟褥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宋書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

吳均齊春秋曰孔靈產為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麈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陳書曰王沖為太子少傅武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大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後魏書曰咸陽王僖謀逆誅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偶

孟子曰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晝齊邑也齊人欲為君留孟子孟子不以待足而臥也）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梯謂憑也）

漢舊儀曰天子用玉几

拾遺錄曰瀛州有金巒之觀中藏寶几覆以雲紈之素

漢武帝內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真形經盛以黃金之几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橐憑之不得加綈錦之飾於几案

會稽典錄曰葛仙公憑白桐几學數十年白日登仙几化為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語林曰任元褒為光祿勳孫憑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推之吏荅云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孤蹹鵠膝曲木抱背

姚信士語曰馬援憑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受徐文高拜

戴勝竹林七賢論曰魏朝封文王固讓公卿皆當詣官司空鄭沖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扶而起書几板為文無所治定乃寫付信

鄴中記曰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畫皆為五色花也

南岳記曰衡山有石室內有石牀石几

異苑曰曆陽石秀之獄有一人著平巾褲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爾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殞石氏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斃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內有金几雕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

李尤几銘敘曰昔帝軒轅仁智恐事之有闕作　几之法

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倚作器此成於彼也

案

說文曰檈似沿切圓案也

方言曰陳楚宋魏謂案為寫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食臣具之劍臣背之內愧於心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箕踞罵之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

又曰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盡文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為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味案上不過三杯酒

又曰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魏霸延平元年仕為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為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肉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慙求去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每相與談論輒屏案不食

又曰梁鴻常傭舂每歸妻為具舉案齊眉

又曰蔡彤素清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賜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

南史曰江東之為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漢舊儀曰丈二旋案以陳三十六肉九穀飲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渡足奏案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書案一枚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陳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與此同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於桂宮中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精常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徒否

廣陵傳曰吳戒字貴裕性剛直同業生陳外為賊戒見之外為設食戒曰汝已為賊奈何為設食因舉按投江中今

其趣降
神仙傳曰吳與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王女以金
案玉杯藥賜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鄴中記曰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
燕丹子曰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
鹽鐵論曰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所以亂治也
潛夫論曰前羌始叛器械未備虜或以銅鏡以象兵或負
板案以類楯誠易戰耳
異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内有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夢見杯案賓客到也多客大案少客小案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按五枚又作欹杭
以卧視書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卷奏記通達謁剌
尊上荅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采纖銀卷足漆花曜紫畫製
舒錄怪廣知平人雕非曲厠質錦帳承芳綺褥披古道今
察姦糾俗

杖

說文曰杖持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杖之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欲相忘於
富貴
周禮秋官上曰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曰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軍旅授有爵者杖吏卒且以杖尊者將軍杖鉞共王之齒杖王者所以賜老者之杖
禮記曰獻杖者執末○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作或負手曳
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余之
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
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
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
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又曰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傳曰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
之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又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
史記曰張騫去臣前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
此大夏國人曰賈人往市之身毒在大夏之東南可數千
里

續漢禮儀曰三老五更杖玉杖
又曰仲秋之月按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八十禮有
加賜玉杖長九尺端爲飾鳩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袁逢爲三　賜玉杖
魏志曰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
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
茂並以淑德高年受兹嘉錫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
又曰周宣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
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
一日黄巾賊必滅至時果敗

吳書曰全綜年高賜以御杖
晉書曰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老年并賜藜杖一枚
又曰阮宣子出行常以百錢掛杖頭每至酒家輒酣醉而歸
後魏書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莊子曰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杖藜應門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廣志曰九真出靈壽杖
呂氏春秋曰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搢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倚之問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
陸賈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也
新序曰昌邑王徵為天子到營陽買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柱竹杖
風俗通曰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
拾遺錄曰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絕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手 捉青節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又曰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富有寶庫千間竺常賑生恤死家馬廄旁有古冢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許云漢末為赤眉所害剖棺見剝乞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從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支一世應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棺之惠竺挾杖而歸而後隣家常見竺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麋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撲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來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上即滅
又曰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扣閣而進向闇中獨坐頌書老人乃吹杖端火出具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授術亦不語人焉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湖毋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入槨其年人有於扶風郡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有一人賣之實不知賣杖主名也
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憂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人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是房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發冢視杖猶存
又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此當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又曰介象令人騎青竹自吳往蜀

劉根別傳曰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久乃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荅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劉向別傳曰有騏驥角枯

塔寺記曰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掩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廻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

三石偽事曰佛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緑鉢内著棺中經後冉閔開棺視之不見體骨唯見杖鉢

武當山記曰山有石室有板床銅杖長七尺三分

交州記曰合浦圍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見榴木杖

倚着石壁扶珠人常致祭焉

魏文典論曰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食飲宿聞展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劍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交三中其臂

談藪曰後魏河間邢巒字山賓選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荅曰巨源杖太武諱壽故言焉

法顯記曰那竭國有佛錫杖牛頭旃檀上長丈六七許以筒盛之百千人舉不能移

又曰秖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佛爲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着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成榛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憐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婦懷身憐母疑與外人通姦有乃知是憐乘龍至家鞭化成青竹杖掛内致户前母不知因將杖去湞史光彩滿堂俄尔飛失憐失杖乃御雙鵠還

搜神記曰漢文帝微服　過會少千少千杜金杖出應門

列異傳曰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復生埋我杖堅我塚上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復如故

神異記曰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宫亭廟驗言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蕪搖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宫亭送杖於廟中乞即進路日晚降神至宜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餮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衆見鐵幹乃置之湖

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飛遥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銀角桃杖一枚

崔瑗杖銘云乘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強諸蔗雖美猶不可杖　人悦已亦不可相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一

服用部十三

箱　巾箱　笥　笈　火籠

箱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瑀齒呈事箱四枚

漢武帝内傳曰帝崩時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至延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岩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崩時殯殮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安合如故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書箱五枚想兄識彦高書箱甚似之

巾箱

漢武内傳曰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書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求今當付之

宋書曰元凶劭弑逆南陽公主見女巫嚴道育云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因是巫蠱而敗

齊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世說曰庾法暢者義興人其兒年二十得病經年有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得坐曰有漆内箱甚淨神何不入中因内新果於箱中覺有聲以箱蓋覆之於是便聞箱中動搖即以衣傳之可五升米重而病愈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群角之音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笥

說文曰簞笥飯及衣之器也

尚書曰惟衣裳在笥。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簞笥也

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卿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此語

東觀漢記曰上聞王郎將軍至復驚去馮異進笥麥飯兔

有

續漢書曰世祖微時繫南鳴市獄市吏以一笥飯與之

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笥七枚獻吳王

西京雜記曰宣帝以虎魄笥盛身毒寶鏡

風俗通曰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葦辟方笥為粧具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天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葦笥中斯為驗矣

張衡綬笥銘曰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吏治笥平子為德主簿故為之銘也

笈

說文作扱曰笈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笈學士所以負書箱如冠籍箱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有役負笈赴弔行五里也

又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覽群書常負笈尋師變易姓名

又曰髙弘字伯武河内山陽人爲琅琊相到官自負笈單步入界聽採風俗
又曰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万里
又曰方儲字聖明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覽
又曰郎宗負笈賣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負笈遁去
李固傳曰固父爲三公而固步行負笈千里從師
拾遺録曰漢惠帝時有仙人韓稚東至泥離國遇其人㓑室負笈而問其年幾何
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毋令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

火籠

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間籠謂之篣或謂之笯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廧君今薫籠是也
齊書曰卞彬性飲酒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
又曰范述曾爲永嘉太守有善政徵爲游擊將軍郡故舊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得白桐皮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梁書曰臨賀王正德爲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後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絶内火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氣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氷朝
脩復山陵故事曰當梓宫中有象牙火籠
東宫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薫籠二條大被薫籠三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以象牙爲火籠上皆散花文後宫則五色文綾
劉向別録曰淮南王有薫籠賦

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氷粲成玉因炎入豹袖懷温奉芳蓐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雪織剖後毫分織作迴風莒製爲縈騎文含芳出珠被耀緑接緗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一

服用部十四

熨斗　澡盤

澡灌　伏虎

金澤文庫

熨斗

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帝王世紀曰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為戲笑

魏末傳曰優人欲使幼帝取大將軍昭昌熨斗柄帝不敢發

晉書曰韓康伯年數歲殷氏高明時大寒母方為作襦令康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襦尋當作複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

又張燕別傳曰燕小時毋謂其寒且作袴燕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柄亦熱

隋書曰尉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獻慮其為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慰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為小錢熨斗

淮南子曰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熱斗（許慎曰熱斗熨斗也爛人手送作炮烙之刑也）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斗三枚

魏武帝集上牘所得順帝賜物銅熨斗二枚

澡盤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也

杜預奏事曰澡盤熨斗民間要用

世說曰大將軍王敦至石崇家如廁還有數十婢曳羅縠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令著水調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大笑也

述征記云長安逍遙宮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也

異苑曰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旦夕恒鳴張華曰與洛鍾宮商相諧故聲相應錯鑢之乃止

傅玄澡盤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與不可塺也

澡灌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軍敗帝渴帳下齎五升銅灌就民家取水祇灌飲之

齊書曰劉悛少與齊武勠好帝常至悛宅晝卧覺悛自奉金澡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青絲三合繩一枚長二丈五尺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澡灌二枚

西域諸國志曰月支國有佛澡灌受二斗許青石名羅勒色碧玉斑白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惠遠法師澡灌銘序曰得摩羅偷石澡灌一枚故以此銘答之

伏虎

周禮天官曰玉府掌王燕衣服凡褻器（鄭司農云褻器清器虎子也）

春秋後語曰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飲器虎子也）

史記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魏略曰蘇則為侍中舊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虎子

始蘇則同隱吉茂後見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録異傳曰吳時嘉興倪彥思忽有鬼魅其家能與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思乃廷道士逐之酒肴既設道士便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馬融遺令曰穿中不得下銅虎況它銅物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三

服用部十五

匣　匱　厨

匣

說文曰匣匱也
論語季氏曰孔子謂冉求曰虎兕出於匣
拾遺録曰含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犬牛豕死者以玉爲匣埋海上其主遊戲海上於地中聞犬豕雞之聲主者猶識掘而取之還養如昔焉唯毛羽禿落又更[illegible]卉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銀鏤漆匣四枚
古歌曰流塵生玉匣

匱

說文曰匱櫝也匣也
論語子罕云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櫝匱也）
論語季氏曰龜玉毀於櫝中
左傳曰昭七年傳曰燕人歸燕姬以瑤甕玉櫝
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漦龍涎沫也）
王隱晉書曰甘卓家金匱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師言金匱將離是以悲鳴尋而卓下將軍周慮等承敦意害卓
唐書曰王伾下劣闒茸不能如叔文有大志唯務金帛寶玩爲無門大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寢止其上
韓子曰楚人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櫝而還珠未可謂善鬻珠也

李尤匵匣銘曰國有都邑家有匣匵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厨

魏畧曰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先生字方正曉知星曆風角鳥情累得其術有婦無子後亦喪婦獨居道側以塼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

晉陽秋曰顧愷之尤好丹青嘗以一厨畫寄桓玄悉糊題其前玄乃發厨後而取之封題如舊以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登仙也

沈約宋書曰收范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珎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

齊書曰衡陽王鈞毋區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花釵厨子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禮拜鯁咽見者皆為之悲

又曰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南史記謝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

拾遺録曰郭況家富以王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屈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柏書厨一梓書厨一

范甯教曰籍官之大信而比散在衆曹此不可也可令作十五籍厨一縣一厨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四

服用部十六

梳篦　刷　鑷

鏡　剔齒纖

梳篦

說文曰櫛梳枇總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疏也枇言其細相枇也

禮記曲禮上曰男女不同巾櫛

又玉藻曰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

左傳僖公中曰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漢書曰孝文帝遺匈奴檣袍梳枇各一也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匠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猶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魏志曰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婦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枇耳

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宮用象牙梳五枚后梓宮物象牙梳六枚瑇瑁梳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瑇瑁梳三枚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興安縣東邊有平石其上有櫛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墜櫛於此

崔寔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

物理論曰威行法明漏吞舟之魚法之不明則數於細櫛
細櫛則苛慝生也
夢書曰夢梳枇爲憂解也虱盡去百病愈
傳咸櫛賦叙曰夫才之治世猶櫛之理髮
涂岑詩曰思見君巾櫛以弭我勞懃
蔡邕女誡曰用櫛則思其心之理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瑇瑁梳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梳枇皆在
四愁詩曰美人遺我旃檀梳
晉傳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耻
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以
沒齒

刷

說文曰茢草以蒲而小根可作刷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
釋名曰刷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猪氂刷
嵇康養生論曰勁刷理鬢僅乃得之
陸雲與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刷賦勳尚識

鑷

釋名曰鑷攝也攝取髮也
通俗文曰拔減髮鬚謂之鑷
說文曰作籋曰籋箝也
洞林曰卷縣令施安上懷鑷令郭璞射之璞曰此是鐃物
有兩歧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餉沈熙光銅鑷
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宮中用鐵鑷鑷五枚
臨海水土記曰鑷魚長七寸頭如鑷
齊書曰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
戲於牀前帝曰兒言我是誰荅曰太翁帝曰豈有爲人曾
祖拔白髮乎即擲去鏡鑷

觿

說文曰觿角銳端可以解結
毛詩芄蘭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草也觿所以解結）
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小觿金燧右佩大觿木燧

剔齒纖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齒纖今以一枚
寄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五

服用部一十七

步搖　假髻　髮

步搖

釋名曰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於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周禮曰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

續漢書輿服志曰皇后入廟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紏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賜馮貴人赤綬以未有步搖環佩各加賜一具

晉書曰慕容廆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以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

江表傳曰孫晧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輙命更作

晉令曰步搖蔽髻皆爲禁物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黃金步搖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

梁沈靖妻沈氏步搖花詩曰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衣領微步動搖英

假髻

周禮曰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

鄭玄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豐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籠上扶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人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髻後孫恩桓玄之亂死者万計被戮之家多亡頭首至大斂時皆以蔴縛菰草爲頭是假髻之應也○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着假髻

髮

釋名曰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

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髲也

傳曰衛莊公自城上見戎州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後爲己氏所殺也

吳志薛綜上事云漢時朱崖叛以長吏覩其人好髮髡取爲髲故百姓怨叛

南越志曰開安縣出頭髮

異苑曰琅邪費縣民家恒患失物作繩彊㧱穿穴口因繫得一髮長三尺許後不復失物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五

服用部一十八

手巾　絮巾

手巾

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

英雄記曰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

江表傳曰孫權尅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涕泣交橫慰勞與語使親近手巾拭其面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百濟白手巾也

廣志曰炎州以火浣布為手巾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雖為三司率尔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髻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輙下道避之

名山略記曰鬱州道祭酒徐誕常以治席為事有異人姓夏侯來師誕忽暴病死終冬涉春有長沙門從北來於道中見夏侯云被崑崙召不得辭師寄手巾為信誕得手巾乃本所送入棺者。志怪曰會稽人吳詳見一女子溪邊洗脚呼詳共宿明旦別去女贈詳以紫巾詳答以白布手巾

神仙服食經曰伏苓如拳者着手巾中百鬼消滅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越布手巾二枚

絮巾

漢書儀曰皇后親蚕絲絮織室作祭服皇后得以作絮巾

魏畧曰趙岐避難至北海着絮巾市賣餅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月皆紫綸巾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為帽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七

服用部一十九

鏡　鏡臺　奩

合　多羅　嚴器

鏡

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廣雅曰鑒謂之鏡

玄中記曰尹壽作鏡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鏡之銘曰見爾前必慮爾後

尚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用之噬虎（無玉後日鏡喻清明之道虎喻暴也）

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金鏡喻明道也始皇不章子言亂真也）

詩鄘柏舟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鑒所以察形茹度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四銖緡文章背有組索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為上客朔曰此王之坐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觀見相知情此名為鏡

魏略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發輙撲鏡着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

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拔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勝

又曰殷仲文在東陽照鏡而不見其頭面旬日而戮

又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苻卓將敗誅引鏡不見其頭

又曰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龍請救乃遺謝玄青銅鏡黃金宛轉繩等以為之信

齊書曰蔡母珎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又曰陸慧曉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梁書曰王珎國武帝起兵東昏召珎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及入城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梁帝帝斷金以報之後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珎國曰黃金謹在臣不敢失墜○又曰到溉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

隋書曰文帝委任高熲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唐書曰太宗謂群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符子曰心能善知人如明鏡善自知者如淵蚌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呂氏春秋曰人之阿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唯士人乎鏡明己也細士明己也大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朦然未見形容也及扢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旃則鬚眉微毛可得而察

又曰鏡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倡故萬化無傷其得之乃失之也

又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隣（取大鏡高懸中牀見四隣）

又曰人莫鑒於沫雨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雨潦上沫起言其濁擾也）莫窺形於生鏡而窺形於明鏡者以其易也

抱朴子内篇曰或問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荅曰用鏡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月則神仙千里事也明鏡用一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

又曰萬物之老者其精皆能假託人形以炫人於鏡中不能易其真形是以入山道士以明鏡徑九寸懸於背有老魅未敢近或後來者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鏡中故如人形

蜀王本紀曰武都大夫化爲女子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葬於武都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魏名臣高堂隆奏曰陽符一名陽燧取火於日陰符一名陰燧取水於月並八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着衣大鏡尺八寸銀花小鏡尺二寸漆匣盛蓋銀華金薄鏡三枚銀龍頭受福蓮華鈕鏵四副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尺二寸金錯鏡一枚皇太子雜純銀錯七寸鐵鏡四枚貴人至公主九寸鐵鏡四十枚

鄴中記曰石虎三人臺及内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

世說曰晉孝武將軍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相講習車武子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益部耆舊傳曰杜貞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郡國貧用將之磨鏡自給

南蠻獠人俗曰諸婚姻以奴婢一人爲媵無奴婢以銅鏡當人婢

吳興郡記曰臨安縣東石鏡山山東有石鏡一徑二尺四寸甚清亮

山謙之尋陽記曰廬山東面有一石若鏡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海内士品曰徐孺子嘗事江夏黄公黄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致賫磨鏡具自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而退。荀悅申鑒曰君子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人訓人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顔不鑒於明鏡也

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三年延陵西園神寢内御户座前大鏡皆清流如汗水出狀

西京雜記曰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裏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腸胃五藏歴然無礙人有病在内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宫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又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爲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帝崩鏡不知所在

拾遺録曰周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寸闇中視物如晝人向鏡語鏡中則響應之也

又曰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
之月鏡
又曰方丈山池泥百鍊成金鏡色青可照魑魅
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年中祇國獻
此鏡照見魑魅百鬼不能隱形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負石磨鏡局徇吳中衒磨鏡得一錢
因磨之
神仙傳曰河東孫博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
劉根別傳曰思形狀可以長生以九寸明鏡照面熟視之
令自識已身形常令不忘久則身神不散疾患不入
搜神記曰孫策既殺于吉每獨自髣髴見在其左右引鏡
自照見在鏡中因捂大叫瘡皆裂須臾而死又吳曆曰策
爲許貢客所傷引鏡自照曰面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

因椎几大叫瘡裂而卒
續搜神記曰文獻文獻王曾令郭璞筮已一年中吉凶璞
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甖盛水置床帳二角
名曰鏡耗以厭之某時撤甖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
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甖中
甖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後令筮鏡甖之意璞云撤甖違
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以擲鏡立出
又曰林慮山下有一亭人過宿者或病或死常云十許男
女各雜衣或白或黑輒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於此獨坐
誦經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因共蒱博於是伯夷密以
鏡照之乃是一群犬因執燭而起佯誤以燭燒其衣毛乃
椎伯夷懷刀投一人中之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神異經曰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
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爲鵲安
背上自此始也
幽明録曰宮亭湖邊傍山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
鑑人謂之石鏡後有行人過以火燎一枚至不復明其人
眼乃失明
地鏡圖曰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
物在下也
風角要占曰厭盜賊法三月以小形銅鏡七枚埋於中地
秤七百斤土覆之坎深二尺五寸廣二尺五寸築令堅固
孟達與劉封書曰天地初生如鏡
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
尺二寸立着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
秦嘉與婦徐淑書曰頃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藻世所

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明鏡可以鑒形淑荅書曰今君
征未旋鏡將何施行明鏡鑒形當待君至
傅咸鏡賦曰從陰位於清商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
慶命歐冶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耀靈

鏡臺

世說曰溫嶠爲劉越石長史北討劉聰得玉鏡臺嶠從姑
劉氏有女美嶠有竟自媒數日乃下玉鏡臺姑喜既婚交
禮女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也
三國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
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鏁才下一關二十六戶一
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魏武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
七貴人公主鏡臺四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玳瑁細鏤鏡臺一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韋朗為廣州刺史作銅鏡臺一具御史中丞劉禎請以事追免朗官
謝朓詩曰玲瓏類丹檻孤高似玄闕對鳳臨清水乘龍掛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鬢玉顏徒自見畏見君情歇
古詩曰珊瑚掛鏡爛生光

奩

後漢書曰陰太后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謁原陵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拾遺記曰陰貴人夢食瓜美帝使求之時有燉煌獻異瓜云是空峒靈瓜又常山獻巨桃及后崩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也

列仙傳曰朱崖令死當還法內珠於關者死其繼母弃其繫臂珠其男年九歲好之置鏡奩中皆不知也至海關吏收得十枚乃母子爭死吏遂弃而遣之事具繼母門
語林曰范汪至能啖梅人致一斛奩啖須臾盡也
蔡邕表曰賜鏡奩等前後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此
魏武上雜物疏曰純銀澡豆奩純銀括樓奩
孫仲奇妹臨亡書曰鏡與粉盤與郎香奩與若欲令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馨如香

合

宋元嘉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被彈事有金鏤合二枚銀鏤合二枚。劉向別傳曰向有合賦
祖台之志怪曰吳中有王大夫行至曲阿回塘上有一女子便留住宿解臂上金合繫其肘下令暮更來遂不至更使尋求都無女人過猪欄邊見猪鉀有合

多羅

纂文曰多羅粉器
扶南傳曰扶南國王以純金多羅遺毗騫王

嚴器

魏武內嚴器誡令曰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韋笥以黃葦緣中遇亂世無韋笥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皂韋衣之麁布裹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于時為之推壞今方竹嚴具綠漆甚華好。魏武上雜物疏曰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嚴器一。齊書曰宜都王鏗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器將以啓聞鏗林物以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尒豈可不熟令傒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北史后妃傳曰舊儀司飾二人掌簪珥花嚴
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宮用嚴器五具馬揚嚴器五具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以笥為嚴器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嚴器中物幾具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嚴器方六七寸高四寸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八

服用部二十

笄　釵　鏍(釵類)

璫珥　釧(臂環)　指環

笄

釋名曰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
三禮圖曰笄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詩曰君子偕老副笄
六珈(副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珈笄飾之最盛者)
白虎通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曰女子許嫁
笄而字
國語曰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子(內子卿之嫡妻)訪於左史倚相曰
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倚相止之
又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瘦辭
於朝(瘦隱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
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
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笄
春秋後語曰趙襄子之姊為代王夫人襄子併代殺王乎
其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地為
磨笄山○齊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

釵

釋名曰釵枝形也因名之也爵釵者釵頭施爵
曹植美女篇曰頭插金爵釵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
後人時見出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
又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瑇瑁釵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玳瑁三點釵群臣以為非

禮感人不與孫權勅付使者
晉記云王逵妻衛氏太安中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
書并釵釧訪其家
晉令曰六品下得服金釵以蔽髻○又曰女奴不得服銀
釵○晉山陵故事曰后服有瑇瑁釵三十隻
沈約宋書曰泰始三年以皇后已下六宮金釵千枚班賜
北征將士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荊釵布裙
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
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
明旦視之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去故宮人作玉釵因改名
玉燕釵言其吉祥
拾遺錄曰漢獻帝為李傕所敗帝傷指伏后以繡被拭血
刮玉釵以拂於創應手則愈

又曰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
尚不能勝況龍鸞之重乎
又曰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鳥常吐金屑如粟用飾
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又曰石季倫愛婢翔風別玉聲金色為倒龍之佩縈金為
鳳冠之釵言刻玉如倒龍之勢鑄金象鳳皇之狀結袖繞
楹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
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輕聲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為
行次而進也○華陽國志曰涪陽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
作釵世號靈釵○裴淵廣州記曰蠻夷女子以金銀為大
釵執以叩銅鼓號為銅鼓釵
崔豹古今注曰蟠龍釵梁冀婦所制

異苑曰吳郡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李瑫義熙中遭事在都婦過廟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解

幽明録曰尋陽參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稱先葬近水淪没識能見救雖不能富貴可令君薄免禍參軍荅曰何以爲誌婦人曰君見渚邊上有魚釵即我也參軍明旦覓果見一毁墳其上有釵移置高燥處却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直趣水垂墜忽轉正得無恙也

録異傳曰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白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

神仙占曰頭上着釵夜卧墮靴履中者婦人與外夫殺之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

黄香九宮賦曰刹駭雞以爲釵（雞犀也）○古歌辭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陳司馬美女篇曰頭戴金雀釵晉珮翠琅玕○崔瑗三子釵銘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横釵攝媄讚靈

魏陳思王美女篇曰頭戴合歡釵

梁陽濟泄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華露井邊摘華還自比插映還自憐窺窺終不已笑笑自成妍寳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傳

秦嘉與婦淑書曰今致寳釵一雙價直千金可以耀首淑荅曰未奉光儀則寳釵不設○靈怪曰吳興妖童贈謝府君詩曰玉釵空中墜金鈿色已歇獨泣謝春風良夜豈明月

鑷　釵類

齊書曰文安王后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惟陳故古舊釵鑷數枚

又曰周盤龍爲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美稱送金釵鑷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

王仲宣七釋曰載明中之羽雀雜華鑷之威蕤

孔偉七别曰長袖隨腕而遺燿紫鑷承鬢而闢輝

璫珥

說文曰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

釋名曰瑱鎮也懸璫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本出於蠻夷蠻夷婦女輕浮好走以此璫鎚之也今中國仿之也

風俗通曰耳珠曰璫

周書曰武王馳紂商師大崩帝辛登廩臺取天知玉珥及庶玉衣身以自焚庶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詩曰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瑱塞耳也）

又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琇瑩美石）

傳曰夏齊侯將納公（魯昭公也）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瑱充耳也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

史記曰淳于髡謂齊威王曰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此可飲八斗

又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

魏書曰卞太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詐故取其

中者耳
異録曰袁悖出遊其女案得壞墟齊璫珥百枚於是
封上之詔以賜悖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璫
又諸葛恪別傳曰范慎不　馬耳璫恪荅曰母之於女
天下至親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戰國策曰齊王夫人有七美珥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所寵者九十人薛公欲知所
立人爲十王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曰視
美珥所在乃立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
夢書曰珠珥爲人子之所貴夢得珠珥得子也
魏陳思王洛神賦曰不江南之明璫

劉禎魯都賦曰含冊吮素巧笑妍詳捭曜日之錊珥明
月之璫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
王粲七釋曰抗照夜之明璫煥熠爚以垂暉
傅玄七謨曰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

釧 跳脫附

通文俗曰環臂謂之釧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釧二雙
祖台之志怪曰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
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爲室家持一雙金鑽姑切與太
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鋑州志鑽鋑鑽者其狀如紐珠
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鋑
鑽開棺視夫人臂果無復有鋑鑽焉
甄異記曰樂安章沈病死未殯而蘇云被録到天曹主
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見一女同時被録乃說金釧二
雙記沉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謀接女去家在吳姓徐名
秋英沉後尋問遂得之女父母因以女妻沉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金鑽一雙
交州記曰波斯王以金釧聘斯調王女也
唐書曰交河王麹崇裕兄昭少好學嘗有鬻異事書於市
者其母將爲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唯篋中有金釧數
枚既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乎促令貨易此
書昭後歷位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契闊繞臂金跳脫

指環

春秋繁露曰紂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妃群妾禮御於君所

女史書曰授其環以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
以銀環進之進者着於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着左手右
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
漢書儀曰宮人御幸賜銀環
後漢書曰孫程等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指釧環
晉書曰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
此物祜乃於隣人李氏東墻桑樹中探得之李氏見驚曰
余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前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李
氏之子即羊祜前身也
又曰傅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解暢衣取其金環與左右
暢不惜以此賞之後選入侍講東宮
宋書曰西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梁書曰武丁貴嬪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彩

如龍丁有女子臂纏然則貴嬪也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
十四
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
尤器之後復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樹常着
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
拾遺録曰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
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爲
妖乎權乃翻其名爲榴還臺也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爲彄照見指上骨惡之以賜
侍兒
益部耆舊傳曰劉寵喪毋時危亂墳墓發傷寵乃殯毋冬
家貧無財唯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送免發掘
西戎傳曰大宛國人深目多鬚娶婦人以金同心指環爲
聘
外國雜俗曰諸問婦許婚下金同心指環保同志不改
林邑記曰林邑王獻金指環於吳主
胡俗傳曰始結婚姻相然許便下金同心指環
扶南傳曰扶南有訟者煑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
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燋
茅君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求之法當以三月登山
賫金環二雙啓以奉誓如此者三以爲盟也必得芝草投
環於石間志碩念
集靈記曰王譚琅耶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
妻子困於衣食歳暮譚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食妻因與
之酒別而去譚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
金指環一隻

甄異傳曰沛郡秦樹義熙中至曲阿村日暮失路遥見火
光投之屋有少女因寄宿曉臨別女以指環與樹樹去廻
顧乃是冢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九

服用部二十一

粉　黛　脂澤

燕支　的　花勝

粉

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赬敕貞切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着頰也

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紂燒鉛錫作粉

漢書曰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去疾后昭信謂去疾曰前畫工畫望卿袒裼傅粉疑有姦

又曰惠帝侍中皆傅脂粉

續漢書曰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共作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曾無慘怛之心

魏書曰何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畧曰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天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頭胡舞擊劒誦小說頋謂淳曰邯鄲生何如也

韓子曰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粉黛

淮南子曰瀨不厭墨粉不厭白

抱朴子曰或問涉海之法荅曰先於川次破雞子一枚以少粉雜香末合攪水中則不畏風波

又曰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神仙傳曰眞人南極子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煑之

雞子黃中皆有少粉也

華陽國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水亢巴人以此水爲粉則鵠曜鮮芳嘗貢京師名爲粉水

扶南傳曰頓遜國有摩夷花末之爲粉大香

夢書曰婦人夢粉飾爲懷姙

神農本草曰粉錫一名鮮錫

語林曰石崇廁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

漢官儀曰省中以胡粉塗壁

鄴中記云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

宋玉登徒子賦曰着粉太白施朱太赤

蔡邕女誡曰弘粉則思其心之鮮

曹植樂府曰御巾粉於君傍中有霍納都梁

傅長虞感涼賦曰珠汗隕於玉躬粉附身而沾凝

黛

說文作黱畫眉也黱曰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

通俗文云染青石謂之點黛

後漢書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宋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

楚詞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脂澤

釋名曰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濡澤之脣脂以丹作象脣赤也

廣志曰面脂魏興已來始有之

漢書曰翁伯販脂而傾縣邑

又曰孔奮爲姑臧長清儉人或譏之以身處脂膏不能自

北史后妃傳曰晉䔥儀典櫛三人掌宮中櫛膏沐
世説曰江淮以北謂面脂為面澤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
馮衍集曰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惟一婢武所見頭無釵
澤面無脂粉

燕脂

博物志曰作燕支法取藍藹𧮾挼以水洮去黄汁作十
餅如手掌着濕草卧一宿便陰乾欲用燕支以水浸之三
四日以水洮赤黄汁盡得赤汁而止也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焉支山宜畜養匈奴失此二山乃歌
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
無顔色
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
名為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粉為婦人面色謂為燕支
粉也
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
採取其花染緋黄挼其上英者作燕支婦人用為顔色可愛
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燕支

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有羣妾者
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不口説故注此於面灼然
而識也
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結羽釵
傅玄鏡賦曰珥明璫之迢迢點雙的以發姿

花勝

釋名曰花勝草化也言人形容正等着之則勝
續漢書輿服志曰皇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皇以翡翠為
毛羽下有白珠垂金鏁鑷横簪之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戴勝
符瑞圖曰金勝者仁寶也不斲自成光若明月
晉中興書曰一名金稱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
金勝晉孝武時陽穀氏得金勝一枚長五寸形如織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九

方術部一

養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脩令所施）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節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湫音子小切底音止）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言壅閉湫底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

夫子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胷腹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七奏切）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志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是以志人上士當施醫於未病之間不追修於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喪氣難清而易濁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慾可以保性命若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疽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雖心希妙理口念眞經咀（才與切）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促矣誠者所以保和全眞當須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惡少好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氣智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無久行無久坐無久立無久臥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少勞食欲常少勞則勿過少勿令虛冬則朝勿虛夏則夜勿飽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眞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筭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歡搆一惡則魄神喜魂神欲人生魄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惔自守則神形安靜災病不生仙籙必書其名死籍必消其咎養生之理盡在此矣至於鍊瓊丹而補腦化金液以留神此上眞之妙道非食穀啗血越分而修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誡焉

莊子曰善養生若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周威公曰何謂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谷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者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耳）

又曰養形必先無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也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養形神清果不足以存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淮南子同）

韓子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呂氏春秋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節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蹷逆寒疾也痿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

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則氣不達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此五者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又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之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者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去乎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霧六者動精則生害矣（言大者皆謂過制）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又曰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曰欲取天下天下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新棄其陳湊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此之謂眞人昔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景者不於景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道而身善矣行義而人善矣

淮南子曰君子行正氣不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而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而邪氣自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

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精泉原雖欲勿稟庸可得乎今夫樹木灌以瀿水疇以肥壤十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蘖況以一國同伐之雖欲久生豈可得哉今盆水在廷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又曰夫水之性清而沙土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夫人之所受於性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也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以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矣智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於沫涸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其易也夫惟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情性由此觀之用者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焉

又曰聖人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准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悲憂者德之失好憎者心之過嗜慾者性之累夫大怒破陰大喜隊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性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愛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抱朴子內篇曰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巍崎嶇和氣烟熅神蕈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延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

樹特生其實如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甘其清流于能修之松喬同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靈飄飄玉液霏霏金紫敫在乎其隈愚人競往至皆歸有道至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古賢之所祕子思之

又曰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貴要博見而擇善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伏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足以延壽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道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奇藥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能成就由偏枯之若此也

又曰余祖鴻臚少時嘗為臨沅令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

宅後亦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何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沙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鍊丹沙而服之乎

又曰人亦有不病者各有所制攝生食不欲飽眠不欲扇星下不卧里語曰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以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也夫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粮終與塵埃合體令人怛然心熱求生之志何可不營

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三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耶

白虎通曰男子六十閉房户所以輔衰故重性命也

會稽典錄曰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自輔服藥道引庶幾獲道

劉根別傳曰取七歲男齒女髮與己頭垢合燒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為之使老有少容也

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精散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胷中則信順日深玄德日全不祈喜而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所歸也

又曰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

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心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嗜聲色是躭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

髓臟醴醪蒸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尔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神仙傳曰彭祖云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安閑性樂不致思欲之感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養視聽之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智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遁不還故絶其源故經有上士别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過不如獨卧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令口爽言若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减年筭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火可否失適反為害耳人不知其經脉損傷血氣不足肉理空踈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風寒

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乎凡遠思強健傷人憂愁悲哀傷人喜樂過量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人所傷者甚衆而獨責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道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殘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精氣和合者有四故能生育萬物不知窮極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則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能入治身之本要也其餘歷藏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不煞千心志也人能愛精養體服氣鍊神則萬神自守其不然者營衛枯疲萬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

魏志曰吴普嘗問道於華佗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如揺動則穀氣易消血脉通流病不得生譬猶户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動故也是以仙者及漢時有士君倩為導引之事熊經鵄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汝可行之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普施行之年九十餘

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虚省肥濃節鹹酸减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寫秋冬閉藏武帝行之有効

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為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食令人彭亨短氣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臛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

妨當時不必習病入秋節變陽消陰息寒氣惣至多諸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養生要曰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以手摩額上至頂上滿二九止名曰存泥丸又清旦初起以兩手人兩耳極上下之二七止令人不聾次縮鼻閉氣右手從頭上引左耳二七止次引兩鬢髮舉之令人血氣流通頭不白又摩手令熱以摩身體從上至下名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寒熱頭痛百病皆除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養生要伏氣經曰道者氣也寶氣得道長存神者精也寶

精則神明長生精者血脈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
枯骨枯則死矣是以爲道者務寳其精從夜半至日中爲
生氣時正偃仆瞑目握固（握固者如嬰兒之捲手）閉氣不息於心中
數至二百乃口吐氣出之曰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
閉氣數至二百五十華蓋明（華蓋眉也）耳目聰舉無病邪不入
寳氣一名曰行氣一名長息其法正偃仆徐漱醴泉（醴泉口中液也）
而咽之因行氣口但吐氣鼻但內氣徐縮引之莫大極滿
者難還入五息已一息自可吐也一息數之至九十息頻
伸訖復爲之滿四九三百六十息爲一竟咽之乃鼻內氣
也不尔或令欬凡內氣上外吐氣則氣不流自覺周身也
抱朴子曰城陽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塚中飢餓見塚中先
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
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後人有偶

窺塚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拘置土室中
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又曰尒乃咀吸寳華谷神太清外珎五耀內守九精
修養雜訣曰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言口鼻也天地之門以吐納陰陽生死之氣每至
旦面向午展兩手於膝之上徐按捺百節口吐濁氣鼻引
清氣所以吐故納新是蹙氣良久徐徐吐之仍以左右手
上下前後拓取氣之時意想太和元氣下入毛際流於五
臟四支皆受其潤如山納雲如地受澤若氣通則覺腹中
咽咽轉動若得十通即覺身體潤澤面色光澳耳目聰明
飲食有味氣力倍加諸疾去矣○守九精法言曰生氣時牀
鋪厚軟枕與身平仰卧展脚握固去身四五寸兩手亦去
身四五寸微微鼻引大陽清氣入意送此氣遍身體即閉

氣至極然後細從口吐之勿令耳聞吐氣之聲也
著生論曰大凡著生先調元氣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
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爲精精反爲氣精者連
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徤若精散則神
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爲血血復爲
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
若血衰即髮變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
三元交氣氣化爲津津復爲氣氣運於生生託於氣陰陽動
息滋潤形骸氣通即生氣乏則死四曰衆氣衆氣者穀氣也
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味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
氣能附生常使循環即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
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
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

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
膚以流血脈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支穢惡之氣以
亂身神以腐五臟
修養雜訣氣銘曰一氣未分三才同源清濁既異元精各
存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昧用者夭善
用者延性和者寂守一神朋靈芝在身不在於山返一守
和理合玄玄精極乃明神極乃靈氣極乃精無精氣乃真
因氣而衰因氣而榮因氣而死因氣而生喜怒亂氣性情
交爭擁搆成患神形豈寧鍊陽銷陰其氣自行以正遣邪
其患自平乾坤蹙浄子後午前閉目平坐握固冥然納息
盧中吋息天關入息微微出息綿綿以意引氣臟腑迴旋
然後呵之榮衛通宣但有不和遣之踵前五呵六呵無疾
不躡九欲胎息導引爲先經脉不擁關節不煩或如射雕

側身彎環或舉腰膝如蟾半圓交拔腦後左旋右旋動股兩足氣出指端擺挈四肢捉搦三關熟摩尺澤氣海亦然叩齒集神合膟固關寘心亡形任意性還與氣調勻擁塞喉間擁氣則咽三咽相連轉舌漱入咽下丹田以意送之令聲汩然一咽三咽再咽如前三十六咽胎息成焉大道無爲爲於無爲不爲無爲莫若無爲不思爲思莫若無思萬法自然不假施爲不寒不熱不渴不飢恬淡無爲以道自怡妙中之妙微中之微懷道君子銘之佩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一

方術部二

醫一

周禮天官下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

又天官疾醫職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音刮）殺之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禮記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又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又曾子問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藥必親嘗之

左傳曰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又襄三曰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床

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
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又昭元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右）公曰女不可近
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
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
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
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
心也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
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
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
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
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又昭五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
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
尚書說命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言以自警也）
論語曰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帝王世紀曰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
府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

以有類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
又曰炎帝神農氏長於姜水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
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百姓日用而
不知著本草四卷
又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一
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又曰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
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素問曰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
公對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
彰足以治羣僚不足至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
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
至教疑於二黃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
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
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
世本曰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史記曰扁鵲渤海鄚人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客舍長
過扁鵲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乃呼鵲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其懷
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
禁方盡與扁鵲以其飲藥三十日視見垣外一方人以此
視疾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
趙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入視疾出董安于問扁
鵲扁鵲曰血脉滯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
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百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上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時曰雞鳴時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叔斂謂其死未能半日鵲曰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鄭未嘗得望清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之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

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折肓爪膜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若不如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孩嬰之兒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中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能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反

言未及畢因噓唏服皮力切臆涕泣潢流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者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礪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

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者為功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所及其在血脈鍼石可理其在腸胃酒醪所能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遁焉桓侯遂卒扁鵲名聞天下旁遊六國至邯鄲聞趙貴女病扁鵲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扁鵲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改變無所滯礙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遂密使人刺殺之

又曰公孫光齊淄川唐里人善為古方及傳語法淳于意

師之悉授其書意欲盡求他精方光曰吾方盡矣吾身已衰無所事之是吾少年所受妙方也公毋以教人意曰悉得禁方幸甚死不妄傳人光喜曰公後必為國工臨菑楊慶有奇方吾不如之汝可謹事必得之意遂捨光而事慶焉

又曰楊慶齊人也年七十餘有古先黃帝扁鵲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否治及藥論之書甚精妙又家自給富不肖為人治病亦不敎子孫後淳于意以父道事之甚謹慶愛之盡以其禁方與之曰汝慎勿令我子孫知汝學吾此法意曰謹聞命矣意行用其方遂盡其妙焉

又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楊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受之傳黃帝扁鵲脉書五色診

疾知人死生多驗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蹷入中而刺之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得大溲三飲而疾愈淄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意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意復診其脉躁躁者有餘疾即飲以消石一齊即出血如豆比五六枚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診脉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菑川王病召意診脉曰蹷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疾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蹷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意與諸客坐未上食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以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在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方言曰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見建家京下方石（京者倉廩之屬）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能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而病愈臨菑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意診其脉曰蟯瘕（蟯音饒）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愈三十日如故齊王侍醫遂病自錬五石服之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

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逆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俞如喻）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病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所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學意所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而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重

死期有日相君曰何以知之曰君朝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公乃示平曰病如是者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奴有病不舍人奴曰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外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illegible]）察之如死青之滋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者胃氣黃氣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若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齊淳于司馬病意診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illegible]）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飽甚見酒來即出驅疾至舍即泄數十餘出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當愈時醫秦信在旁意出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意意往問之盡如意診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愈或問其故意曰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知不死

又曰宋邑臨淄人師倉公授五診脈論之術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二

方術部三

醫二

史記曰馮信臨淄人為齊太倉長好醫淄川王令就淳于意學方意教以審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信受之擅名漢世

又曰高期仕濟北王為大醫王遣就倉公淳于意學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之宜鑱石定砭灸之法歲餘亦頗通之

又曰唐安臨淄人也雅性好醫倉公淳于意教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之法為齊侍醫

又曰杜信高永侯家丞自知身病乃專心學醫倉公甚悽之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之法

又曰鄧訓為護烏桓校尉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取以刀自刺訓聞有病困者輒拘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又王符論曰凡療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人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奸可塞而國可安也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効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効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王

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
愈帝乃試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
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
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
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
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
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
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
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
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又曰曹褒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
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東觀漢記曰鄧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往來
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
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
異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
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鍾離意別傳曰黃讜爲會稽太守建武十四年吳大疾疫
署意中部尉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至
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禱祭召録醫師百人合和草藥恐
醫小子或不良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嘗然後施行其
所臨護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出行災害百姓攀
車涕泣曰明府君不須出也但得鍾督郵民皆活也
何顒別傳曰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
不高後將爲良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
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

成門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貫（[illegible]）長也遠不治也後
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張仲景方序曰衛汎好醫術少師仲景有才識撰四逆三
部厥經及婦人胎藏經小兒顱顖方三卷皆行於世
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性沈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採摭羣
論撰成脉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爲三十六卷大行
於世
魏志曰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
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
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分
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壯若疾發結於內針藥
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
腸胃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截斷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
傅以神膏四五日瘥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又曰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
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右則女在左則男人云在左於是爲
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又曰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
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汗不
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又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患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
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病同療異佗曰尋內實延外實
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又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
針胃管訖便若欬嗽臥不安佗曰刺不到胃管誤中肝也
食當日減後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又東陽陳叔山小男三歲得下痢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他他曰其母懷軀陽氣内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紫苑九十日即除

又至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他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他視平他謂平曰君早見我不應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人相見五日平應時歸果如他言

又他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他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傍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差即如他言立吐蛇一條遂懸之車邊欲造他他尚未還他家小兒戲門前迎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公也疾者前入坐見他壁北懸此蛇輩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他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弃去留書罵之守果大怒令人追殺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患體中不快詣他他云君病至深當破腹取之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痛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也士大夫曰余不耐痛必請治之他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又廣陵太守陳登得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他診脉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他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乃可濟依期果發時他不在遂死

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爲寒熱注病冬月中他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十灌冷戰欲死他令滿數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他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衣良久汗洽出著粉燥便愈

又有人病腹中攻痛十餘日鬚眉墮落他曰是脾半腐可刳腹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割去惡肉以膏傅之即差太祖聞而異之召他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他針鬲隨手而愈

又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時吐膿血以問他他言君病腸癰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匕已服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亦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五六歲親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強健我見欲死何忍急去（難事）藏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他更索成與藥已故到譙從索藥適會值他見收怱怱不忍從求後十八歲病發無藥可療以至死

又曰樊阿彭城人以師華他嘗問他求服食法他受以漆葉青黏散子方去服之去三蟲利五藏輕身益氣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年百餘歲漆葉所在有之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他他以爲佳語阿阿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而問之所服食阿因醉亂誤說之人服多驗

蜀志曰關羽爲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在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

晉書曰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定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以改諸度量若是

未能悉革可先啟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
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
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世卒不能用
又曰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
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
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藏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
祝之曰若尔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尔
葬也旐乃解
又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處陳廪丘得病連服藥發
汗汗不出衆醫皆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風
法令溫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云曾有人疲極
汗出卧簟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散四日九八過發汗
汗不出苗乃燒地布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於被下

傳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廪丘如其言果差
又曰趙泉性好醫方拯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瘧尤工甚爲
當時所歎伏焉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幼覽衆書近得萬
卷自號抱朴子善養性之術撰經用救驗方三卷號曰肘
後方又撰玉函方一百卷于今行用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幼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因而學醫習覽經方手
不輟卷遂盡其妙
又曰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爲精
妙療之隨手而愈猶是向風千里而至者多矣官至太醫
校尉
又曰史脫性器沉毅志行敦簡善診候明消息多辨論以

醫術精博拜太醫校尉治黃疸病最爲高手
又曰宮泰幼好墳典雅尚方術有一藝長於己者必千里
尋之以此精心善極諸疾於氣尤精制三物散方治喘嗽
上氣甚有異効世所貴焉
又曰靳邵性明敏有才術本草經方誦覽通究裁方治療
意出衆表創制五石散方晉朝士大夫無不服餌皆獲異
効
又曰程據爲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爲太始而據貢
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據以醫術
承恩出入禁闥因爲賈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懷太子遂
就戮焉
又曰范汪字玄平性仁愛善醫術常以拯恤爲事凡有疾
病不限貴賤皆爲治之十能愈其八九撰方五百餘卷又

一百七卷後人詳用多獲其効
又曰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名士咸愛之謝玄以
爲長史厚遇之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本醫術究其
精妙執書揮淚遂眇一目
又曰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
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
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
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
門自通仲堪嘉其盛意召醫語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
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
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
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劉敬叔異苑曰王篆之海陵人少習經方尤精針石宋元嘉

中縣人張方女日暮宿廣陵廟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婿來魅惑成病貸篆爲治之始下一針有獺從女被內走出病遂愈。宋書曰徐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蘆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聲甚悽愴秋夫問何所須荅言姓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絶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都差

又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脉爲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女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加刃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又曰孫法宗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謬相及但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

又曰羊欣字敬元性好文儒兼善醫術撰方三十卷爲代所重焉

又曰秦承祖性耿介專好藝術於方藥不問貴賤皆治療之多所全護當時稱之爲工手撰方二十卷大行於世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三

方術部四

醫三

齊書曰徐嗣伯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氷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五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尓恒發熱冬月猶單衣體更肥壯又嘗有傴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得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黄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覔死人枕煮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復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去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䵳

雞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之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黶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黄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齊書曰褚澄字彦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曰汝病非冷熱當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煑之服一服乃吐一物如升許涎裹之而動開視乃雞雛十二頭而病都愈

吳均齊春秋曰顧歡字玄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其濟人也或以禳厭而多全

護有病邪者造之歡問君家有書乎答曰唯有孝經三篇歡曰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言果愈後問其故歡曰善禳惡正勝邪故尔

梁書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性愛林泉尤好著述常曰我讀書未滿萬卷以內典參之乃當小出耳先生性好醫方專以拯濟欲利益羣品故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爲七卷撰眞誥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肘後爲百一之制悉世所行用多獲異効焉

又曰范雲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

又曰王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説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

後魏書曰王顯字世榮陽平人也頗參士流雖以醫術自達而明敏有决斷才用初聞昭懷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龍而遶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勅召諸醫診脉徐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藥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後果如顯言乃補御史常在御營進藥出入禁内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卷頒布天下

又曰徐謇字伯城丹陽人也兄文伯皆善醫藥謇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魏孝文遷洛除中散大夫子雄亦以醫術稱

又曰裴宣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幷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

又曰高允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循往脉視之告以無恙循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非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北齊書曰張子信少以醫術知名隱於白鹿山時出京師甚爲魏收崔季舒所知嘗以詩酬贈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歲餘謝病歸

又曰馬嗣明河内野王人少明醫術診脉預知生死邢劭

子寶十七八苦傷寒嗣明診其脉告楊愔曰此子今瘉不療自愈然不踰年必死覺之少晚不可爲也數日兩公侍宴酒酣顧祖曰子才兒聦宜以近郡處之愔曰年少未可劭出愔以嗣明言奏乃止寶未朞而卒其驗如此背發膧嗣明以麁理色石大如鵝卵烈火燒令黃赤投醋中使屑落盡暴乾擣篩和傅之立愈嗣明從駕之晉陽至遼陽見傍云女病能差之與錢拾萬衆醫視之無敢措手嗣明見傍笑曰貝得錢矣乃抵其家問其由云曾將麥穗見赤物長二尺似蛇入指中因驚倒手臂疼重月餘日漸及半身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曰毒蛇爲雞所啄遺血於此犯而得之即處方令服十餘劑以湯散補之明年遂都女疾都愈載錢而歸嗣明特其伎視徐之才崔齊叔等蔑如也隋開皇中卒

又曰李元忠趙郡栢仁人也代爲著姓元忠倜儻博學通陰陽術數初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人有疾病無問貴賤咸爲療之故鄉里推敬聲稱益遠後拜南郡太守族弟密性方直亦以母老習醫遂成妙手

又曰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少孤明敏有識幹精於醫術經方本草常所披覽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後雖位望顯貴亦不懈怠

張太素齊書曰徐之才字士茂高平金鄉人五葉祖仲融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留瓠蘆遺之曰君子孫當以道術救世位至二千石開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爲良醫官至濮陽太守父雄員外散騎侍郎代傳其術號爲神明而之才幼而俊發尤爲精敏仕梁爲豫章王綜鎭東右常侍隨綜鎭彭城綜降魏之才走至呂梁爲魏所獲既羇旅以醫自業又諧隱滑稽無方王公貴人爭饋之爲貴人居矣稍遷員外散騎常侍加中軍金紫天平中高祖苗晉陽恒居内館所療十全皇建中除兗州刺史未行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奉藥立愈賞賜巨萬有人腳跟腫痛不堪忍諸醫莫識之才視曰蛤精也當乘船入海出腳水中得之疾者曰是世之才爲割得兩蛤子大如榆莢或以五色骨爲佩刀靶之才曰此人瘤也何從得之對曰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文理故用之其通識類此武成王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言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而立之才曰此色慾過多大虛所致即進藥一服稍稍遠變成五色物數服而愈病發輒馳召之針藥所加無不愈者齲武成王生齲牙遍召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帝怒而撻之之才拜賀曰此謂智牙生則聖明而壽帝大悅賜帛萬疋加金玉重寶

又曰張遠遊齊人以醫藥道術知名尋有詔徵令與術士同合九轉金丹成顯祖置之玉匣曰我貪人間樂不能飛上天待我臨死方可服之

後周書曰姚僧坦字法衛吳興武康人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坦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坦酬對無滯梁武甚奇之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帝令僧坦視之僧坦還説其狀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每留情頗識治體今

閻御試益開人意十一年帝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坦曰大
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
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咸謂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坦曰
脉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黃必無差理帝從而愈及大
軍克荊州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遣使馳驛徵
僧坦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疾病嬰沉今得
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隆重乃止明年隨至長安
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坦省疾自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
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坦即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
上縛解再服中縛解又服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
弱更爲合散稍得屈伸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
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
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坦僧坦曰意謂

平七百二十三　六　一實

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
殷勤拜請曰多時仰屈今日始來竟不下治意實未盡僧
坦知其可差即爲處方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
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
僧坦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
欣然僧坦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
苦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于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
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克
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
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文宣太
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高祖引僧坦問曰太后患勢
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
在無隱公以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

已多雖之常人竊已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
尋而太后崩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
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坦以爲諸藏俱
病不可並治軍中之事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
又治目目疾便愈末及治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
是歲高祖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坦赴行在所內史柳昂
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
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
東宮嘗苦心痛乃令僧坦治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弥
隆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僧坦宿直侍疾帝
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坦診候知帝危殆乃對
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
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卒僧坦

平七百二十三　七　張全

撰集驗方十二卷行紀三卷行於世
隋書曰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覧醫方因而
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
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
景武竟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
常侍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
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
如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
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
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
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
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
爲方奏之用無不効

唐書曰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疾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若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之曰欽但將弓箭向垜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偶一穴應時射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脉曰腹内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黄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

又曰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

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名醫治療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時可差乃造黄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武德初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若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七十餘卒

又曰秦鳴鶴爲侍醫高宗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武后亦幸災異逞其志至是疾甚召鳴鶴張文仲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上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户出血上曰吾眼明也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拜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鳴鶴

又曰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並出血流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令舁入宫中遣醫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三

金澤文庫

金澤文庫

方術部五

醫四

唐書曰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歳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虚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隣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照隣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

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雪霜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音齊才細切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

仁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歳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歳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歳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又曰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絶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

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絶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卒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

又曰孟詵汝州梁人也以進士擢第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學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音暉之家見其勅賜金盤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之上有五色試之果然則天聞之不悦因事出爲台州司馬撰補養方必効方各三卷

又曰王方慶太原人也雅有材度博學多聞篤好經方精於藥性則天令監領尚藥奉御張文仲侍醫李虔縱光祿韋慈藏等撰諸藥方方慶撰隨身左右百發百中備急方

十卷大行於代
又曰天寶中詔曰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
久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
知儻醫療失時因致夭橫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命郡縣
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録當村方要路牓
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又曰德宗撰貞元集要廣利方親爲之製序敕題於天下
通衢其方總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痔者得車五乘也
韓子曰醫善吮人傷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
也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向明望之旣而曰嘻吾見

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
不達（舊說聖人心七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矣
又曰楊朱之友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請三醫一曰矯
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脉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
不節虛實失度疾由飢飽色欲精慮非人非鬼雖漸可攻
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
多（貢切）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弗可已
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病不由天亦不由人
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旣有制之者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
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病自瘳
又曰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
同愈謂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藏固藥石之所已今
有偕生之病與體偕長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
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
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
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
神藥旣悟如初
尸子曰有醫竘（音驅主反）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音在戈反）爲
惠王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醫竘曰背非吾
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
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孔叢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
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
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獻方者將爲
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復皆獻方意欲梁丘大
夫復有虺毒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孔

子曰女說非也夫三折股而後爲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
瘳慮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之故
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
以參驗所以已之方之優劣也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
如子曰丘春之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
饋飲酒不勸醫曰是良藥也
鶡冠子曰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子昆弟三
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
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疾謂
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
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

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文摯乎不解履登牀履
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
疾乃遂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
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又曰魯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為偏枯
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又曰用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
楚辭九章曰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神仙
傳曰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
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方用戊己之草后土脂黃
良獸沉防先義之根百卉華醴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
男沐浴潔淨調其湯火合藥成服如雞子三劑爾落更生
服盡五劑命不復傾

又曰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藥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
月始盡五月末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
皆立生綱服此藥得數百歲不老
又曰士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經三日董奉時在南方
乃往以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以寒水含之令人舉死人頭
搖消之食頃士燮開目動手足半日能起坐遂活活後四
日能語云死時奄然有數十馬卒收之將載轊車上去入
大赤門住以付獄獄中人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
戶中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聞人言太一遣使者
來召士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鏵掘其居戶良久引之見外
有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
而活奉還廬山了不田作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
令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數年之間杏樹成林縣令親故

有女病醫療不差令謂奉曰若能治之便以妻君奉使勅
召鬼魅有大白鼉長數尺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人斬之女
病即愈遂以妻之
又曰封君達年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三十許人常騎
青牛行聞有疾病死者識與不識遇便以藥治之應手皆
愈不以姓字語人能騎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者吳郡人莫知姓名負磨鏡局循
吳中磨鏡輒問人得無有疾苦乎有即出紫丸赤丸與之
服服藥病無不差如此數年後吳有大疫先生家至戶到
與藥活數萬許人後上吳山絕崖懸藥與人欲去時語人
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日有水色白從
石間流下服之疾愈
玉匱針經序曰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脉論疾多所著

述吳赤烏二年為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
大行於代
千金序曰沙門支法存嶺表人性敦方藥自永嘉南渡士
大夫不習水土多患脚弱唯法存能拯濟之
又曰仰道人嶺表僧也雖以聰慧入道長以醫術開懷因
晉朝南移衣纓士族不習水土皆患軟脚之疾染者無不
斃踣而此僧獨能療之天下知名焉
又曰僧深齊宋間道人善療脚弱氣之疾撰錄法存等
諸家醫方三十餘卷經用多効時人號曰深師方焉
龔慶宣鬼遺方序曰劉涓子不知何許人也晉末於丹陽郊
外照射忽見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
風雨夜不敢追明旦率門人弟子隣伍數十人尋其蹤跡
至山見一小兒問之何姓小兒云主人昨夜為涓子所射

今欲取水以洗瘡因問小兒主人是誰答曰是黃父鬼乃屛小兒還來至間擣藥瘡適見三人一人卧一人開書一人擣藥化及齊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藥瘡方并一臼藥人有云瘡者塗之隨手而愈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方術部六

卜上

說文曰灼龜也象兆之縱衡也

周禮天官太宰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事宗伯太卜之屬也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

又春官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秋田爲獮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卜問後歲稼所宜）

又曰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又卜師職曰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言此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也）

又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其日與其牲也）

又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禮記曰正月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有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

曲禮曰凡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筮）

筮（辭前至於吉凶常大事卜小事筮）有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

又檀弓下曰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也）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又禮運曰龜爲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

又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告之退而卜）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

又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視兆坼）君定體（視兆所得也）

又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又曰雜記曰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又祭義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首）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立以爲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又曰表記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又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群神也）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也）大事有時日（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左傳曰楚伐鄖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

又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事具筮門

又僖上曰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僖中曰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又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杜預注曰卜招父梁太卜也）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

宦女焉

又曰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又曰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又文下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又曰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齊侯不及期非疾也

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又宣上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
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
又成上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又襄元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
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又襄二曰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孫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
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又曰晉侯遂及著雍疾卜桑林見事具祟部

又曰鄭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王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狩而歲習祥祥習其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
又襄五曰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
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乃使歸
又昭二曰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瑣楚地也聞吳出
師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弊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
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吉曰克可知
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弊邑休息懈休而忘其死亡無日
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憑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
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
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弊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
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
報志乃弗殺
又昭三曰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音丕率吉請斷三尺焉而
用之靈姑銔公旗也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又昭四曰楚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
使為卜尹佐卜人開龜兆
又曰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
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
如歸

又曰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
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
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繼之大敗吳師
又昭六曰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
以卜為信與僭僭吉
又定下曰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
又哀上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
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
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
城父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郭具江部
又曰晋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晋史也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以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也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毛詩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龜曰卜建國必卜之

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又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又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云或卜或筮俱占之吉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

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不兆占繇不中

又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又曰哀哉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哀我窮盡寡財之民仍有獄訟之事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尚書大禹謨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又洪範曰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乃命卜筮曰雨曰霽龜兆形也有似雨者又有似雨止曰蒙曰驛氣落驛不連屬曰克曰貞曰悔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穆敬也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公乃爲三壇同墠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也

又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又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澗瀍之閒南近洛吉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史記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籠中夜而見夢於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愬元王召博士衛平問之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以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曰今昔斗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神鬼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

江使先來白雲擁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使人問泉陽令取龜獻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暝雲蓋其上五采青黄雷雨並起将入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恠之問衛平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夕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毋令失期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王大悦於是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横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

又曰沛父老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莫如劉季於是乃立爲沛公

又曰陳平等遣人迎代王欲立爲帝代王卜之龜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迺天子也

又曰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鄉立居取生荆枝及堅木堅木枝燒之斬取熟與以灼龜所卜與灼以荆若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懲後龜

又曰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岸崩獨得脱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

又曰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昔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賢人不居朝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觀采其人二人即同輿之市游於卜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季主視其狀

貌類有道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别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衿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也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之貌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誰也所高者何也公何以卑汙長者乎二君曰尊官厚禄之所高也賢材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説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日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

止然問日月疵瑕吉凶則弗能理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別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者先王定國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也正時日乃後入家産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周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者掃除坐位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謝少老子之言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為害君

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車輜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也子何故而云而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懼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強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避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勢道之以善

又曰張禹字子文父徙家蓮勺(上音輦下音酌)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

謝承後漢書曰姜肱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

伏青州界中賣卜給衣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

又曰田戎據家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不從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乃灼龜卜降兆不吉中折遂止不降

又曰范丹字史雲朝議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魏志管公明傳曰洛中有一小人夫婦轉為劫殺明旦東明城門中劍擔豚人牽與共鬭具如其言豚逃走即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婢從甕中出辭在田舍時嘗候遠

鄰主人患失火數卜教使明日於陌上伺有一角巾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宿此能除之鄰從輅語得書生遂留宿意甚不安主人器入生乃抽刀出門薪積歟有一小物直來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自此無復火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方術部七

卜下 筮龜卜附

晉書曰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又曰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璞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尒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還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欻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鷙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嚴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鶚東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擒捕得祐仍還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効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羆陽平人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燒死人吏疑是熊諸生失火持諸生急熊曰吾已爲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見遂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卜尅日當還如期果至

宋書曰蔡興宗初爲郢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
當作某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
亥果薨於光祿大夫
又曰荀伯玉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還都冒
卜自業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
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
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
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
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
汝當見吾不見也
梁書曰吉士瞻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

先生卦祿命王先曰君雖庇仗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
馬大郡
三國典略曰梁武昌太守朱買臣聞元帝議遷都入勸梁
主云建鄴舊都塋陵故在荊鎮邊疆非王者宅願陛下勿
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但恐是臣富貴非
陛下富貴耳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
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事具京都部
又曰周文育隨盧安興征俚獠有功除南海令監州王勱
深委任之勱被代文育與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
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
望公侯之事卜人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
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
得銀二千兩旦辭勱勱問其故文育以告勱乃遣之

又曰東魏相齊王澄以舟師還次於小平津北岸古塚崩
骨見銘曰今卜高原千秋之後化爲下泉當逢霸主必爲
改遷王曰古人之卜其何至也令更葬之
又曰齊書其廢主濟南王也長廣王湛握高元海爲畫三
策湛不能斷令鄭道謙與尊世等卜以決之道謙等曰不
利舉事靜則吉
又曰初鄴有賣卜者相趙隱嘗大貴及隱自黃門侍郎遷
祕書監崔筆師呼卜者而問己壽卜者對曰公令望雖高
爵位難進筆師不悅終如其言
隋書曰獻皇后崩上令蕭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
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
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家墓田若不
吉歟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唐書曰王遠知事梁貞白先生陶弘景隱居茅山盡傳其
符籙隋煬帝爲晉王出鎮揚州遣人迎致及即位於東都
起玉清觀以處之太宗之爲秦王也既平王世充與記室
房玄齡往詣之立枚以問其吉凶遠知指秦王之枚曰此
當上應天命下濟蒼生者又指玄齡之枚云聖之輔也及
太宗踐祚恩禮甚厚
又曰城陽公主初適杜如晦之子荷荷貞觀中爲尚衣奉
御坐承乾事伏誅公主改適饒州刺史薛瓘之子瓘將成
婚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若
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太宗將從之馬周諫曰臣聞朝
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
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威內外有規動息有
時吉凶有儀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

其終不可爲也夫卜筮者所以定猶豫決嫌疑若黷禮亂常先王所不用也太宗又從其言而止

又曰憲宗嘗謂李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邪爲有大事可疑者故謀於卿士庶人決於卜筮俱吉則行之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近者風尚卜筮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六韜曰文王卜田史偏曰卜田渭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曰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

又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鑽龜龜不兆祖行之日雨輜重車轢行之日幟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非子之所知也龜不兆聖人生天地之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蓍者朽草不足以辨吉凶祖行之日雨輜重車轢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幟折爲三此軍分爲三如此斬紂首之象

國語曰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不吉公曰何謂也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見也挾會也骨所以釁刺人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折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口之爲害也畫太卜掌龜大夫占色史占墨戎夏交捽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捽交有以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人國移心焉攜離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逞而不知故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止也公不聽遂伐驪之勝克獲驪姬以歸有寵

立爲夫人

春秋後語曰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殺之心惡怪之卜云涇水爲祟見物爲災曰祟音息醉切

又曰鄒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鄒忌曰何不令人操千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鄒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率其徒攻臨淄欲殺鄒忌不勝而奔

說苑曰成王卜洛事曰昔有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狹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有擇地而封哉示有天因也

又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馬人對曰臧文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又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楚辭卜居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何以教之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訾柴
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
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
泛若水中之鳧隨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
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
輕黃鐘毀弃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
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
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僕先人非有丹書剖符之功依倚卜
祝之閒人主以排優遇之

白虎通曰乾草枯骨衆多獨以蓍龜何龜之言久也蓍之

言耆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此龜獸草木之久而能知吉凶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太卜官各以牲祠龜策塗以牲血謂之
釁者龜甲所以卜也蓍草所以筮也

三禮圖曰龜以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
楚焞（他典切）以荆爲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皆圓而荆
心方是以用之

抱朴子曰卜者小數飾福者謂知來之妙

異苑曰會稽餘姚錢祐以元嘉四年五月二日夜出屋後
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官府入重
門見一人憑机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余人謂祐
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無懼也留十五日
晝夜語諸要術盡教道之方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
道卽使人送出門仍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將不
驗經年乃卒

又曰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遠征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
卜師云非屋莫宿非時莫沐詡結伴數十共行遇雷雨不
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想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擔榻沐於
是巖崩壓伴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謀共殺之請以濕駿
爲認婦皆則勸詡令沐復憶非時莫沐之忌收駿而止婦
心慙負詐乃自沐駿而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
去

述異記曰宋車騎將軍南譙王劉義宣鎮荆州府吏蔡鐵
（音失）善卜能悉驗時有妙見精究如神公嘗在內齋見一白
鼠緣屋命左右射之內置函中時侍者六人悉驅入齋後
小小戶內別呼人召鐵鐵至使卜函中物謂曰中則厚賞

假如重罰鐵卜兆成笑曰知之矣公曰何鐵曰兌色之鼠
背明向戶彎弧射之箭其左股孕五子三雄二雌若謂不
信剖腹立知公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卽賜錢一萬

蠡卜

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
蠡卜傳說自給（蠡人用蠡卜秦託此以取資自給傳會事以爲說）各解賊獲之裘（竊獲從人解其衣裘以資其怪誕之言也）

虎卜

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
奇偶謂虎卜

雞卜

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

鳥卜

隋書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俗事阿修羅神及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樗蒱卜

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樗蒱樗蒱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爲樗蒱卜後傳樗蒱善其功

十二棊卜

異苑曰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王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祕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於世

齊書曰江謐出爲鎮北長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棊

棊經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太夫沈沖奏謐前後罪收付廷尉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鴆之

竹卜

荊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其供帳盛於仲春之月社之餘胙悉貢饋鄉里周於族社餘之會其在茲乎此其會也擲教於社神以占來歲豐儉或折竹以卜

楚詞曰索瓊茅以筳篿（楚人折竹結草以卜謂爲篿也）

牛蹄卜

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

揚方五經鉤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無往不中牛非智之物骨者若此之效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七

方術部八

筮上

說文曰筮易卦用蓍也從竹𢍰（𢍰古文巫字也）

周禮春官上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鄭玄曰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凡國之事先筮而後卜

禮記典禮曰假爾太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三也）卜筮不相襲也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卜筮者先聖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

又表記曰天子無筮（謂出征巡狩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也）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也有事則用之）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

左傳莊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敬仲陳公子完也）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也姜齊姓也）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生敬仲其少也周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太史也）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乎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也旅陳也百言物備也已矣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也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太嶽之後也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也

又閔公曰晉獻公以魏賜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也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吉辛廖晉大夫也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可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此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又閔公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閒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又僖上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涉河則晉侯車敗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蠱必其君也於周易蠱卦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爲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也

又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之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其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又僖中曰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

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又成下曰晉楚將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曰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又襄元曰穆姜薨于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周禮太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無也是於周易有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

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
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
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姣（姣淫之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
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又襄四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娶
之（爲己娶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
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
（夫也變而爲巽故曰從風也）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落故不可也）且其繇
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坎六三爻辭也）困于
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无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言棠公已當此凶也）

遂取之
又昭二曰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
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也）楚丘曰是將行而
歸爲子祀（奉祭祀也）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
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
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
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
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
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
世亂讒勝勝將適離（山焚則離勝）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
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

終
又曰衛襄公嬖人婤姶（上音周下音…）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
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
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
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
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
王所用也弗從何爲
又昭三曰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
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
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
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
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
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
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
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
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
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
塞竇乃自後踰
又曰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
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
行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
卜筮惠王其有焉

又曰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

周易上繫辭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奇況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爲二劉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略舉其凡也天數五五奇也地數五五奇合爲二十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五耦合爲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以變成化成鬼神對此的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是故四營而成易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伸之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顯明也神德行由神以成其用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應對也

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歸藏曰蓍末大於本爲上吉蒿末大於本次吉荊末大於本次吉箭末大於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荊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衆占兆皆藏五筮之神明皆聚焉

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瀆戎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覩卦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祐也

漢書曰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首捕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事發伏誅

後漢書曰許曼者汝南平與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代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代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馬觀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觀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觀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作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

又曰孝順梁皇后永建三年春三月丙午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太史卜之兆得壽房又筮之得坤之比

又曰明德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爲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蓍仰天歎息卜者乃曰此女明年小疾必將貴送

爲帝妃不可言也
魏志曰管輅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不知何故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數斗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又曰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推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見其象而不見其凶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又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於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分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歎
又曰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夜夢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不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艮居之實相書鼻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
又管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曰君可畏人也命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問
又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又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其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又曰鄧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嘗與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理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可謂探賾窮通矣關羽既敗權使筮還節之臨翻曰不出三日必當斷頭果如其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又曰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

人之頤斜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脩其政而
常有窺上國之志

王隱晉書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性沉深有思義少
爲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
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爲使之反
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二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二分
使夜露手臥以其明有大鼠伏死手前譙國夏侯藻母病
因五鼓中出詣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嘷喚藻愁愕遂馳
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撫心啼哭令家人
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
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啼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暴崩
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外猴繫母臂令傍人
捉拍恒使作聲三日三夜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爲犬
所咋死母於此漸差

又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
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
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適來應思遠謂之曰君有通靈之
思而但爲貴人用此君寒士貧苦多也寧可爲一卦智乃
令瑗作卦卦成謂瑗曰爲君安宅者女子耶瑗曰是也此
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
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者便就請買
還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
鞭懸之正三年浚井得錢十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
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搜神記同

又曰韓友字光景廬江舒人也善卜占行京費厭勝之術
龍舒長鄧子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友爲筮之使畫
作野猪象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
王睦病卒已復魄友爲卜之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床頭
及用虎皮馬鄣泥登時大愈劉世則女病鬼魅積年巫爲
祈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猶不差友筮之令作布囊
女發時張囊着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逐斯須之
間囊大脹如吹聲裂因便敗女仍大發友乃便作皮囊二
枚沓張之施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間二十
許日漸消下開視有二斤毛狀如狐毛女遂大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八

方術部九

筮下

晉書曰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之不信卿曰既必不信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正得駮狗無白卿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又曰郭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

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諸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郯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又曰王導深重郭璞引參己軍事導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木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沸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

又曰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郭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元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言或天奪敦魄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元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因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而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

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云不見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巢密葉蔽之

又曰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獨存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又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其碑生金俄而爲桓溫

所滅終如其言焉之占驗皆此類也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捌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十篇

載記曰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爲不祥還之夕復夢如初問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馬離爲三爻同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

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三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妻謀殺董豐期以沐新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宋書曰劉休善筮因尚書令吳景事明帝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

齊書曰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南史曰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帝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坤之履曰無害其繇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酉應見卯金來剋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孰爲致之酉爲口舌當孰說言乎兌故知善言乎冒崩爲法事於是人人贊善莫不從風

梁書曰鄧元起初爲益州刺史及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

又阮孝緒傳曰孝緒見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咸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

又曰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著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卜月卒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

祖曰此是湯武革命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曰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卦未可爲吉也高祖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云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不且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也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恐衆人競言沮我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

又曰鄧淵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吏部郎

又曰許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叡受易世祖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

北史曰後探樂平王丕坐事以憂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為善也夫如是則可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三國典略曰西魏孝武帝字孝則孝文皇帝之孫也性沉厚少言體有鱗文初封汝陽公嘗入謂己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將節位使吳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也後入于地不得久也

又曰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也初宅于洛邑神武恭使入

洛常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有光密而無火移於東屋其光復存以為怪也就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當大貴主人榮其福神武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可間從之共圖大計岳至信都神武以為散騎常侍封山氏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又曰魏權輪和明易善筮後宮誕男女時日筮無不中有人父疾輪和筮之遇乾之晉告之以已退而謂人曰乾為天天變為離而昇於天能無死乎果如其言

又曰齊宮遵高陽勃城人也明易善筮兼聽天文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終必横死是以任情蹤誕多所狎忤時齊主無道所甚道謂人曰多折算來吾猶此狂夫何時當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我乃不見

又後周書曰梁孝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該南平嗣王恪嘗以銅合盛金玉虎珀指環請孝元射覆卦遇姤之履卦曰上既為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午寅則為虎琥珀之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案卦而談或幣或重將於是神服又以王申日寅時荒南軍何時有信遇剝之艮孝元曰使還已在門外道人往看果如所說賓客驚其妙而問之孝元曰艮為門將在寅與日辰并故知之耳凡所占決無不失一及我軍之伐援者為卦取龜式驗之問抵於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

隋書曰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

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緘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

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乘所失
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陸易之上疑陽
召伯醜筮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
人所隱具陳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
之賜帛二十疋

唐書曰太宗皇后長孫氏隋大業中歸寧於永興里后舅
高士廉有妾張氏於后所宿舍側見一大馬二丈鞍勒
備具士廉筮之遇坤爻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象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也泰彖曰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
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卜人曰龍乾之象也馬
坤之象也變而爲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兆也案
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當大

貴也其可盡言乎士廉志之而心獨喜親戚知者咸訝異
焉

又曰衛大叔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
起嘗預筮死日先鑿墓自爲誌文如筮而終

又曰玄宗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
五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
起觀者以爲大吉後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
起家五品

家語曰孔子嘗自筮而卦得賁愀然有不樂之狀子張
進曰師聞卜者得賁是吉卦也而夫子之色不平何也孔
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
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而以賁非吉兆也吾聞丹
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者質之有餘者不受飾故也

說苑同

古史考曰庖羲作卦始有筮

衛波傳曰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
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
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國語曰晉公子在秦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
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
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
吉孰大焉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屯豫二者）

又曰惠公卒秦伯納公子董因逆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
濟乎對曰歲在大梁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

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
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臣筮之得泰之八
（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爲侯也泰三至五震爲侯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曰
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
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濟且秉成必伯諸侯（秉執）子孫賴
之君無懼矣

又曰晉孫談之子適周事單襄公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
之曰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
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規畫臀尻）三世而畀驩之孫
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
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

夢卦也吾聞之泰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尅
以三合襲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早善晉子其當
之晉子周子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亂靖殺之
管輅傳曰弦超爲神女所降論者以爲神仙或以爲鬼魅
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寶以周易筮之遇頤之益以示同
寮郎郭璞曰頤貞吉正以養身雷動山下氣性惟新變而
之益延壽永年乘龍銜風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搜神記曰橋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
夜卧見東壁正白如門呼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
摸之壁如故還牀又見心大恐其旦應劭往候之玄告劭
曰鄉人有董彦興者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
化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玄聞往請之公祖虛禮盛饌

下席行觴彦興辭公祖議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非見白
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聞南家哭即
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到六月九
日太尉楊秉薨七月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焉復爲度遼
將軍遂登三事
續搜神記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
一趨走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此人乃受及當死果
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
欷哽咽
又曰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愆始學易卜屢有
驗超令試筮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
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先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
簷下却後九日辰加午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
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
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
亦失超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期日超卧南軒下觀之至日
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
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録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人也善於易臨死書板授
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尔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
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
勿違吾言訖而卒後果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
日有龔使者至亭妻遂賫板往使者執板惘然不知所以
乃言曰我生不負此何縁尔耶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
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寤謂曰賢夫何善妻曰
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

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
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可相負金也賢夫
自有金耳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婦兒
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
五百斤盛以青甖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
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其言
金樓子自敘云初至荊州卜雨聊附見首未壬秋之月亢
陽日久月旦雖雨俄尔便晴有人云諺曰雨月額千里赤
筮畢之會也吾乃端策拂蓍遇動不動既而言曰庚子爻
爲世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
子果値甘雨余又以十七日筮何時雲卷金翹日耀合璧
紅塵暗陌丹霞映岸澀亢陽之勢未霑膏澤筮遇坎之比
於是撫蓍而歎曰坎者水也子爻爲世其在金今夜三更

平地上有水稱之爲比其方有甘雨平欣然有自得之志
又曰桃文烈普龜卜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虞淵之時余乃筮之遇謙之小過既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宫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波霧生猶轂河垂似帶余乃欣然
異苑曰潁川庾嘉德善於蓍蔡之事有一人失婢庾卦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遲便升車曹大駭呼牛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博物志曰龜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蓍千歲而三百莖同本以老故知吉凶
又曰筮必沐浴齋潔燒香每朔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龜亦然

鬼谷子曰夫決情定疑萬事之基以正亂治天決誠爲難者也先生乃用蓍龜以助自決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九

方術部十

相上

左傳文上曰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也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方面也）
又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又宣上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愼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史記曰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王覺固止之以爲秦國尉
又曰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乃呂后也（季漢高祖字也）
又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

所以貴乃由此男相魯元亦皆貴
又曰薄姬母媼之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薄姬少時與管
夫人趙子兒相約曰先貴無相忘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
坐河南城皋臺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約漢王問其故以
實告漢王心慘薄姬召一幸生代王（即文帝也）
又曰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子卿曰
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
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真
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
也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簡
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
之恒山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
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乃廢太

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
又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小
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瞻視不轉小頭銳上斷敢行也瞳
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瞻視不轉者執志彊也（瞻覽如視古文
通用）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
恥與之野戰則恐不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又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大小甚衆而不遇因從
唐舉相曰聞子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如何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曷鼻謂鼻如蝎蟲也）
巨肩（巨肩謂項低而肩竪）魋顔蹙齃（謂蹙鼻蹙眉）膝攣（兩脚曲也）吾聞聖人不
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
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四十三歲
矣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齧肥躍馬疾驅懷

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肉食富貴四十三
歲亦足矣
又曰英布少時遇相者曰當黥而王後布被刑欣然果爲
王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出
徼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其家一簪不得著身
遂寄死人家
又曰條侯周亞夫爲河內太守時許負相之曰君三歲而
侯侯八歲爲將相貴重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餓死負
指其口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又曰韋賢爲吏至大鴻臚有工相之至丞相有男四人使
相之至第二子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韋爲丞相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母子皆奴畜之
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上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之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
漢書曰上立劉濞於沛爲吳王王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
高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
不敢
又曰李陵爲匈奴所圍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降上甚怒
又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賤方進年十二
三失父孤學給事大守府爲小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爲掾
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

大奇其形兒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問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

又曰黃霸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貴不然相書不可用矣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爲妻與之終身後爲丞相

後漢書曰世祖以朱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又曰龍淵善相劉宏造淵淵聞宏聲乃起迎曰公當極位也宏曰家貧負債何得貴乎淵曰公相然也張奐就淵相淵曰事劉宏可至三公講事宏宏後爲解犢侯既去南陽桓帝崩迎解犢侯爲天子是爲靈帝請爲司空也

又曰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其母嘗使善相者看后

曰此女必將大貴遂爲帝王妃然而少子養他子得力乃當踰於所生耳

又曰章德竇皇后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也父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息耗猶言善惡也）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又曰和熹鄧后傳曰幼時嘗有相者蘇大見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又曰漢法常因八月筭人（漢儀注曰八月初爲筭賦故曰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慎娉納詳求淑哲

東觀漢記曰班超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又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魏志曰管輅族兄李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及耳口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鼻無家宇天輔幽夕故爲棺槨死爲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後十數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矣

又曰鍾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是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又曰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

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女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唯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殁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騖使得善處爲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耶

又曰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朱建平已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有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獨見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

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三十日夜半卒應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歘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遊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而卒曹彪封王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怪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姊指后曰此貴乃不可言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焉有異志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遂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又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又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也漢末入蜀知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

吳志曰漢以孫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晉書裴秀傳曰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又曰孝武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繼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晉書曰王覽祥之弟也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又曰羊祜少喪父遊汶水之濱父老謂之曰子有好相年未滿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又羊祜傳曰祜幼時有善相墓者言祜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又曰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張華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効歟

又曰檀憑之嘗有善相者嘗竊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劉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

又曰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素貧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果如言

又曰王彌少遊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晉中興書曰陶侃少漁雷澤夢生八翼飛至天門而不入相者師圭曰君位當上公爲八州都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

方術部十一

相中

宋書高帝紀曰晉陵人韋叟善相術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爲司馬至是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然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又曰初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相術人朝高祖從至建業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其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爲人下宜早爲之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付屬

醜平定然後議之

又曰柳元景少時貧苦嘗至下邳値大雷雨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以爲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援會諸軍主摴蒲官賭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孫嚴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少孤貧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之而相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不驗便是相書謬耳後攸之爲荆郢二州超之

廣州縣文南豫州
又曰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汝曰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齊書曰太祖初爲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

又曰張欣泰少時有人相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可更增亦可得方伯之任耳後爲刺史年三十六卒

又曰曹武雖武士頗有知人之鑒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餉

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遺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

又曰明帝體上有赤誌常祕不言既而江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梁書曰梁武帝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又曰梁武帝爲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又曰梁武帝初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恒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又曰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命親信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爲不濟主上見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又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隨武帝起義平東昏封平固侯南兗州刺史

後魏書曰李訢字元盛訢母賤爲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遂

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婿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

又曰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嘗從相者唐文相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方伯封公及爲上谷太守文以百姓禮拜謁文曰明公頗憶昔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不知得爲州人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人咸謂不然後瓊得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未拜果暴終昔魏舒見主兒死自知己必至三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實也

又曰盧淵出鎮關右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

諸軍門蔣見言敘平生
南史曰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
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四十
七為魏所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東老平原實與茌平人
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龍角騣際上四道已成當
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
德忽然不見
又曰張秀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石虎曰明
公之相非人臣骨虎撫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
又南燕錄曰慕容德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
上有日月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太史公黃泓善相謂德
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

見殿下昇天耳德拜范陽王建元年即帝位
又前涼錄曰況瑗與同郡陳興(紐典反)宗配遇相者於路相
者曰三人皆二千石封然況瑗腹有逆毛當兵死無後
北齊書曰房豹遷侍御史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
出討乃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
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中冀以厭當之豹謂紹宗曰
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公若實有災厄非禳避所免
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
理以保之元吉未幾而紹宗遇溺死
又曰慕容顯時幼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
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其知所在後果遷特進驃
騎大將軍封定陽王
又曰尉瑾為聘梁使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為
宰相瑾出昭謂人曰此公為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
為陳後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昭
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如言焉
又曰盧潛陷陳將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
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没在吳越死生已定弟其行也
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其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捐
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
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
以葬
又曰道西段長太原龍倉鷹俱有先知之鑒長為魏懷朔
鎮將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
也請以子孫為託興和中啟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
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倉鷹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

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倉鷹母數見廬上赤
氣屬天倉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相每私加敬割其宅半
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
三國典略曰高澄嗣勃海王朝於鄴時有吳士目盲而妙
於聲相王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當大富
貴王侯將相多死於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
之聲曰亦繫屬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為人主聞王之聲
崔暹私稱之謂曰亦有國主也曰我家群奴猶當極貴況
吾身也
又曰齊文宣字子進神武第二子也婁太后初孕文宣每
夜有赤光照室既生數月后乃與親姻相對共憂其癡文
宣忽應曰得活故名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及長黑色
大頰兌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

陽有沙門作愚作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帝後見其諸子歷問禄位至文宣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

又曰梁宣豐侯脩參軍陳晃善相入脩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壓侵兼恐不得善終

又曰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私引子儒潜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瞻速非帝王相也皇甫玉又竊觀王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垂猴者垂淺者霸太原公洋

又曰齊高歸彦嘗令皇甫玉相己玉曰公位極人臣必可反歸彦曰我爲何須反玉曰公有反骨

又曰周王軌以隋公揚堅相表殊異因入侍燕陽醉捋去

堅帽言曰是何物頭額帝謂之璧大而卻無所至也皇甫后見堅又舉手自抑其顙帝謂堅曰皇后道公額也帝乃密使來和相堅和詭對曰堅相貌是守節忠臣宜作總管大將作總管則能靜鎮一方作大將則能全軍破敵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即位召拜淑儀

又曰章昭達字伯通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梁大司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目相者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後還鄉里與陳文帝遊因結君臣之分以功進位司空

後周書曰太祖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長至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黒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又曰孝閔帝覺太祖第三子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隋書曰高祖生於馮翊波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驚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頷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

又高曰祖在周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也

又曰韋鼎仕梁爲太府卿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

又曰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霸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須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特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又曰來和好相術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私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

來敬葉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衛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録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皆與永富公竇榮之語臣曰我聞有行學鄭譯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東門北面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

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又曰煬帝在藩時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又曰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

又曰李景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又曰帝嘗謂蘇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

又曰文帝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韋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

又曰來和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椰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北史曰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師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慚服

又曰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皃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

又曰隋齊王暕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實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

金澤文庫

方術部十二

相下

金澤文庫

唐書曰高祖生長安紫氣充庭神光照室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誌如龍初有善相者史良言於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王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史良復過高祖乃大驚曰骨法如舊年將之相頓異昔時勿忘鄙言願深自愛高祖心益自負

又曰隋尚食奉御郭弘道字大寶弘農華陰人也性寬厚如愚而內敏仕隋歷通事舍人滄州長史煬帝時為尚奉御時高祖為殿內少監深善之至相往來情契愈昵弘道善相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前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公來驗之後賜餘金盆高祖大悅

又曰太宗年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門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兒後必由之爾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而不知所在高祖以為神陰採濟世安民之義遂以名焉

又曰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萬乘之主誠願誠之在德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荅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學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常遣人監之不得與人交言

又曰則天初在襁褓袁天綱來第中謂其母氏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形爽徹不易可知試令行看於是步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曰若是女後當為天下之主也

又曰乙弗弘禮善占相初為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次至大鼎曰君奴也欲何所相眾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真是賊人但不知

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為方岳之作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焉

又曰袁天綱成都人也尤工相術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糺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初為武職復語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為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為率主武德六年俱配流嶲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

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當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兩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授校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常卿貶授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遊德陽嘗求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多殺人願深自誡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

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文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是月而卒

又曰劉仁軌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相當位隣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

又曰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少時嘗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三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而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夭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往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窨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及妻子與之告別云當死俄而有勑許令致仕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賫絹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暫解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海東效力因辭思賢之墳乃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爲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次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

內憬藏相人之妙皆此類竟不仕壽終

又曰高智周之少也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于揚州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之嘗引相工視濟等相工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見然來早貴而末途屯頓高晚達而最爲壽考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爲兵部郎中卒後濟等乃貴皆如相工所言

又曰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爲節度使部人京師裴冕爲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左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

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陷洛陽僭稱僞位哥舒翰東
守潼關累月奏晃爲御史中丞追赴京晃又詰曰事驗矣
晃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卻自勝蜀川日亦不
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晃志之卽潼關失守玄宗
幸蜀肅宗北如靈武晃會之勸成策立改元爲至德元年
晃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晃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梁
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亦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隱
飾郎得諲後王璵責讓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
矢突入射諲再發幾中諲面諲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
曰此必入相逾年諲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
揆盧允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覩之曰公等
並至清望官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
揆曰公從舍人郎入相一年內事爾允曰公好郎是吏部

郎中及尅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吏部侍郎事入爲中
書侍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作韜以
自晦後晃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有
逃止令將梁鳳行後病卒
後周史曰周玄豹者本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
遊十餘年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傳其祕旨既長還歸
俗盧程寄褐嘗遊于燕與同志二人謁焉玄豹退謂鄉人
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
甚貴來歲二子果零落於趙魏閒又二十年程登庸於鄴
下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
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愼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
及三年告死者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頗亮
直有丈夫大節也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
有不可王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
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貪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
見回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詐得罪
金樓子曰宜僧容善許負之術嘗正會登樓還謂人曰太
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靜惠王尚康勝或以爲不然曰行步
向前氣韻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至其年末靜惠王薨
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薨
孫卿子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世之梁有唐舉相人形狀
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
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無害爲
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

符子曰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之楚巫
相之已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臣聞鴟梟者食
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母當之災今太子非子之不
吉但其王爲之災耳楚王怒而殺之
論衡曰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
是以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
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
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升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
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
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
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
也荀子以爲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不風雷之災宋景有

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而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二

方術部十三

占候

周禮春官宗伯下曰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眡音視）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掌安宅敘降（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正歲則行事（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歲終則弊其事（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

傳曰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也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為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又襄二十八年曰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位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經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也）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天禍大國）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子

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飢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唯人所在也

又曰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莠猶伯有侈知其不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一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在玄枵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行在玄枵二年今其明年乃及降婁

又曰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也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又曰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妃音配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大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曆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五而歲故五歲而陳復封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又曰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又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以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從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又曰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後漢書曰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贓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怔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又曰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太守廉范以問

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宗縣賊夷反殺傳長吏郡發庫兵擊之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

又曰公沙穆遷弘農令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

又曰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姓名嘗告守津吏曰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晉書曰戴洋善方術司馬颺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勿憂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為太守振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為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將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不行乃稱病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康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昔越王用三月甲辰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生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遊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為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懟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憎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為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耶乃從之咸和元年祖約南行路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火將至夏汝南人反殺約兄子濟逃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征西將軍庾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正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隋書曰庾季才初仕梁元帝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整旆旋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高祖為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潁之士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如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疋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

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數盡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日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隋皇初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疋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

又曰盧太翼善曆數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大翼固諫不納至再三太翼曰臣

恩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及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太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

唐書曰桑道茂者大曆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將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墉大爲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倉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

方術部十四

占星　占風
占雨　望氣

占星

漢書曰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也漢王入關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

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及帝卽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嘗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

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又曰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俗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驚相對視曰不聞也問郃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又曰曹公破袁紹於官渡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閒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紹天下莫敵也

晉書曰戴洋善占候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暴水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

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
言泰寧二年正月有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應當擒陽及
王敦作逆祖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
法先起者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
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
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敦尋死衆敗
遂任壽陽洋又謂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護城壘宜還
固守不言然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
賊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宜往襄陽太守周撫
留之任武昌時撫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
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當死熒惑以
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濟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
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

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
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
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荊郢之分歲
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
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爲心房宋分順之者昌
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官若應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撫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而薨
又曰祖逖將城武牢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
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
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軍當死逖亦見星曰爲
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于雍丘
又載記曰苻堅將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轉冥恒星皆見
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于堅曰於占西南國
亡明年必平蜀漢堅大悅
又曰苻堅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王猛爲冀州牧融將
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
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
殿魏延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
妃移動之象堅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
官
後魏書曰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
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
又曰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
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言之妖而
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
官求其所詣崔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

則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雲熒
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
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
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
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
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
於是諸人乃服曰非所及也
唐書曰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
歷數及卜相之術則天時爲監察御史稍遷太史令聖曆
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思對曰商姓大臣當
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
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
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其占驗皆此類

又曰尙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上諸侯太史之位熒惑火也火能剋金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朕爲卿禳之遽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

又曰元和八年熒惑犯太微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

占風

後漢書曰郎顗上書曰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氣二丰土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午數爲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求令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

又曰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川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秘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

又曰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人不寧南特遣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耶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名郡航以舟濟太伯航伯昔切也）馬踠足是以不得速（踠屈損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代傳術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又曰郎宗爲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包懸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吳志曰孫權征黃祖軍行及潯陽吳範見風氣因詣舡賀催兵急行至郎破祖祖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擒祖至五更果得之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在後王辛論在南方酉受自刑梁作然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及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蕪在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皆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喻拜賀今往同故知必剋將從之果平梁城洋往潯陽時郡齋鎮潯陽九月甲申時西風從東來入齋見紅中西過狀如疋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成池中來爲堤下去成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衆曾埋之齋門在何處洋曰不知州府門也齋對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下開門受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閉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知害氣齋不從二十四

日壬辰胤逢爲郭默所害
北齊書曰權會明風角玄象會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人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

占雨

後漢書曰任文公爲侍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曰急促載使白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

又曰高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時郡境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郡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又曰楊統善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

望氣

史記曰漢文十五年夏四月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如淳云玉英五常並脩則見)

漢書曰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

又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生昭帝○又曰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生數月遭巫蠱事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而邴吉爲廷尉監矜之無辜使女徒更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賴吉得全

後漢書曰光武紀云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唶歎也音子夜反)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晉書曰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巡狩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

之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曆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應之在此矣

又曰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事見劍門中)

又曰陳訓字元道歷陽人也學天文算曆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車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靑蓋入洛將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靑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及陳敏作亂留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

宏攻征東參軍衛彦於歷陽乃問謝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謝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不得理令將士攻之果爲彦所敗方信謝有道術乃優遇之

宋紀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入天故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氣

後周書曰蔣昇字鳳起少善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黄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

隋書曰韋鼎仕梁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

寺友人毛彪問其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産耳陳武帝在南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絶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僭之意聞鼎言大喜因而定策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四

方術部十五

巫上

説文曰巫祝也女能事無形舞降神也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

周禮春官曰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凡喪事掌巫降之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禮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所以異於生也

又曰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之（欲使襄公襚）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强之巫先桃茢荊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又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説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

傳曰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乎許之遂不見

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杜預注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飢而不害

又曰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巫之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

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殺穆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

又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麥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又曰昔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逞獻子許諾晉伐齊

又曰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論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史記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往到鄴會長老問民之疾苦長老云苦於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取其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為治新繒綺縠之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帳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貧困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與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欲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與人民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衣皆繒單衣立大巫旁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女子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卒共抱女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女也不

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復使廷掾與豪長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若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留之久也皆罷去歸鄴吏民大驚恐是後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又曰武帝時游水發根（服虔云游水縣名發根人姓）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曰天子無憂病於是病愈

又曰栢梁災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後起屋必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又曰起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漢書音義曰持雞雞卜如鼠卜矣）

又曰孝武帝天漢二年秋上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

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

後漢書曰樊崇等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爲立祠焉予承其後故軍中祠之也）巫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作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鄭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爲建世元年

又曰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簒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者詐怖愚人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人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絕百姓以安

又曰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寒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在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代廷尉爲法名家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浚遒縣有唐后二山人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

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繫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東觀漢記曰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

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

又曰班超使西域于闐王廣德超至禮意甚疏其俗信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

吳志曰景帝有疾求視鬼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之於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形狀者即信當厚賜加賞矣竟日盡夕無言帝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者疑是鬼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

二人並有國邑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景甲夜之
初撞鍾擊鼓閒以絲竹丹珠乃大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
冥流火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
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鄉
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
鬼笑飛觴挑柈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又曰武悼楊后既爲賈后所幽死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
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敢李矩屯
于滎陽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將
暢卒至城東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暢大饗渠
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
郭誦禱鄭子產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
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
爭進

又載記曰石虎太子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及長邃有
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封芝爲宜
城君
又曰李雄母羅氏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
母司空趙肅諫之
宋書曰前廢帝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
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後經少時夜夢遊後堂有一女
子罵曰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遂於宮中求得
似所夢者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
帝至是巫云此堂有鬼帝與陰山公主及六宮綵女數
百人隨群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
又曰王僧綽讓參朝政從兄徽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
乃求吳郡及廣州會巫蠱事泄上先召僧綽具以言之
又曰明帝遣王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
武康主因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
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齊書曰鬱林王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
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已來人間有
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命楊氏日夜祈禱
又曰明帝身有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云後湖
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水溝左右啓太
官無水則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又曰東昏侯偏信蔣侯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
詐云見神動輒諮啓並云降福遂加位國未又爲靈帝車
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巫師魔媼迎送

紛紜光尚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
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止當託神鬼以達意耳後
東入樂遊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先帝大瞋不許數
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形
北面斬之
又曰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有痼疾親戚相棄
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
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聲云汝性可重山神
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鬼魅弗敢從
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
遂以巫道爲人療病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
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又曰武陵王曅爲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曅有非常之相以

此自負武帝閒之故無寵未嘗虧方岳焉
又曰王彭則母爲女巫嘗謂人云彭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于得爲人吹角可矣後果封侯給鼓吹
又曰袁君政字世忠爲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政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政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政使檢諸身於衣裹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梁書曰沈約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令巫視之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
又曰元帝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不可言
又曰蔡撙爲臨海太守有百姓楊元孫以婢採蘭貼與同

里正黃權約生子經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氏贖婢吳背約不還元孫訴稱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撙內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撙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恥
又曰王神念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拆風俗遂改
後魏書曰鄭祚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許相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士累遷黃門侍郎
又曰定州流人解思安其兄慶賓懼後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害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更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才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諸伸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屍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三國典略曰初齊神武之克鄴城於北臺上建立神祠盡布衣時所事也每祠之日唯與巫潘嫗及數人行事親自神挙割外無見者至是齊主焚除此廟并擒巫於火令燒殺之
又曰齊高緯夜夢黑衣貴人送相驅逐乃向之拜巫者烏大以厭之又於芳林園自著破衣裳爲窮兒入市躬自交易焉梁西鄙諸城爲羌兵鼓譟變之多作黑衣人共相執縛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前不得有人解髮散而歸
又曰崔季舒未遇害家池蓮莖化爲人面著鮮卑帽妻晝魘魘䆗云見人長一丈遍體黑毛欲來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
又曰侯景之首至于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以付

武庫先是謡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首至湖東付諮議參軍宗季長季長宅東有苦竹町以景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煑之先是巫言有鬼萬計斷頭折頸入宅去來云季長大懼設齋迎佛又有數萬烏自江津飛噪集其家焉

北史曰齊琅邪王儼之末獲槃郭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時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

又曰竇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雷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朞月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隋書曰衛昭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

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而死其日爽薨

又曰李景爲代州總管先是府内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

又曰李密破宇文化及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王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言以惑之衆皆請戰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五

方術部十六

巫下

巫下　厭蠱

唐書曰薛舉寇幽岐之地太宗征之劉文靜殷開山與舉戰於高墌(音隻)城西南爲舉所敗衛尉郝瑗勸舉乘勝直指長安舉然之臨發而遇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崇舉惡之未幾而死

又曰劉文靜性嗜酒與其弟文起酣飲出怨言拔刀斫柱曰會當斬裴寂頭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

又曰武后將如洛陽至閿鄉縣界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

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採樵者所害聞大駕今至故來哀告后勑去墓五里不得採樵

又曰肅宗重陰陽鬼神之事或命巫媼乘馹行郡縣爲厭勝之術有祆人王璵遂以左道爲相代宗亦篤信之凡所修築動牽禁忌而軒人黎幹得以左道尹京又内集衆工編刺珠繡爲御衣既成而焚之爲禳除法且無虚月

又曰永太中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詣涇陽請降郭子儀許之因去甲胄與之相見既而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呪子儀呪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萬歲兩國將相亦萬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卽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此行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鬬見一大人卽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

公不爲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關見
一大人巫師有翁矣歎羅久之手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
頭綵以賞巫師
又曰朔方先鋒兵馬使南陽郡王白元光與廻紇合兵於
涇州靈臺縣西其破吐蕃等十萬餘衆初白元光等到靈
臺縣西探知賊勢爲月明思少陰晦廻紇使巫師便致風
雪及遲明戰吐蕃盡寒凍弓矢皆廢披氊徐進元光與廻
紇隨而殺之
又曰大曆九年七月久旱是日澍雨豐霈初京兆尹黎幹
以旱故祈雨於朱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更舞觀者
駭笑
又曰房孺復故太尉琯之孽子年二十淮南陳少遊辟爲
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身過三十必爲宰相

又曰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眞以久疾爲巫祝所惑請
降官爵以禳之章奏凡七上詞甚切至上難違之故自司
空而授僕射
又曰田仁會爲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估外有餘輒以納
官時人譏其邀名仁會强力病惡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無
不立發躬自鬬罰略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
巫蔡嫗子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
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上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
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不可容也竟依仁會所奏
又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報政凡
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閒信巫祝惑鬼怪有父
母兄弟厲疾者舉室弃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
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閒弊風頓革屬郡祠
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
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賴
優詔襃之
又曰劉禹錫貶朗州司馬此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
俗無與言者禹錫在郎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
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閒乃依
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閒夷歌率多禹
錫之辭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鄭人見
之皆弃走列子見之而心醉焉
又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也
淮南子曰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能占吉凶）（徵之氣候光徵候也）見其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壺子弟子也鄭之隱士）
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

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謂之名也官帶帛貨財之貨下入心不惴而機發於踵命危殆不旋踵）而至於不懼者也壺子視之死生亦齊也
尸子曰莽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爲樂將欲祭也狗入
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曰樂
乎而不似悲也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焉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常
之巫公子啓方公曰常之巫能審於死生于病猶疑耶仲
曰死生命也病是天也君不守其本而恃巫彼將以此無
不爲也及公病常之巫曰公以某日薨易牙等作亂公歎
曰死若有知何面目以見仲父蒙面而死
山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眞
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人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國語曰古者民神之不能雜擇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

能齊肅忠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光照之其聰能聽達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女曰巫在男
曰覡
又曰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孫夷王之子）邵公告曰民不堪
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傳士言人不堪虐之致命也）王怒得衛巫使監
謗者（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之也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也）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則殺之）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
言也
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
兮懷椒糈（私呂反）而要之（椒香物也所以降糈精米所以享神）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中丞二千石諫
議臣博士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群臣皆賀而獨不
賀何也對曰恐後有巫爲國害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
巫蠱之事不知朔竟所終也
桓子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前
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
異苑曰曹娥父能撫歌爲巫五月五日於西江泝濤迎婆
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緣江號哭七日遂投江求之
而死
幽明錄曰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
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便書巾上如作兩
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爲呂布
所殺後人則知況呂布也
又曰大元年中臨海有巫李不知所由來能卜相作水符
治病多愈亦禮佛讀經語人云明年天下當大疫此境尤
劇又二紀之後此邦之西北大郡殭尸橫路璿波南周叔

道能臨海令權停家巫云周令今去不宜南行必當暴死
便指北山曰後二十日此山應有異則其事彰也後十餘
日大石夜頹落百丈碎磕若雷庾指爲臨海太守劉諳周
舫艤作伎至夜廣遂舫中大聰廣自披屏風呼叔道何癡
不起左右撫看氣絶久矣到明年縣内病死者數千
又曰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
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人也人過度舍門前土地神問
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
便以相付禮入門見□閣瓦□皆懸竹簾自然床榻男女
異處有誦經者唱偈者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
至太山門而又身不到推入土地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
即問吏言女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卽錄取禮觀未竟
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
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爲
禮曰事一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豬羊雞鴨
府君曰汝罪應上熬熬便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
鐵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燋爛求死不死一宿二日府
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校錄籍餘算八年乃
命將錄來牛頭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
畢餘筭勿復殺生淫祠禮乃還活不復爲巫師
江氏家傳曰江統爲太子洗馬諫愍懷太子曰臣聞土者
民之主用播殖榮室營都建邑皆有明制著在經典而無
禁忌犯害之文唯末俗小巫乃有此言巫書乃禁入地三
尺有四時方面不皆禁也竊見禁土令不得緖治壇垣動
移屋瓦臣等以爲此違典籍不可爲永制
兩京記曰宣政門内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出

沒高宗使巫祝劉門奴問其所以鬼云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門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葬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闚後坐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遺誤耳門奴因宜帝欲爲改葬鬼曰出入誠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幸勿奪之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柩略盡

又曰尚書省左司郎廳事後有古冢高宗武后問郎中屢有暴死者聖曆中有巫者見尚書郎鄭默冢發之得銘誌符驗棺柩尚在并有瓦木雜器鄭氏子孫相率改葬

厭蠱

史記曰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奏上言曰疾祟在巫蠱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木偶至遂掘得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自臨斬之

宋書曰文帝時使宮內皆蠱欲以禍廣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亡劫坐沒入奚官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嚴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如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嫁吳興沈懷遠爲妾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民人張旿家後濬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驚惋劭弒逆後夷武不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

梁書曰蕭紀舉兵蜀之衆由外水而下湘東王命方士伯人於長州苑板上畫紀形像親下鐵符釘于支體以厭之

○陳書曰後主陵令人告長沙王叔堅厭魅刻木爲偶人

衣以道士衣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殺救之免所居官

北齊書曰初立太子恒母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陽內初斛律后之廢也陸令萱欲以穆氏代之祖珽請立胡昭儀爲后胡太后亦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而白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氏每私謂齊主云豈有男爲太子而身爲婢妾乃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漸畏惡之於是立穆氏

隋書曰獨孤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男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

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
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遷出怨
言上令高熲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推案
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
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
蓄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
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
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
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
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
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
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
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

死於其家陁弟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
氏爲尼先是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
而遣之及此詔誅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
又曰滕王瓚子綸當文帝世子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
忌綸憂懼呼術者王琛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
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善占候綸每與
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黄
門侍郎牛弘窮驗之
又曰秦王俊好內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
俊由是遇疾篤含銀銀色異爲遇蠱未能白遣使奉表陳
謝帝責以失德莫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
令作脯擬賜秦王王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
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蠖下上晉書求捕從棍頭出之不
見窮之知妃所爲也
又曰蜀王秀漸奢侈違法度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
子終恐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又令楊素蘇
威牛弘柳述趙綽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
字縛手釘心令人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陳逆
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帝乃下詔數
其罪曰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
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收楊諒神閉
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仍云請西岳華
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
縛手撮頭仍云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
知楊諒汝何親也滅天理逆人倫皆爲之不祥也欲免患
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搜神記曰鄱陽趙壽有犬蠱有陳岑詣壽忽有大黄犬六
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
以飲之乃愈
兩京記曰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
異術常云一見婦人便即能致煬帝嘗密使人竊之素宅
深邃和朝奉詔其夜便竊以匿煬帝奇其能便詔素賜之
唐書曰高駢傳云畢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
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
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背蓋以魅道厭勝蠱
惑其心以至族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方術部十七
祝　符　術
祝
說文曰祝祭主贊詞者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
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
祝
又曰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辨
六號辨九擇與拜同
又曰小祝掌小祭祀贊祝掌大喪勸防之事甸祝掌四時
時之田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左傳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

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又曰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之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
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
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
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又襄二十七年曰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
神無愧辭
又曰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
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
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先告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
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
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
語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
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
薦故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內外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
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
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言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
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
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
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又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
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

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至海丘見封人曰尒何爲者也對曰臣海丘封人也桓公曰叟年幾何曰臣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壽也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臣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封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叟盍復祝乎封人曰使吾君好學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封人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非夫前二言之善也叟其革之封人瀾然涕下曰願與吾君終言之此言乃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妹而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因便僻之左右而謝也君乃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

至今未有爲謝者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
禮外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陛下擒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並大道邦域康阜萬福之休壹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邪佞之忠弘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又曰大夫成群立社祝曰今某月日君爲某立社社祭上而主陰氣也五穀用成萬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今日已來祈請止雨惟靈是聽子孫眉壽萬神含靈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神靈而行而止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縈而脅之

史記曰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遣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塯樓也言豊年收掇易滿篝籠也篝音溝）汙耶滿車（汙耶下地有薪草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吳越春秋曰勾踐五年夏五月將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群臣皆送陳水祖道大夫種前爲祝其辭曰皇天祐助先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再拜伏稱萬歲上觴三觴勾踐仰天大息舉杯垂涕嘿無所言
宋書曰王悅之朱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上以其廉介賜

頁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心力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忕之後紆賒著聚悅之累意刻覆無所避得姧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咒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波瓜步江投之中流
北史曰後魏時有沙門惠憐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使於西南療百姓
北齊書曰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陵妹爲妃勑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歟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陵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尸子曰鮑叔爲桓公祝曰使公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寗武子無忘車下時

靈鬼志曰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驢作估於外國深山中行有一絕澗窈然無底行者恃山爲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牽之下入澗中胡人急性便大喚恚尋跡澗中並祝皆呼諸鬼神下遠忽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大鎖項脚著大鐵枉鬼見道人便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既至門乃是鬼王所治前見王道人便自説驢驢載物爲鬼所奪尋勑王此須臾即得其驢載物如故

賈誼新書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網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合去三面教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民聞之曰德及禽獸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説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

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曰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爲報之乎對曰來見道傍鄙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辭多祭壓而望重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嘿然○新序曰中行寅將亡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爲我祝辭令不精耶犧牲不肥澤也威儀不謹耶齋戒不潔清也乃使吾國將亡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其德義之不足也今之主君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且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而謗詛矣君苟以爲祝之有益於國則謗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人祝不勝萬人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默然而慙

風俗通論曰案明帝起居注東巡太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車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歲臣爲二千石明帝賜錢二百萬

世説曰劉伶嗜酒其婦止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蔡邕祖餞祝曰令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龜吉兆休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噰噰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君往臨邦長樂無疆

符

黃帝出軍訣曰昔者蚩尤亂政無道殘酷無已黃帝討之

於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黃帝仰天歎息愀然而睡夢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受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得兵契信戰則剋矣黃帝悟思其符立壇請而祈之祭以太牢用求神祐須臾玄龜巨鼇銜符出從水中置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親自受符視之乃所夢也於是黃帝佩之以攻即日擒蚩尤

龍魚河圖曰玄女出□兵符付黃帝制蚩尤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丹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又投一符逆流而上次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水中而向二符皆還就之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馮殿下有怪常有朱衣被髮持燭相隨而走爲可劾不馮曰可帝因使人僞爲之馮以符劾之使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解之

又曰仙人帛和弟子孫寘舅氏當葬路遠不得車馬和以
一函符與寘誡曰汝持此行二十里當有以車牛給汝者
又有厨供不可發此函寘行果有一少年御一車牛給寘
并送酒食即到舅家以函著衣箱中寘弟不知發函函有
紙畫車牛一人御之因失車牛所在
列仙傳曰涓子釣於河澤得符於鯉魚腹中
續搜神記曰吳猛字世雲有道術狂風暴起猛擲符上便
有一飛鳥接符去須臾風靜人問之答云南湖有遭此風
者兩舫人是道士呼天求救故符以止風
抱朴子曰劉安君用藥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為婦人蹙面
則為老夫踞地則為小兒
葛洪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
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有

頃魚化□□□□□□□□□□□□禁而飛
術
後漢書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
南郊憲在位忽乃向東北含酒三噀（埤蒼曰噀□也音□）執法奏為
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比後齊果有
火災與郊同日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筭河洛七緯常有暴風從西方
來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
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
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
郃氏家傳曰郃信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
在丞相匡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
冥晦大雨以滅火雨中酒香

桂陽列仙傳曰成武丁正旦大會以酒沃廷中有司問其
故對曰臨武縣失火以酒救之遣騎果然
神仙傳曰欒巴為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潠云成都失火
作雨救之後使至果如其言
抱朴子曰外國方士能祝龍臨淵禹步龍浮出長數十丈
方士吹之則輒短數寸掇取著壺中輒四五寸以水養之
餘國少雨屢旱者輒賚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一頭著
淵中即興雲雨也
又曰廬江太守華念思就道士學微視術未滿百日夜見
天文及四隣不復有屋舍籬障有妾死已久亦見其形與
語如平生念思方信道術
又曰李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脚中車脚即折弟子古彊
見之驚怖阿須臾取斷脚相續如故也

淮南萬畢術曰慈石提棊取雞磨針鐵以相和慈石棊頭
置局上自相投也
又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燔之四通道丙寅日
與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相思也
又曰老槐生火膠撓水則清弊箕止醎取箕以內醬中醎
著箕矣
又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以塗針塞其孔置水即浮
又曰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赤布在戸婦人留連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為
灰置楣上即不復去勿令婦人知取冬皮置甖中自沸如
雨也
又曰梧木成雲取梧木置十碩瓦甖中氣盡則出雲
又曰銅甕雷鳴取沸湯置甕中沉之井裏則鳴數十里取

家祠黍以哄兒兒不思母
又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
又曰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人不妬
又曰取雞子去汁然艾火內空中疾風高舉自飛去取亡人衣裹皷石懸井中亡者自歸矣
又曰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
又曰取馬尾夫尾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
又曰削氷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
又曰取牛膽塗熱釜卽鳴矣
又曰取伯勞血塗金令人不敢化爲石也
又曰拔劍倚門兒不驚
又曰狼皮在戸羊不出牢羊畏狼故也

又曰燒木實舂人民自聚取失火家木刻作人形朝朝祭之人聚也
又曰取守宮蟲餌以丹陰乾塗女人身男合卽滅
又曰螢膏塗鐵柔不折瓴瓦止鳥鳴取瓴底牴之則止
又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又曰雞屎血塗雞頭不能起
又曰馬齧人取僵蠶塗上屑卽止復不齧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方術部十八

禁　禁　幻

後漢書曰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光姓風俗通云壽光侯太夫）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尺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謂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又曰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

又曰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

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劉元長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縣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試各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卽生荑（易曰枯楊生荑王弼注云荑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淸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卽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懼（梧支也憮怡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和者許也俗本作者和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笑呼風亂流而濟

吳志曰賀齊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有長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

必能禁吾兵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棓遊勇
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善禁不嚴備
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者萬計
蕭子顯齊書曰陳顯達南彭城人顯達出杜姥宅大戰被
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
柱中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又曰顧歡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本十餘圍上有精
魅數見影動印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
求哀歡往村人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
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
曰家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
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
以瘥

北齊書曰崔子武季舒之族孫也幼時宿於外祖揚州刺
史趙郡李憲家一夜夢一女姿色甚麗自云封龍王女願
與崔郎私通子武悦之牽其衣裾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
帶而別至明訪問乃是山神遂往祠中觀之傍壁女容狀
即夢中見者裂裾尚存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忽成
疾後逢醫禁之乃絶
隋書曰張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
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
唐書曰葉法善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
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
善曰此皆魅病於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
其病遂愈
六韜曰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
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
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己日拔
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
異苑曰永嘉陽韋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船往建寧泊在
渚次宵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因起謂曰誰敢近楊童者
鬼即稽顙云實不知是楊使者童便勅使乘船飛迅駛有
過猛帆走縣乃遣之
又曰趙侯少好諸術姿形悴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
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盗乃把刀畫地作獄
四面開門向東嘯群鼠俱到呪曰凡非噉者過去有止者
十餘剖腹看臟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履因仰頭微吟雙屐
自至有笑其形容者便佯說以酒杯向口中即掩鼻不脱
仍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

馬侯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神仙傳曰嚴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督夜行逢青呵問何
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應對不
知是青因叱從兵使録夜行人青亦復叱其從神曰皆縛
夜行人青便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
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爲在此都督曰事狀如此行人曰
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不能得動可報余家家人知之往
叩頭啓謝青自說昨宵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
曰解遣昨宵所録夜行人還去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每
見行人先逆問非嚴公乎
又曰王方平降蔡經家此舍有姓陳者失其字嘗罷尉也
聞經家有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方平遣人引前與語
此人便乞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方

平從後視之言曰噫君心敘不正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
投君以地上主者之職爵去以符併一傳着小箱中以與
陳尉告言此不令君度世也能令君本壽自出百餘歲也
可積以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
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便以符帶此傳以勑吏
當收送其鬼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
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弟
子行其符不効也
抱朴子曰治金劍以氣吹之即斷瘑登山蛇虺毒蟲中人
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者或數才里便遥治之呼其
姓名而呪之男祝我左手記識其時後校問之皆即時
愈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氣禁一里中愈居人炊之不得熟
以氣禁樹上羣鳥即墮地又於茅屋上爇火煑雞熟而茅

不燃又禁刀矛以刺人腹以椎打之刃曲而不復入又燒
釜正赤而立上久之不知熱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探取
錢而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

幻

說文曰幻相詐幻惑幻人從反予○周書云無或譸張爲
幻
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
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作庭作安帝與群臣共
觀大奇之
又曰安帝時作九賓樂有舍利獸從西方來戲于
庭入前殿激水化成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
遨戲于庭炫燿日光
又曰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
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曰郭璞將促裝去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
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
則滅甚惡之請璞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
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從之璞陰令人賤買
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
主人大悅璞攜婢而去
後魏書曰悅般國眞君九年遣使朝貢幷送幻人稱能割
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數升或盈斗以
草藥含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
皆驗
崔鴻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
奇伎

北齊書曰由吾道榮琅邪人也初晉陽有人甚明法術爲
人傭力無識知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以道榮好尚將法
投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山仙人有罪爲天官所謫今限滿
將歸卿里卿且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值水暴至其人
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徐自沙石上渡河而
去道榮嘗至遼陽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成大坑猛獸
逐走
唐書曰顯慶元年上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
刺以爲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
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
宜並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
須遣入朝
金樓子曰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入水火貫石及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爲起中天之臺鄭衛奏承雲之樂日日獻玉衣月月薦玉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攜王至幻人宮觀以金銀絡以珠玉身口所納皆非常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曰易之耳王悅遂肆志遠遊

西京雜記曰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幻能制蛇御虎佩赤金爲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又曰淮南王好方士皆以術見遂後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噓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異苑曰高陽新城吳曾咸寧中爲汜祠以幻署置百官又以木自璧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麗然自姘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

又曰上虞孫滂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建安中復出民間治人頭風流血滂滂噓之便斷創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呪蚊虻悉皆死於側至三十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術慮必亡叛刺藉御鐮極爲重複明日已失所在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之吐火所在人士聚觀試其斷時先以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兩段合將視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

黍餳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消糜乃盡及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解吞刀吐火珠玉金銀說其所受術師曰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云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饍豐腆亦辦乃呼擔人來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云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資財巨萬而性慳恪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斗甖中終不可破便語君作百人廚以周一窮之馬得出耳主人即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當時便得父母在床也

幽明錄曰安城人徐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燃火熾盛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

服猶如初時王凝之爲江州王當捕行爲王刷頭髮荷葉爲帽與王亦當不覺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一坐驚駭

栢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佯死目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

孔偉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殖瓜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麾天興雲䟫畫地成江海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疾病部一

總敘疾病上

說文曰疾病也疹病加也疢熱病也癉勞病也疸黃病也疛入病也

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疹診也有結聚可得診見也痛通也通在膚脉中也癢揚也其氣在皮中人搔發之揚出也

爾雅曰痡瘏虺頹玄黃劬勞咎顇瘽瘉鰥戮癙癵痒疷疵閔逐疚痗瘥痱擅瘵瘼癠病也

方言曰南楚疾愈謂之差或謂之間或謂之知通語也或謂之慧或謂之了或謂之瘳或謂之除殗（於怯反）殜（音葉）微也晉楚之間凡病不甚曰殗殜（[illegible]）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斟欲也或謂之何斟（言[illegible]）瘼（音莫）與復病也東齊海岱之間曰瘼或曰癁秦曰瘎（[illegible]）

周易無妄卦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

周禮天官下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又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禮記曲禮下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又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睆好貌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爲[illegible]）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

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也)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革急也)

又喪服大記曰疾病外内皆掃(爲賓客將來問病也)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床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

又曰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左傳成十九年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又昭上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病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切)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一之則)(氣集滯而體羸露)而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

又昭上曰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君過故將死而天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事具醫門)

又昭二日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熊奴才反)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春秋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父眇曹公子手僂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相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自此始也(胥閭門名也御迎也)

春秋公羊傳曰衛絷不立惡疾也(何休解曰惡疾瘖聾盲之屬)

國語魯語曰子叔聲伯如晉郤犨欲與之邑弗受(郤犨晉卿苦成叔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苦成叔之邑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夫苦成叔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懼易焉(疫疾厲病)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當完全之今疾或死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史記曰陳軫適秦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又曰留侯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漢書曰服辟穀靜居行氣也)

漢書曰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卬猶激揚之意也)乃返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

魏志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虎賁舉上殿就坐後三公疾遂以爲故事

吳志曰呂蒙復關羽封爵未下會疾發權時在公安延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旣飲而

疾作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又風俗通曰予之祖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弓照於杯中其影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病云蛇入腹郴召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有一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弓影耳非他怪宣意遂解甚夷懌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而止謐嘗上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宋書曰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沈休文宋書曰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裴子野宋略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爲之累息勑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謝綽宋拾遺曰宋翰表曰臣昔貧賤時嘗疾病家人爲臣齋禱普七日臣晝寢夢見一童子青衣持藥廣數寸與臣臣問之用此何爲答曰西王母符也可服之服符竟便覺一二日病差

梁書曰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

有頃汗流於背即起二年果卒

南史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北史曰齊蘭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

後魏書曰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頤因跛而後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曰周裴俠嘗遇疾沉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

起顧左右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

又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雖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以女爲鼠肝乎以女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爲父母言陰陽於人甚於父母

又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疾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也譬猶飲藥以加病者也司馬彪曰猶增加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衛生謂護其生全性命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列子曰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不識先後不識今古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以居室之半請其方儒生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方密傳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而積年之病一日都

又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其子曰不曉終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自瘳

墨子曰墨子病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福善禍惡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一賊何遽不入哉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不能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牛而家爲王禱

魏子曰得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
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
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生子多有此疾）岸下氣多
尰（濕氣所生）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殘折不終）寒氣多壽
谷氣多痹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衍平也）陵氣多貪（氣峻積聚）
春秋後語曰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腠理皮膚也）桓侯曰寡人無
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爲功後五
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後五日
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
請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

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
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智者謀之而與不智者敗
之使秦政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
謂十二發曰痿蹶逆脹滿支隔肓煩喘痺風賢醫治之如
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
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
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
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用則煩不作無
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
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
腹支體無患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主
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病
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
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
下和親無相入者法曰天一救且何憂吳王不死明矣到
己巳當有瘳也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疾謂太子
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
太子請之文摯期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摯至不解屨
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物理論曰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曰疾可治也而必殺
賢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猶召不入入而著履登牀
簡子大怒便以戟追殺之扁鵲知簡子大怒則氣通血脉
暢達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疾病部二

惣叙疾病下　狂　陽狂

人謂之狂　癲　癡　癇

惣叙疾病下

呂氏春秋曰身盡府種筋骨沉滯血脉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高誘曰府腹也種首也極三關之欲以病雖其身故九竅寥寥曲失其適以害其生也）有彭祖猶不能爲也

太公金匱曰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歸爲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使者辭去歸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起爲如無病者

說苑曰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及即位衆莫知亦不言帝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封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饗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封爲博陽侯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病小小而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病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時人謂之看殺

語林曰王仲祖病劉真長爲稱藥苟令則爲量水矣

又曰孔君平病困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而反作兒女相問庾聞迴還謝之請其語言

桓譚新語曰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病子雲亦言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文卒暴及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及覺大少氣病一歲卒

王符潛夫論曰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疾不得真藥也治病當得真人參反得羅菔當得麦門冬反得蒸穬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浸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疾病因棄後藥弗敢復飲而更

求巫覡者雖死可也

論衡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以有罪授伯牛有疾仲尼以爲命也或是喪子數哭因中風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病耶案上古之時草居野宿恙噬虫也善食人心凡相勞問曰無恙乎非爲病也

白虎通曰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預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民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楊泉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猜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皆一一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爲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懟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疾病在內照掩心則知其病之

所在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省之望丘於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痊開目見雙赤李着枯枝都仰手承李安丘食之所苦盡除

皇甫謐自序曰士安每病每輒推燥居濕以後易單

何顒別傳曰張仲景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貰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眉落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劉楨與曹植書曰明使君始垂憐哀意眷日崇發言之疾乃使炎炭分纍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狂

書曰狂恒雨若（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尚書多方曰周公曰惟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又東方未明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論語子路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中行行能得其中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

又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又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國語晉語曰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安于趙簡子家臣）于趙簡子賞之固辭賞之對曰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汝（[illegible]）

（[illegible]）人有是以狂疾賞也如士趨而出乃釋之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蘇林曰[illegible]狂如今白癡也）

又曰蓋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次公寬饒字）

又曰王莽時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

吳志曰全琮爲督議欲分別諸將有所掩襲朱桓素高氣恥見部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

王隱晉書曰吳彥給役陸抗抗欲拔之患衆不聽乃悉請當爲將者入坐以試勇怯有一狂人拔刀跳梁來向坐中餘者皆走唯彥獨坐舉杌禦之狂人乃退衆服其勇

沈約宋書曰袁愍孫著妙德先生傳曰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也唯國君穿井汲獨得無恙國人既狂謂主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宋書曰顏延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義躍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鬻子曰昔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又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

淮南子曰谷氣多痺丘氣多狂

又曰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不知禍福也

又曰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則憂中之狂生

又曰士有禍則詘有福則盈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之謂狂

傅子曰惡劉曄於魏明帝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抱朴子曰食莨菪令人狂荒不可謂人本有荒狂

山海經曰鯢水多鰠鰼魚其味酸食之已狂

越絶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

禰衡別傳曰衡爲鼓吏裸身辱曹操孔融後見操說衡狂疾令求得自謝

裴楷別傳曰石崇嘗與裴楷孫綽讌宴而綽慢節過度崇責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

王韶之始興記曰觀亭峽下有神廟傍臨江經道不恪者必狂走或變而爲虎

世說曰阮德如嘗與親友逍遙河側歎曰大丈夫不能使僕從陷於河橋非丈夫也坐者或曰德如以高素致名不應發此言必將病之候俄而性理果僻欲逃走家人嘗以一細繩横繫之户前以絆之每欲出礙繩輒反時人以爲名士狂

黃帝八十一問曰狂顛之疾何以別答曰狂之始發少卧少飢自賢自貴妄笑好樂

神異經曰西方有人飲食被髮東走其婦追之不止怒亦被髮名曰狂一名顛一名猖一名風此人夫妻與天俱生狂走東西沒晝夜

魏武帝令曰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病即差愈往來故當共宿止吾常遣歸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陽狂

周書曰太公曰知與衆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

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不能成事

史記曰箕子紂庶兄也諫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惡而自悅民吾不忍爲乃被髮陽狂而爲奴

又曰蒯通説韓信信不從通乃陽狂爲巫

東觀漢記曰丁鴻讓國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舉茂才讓於友陳重刺史不聽義陽狂被髮走不應命

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陽駿欲以女妻焉而衍恥之遂陽狂自免又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簒

衍陽狂斫婢以自免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世爲郡守少放蕩不羈檢益州五辟公府再辟皆不就陽狂不詣郡縣舉致改服逃出舉州追求乃於成都賣熟布弟見長文蹲踞地噬胡餅刺史知其不居禮送還家

英雄記曰向栩字甫興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着幓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仕吳拜光祿大夫吳建威將軍王戎親諳偉太康二年詔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厭身偉遂陽狂及盲不受

晉華陽國志曰犍爲費貽不肯仕公孫述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

人謂之狂

史記曰東方朔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若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

漢書曰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沛公畧地陳留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騎士歸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有大畧吾所願從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如所戒沛公召之

後漢書曰延熹末黨事將作袁閎遂散髮絶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倜儻不務小節語嘿無常時人謂

之狂生

南史曰王僧達所爲非法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慠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

後魏任城王澄傳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搆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

唐書曰蘇世長嘗從高祖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又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墨子曰周公旦人謂之狂後世稱其德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遇七十

餘主不聽人皆曰狂丈夫

莊子曰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避至於家家人止之以爲狂也（呼避使人避道也家人謂狂止而不聽此乃言聞其狀未圖則以爲狂也）

世說曰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尤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氏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儔詣檻與別厷問王曰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宜殺狂則何所徙

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稱統曰統性俶儻敢言不拘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

癲

說文曰癲病也

莊子曰流脉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癲病

風俗通曰俗說卧枕戶砌鬼陷其頭令人病癲

語林曰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輙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去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讀竟乃歎曰癲何預盛德事耶

圖墓書曰一崗三頭相連無有頭尾狂癲絕世

黃帝素問曰人生而病癲疾者安得知之岐伯曰此名胎病此得在腹時母大驚氣上下精氣并故令子發癲病

范汪秘方曰邪入於陽轉則爲癲長安李府君女得癲病募治愈者賞百萬朝那縣卒自言能不敢求錢但願爲門下卒服藥即愈

祖台之議錢耿殺妻事曰尋建康獄竟囚錢耿癲疾發作毆殺妻了無他變故荒病之人不蒙哀矜之施無知之禮加以大辟之刑懼非古原心定罪之義

癡

左傳曰晉周子有兄不慧不能辨菽麥（蓋所謂白癡也）

後漢書曰光武見劉盆子曰宗室無蚩者（蚩癡也）

魏志曰許褚以勇力常從太祖征伐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謂之癡虎

魏略曰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初客三輔關中亂南入漢中後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號之曰寒貧也或往存卹之輙跪拜人復謂其不癡

晉書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始辟爲中軍參軍既見無他言唯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

南史曰沈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 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魏志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癡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晉書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尤善丹青嘗以畫一厨糊題其前寄桓玄皆深所珍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以自蔽玄就溺焉愷之嘗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

中癡黠各半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癡絕畫絕

後魏書曰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蝡而蠢）之民昔來號為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皃容偉美鬚髯少時晩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唐書曰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

又曰雜端御史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一横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其榻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

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牀

又曰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妬癡

風俗通曰夜羅俗説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羅明其癡騃不足

郭子曰王長史求東陽（王濛字仲祖）撫軍不肯用（晉太宗簡文皇帝先爲撫軍大將軍）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也（會稽王簡文先封）

世説曰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自過江便失志下飲人問云此為茶為茗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底下流度涕而悲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應璩新論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偽稱善亦復自搖頭（[illegible]）

（[illegible]）虞翻書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為求婦不知所向君為訪之勿怪老癡舉此兒也

癇

說文曰癇病也

續晉陽秋曰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正周弃市刑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當弘通物之理愚謂可特原母命投之遐裔從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